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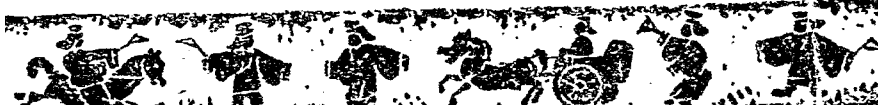


廣 註 語 譯

兩 漢 書 精 華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622.071 347

登錄號 27877

MG

K234.042

3



書
精
華

世界書局印行



3 2173 6035 7

編輯大意

本書名廣註語譯漢書讀本。由前漢書後漢書選輯而成。

前漢書爲漢班固所撰。後漢書爲南北朝時宋范曄所撰。諸凡兩漢之政治。經濟。人物。制度。無不兼載。敘述周詳而有系統。爲我國大文獻之一。且其文筆流利暢達。屬詞麗密。更富於文學價值。本局爰輯其精華彙爲一編而成本書。

三 本書所選均係前漢書後漢書兩書之精華。共計百篇。凡兩漢之政治大要。重要事實。名人傳略。無不擇要選錄。讀此一編。即可知漢代歷史之梗概。

四 本書對於漢時宮闈之慘變。宮禁之拘困。貴族骨肉相殘等悲慘事實。亦特加選入。使讀者得明瞭封建社會帝王之面相。

五 後漢重氣節。輕爵位。其事實多見於各名人列傳中。本書對此類文字所選特多。如范滂傳孔融傳等所敘之義俠行爲。讀之感人至深。實一動人之短篇小說也。

六 如吳祐傳中所記毋丘長殺人等事。爲封建社會中法律與道德之矛盾現象。此

種敘述。本書亦盡量採錄。使讀者得認識封建社會之又一面。

七 凡原文篇幅過長不必全錄者。或一章一節自能獨立者。本書選輯時加以節刪。務使既合讀者之興趣。復符選輯之標準。

八 前漢書一部分事實多與史記相同。其已選入本局所刊行之史記讀本者。本書概不重錄。

九 本書將文中難解字句。於每篇之後。詳加註釋。以備讀者之參考。更將原文譯爲語體。以便讀者自修之用。譯文注意口語化。力求其淺鮮流暢。冀能爲讀者理解原文之一助。

十 本書可作教科之用。或爲課外之補充讀物。是一部簡潔的歷史讀本。同時更是一部良好的文藝讀本。

目次



高祖卽皇帝位(節高帝紀)……………一
 漢高帝求賢詔(節高帝紀)……………三
 漢文帝賜牛租詔(節文帝紀)……………四
 漢文帝愛水旱詔(節文帝紀)……………五
 漢文帝議拔貸詔(節文帝紀)……………六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節景帝紀)……………七
 漢武帝詔求茂材異等(節武帝紀)……………八
 漢武帝論積貯疏(節食貨志)……………九
 董錯論貴粟疏(節食貨志)……………一〇
 陰陽家(節藝文志)……………一一
 蒯通薦處士(節蒯通傳)……………一二
 賈誼治安策(一)(節賈誼傳)……………一七
 賈誼治安策(二)(節賈誼傳)……………二〇
 賈誼治安策(三)(節賈誼傳)……………二六
 賈誼治安策(四)(節賈誼傳)……………三一
 賈誼治安策(五)(節賈誼傳)……………三三

賈誼治安策(五)(節賈誼傳)……………三八
 賈誼治安策(六)(節賈誼傳)……………四三
 賈誼治安策(七)(節賈誼傳)……………四六
 賈誼諫封子弟疏(節賈誼傳)……………五二
 賈誼諫封淮南王四子(節賈誼傳)……………五五
 枚乘諫吳王書(節枚乘傳)……………五七
 李陵傳……………六〇
 蘇武傳……………七一
 董仲舒對三仁(節董仲舒傳)……………八一
 司馬相如諫巴蜀檄(節司馬相如傳)……………八二
 張敞條奏昌邑王狀(節昌邑王傳)……………八五
 朱買臣傳……………八七
 東方朔傳(節)……………九三
 漢武帝微行(節東方朔傳)……………九七
 東方朔上壽(節東方朔傳)……………一〇二
 東方朔辟戟之諫(節東方朔傳)……………一〇四
 東方朔客難(節東方朔傳)……………一〇
 東方朔傳贊……………一一五

| | |
|-----------------------|----|
| 楊惲報孫會宗書(節楊惲傳)..... | 一六 |
| 楊王孫傳..... | 二〇 |
| 胡建斬監軍(節胡建傳)..... | 二三 |
| 朱雲直諫(節朱雲傳)..... | 二五 |
| 霍光廢昌邑王(節霍光傳)..... | 二七 |
| 或為徐生請賜(節霍光傳)..... | 三六 |
| 金日磾傳(節)..... | 三七 |
| 趙充國屯田奏(一)(節趙充國傳)..... | 四一 |
| 趙充國屯田奏(二)(節趙充國傳)..... | 四三 |
| 傅介子傳..... | 四五 |
| 疏廣傳..... | 四八 |
| 嚴君平賣卜(節王貢等傳序)..... | 五二 |
| 龔勝義不受詔(節兩龔傳)..... | 五三 |
| 丙吉保皇會孫(節丙吉傳)..... | 五六 |
| 京房諫用石顯(節京房傳)..... | 五七 |
| 趙廣漢治吏事(節趙廣漢傳)..... | 六〇 |
| 蓋寬饒直節(節蓋寬饒傳)..... | 六二 |
| 鄭朋奏記(節蓋寬饒傳)..... | 六三 |

| | |
|--------------------------|-----|
| 揚雄傳略(節揚雄傳)..... | 一六五 |
| 揚雄解嘲(節揚雄傳)..... | 一六七 |
| 文翁化蜀(節循吏傳)..... | 一七五 |
| 嚴嫗之先見(節嚴延年傳)..... | 一七七 |
| 萬章却石顯資(節游俠傳)..... | 一七八 |
| 陳遵傳(上)(節游俠傳)..... | 一七九 |
| 陳遵傳(下)(節游俠傳)..... | 一八二 |
|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節匈奴傳)..... | 一八六 |
| 漢文帝前六年遣匈奴書(節匈奴傳)..... | 一九二 |
| 漢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節匈奴傳)..... | 一九三 |
|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節西南夷兩粵傳)..... | 一九五 |
| 南粵王報漢文帝書(節西南夷兩粵傳)..... | 一九八 |
| 西域傳贊..... | 二〇〇 |
| 解光奏宮闈事(節外戚傳)..... | 二〇四 |
| 光武昆陽之戰(節光武帝紀)..... | 二一一 |
|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申明科禁詔(節明帝紀)..... | 二一九 |
|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塞汴渠詔(節明帝紀)..... | 二二〇 |
| 漢章帝建初元年舉賢(節章帝紀)..... | 二二二 |
| 良方正直言極諫詔(節章帝紀)..... | 二二二 |

| | |
|------------------------|-----|
| 光武臨淄勞耿弇(節耿弇傳)..... | 二二三 |
|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節臧宮傳)..... | 二二四 |
|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節馬皇后紀)..... | 二二六 |
| 馬援傳(節)..... | 二二七 |
| 馬援論隗囂書(節馬援傳)..... | 二二二 |
|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節馬援傳)..... | 二二三 |
| 馬援勞官屬(節馬援傳)..... | 二三七 |
| 馬援誠兄子書(節馬援傳)..... | 二三八 |
| 李固陳事疏(節李固傳)..... | 二三九 |
| 承宮傳..... | 二四二 |
| 班超傳(節)..... | 二四三 |
| 班超請破龜茲疏(節班超傳)..... | 二四八 |
| 班超年老思土疏(節班超傳)..... | 二五一 |
| 黃憲傳..... | 二五二 |
| 徐穉傳..... | 二五五 |
| 陳實傳..... | 二五九 |
| 吳祐傳..... | 二六三 |
| 范滂傳..... | 二六八 |

| | |
|----------------------|-----|
| 張儉傳..... | 二七四 |
| 郭太傳..... | 二七六 |
| 孔融幼慧(節孔融傳)..... | 二七九 |
| 孔融答曹操書(節孔融傳)..... | 二八一 |
| 范式傳..... | 二八四 |
| 左慈傳..... | 二八八 |
| 嚴光傳..... | 二九一 |
| 梁鴻傳..... | 二九三 |
| 王霸妻(節列女傳)..... | 二九八 |
| 樂羊子妻(節列女傳)..... | 二九九 |
|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節南匈奴傳)..... | 三〇一 |

廣註
兩漢書讀本

高祖卽皇帝位（節高帝紀）



王鑿（王張敖）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自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自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自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目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自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自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

高祖卽皇帝位

【註釋】①言此類相擬無尊卑之別也。②言無特殊位號，則不能將其功德之著明，宣於後世也。③詳同條。④言不能盡道也。⑤言臣民以大王居帝位爲幸也。⑥虛稱也。⑦稷嗣邑名。

【語譯】五年正月，諸侯上疏奏高祖道：「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等，願冒着死罪再上言於大王陛下。以前秦王無道，天下人都欲加以誅戮。而大王首先打败秦王，平定關中，是最有功於天下的人了。從此以後，滅亡的又得存續，危亂的都告安定。覆敗的獲得救助，斷絕的復可繼續，萬民得以平安過日，真個是功勞隆盛，德澤深厚了！同時又給有功的諸侯王，仍得建立社稷以存祭祀。現在，土地和職分雖已封定，但他們所受的位號，與大王相比，沒有上下尊卑的分別，是大王的殊功異德，將何以使後世的人明瞭呢？因此我們不辭死罪，再拜上皇帝的尊號。」

漢王道：「我聽說皇帝的名號，只有賢者才配接受。如果只有虛名而不足以符其實的尊號，我實不敢取以自娛！現在你們都這樣推尊我，我也不知道將怎麼辦才對！」

諸侯王一齊說道：「大王起自平民，居然能滅掉暴秦，聲威震動海內；又以偏僻塞陋的地方爲根據，自漢中推行威德，誅戮不義，封立有功的，把整個國家平定下來，連功臣們也得到封地和食邑，大王一點不以爲私有，是大王的盛德真普遍到四海，不是諸侯王口頭頌揚所能盡其萬一。總之，大王受帝位是極相宜的，願大王以天下的福利爲重，就這樣做吧！」

漢王道：「你們如果都認此舉爲有利於天下的百姓，那我也未始不可這樣做！」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盧綰等三百人，和博士稷嗣君叔孫通，揀了吉日，就在二月甲午那天，奉上尊號，漢王就在汜水的北面，卽了皇帝位。

漢高帝求賢詔〔節高帝紀〕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鄉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註釋〕 ①同。 ②彼此相舍也。 ③何也。 ④古典無通。 ⑤周昌也。 ⑥蕭何之封爵。 ⑦卽中丞。掌秘書。兼司糾察。 ⑧官郡守必身自往勸。爲之駕車也。 ⑨署。書也。行。品行。發。儀容。謂書其品行儀容年歲也。 ⑩發覺而免官也。 ⑪首隆。疲弱之病。

【語譯】 我聽說古時王天下的人沒有勝過周文王，霸天下的人沒有超過齊桓公，他們都是靠了賢人的幫助才成功的。不過天下有賢才智能的人，不一定只有古時有，我想現在也很多。只因為做天子的人沒有和大家交接的緣故，所以即使有賢能的人，他怎麼能得進用的機會呢？

現在我靠了上天的威靈，和諸位賢士大夫，平定天下而成一家，同時還希望能得世世奉祀宗廟而不絕，那麼各位賢人已和我一同平定天下了，怎麼可不再進一步與我同把天下弄得更安固而福利呢？賢士大夫，如肯追

隨於我的，我一定把他尊顯起來。因此特地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底意思。詔由御史大夫周昌下至相國，相國鄒侯，下諸侯王，御史中丞下至郡守。要是遇有才與意稱而德高明的人，應該親自去勸導，並爲之駕車，送到相國府，寫上了他的品行儀容和年歲，以備進用。如果有了賢才，隱而不言，一經發覺，立刻免職。不過年老病弱的人，可不必遣送。

漢文帝賜半租詔〔節文帝紀〕

十二年春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尙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註釋】●讀如開關之關。

●成熟也。言五穀一年不熟。則衆庶飢饉。是無蓄積故也。

●從農事也。

●謂藝殖也。

●視也。省察也。

【語譯】十二年三月，文帝下詔書道：「引導百姓的途徑，着重在使他們從事於根本的事業。我親自領導天下重農，於今已十年了。然而田野並沒有多多開闢，遇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便要受餓，這一定是從事農業的人還少，而官吏們不加注重的緣故。我已下過好幾道詔書，每年勸民多多種植，但仍不見得十分有成效，這是官吏們奉行我的命令不努力，而沒有好好勸導百姓所致。況且我們的農民們生活很疾苦，做官吏的熟視無覩，沒有

一人加以省察，這將何以爲勸呢？現在給農民們一個蘇息的機會，今年的租稅只要還一半就算丁！

漢文帝憂水旱詔〔節文帝紀〕

後元年春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註釋】 ①文帝十六年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因改元。其時尚無年號。史家因追書後字。以別於初元云。 ②音皮。去聲。猶類也。 ③讀入聲。量計也。 ④古以農爲本業。工商爲末業。 ⑤多也。 ⑥音如勞。濃厚酒也。 ⑦糜費。 ⑧音桐。 ⑨中。讀去聲。合宜也。謂未能得合宜之理也。 ⑩務必也。國策中山篇。與不期。業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兩其字。均作務必解。古今字典。皆漏去此義。

【語譯】 後元那年的春天三月，有詔書道：「近來連年收成不好，又有水旱時疫等災害，我甚是憂愁他。我愚蠢而不明白事理，不知道究有甚麼過失？我猜想也許是我行政有那裏失誤的地方，和行事有了過失麼？還是天

道有不順的地方。地利有不得的地方，或是我們人事，多失了和氣，鬼神因此離開我們，不享我們的祭祀麼？怎樣會弄得這般呢？再不然，或是百官的奉養，有甚麼耗費，無用的事體，過於多了麼？甚麼緣故，那民食便會這等少和窮呢？我們現在算算田畝，又並不是格外少；算算百姓，又並沒有增多；倘若把人口和地方核算起來，比那古時的情形，怕還仍是之餘吧？然而食糧卻是不穀，這錯處，究竟差在甚麼上呢？是否百姓多幹那工商末業，因此害了農事呢？或是做酒多糜費了五穀呢？還是給六畜吃去的太多了呢？這些緣故中，究竟是小是大，我總不能得到合宜的解決。你們務必同丞相列侯，和官祿二千石的人及博士等，一同討論，凡有可以幫助百姓的事，各人深遠的去思考一下，不要有甚麼隱瞞。」

漢文帝議振貸詔（節文帝紀）

元年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隒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註釋】●文帝名恒，高帝中子。初封代王。周勃平諸呂之亂，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無妻曰鰥。○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音擔。近邊欲隨之意也。○視察也。○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

【語釋】元年三月，文帝下詔道：「正當春天和暖的時日，草木和許多生物，都自得其樂，但我們的百姓中，像鰥寡孤獨一般人，有的將近死亡了，卻沒有人去查看他，憂恤他，我做人民父母的，該怎樣呢？你們務必議定一個

方法，救濟他們纔行！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節景帝紀〕

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註釋】●景帝名啓。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音滿。●赤祖。●授也。●黍稷曰粱。在器曰盛。●太官。掌御飲食。●役也。●取也。●八十日者。●積實成長也。●謂自詐稱吏也。●半。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蟬賊也。●因法作奸也。●謂盜者當治。而知憎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不明也。

【語譯】二年夏天四月裏，景帝下詔書道：『雕文刻鏤，是傷害農事的，錦繡赤組，是傷害女工的，傷了農事，便是饑餓的根源；害了女工，便是受寒的根本。那些人饑寒交逼了，還不去作惡事的，真是很少的！我現在親自耕種，皇后又親自養蠶種桑樹，把他供給宗廟中的飯和祭服，做天下的先導，不受人民的貢獻，並且減少了廚子，省着

公家工役和賦稅，要使天下人民都務農桑，常有積蓄，可預備着災害；強者不可奪取弱的，多的不可虐待少的。使年老的得以壽終，年少的都長得長成。現在年成不熟，民食很缺乏，推原罪過，究在甚麼地方？都因為欺詐着做官吏的，屢次完田稅在百姓那裏；有的官吏，又把錢財做個招子，騙取百姓的，剝削他們。縣丞本是個很尊貴的官吏，卻弄起奸刁的法子和強盜一同搶奪，這真無謂得很！你們務必吩咐二千石的縣官，各自修他的職分，如果有不守官職，不明法律，擾亂人民的，丞相便該據實上奏，將他的罪狀，布告天下，使人人明白我的意思！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節武帝紀〕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愴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註釋】 ① 漢後將軍。征匈奴有功。以數奇而死。漢書。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管夜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宿廣亭下。及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帝報之。 ② 兵法書名。 ③ 惶恐也。 ④ 顯著也。 ⑤ 懼也。 ⑥ 既赤足也。免冠徒跣。謝罪之舉動。 ⑦ 駐息。 ⑧ 漢縣名。屬右北平。 ⑨ 漢郡名。在今直隸津海道東北。及熱河等地。 ⑩ 盛秋時。馬肥多力。恐匈奴內寇也。

【語譯】 將軍是國家的爪牙。在司馬法上說：「乘車的時候，可不撫軍前的橫木以為禮。碰着有喪事的時候，

也不必穿服，只要振作軍士的精神，加以撫慰，去征討不臣服的人們。一面還須率住三軍的心和同戰士們的力量。能够這樣，怒一發，則千里之外也起惶恐，威一奮，則各方都懼伏而不敢動。所以名聲連蠻夷地方也得顯揚，威勢連鄰國看了也够害怕。」原來我所期望於將軍的，在報仇以消積忿，除害以安邊民，使胡人不敢再來寇邊，免除國家再見殘殺的事情。至於免除了冠服，赤着了腳膝，來叩頭請罪的事情，豈我指示將軍這樣做的嗎？

現在將軍趕快在東轅會齊王師，駐紮於白檀縣，以防守右北平郡。因正當盛秋馬肥，也許匈奴又會來入寇的。

漢武帝詔求茂材異等〔節武帝紀〕

五年夏四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註釋〕 ①謂乘之即奔，立則躍人也。

②謂被世俗譏論也。

③泛音棒，覆也。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

④跡音托，落跡也。跡弛，謂士行有

卓異，不入俗檢，而見奚落者也。

⑤即秀才，因避光武諱稱茂材。

⑥異等，超等，軼羣不與凡同也。

⑦謂遠在聲教外之國也。

〔語譯〕 武帝五年夏天四月裏，下詔書道：『大概要有非常的功業，必有待於非常的人出來幹；所以馬有跑着踢着，卻會走到一千里路的；士子有被世俗譏諷着，卻能立功名的。像這種不馴服的馬，和放肆不受約束的士子，也只要能駕御他都好。你們務必吩咐州郡各官，要查考吏民中有沒有出衆的才幹，異乎尋常的，可以做將

相，或能出使到絕域外國去的。』

賈誼論積貯疏（節食貨志）

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陌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也。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註釋】●洛陽人。年十八。以善誦詩書屬文稱。文帝召爲博士。一歲遷至太中大夫。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爲絲漚等所毀。不果行。拜梁王太傅。時上治安策。論者以爲通達國體。世稱賈太傅。或賈長沙。又因其年少。亦稱賈生。●書名。管仲所著。或稱管仲曰管子。●同無。●盡也。●猶言極細極周到也。●傷害也。●泛覆也。●厥。傾塌也。●謂上賈露下賈于也。●關於天子之耳也。●危也。●言上下乖隔也。●疑。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

【語譯】賈誼說文帝道：「管子書中說：『要倉廩充實了，人民纔能知道禮節呢！』所以若人民衣食不足，卻還可管得住他們，從古時到現在，簡直沒有聽見過。古時的人道：『一人不耕種，便有一人要受餓，一女不紡織，定有一個人要受凍。』你想東西生產出來有一定的時間，用的卻沒有限制，那末生產物一定不够用了。古時的治天下，是極細微極周到的。所以他們的蓄積，很是可靠；現在丟掉根本上的農業，專講工商末事，消費的人很多，這是天下的大傷害呢！淫靡奢侈的風俗，一天漲似一天，這是天下的大害呢！賊害的事，公然行於世上，沒有人去攔阻他；天命快要翻覆了，沒有人能挽救這危險。生產的人很少，靡費的人卻是很多，天下的財產，怎樣會得不竭呢！漢朝自立國以來，已近四十年了，餘事不要說起，只是公私積蓄的這件事，就分外可以哀痛了；只要碰到不雨，人民便急得狼狽；一遇年成不好，便有出賣官爵和子女的事。這是皇上早已聽見了的。那裏有天下危險得這般，主上一些不驚恐的世間的有荒年，有豐年，是天所使然！就是夏禹商湯也都受着過的，如果現在不湊巧，有了方二三千里的地方發生旱災，國家怎能救恤他們？萬一突然邊疆上有了戰爭，打發數千百萬的兵卒出去，國家怎樣送

食給他們呢？倘使兵災旱災接連起來，國內一定感到極貧乏，那末有勇力的，便聚集徒衆，東西衝擊，懦夫老弱，只得易子而食了。政治的號令，達不到遠處，那末遠方想僭擬皇位的，便動兵作起亂來了。到那時候，方纔驚駭着再來設法，那裏還來得及呢？那積貯財貨，是天下的大命脈啦！果真米穀多了，財貨有餘，那樁事情做不成呢？進攻，便能取他的土地，退守，就可堅固城池，拿到疆場上去戰爭，便能屈服敵人，要使敵人懷德，遠方人民都來歸附，也那一個招不到呢！現在只趕人民都歸到農事上去，都從根本上做起，使天下人各自食其力，所有末技游食的百姓，都改作農夫，轉到南畝中去耕耘，那末蓄積自然充足，人民也安樂他的生計了。可以弄得富足，安定着天下，卻簡直弄得這般危危乎呢！我臣私下替你陛下可惜啊！』

鼂錯論貴粟疏〔節食貨志〕

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

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千石}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有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五。履絲曳縞^六。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七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溲^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九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註釋〕●穎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受尚書于伏生。累遷太子家令。以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削諸侯枝郡。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進說。衣朝衣。斬東市。●瘠瘦病也。言無相捐棄而瘦病者。●議也。●謂尚饗風籍。不求饗薦也。●謂周

徭遊行也。①謂力處強弱之中也。②謂給公事之役也。③買贖價。牛價。謂本值千錢。止賣五百也。④謂取一價二也。⑤行貨日商。坐販日賈。⑥今市中賈物行也。⑦謂有餘財。居積寄貨。可求盈利者也。⑧謂上所念求。則其價倍貴也。⑨千錢曰任。百錢曰伯。伯音陌。⑩謂乘好車。糶肥馬也。⑪皓素也。縉之精白者也。⑫遠也。⑬音灌散也。⑭復除也。謂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也。⑮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⑯以沸湯爲池。不可就近。噬殿固之甚。⑰第九等爵也。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語譯】 鼂錯又說文帝道：『向來聖王在上，人民不致受凍挨餓者，並不是要他們親自耕種，纔有得吃，親自織布，纔有得穿啊！不過是能够開闢他們生財的法子罷了。所以唐堯夏禹有了九年的水災，商湯有了七年的旱災，國中卻並沒有有一個流散餓瘦的人，只因蓄積多，早先預備完全的緣故。如今海內統一了，土地的廣大，人民的衆多，不下於商湯夏禹的時候，並且又沒有天災和連年的水旱，然而積蓄卻比不上者，這是甚麼緣故呢？這只是爲了土地尙未完全利用；人民還有餘力，可以產穀的土地，又沒有盡行開墾；山川的利益，不會用盡；游手好閑的人民，都不會歸農的緣故。人民貧苦了，便要作奸邪的事，貧苦是生於沒有衣食，沒有衣食是生於不肯耕種，不肯耕種，便不能安居，不能安居以後，便要輕離家鄉，百姓既像鳥獸般的忽聚忽散，不肯定著一處，那怕有了高城深池，和嚴法重刑，也不能禁止他們的身上冷了，那怕沒有輕暖的衣服，也會穿的；腹中饑餓了，那怕沒有甘美的食物，也會得吃了。饑寒逼來，便自然不顧廉恥了。人情一天沒有兩頓吃，便感到饑餓；終年不添製衣服，便要受凍。像這樣肚子餓了沒得吃，身上冷了沒得穿，便是慈母也保不全他的兒子，帝王那裏還能够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主上明白這層道理，所以教民專務種田栽桑，減輕賦稅，廣貯積蓄，充實他的倉庫，防備水旱的災殃，這樣纔能保有百姓！人民只看君主怎樣管理他，他們爭趨利益，好像水的流下一般，四方都會去，沒有甚麼揀擇的。那些珠

王金銀，饑餓的時候不可吃，寒冷的時候不可穿，但是衆人都所以看重他，只因爲主上要用他的緣故！他的物體，輕微容易貯藏，帶在身邊，可以周遊天下，並沒有饑寒的憂患，但這種便是使臣子易違背君主，人民輕離去鄉里，盜賊有了勸勉他的東西，逃亡的人可以得着輕便的財物了；祇有穀米布帛，是生在地上，成長有一定的時候，收聚在氣力上，不是一天可以成功的。幾石米穀的重量，平常人便拿他不起，不易被姦邪人利用，然而一天得不着他，饑寒便馬上來了，所以賢明的君主，只看重五穀，不看重金玉。現在農夫五口之家，可以給公家服役的，不過兩個人，能够耕種成熟的田，不過一百畝，百畝中的收穫，不過一百石。他們卻春天要耕，夏天要耘，秋天要收，冬天要藏，還要砍柴斫草，治理官府的公事，給國家當差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炎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冷，四季中間沒一日可以休息的。又要私自送去的人，迎來的客，吊死的，慰問生病的，養那孤寡長幼，也都在這中間；這般勤苦了，還有時要遭到水旱的災殃；或是苛政虐待他們，賦稅不以正當的時候，朝出一令，到夜又更改，當他們有的時候，便半價也就出賣，當他們沒有的時候，便出加倍的利錢借債，因此有賣了田地房屋，賣了子孫，拿去還債的。至於商賈大的，便堆積起貨物來，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坐在行中販賣，利用他的資本，天天遊行在都市中，趁着君上緊要的時候，他那裏賣的，便定要討加倍的價錢，所以他們男子不要耕耘，女子不要蠶織，身上穿的卻都是錦繡文采，嘴裏吃的卻都是膏粱魚肉。沒有農夫的痛苦，卻能得仟佰倍的利益。靠他們金錢的富足，便和王侯交通，勢力過於官吏，只把財利相傾軋，倘千里出去游散，便冠蓋相望在路上；坐的是好車子，騎的是肥馬，足登着絲鞋，帶纏着素紬，這便是商人所以會兼并農人，農人所以要流亡了！如今法律輕賤商人，但商人卻已富貴了；看重農夫，但農夫已經貧賤了。所以世俗人所看重的，倒是主上看賤的；官吏卑鄙他的，法律上卻是尊

重他的。上下相反，好惡拗強，卻還想國富法立，這是做不到的！現在頂要緊的事情，沒有再像使民專務農業的了！要人民注重農業，全在乎貴重米穀。貴重米穀的方法，在乎使民拿米穀做賞罰；如今募天下能把米穀捐給縣官的，得能拜受官爵，得能除罪。這樣一來，便是富人有了官爵，農民有了錢，米穀有得散出了。他們能夠捐出米穀來拜受官爵的，都是錢財有餘的，取那有餘的供給主上的用途，那末貧民的賦稅便可以減少些，這就是所謂減有餘以補那不足，號令一出，人民即可得到利益。順從了民心，所補救的有三事：一是主上的使用可充足；二是人民的賦稅可減少；三是可勸獎着農功。如今令人民該得車騎用的馬一匹的，便可以免除他當兵的三個人；因為車騎是天下武備，所以免除他們的兵役。然而神農教民道：「憑你有了石城幾十丈高，湯池幾百步闊，帶甲的兵士一百萬，如果沒有米穀，也是不能保守的。」照這般看來，米穀真是王者的大用途，政治的本務呢；現在只使民納粟拜爵的，要到了五大夫以上的數限，纔可免除一人的公役。這和馬的功用比起來，卻差得遠了！馬是可有可無的，粟是必不可無的！況且官爵是你君上做主的，出在你嘴裏而沒有完的時候，米穀是人民種着的，生植在地上，又不會缺乏。他們得了官爵，或免了罪，是都很喜歡的！只使天下送米穀到邊境上去，得能受爵免罪，不過三年工夫，長城邊境的米穀便可以充實多了。

陰陽家（節藝文志）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註釋】 ① 羲氏和氏。唐虞時掌天地四時之官。 ② 禘天曰昊天。言元氣博大也。 ③ 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謂推曆觀象也。

【語譯】 陰陽家這一流人，本來是從羲氏和氏那一類官職中發源的。他們須敬順上天，從曆數觀察日月星辰等氣象，通知百姓們以耕種的節氣。這纔是他們的主要任務。但是到了後來那一種拘束不明白的人做這種事的時候，往往講究禁忌，被細微的曆數所束縛，於是就棄掉人事不講而專談和信任鬼神一類事了！

崩通薦處士（節崩通傳）

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縑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縑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

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士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註釋】

① 蒯通。范陽人也。楚漢時說士。有權變。武信君用其策。降燕趙卅餘城。曹參爲相。尊爲上賓。② 名肥。高祖子。立十三年而卒。③ 沛人。

④ 秦時爲獄掾。與齊何同起。佐高祖定天下。封平陽侯。蕭何死。曹參代爲相。悉遵何約束。

⑤ 備從弟。備死。榮收備餘東走東阿。齊人立故齊王廔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榮怒引兵逐假。立備子市爲王。榮相之。項羽既滅秦。榮自立爲王。羽怒。北伐齊。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

謂劫取齊士。不從則殺之也。

⑥ 齊人。田榮劫齊士。先生在劫中。榮敗。醜之。入山隱居。後蒯通言於齊相曹參。參引爲上賓。⑦ 齊人。與東郭先生同。在田榮劫中。及榮敗。相與入山隱居。蒯通進於曹參。得爲上賓。

解。⑧ 謂齊治死犬也。

⑨ 流也。

⑩ 猶言告辭也。

⑪ 徐徐也。

⑫ 而亦汝。

⑬ 借助於人之噓言也。綴作亂辭。

【語譯】

齊悼惠王時候，曹參做宰相，很知用禮節待那賢人，請蒯通做上客，從前齊王田榮，很怨恨項羽，打算起兵背叛他，便先劫取齊國的士人，有不服從的，便殺死他。齊國的處士，有叫東郭先生、梁石君的，也都在劫取之中，勉強服從了他；等到田榮敗死以後，二人以爲這是醜事，便一同到深山中去，隱居不出來。有一個客人蒯通道：「你先生在曹相國那裏，收拾遺漏的，舉發他錯誤，顯揚賢人，薦進能幹的士，齊國沒有再比你先生好的了。你先生既知道梁石君、東郭先生，是世俗人所不及的，爲甚麼不薦他到曹相國那裏去呢？」蒯通道：「對，臣的同事有個婦人，和里中的諸母要好的，一天里婦在夜中失掉一塊肉，他的阿姑以爲是他偷吃的，發起怒來，把他趕了出去。里婦到次早要去的時候，走到要好的諸母處，把這事告訴他們，並且和他們辭行。里母道：「你緩緩走去，我

去叫你家人來追你回去。」卽拿了一束麻，討火在失肉的那家道：「昨天傍晚我們的狗得了一塊肉互相搶奪，弄得殺傷了死掉，討個火要去燒掉他。」失肉家聽了這話，便慌忙追他的媳婦回來，這里母並不是游說之士，取了一束麻討火，也並不是叫回婦人之法子，但是物類有相應的，事情有剛巧相合，現在臣只向在曹相國那裏請火便是了！」便去見曹相國道：「婦人有丈夫死了三天便嫁的，也有幽居守寡不肯出門的，你如果要娶婦人，娶那一種呢？」曹相國道：「娶不嫁的。」劇通道：「照這般說來，求臣子，也是這樣的呵！現在那東郭先生，梁石君，都是齊國的俊士，隱居在深山中，不肯嫁人，他不會卑節下意的求做官，臣很願你使人去禮聘他來。」曹相國道：「敬遵命。」就去聘二人來做上賓。

賈誼治安策（一）〔節賈誼傳〕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

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蕪。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

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并。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迺。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瘳。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王。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擧。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

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

【註釋】①猶言不能逐一詳記也。②言彼謂爲治安者，愚也。知其不爾而假言者，諂諛也。③音辭。安放也。④衛。同橫。⑤搶音信。不安貌。攘亂。⑥條理也。⑦言遵守法制也。⑧文帝生時所立，其制簡朴，指題而成之。故名。⑨父母兄弟妻子也。⑩誼。自謂略知政治大體也。⑪怠忘也。⑫考核也。⑬改換也。⑭謂立國太大，其勢必相疑也。⑮音朔。⑯忒也。有非字意。⑰上疑下必討，則下被其殃，而不能全。下疑上必反，則上爽其愛，而不能安。⑱淮南厲王長帝之弟也。居國驕恣，警蹕稱制，擬於天子。六年謀反，廢徙蜀道死。⑲齊悼惠王肥帝之兄也。子興居爲濟北王。三年閉帝幸太原，發兵反敗死。⑳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其地有銅山，多招致亡命，鑄錢煮鹽，百姓無賦，國用富饒，若異謀，稱病不朝。文帝賜之几杖，因得稍安。其後景帝時首倡七國共反，見告，爲人告發也。㉑謂年方壯盛也。㉒因三國之反，乃知他國未有不忍者。㉓成年曰冠。㉔言當及時也。變音衛。嘆也。語本六韜。㉕謂抗其頭而到之也。㉖季世末世也。㉗尙憚指不肯早爲。㉘高帝之時。韓信爲楚王，人告信欲反，遂械信，赦爲淮陰侯。㉙英布爲淮南王，反，高帝自往擊之。㉚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㉛此韓信，非淮陰侯也。乃韓王之後。㉜張耳子，尙魯元公主。㉝趙王相，以高祖遇趙王無禮，謀弑高祖於柏人。㉞少與高祖同里，相愛。陳豨反，紹助之。帝使樊噲周勃討之。籍亡入匈奴。㉟締爲趙相國，居代地。高祖十年反，非王也。故止言在代。㊱禮卿大夫之支子曰仄室。席藉也。言非有仄室之勢，爲之資藉也。㊲官如中謁，涓潔也。言在內主知潔淨選擇之事。㊳同德。㊴厚也。㊵校也。裁也。㊶護託也。言尙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㊷高祖徵時，外婦之子名肥。㊸名交。高祖同父少弟。㊹高帝子。戚夫人生，名如意。㊺名友。高帝子。㊻名恢。高帝子。㊼名建。高帝子。㊽謂自以爲於天子，如布衣之昆弟，不分貴賤，不論君臣之分也。㊾威。大計也。謂諸侯王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爲天子之事也。㊿同罪。㊽天子車蓋之制也。①無擇子。名忠。直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請誅之。

【語譯】臣私下想現在的事勢，可痛哭的有一種，可流涕的有兩種，可長聲歎氣的有六種。此外背禮義，傷道德的事情，也難於詳細條舉出來。凡到天子面前來陳說的人，都道：「天下已經安頓了，天下已經太平了。」臣獨以爲沒有呢。他們說又安頓又太平的，不是愚人，便是討好話兒，都不是實在事情，不是能够知道道治亂的大體的。

譬如抱了火放在堆積的柴草下面，人卻睡在柴上頭，只因火還沒有燒到，便說是安頓的，那樣，現在的時勢，同這有甚麼兩樣呢？本末既倒置，首尾又不一順，國家爭吵得不安頓，沒有條理，怎可說是太平呢？陛下何不使臣得一件件詳細在前數說呢？現在臣就條陳治安的計策，請天子選擇吧。他射獵的娛樂，和安危的樞機，是那一件緊要呢？假使治天下要勞着智慮，苦着身體，沒有鐘鼓的快樂，那是弗做可以的！快樂和現在相同，並且又加上諸侯依了規矩，刀兵不要動，人民能保着頭和頸，匈奴稱臣屈服，四面遠荒的人都服從我，百姓質樸，打官司的事件，可以减少下去；只一個大規模合法了，天下便自然和順太平了。到那時候，海內的氣象，清靜和平，萬事都妥貼，生在上，便爲明帝，死了便是明神。名譽的好，可傳至無窮無盡。禮記上說：「祖要有功績，宗要有道德。」使你願成的廟，可稱做太宗，上面配着太祖，和漢朝一同沒有終極，建立起久安的時勢來，成功長治的基業，把這來承受祖廟，奉事六親，這是最孝順的事！把這來謀天下的幸福，養育許多生物，這是很仁慈的。把他立定綱要和法紀，輕重得宜，後來可以做得萬世的法程，即使有很笨和年輕的不肖子孫，就得繼着舊事業安治過去，這是很明白的啦！像你陛下的明達，因而差略知治體的人，能得在陛下之下幫着做事，這樣也不難的。他的法則可以詳細陳說在你面前，願你陛下不要忽略過去。臣謹考察他在天地，查驗他在往古，又按照當今的時務，日夜想念這事，是很熟悉的；憑是大禹虞舜再活起來，替你陛下想法子，也沒有可換掉這麼的了。那封建起來的國家，太平固了，必定有大家疑忌的情勢，在下的屢次被他們的災殃，在上的屢次有失計的憂愁，很不是所以安上全下的道理呢！現在或者親弟打算東面稱帝，親兄的兒子便向西去攻打他，目下吳王的反狀又有人來告訴了。你天子年紀正輕，幹的沒情面事，並沒有過分，恩典倒格外多了，然而還尙且要這麼着；況且是沒有再大的大諸侯，權力並且比他們大十

倍的嗎？但是天下卻仍舊略可安頓的，是甚麼緣故呢？因為大國的王，年紀還幼弱，沒有強壯，漢朝放在那裏的傅相，正當擱住他們的權柄，所以還沒有甚麼事啦！過了幾年之後，諸侯的王，大概都要行冠禮了，血氣正強盛的時侯，漢朝的傅相，便不得不託病求退，那末他們從縣丞守尉以上，都安插私人來，這麼一來，還和淮南王、濟北王所做的，有甚麼兩樣呢？到這時候要想治安，那怕你是堯舜，也不够的了。黃帝道：「日到天中，一定要曬的，擱了刀，一定要割的。」這是說要趁機會做的啦！現在要叫他們依着道理做去，很是安全的，極是容易；如果不肯早做，到後來定要殘害了骨肉之親，把他的頭頸揪住，用刀去割他，這難道和暴秦的末世有兩樣麼？你拿現在天子的名位，趁着現在的時機，靠了天的幫助，還尙且怕着不敢動，要拿危險算治安；拿叛亂當平治。設使你陛下處在齊桓公的地位，難道便不合諸侯，不匡正天下了麼？臣又知道你陛下有一定不能够的！如果天下像從前一般，淮陰侯還做王在楚國，黥布還做王在淮南，彭越還做王在梁，韓信還做王在韓，張敖還做王在趙，貫高還做他的相，盧縮還做王在燕，陳豨還在代郡，這六七個人都沒甚毛病；當這時候，你陛下即了天子的位子，能够自己安心着麼？臣有方法可知道你陛下是必不能的！你想當天下擾亂的當兒，高皇帝和這諸人一同起事，並不是有嫡支的勢位，可依靠着些哪！那諸公中微幸的，不過做個中涓；次一等的，只做個舍人，才能的及不得，是很差得遠的！高皇帝拿明聖威武的資質，即了天子的位子，又割了肥美的土地，分給諸公做王，多的一百多城，少的也有三四十縣，恩典也要算很厚的了！然而他們後來十年之中，反叛的共總倒有了九起呢！現在你陛下下的和那諸公，並不是親身同他們比較過材力，纔臣服過他們來的，又並不是親自封他們做王的。像高皇帝還不能有好好一年的安頓，臣所以知道你陛下是不能安心的！但這些還可以推諉，說是疏遠啦！臣請再講那親的，如果悼惠王還做王在齊，元王

還做王在楚，中子還做王在趙，幽王還做王在淮陽，共王還做王在梁，靈王還做王在燕，厲王還做王在淮南，這六七位貴人，都並沒有甚麼禍害。當這時候，你陛下卽了皇帝的位子，能够管理他們麼？臣又知道你陛下是不能够的。像這諸王，雖則名爲臣子，實在都是有了布衣兄弟的心理，沒有一個不想拿起皇帝的勢派來，自己做天子的。所以他們自作主張，封人官爵，赦免人的死罪，最厲害的，竟擄起黃車頂來。我漢朝的法令，是行不到他那裏的。那怕謀爲不軌像厲王的，命令他既不肯聽從，召他也那裏肯來呢？幸而到來，法律那裏可以加在他身上呢！如果動掉一個親戚，天下便四周圍看着嚷起來，你陛下的臣子，那怕有強橫像馮敬那樣的，只怕剛巧要開口，匕首已陷進胸中去了。你陛下那怕賢明，還有那個可和他理直這事的呢！所以疏遠的一定很危險，親暱的也一定要叛亂，這都是已經見了分曉了的事情呵！

賈誼治安策（二）〔節賈誼傳〕

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疆者

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_三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_四絳灌_五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若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

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值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跋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跋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註釋】

指彭韓陳豨言。

謂改其法制使不然。

證驗也。

同禍。

丑。屠牛者之名。孔子時人。事見管子。

讀鉤。

髀。股骨也。

馮驩上也。言其骨大。故須斧斤。

獨也。

謂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勢不可故也。

尋前事之蹤跡也。

信。聖手謂之曰。公所居。

天下精兵處也。詳見韓信傳。

長沙王吳芮也。

形勢弱故不反。

樊噲封舞陽侯。

酈商封曲周侯。

周勃封絳侯。

灌嬰封穎陰侯。

猶言時勢可亡也。

韓信彭越。

卽通侯。

音海。

使之遵禮義也。

待也。

從其侯國。謂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而

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謂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

貫高殺趙王張敖。刺死漢高也。利幾本楚將。降而封於潁川。疑懼遂反。高帝擊破之。見高帝紀。

柴奇閻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也。

謂立遺

腹子。朝光帝蒸衣也。極言王位之穩固。

腫足曰瘡。

同腰。

同伸。

謂動而痛也。賴也。戰國鄭人。姓秦名越人。家於盧。又名

盧醫。少時爲舍長。過長桑君。傳其術。盡知五臟液結。名聞天下。秦太醫令李醜。自技不如。使人刺殺之。所著雜經。能辨析精微。

跋。古跋字。蓋

古反字。謂足掌反戾不可行也。楚元王高帝之弟。其子於文帝爲從弟。齊悼惠王也。謂廣立藩屏以安天下也。

【語譯】

異姓的諸侯王，靠着強力反動的，像韓信彭越那般人，漢朝已微幸打勝他們的了。但並不肯改變他

們所以要造反的制度，使得他們可不造反。同姓諸侯王學這種榜樣想反叛的，已經有了應驗了。但等他勢力一盡，卻又和從前一般了；災殃禍害的變遷，不知道暗中搬移，到甚麼樣，賢明像陛下的，處這境地，還不能安頓，後世更將怎麼樣呢？宰牛夫叫坦的，他一天殺了十二隻牛，薄刀口卻一些不鈍，只因他那排擊剝割的地方，都是許多紋理可解開的地方。至於腿骨髀骨那裏，不是用斧頭，便是用大刀，那仁義厚恩，是你人主的薄刀口呵！權勢法制，是你人主的斧頭大刀呵！現在的諸侯王，都是許多腿骨髀骨呵！我們倒丟掉了斧頭大刀不用，卻想拿薄刀口去碰他，臣以爲不是缺兀，便是要折斷，爲甚麼不可以用呢？像淮南王、濟北王那麼強，單用恩義去感動他，是事勢上辦不到的。臣私下推尋從前各事的蹤跡，大概國勢強的總是先造反，像淮陰侯、封王在楚地，國勢最強，反也最早；韓信依靠胡人，也反了；貫高借趙國的兵力，也反了；陳豨因爲他的兵練得精，那末也反了；彭越因有了梁國，那末也就反。黥布因有了淮南，那末也就反。盧縮的兵力最弱，反也就最遲。長沙王的封邑，只有二萬五千戶，功業也最少，然而卻最完全；勢位雖疏遠，然而卻最有忠心。並不是他性情和人家兩樣，是形勢使得他這麼的啊！從前如果使樊噲、酈商、周勃、灌嬰這般人，都佔據幾十個城池做了王，到現在也許已經殘破滅亡掉了！如果使韓信、彭越這類人，都做了列侯住在京城中，也許到現在還存在着呢！這樣，治天下的大計劃，可以知道了。要想諸王都忠心歸附，那末最好沒有的是使他們像長沙王。要想臣子不遭蒞醢之禍，那末最好是使他們像樊噲、酈商一般。要想天下的治安，最好沒有的是多立些諸侯，卻減少他的勢力，勢力小了，便容易使他循規蹈矩；國小了，便沒有邪心。總要使海內的情勢，像身體的使喚手臂，手臂的使喚指頭，沒有不牽制服從的。凡是諸侯的君，都不敢有異樣的心念，像車輻這麼湊着，一同會集起來，都聽天子的吩咐，雖然是小百姓，也尚且知道是安頓的了。所以天下都知你陛

下的明聖，分割土地，制定法律，使齊趙楚各分做多少國度；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孫，都依照次序各受他祖宗的分地，到地封盡了爲止。推及到燕梁各國，也都是這般。如遇有分出的地方多，子孫卻少的，便立個國的樣子，空放在那裏，等到他的子孫生了出來，纔教他去做君。凡諸侯王的封地，有削歸漢朝的，無非是因爲劃正疆界，搬動他的侯國；或是要分封他的子孫的，到了適當的時候，便照數還他，那怕一寸土地，一個百姓，天子一些沒有貪圖他的，不過是要定治天下的法子罷了。所以天下都知你陛下的清廉，封地的制度一定以後，宗族中的子孫，便沒有那個要愁不封王的，於是在下面的，自然沒有背叛的心念；在上面的，也不必要有誅伐的意思。所以天下都知你陛下的仁慈。法制立了，沒有那個來觸犯，號令行出去，沒有那個敢不依，那末貫高、利幾的謀畫，自然不會生出來，柴奇、開章的計策，也自然沒有了。從此民心向善，大臣順着命令。所以天下都知你陛下的恩義。這麼一來，就是立一個幼兒爲天子，也會得安頓；就是立一個遺腹子，使羣朝先帝的遺棄，天下也不會有亂子了；在當時，天下可以大太平，到後世，還有人頌揚聖德。一舉有五種功業都帶着來，你陛下還怕那個，卻好長久不做這事呢？現在天下的時勢，正像害着大腳風的病症一般，一隻小腿子的腫大，差不多像腰，一個手指的腫大，差不多像腿，平常起居，一點不能屈伸，一二手指抽動着痛，便全身覺得無聊了。現在錯掉機會不醫治，一定要變成老病，後來就是有扁鵲那般的神醫，也醫不好了！況且不僅是大腳風呢！再苦着腳掌的反戾，哪！你想元王的兒子，是你帝的堂兄弟，現在稱王的，是你堂兄弟的兒子啦！惠王是親兄的兒子，現在稱王的，便是親兄的孫子啦！親近的倒沒有分地可以安得天下，疏遠的倒或者執大權柄，偏着天子。臣所以說：「不但害大腳風，再苦着腳掌的反戾！可爲他痛哭流涕的，就是這種病啊！」

賈誼治安策(三)〔節賈誼傳〕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
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
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
有人乎。非直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
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
侯。勢旣卑辱。而旣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也。臣竊料匈
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
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
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註釋〕

①同懸。

②傲慢。

③帛之總名。

④謂徵求與號令也。

⑤謂主上之所操持。猶權柄也。

⑥讀恭字。

⑦反也。言如人之反顧者然。

① 讀但字。 ② 音壁。足疾也。 ③ 音肥。風疾也。 ④ 長爵。高爵也。謂雖受高爵之賞，猶將黎寇，不易得復也。 ⑤ 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小大，皆當自爲職備。 ⑥ 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相告曰烽。又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 ⑦ 誼自謂也。 ⑧ 謂長養此患，將何所窮極也。 ⑨ 謂無治安之具也。 ⑩ 中行姓。說名。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說音悅。 ⑪ 豕之異名。

【語譯】現在天下的情勢，正像倒掛的樣子。凡做天子的，總是天下的頭腦。爲甚麼呢？是在上面的緣故。做蠻夷的，總是天下的腳。爲甚麼呢？是在下面的緣故。現在匈奴放肆的來欺侮，侵佔擄掠，不恭敬極了。天下的禍害，是最沒有停止的時候了！然而漢朝卻每年送金子采緞去事奉他，夷狄來徵求東西，吩咐事情，這分明是主上的權柄啦！天子去恭敬盡禮，貢獻東西，這分明是臣下的規矩啦！腳反在上面，頭卻居下面，這般倒掛着，沒有那個能够解救，還說是國家有人？不但倒掛罷了，又像有腳病，並且害了風溼病。因爲腳病只在全體的一部分，風溼也不過是一處的痛苦，現在西邊北邊的郡縣，雖然有很高的爵位，也不輕容易除掉兵役，就是五尺高以上的兒童，也不輕容易休息，做哨探的人，日夜要望着烽火堆，不能安臥，做將官吏卒的，竟披了鐵甲衣和頭盔睡覺，臣所以說是一方病了。有醫生能醫治他的，卻是主上不肯使用他，可爲他痛哭流涕的，就是這事啊！你陛下那裏捨得拿帝皇的名義，做戎狄的諸侯呢？形景既很屈辱，禍害卻又不歇，養了這種災難，到那時纔完結呢？進謀略的人大概都以為應該是這樣的，真是不可解！沒有治安方法到這地步，真可謂利害極了。臣私下料匈奴的土地人衆，不過像漢朝的一大縣罷了。拿天下的強大，卻受困在一縣的人衆，我很代你執事的難爲情呢！你陛下何不拿臣做個典屬國的官，讓我去主管匈奴？如果行了我臣的計策，定可繫着單于的頸項，制他的死命；收伏了中行說，鞭他的背皮；

把匈奴全國的人衆，都聽從你主上的命令。現在不去獵猛獸，卻去獵田中的野豬，不去搏擊反寇，卻搏擊個野兔。子。玩弄細微的娛樂，卻不肯算計大災患，這不是所以求安頓呢！恩德本可施到遠地方，威令也可加到遠地方，卻簡直弄得幾百里以外，威令就不能通行，可爲他痛哭流涕的，就是這事啊！

賈誼治安策（四）（節賈誼傳）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後，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擐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朝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

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豈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註釋】 ①謂謙幸也。 ②師古曰。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襪及冠領者。古謂之車馬裙。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按即今綬及花邊之類。 ③資奴婢闌也。 ④謂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資之也。 ⑤綬。音委。縫衣也。謂以偏諸繅之也。 ⑥繡者織爲斧形。繡者刺爲衆文。 ⑦謂得其節而合宜也。 ⑧謂財力盡也。 ⑨黑色厚綳也。 ⑩同聲。庶賤也。 ⑪謂待時而發作也。 ⑫謂天下安不可動搖也。 ⑬言此特好爲大言以驚人者耳。 ⑭謂無尊卑之差也。 ⑮犯也。 ⑯謂商鞅。 ⑰謂出作贅婿也。 ⑱殺。音愛。摩田器也。言以獲及租借與其父。而容色自矜爲恩德也。 ⑲音碎。資。 ⑳哺。飲也。謂婦抱子而哺之。乃與其舅併僂。無禮之甚也。 ㉑計也。相與計較也。 ㉒亡幾。不多也。誼謂秦人不知孝義。但如禽獸。知愛子食利而已。此其去禽獸亡幾也。 ㉓謂拔而取之也。 ㉔謂天下從其德也。 ㉕謂其所追赴。惟計利與否耳。念慮之中。非顯行之善惡也。 ㉖烈。音曬。割取也。寢爲陵上之寢室。無東西廂曰寢。 ㉗高祖惠帝廟也。室有東西廂曰廟。 ㉘謂矯僞者。詐爲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或詐爲詔令。妄作賦斂。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㉙特徒也。謂公卿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爲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 ㉚猶言耳目之所聞見。全不動慮也。 ㉛猶言當然也。 ㉜刀所以削書札。篋篋所以盛書。 ㉝謂不逮則僱仆也。 ㉞設墟。邱墟也。 ㉟禮莫。希望也。 ㊱執持而順行之。 ㊲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也。

【語譯】 現在有買奴僕的人。給他穿起繡衣絲鞋。用花邊沿着把他關在一個圈子中。這是從前天子皇后的服飾。把他着了到廟裏去祭的。還不是平常居家的衣服呢。現在平民百姓卻可把他穿在婢妾身上。白羅緞的面

子，薄絹的夾裏，四邊縫着緹，好的還要繡各種花紋。這是古時天子的衣服，現在那些富翁大商人，宴會請客的時候，卻把他遮在牆上。從前拿來奉事帝后，卻還要講究節省，現在平民的屋壁，倒可遮着帝服了！倡優下賤的人，倒可着上皇后的服飾了！然而天下的物力不會弄乾淨的，大概是沒有呢！況且皇帝的自己身上，自己着了黑緞子，那富民的牆壁上，卻都披起繡貨來；天子的皇后，只把花邊緣着領，平民的賤妾卻把他緣着鞋子。這就是臣所說的錯亂啦！他們這種一百個人做着，卻不能穿着完全一個人，要想天下人沒有挨凍的，那裏做得到呢！一個人耕種了，卻使十個人聚着吃他，要想天下沒有人挨餓的，也那裏做得到呢！凍餓逼着人的肌膚，要想他們不做姦邪事，是得不到的！國家的財力已經竭盡，盜賊的起來，不過只等時候罷了。但是獻計的還說：「不可動搖的，這只是好說大話嚇人啦！」如今這種風俗，是最不敬的，是最沒有等級的，是最冒犯上位的，然而進計的還說：「不要改動。可爲他長太息的就是這個呵！」

商鞅丟掉禮義，拋棄仁恩，併着心念，一味求進取，行了兩年，秦國的風俗，一天敗壞一天。所以秦人富家的，兒子大了，便分家出去；家中窮的，兒子大了，便出去做入贅婿。父子中間，一些沒有情分，只借與父親一把鐵鉞山鋤，便好像是情面十足的樣子；母親來取了他的箕箒，便要立着拌唇舌；媳婦抱了兒子餓食，竟同公公坐在一起；媳婦婆婆大家不稱心了，便反過嘴脣來爭論。他們都愛惜兒子，喜歡錢財，和禽獸真差不了多少！然而大家併起心來，趕着機會做去，還能漸漸滅掉六國，併吞得天下呢！等到功業既然成就了，要求的也得到了，却終究不知道還他的本來面目，有些廉愧的節操，仁義的厚恩，仍只相信兼併的法子，順着進取的事業，弄得天下大敗，人多的壓服人少的，聰明的欺侮笨的，勇敢的威嚇膽小的，強壯的陵辱衰老的，擾亂得真到極點了。所以大賢興起來，威武

振動海內，天下都服從他的恩德，從前是秦國那樣子，現在一變就成功了漢朝！但是他的遺風餘俗，到現在並沒有改變，現在世上都拿奢侈費相競爭，在上位的，又沒有一定的制度，所以棄掉禮誼，捐除廉恥的，一天甚似一天的，真可說是月異而歲不同。大家只管尋到錢財沒有罷了！愁着的，却顧不到行爲上的。現在甚至竟有殺父兄的了。盜賊竟會割開陵廟上的竹簾子，偷了兩廟中的器去；在白晝心，熱鬧的都市中，竟會劫殺官吏，搶奪他的金銀；詐騙財物的，竟會到官倉中，拿出幾十萬石的米穀去；託名權租，竟會收去六百多萬錢，還有裝官吏嚇詐的，竟敢公然坐起官車子巡查郡國。這是沒有王法中最厲害的了！然而公卿大臣單拿公文書沒有報上去，正在限期中間的，當做要緊事；至於流俗的得失，世風的敗壞，却恬然不怪，就是耳目見開得的，也一點不動心，以爲不過是偶然的事罷了！那種移風易俗，使天下人民回心轉意，向着道義的，大概不是俗吏能够做的呢！俗吏能够做的事情，只在批閱公文公牘，不知道行政的大體的，你陛下却又並不自己憂愁這些事，臣私下替你陛下可惜呢！像那立定君臣，分着上下，使父子有禮節，六親有區別，這都不是天做出來的事，是人定着的。既是人定着的，那末不去做他，便不成立，不去建設他，便要倒下，不去修理他，便要破壞。管子道：「禮義廉恥，這叫做四維，四維張不起來，國便要滅亡。」設使管子是個笨人呢，也還可以無妨，管子如果是略知治體的呢，那末這種情形，難道可不可怕麼？秦朝消滅了四維，張不起來，所以君臣不投機，鬪亂子，六親遭殃殺戮，奸人同時起事，萬民都離散開來，不過十三年工夫，社稷便變成瓦礫堆了。如今四維還沒有完備呢，所以奸人還希冀圖微倖，衆心還疑惑不定，倒不如現在定了經常的制度，令做君的守着君道，做臣的守着臣道，上下有了個分等，父子六親，大家都得合宜的道理，那末奸人不能有什麼希冀，而且羣臣忠信着，主上也不要疑忌他們，這種功業一定，世世代代可以長久安頓，

連後世也有個把握依傍了。如果經常的制度不定，便好像渡過江河去，船上沒有纜繩同檣，在中流忽然遇得大風波，船一定就要翻了！可爲他長太息的就是這事呢！

賈誼治安策（五）〔節賈誼傳〕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

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也。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註釋】 ①始也。 ②讀齊。 ③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 ④保安也。 ⑤傅。輔也。 ⑥道讀導。下同。 ⑦燕居也。 ⑧提。謂提撕之。 ⑨讀嗜。 ⑩謂妃匹之色也。 ⑪謂官舍也。 ⑫同。踰越制也。 ⑬法則也。 ⑭有闕則徹膳以諫也。 ⑮進善言者立於旌下。 ⑯譏惡事者。書之於木。 ⑰欲獻諫者則擊鼓。 ⑱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可恥媿之事。 ⑲謂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出也。 ⑳營和車上鈴也。行以其音爲節。 ㉑采齊肆夏。皆樂詩名。齊或作茨。趣讀趨。步徐而趨疾。中者謂與其節相應也。 ㉒長子扶蘇。立二世。旋殺李斯。爲丞相。統二世。立子嬰。子嬰既立。乃族誅之。 ㉓即二世。 ㉔讀刈。割也。 ㉕謂則而效之。 ㉖曉音也。 ㉗言其人。之行。不能易事相爲也。 ㉘周書呂刑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有善。則兆庶獲其利。

【語譯】夏朝做了天子十多世，於是殷朝接替他；殷朝做了天子二十多世，於是周朝接替他；周朝做了天子三十多世，於是秦朝接替他；秦朝做了天子，只兩世，便滅亡了。人性差得不很遠的，爲什麼三代的君主有道，便那麼長久，秦朝無道，便亡得這麼快呢？他的緣故是可以知道的啦！從前的帝王，凡太子一生下來，便照禮法養他，差個博士馱着他，值事官齋戒以後，端正了帽子，同他到南郊外去拜天。以後經過宮闕，便要下車，經過宗廟，便要快走，這都是孝子的道理。所以自從嬰孩的時候，早已在教導了。從前成王小時，還在襁褓之中，便有召公做他的太保，周公做他的太傅，太公做他的太師。保是保護他身體的，傅是輔助他德義的，師是講給他教訓的，這便是三公的職務。於是再設起三少來，也都是上大夫做的，叫做少保，少傅，少師，這都是和太子居在一起的。所以孩子提抱的當兒，便會有知識；因爲這三公三少，原是講明白仁孝禮義的道理，引導他學習的；替他攆去那人，不使他看見惡行爲，所以都揀天下的端人正士，又孝悌又博聞有道德的，防衛羽翼他，使他和太子一同居處出入。所以太子一生下來，便看見正事，聽得正言，幹得正道理，左右前後的人，都是些正方人呢！既然慣常和正方人住在一起，便不會不正方的了！好像生長在齊國的人，自然不能不說齊國話啦；如果慣常和不正方的人住在一起，便不會再正方的了！好像生長在楚國的人，自然不能不說楚國話啦。所以揀他喜歡的，必先教會了，方纔再去嘗試他，揀他樂意的，必先學會了，方纔可去做他。孔夫子道：「年少時候養成的，便像天性一般；習慣了以後，就像自然的一樣。」等到太子年紀稍可長大些了，知道配偶容色了，便教他進學校去；學校就是他去學習的官家房屋啦！學禮上說：「皇帝進東學去，爲尊敬親族，注重仁愛的道理，那末親疎便有了分別，恩愛能挨次及到了。皇帝進南學去，爲尊敬長輩，注重誠信的道理，那末長幼便有了分等，人民便沒有欺瞞了。皇帝進西學去，爲尊敬賢人，注

重德量的涵養，那末聖智的人便會在官位中，有功業的便不會遺棄了。皇帝進北學去，爲尊敬貴族，看重爵位的來由，那末貴賤便有了等級，在下位的人自然不敢僭越上位了。皇帝再進太學去，承受了師教，問明白道理，退下來自己練習了，再到太傅那裏去受過考驗，太傅罰他不合法的，又糾正他不及格的，那末道德智識自然會長進，治天下的法子也自然得着了。」這五學既養成他在上面，那末人民自然能感化和睦在下面了。等到太子加冠成人，免除了保傅的約束，便又有記過的左右史，徹膳進諫的庖人，又設進善的旗幟，誹謗的木頭，敢諫的鼓，還有瞽史誦着詩，樂工誦着箴諫，大夫進那謀略，士人傳民間的語言，既然習慣和智識都增加了，所以懂得透切，幹去自然沒有難爲情的事，既然教化和心念合成一起了，所以萬事都中在道理上，好像性子生就的一般。三代時候的禮節，天子春天朝晨要去迎日，秋天夜晚要去迎月，這是以表明是有敬禮；春秋要進學宮去，請國中的老者上坐，天子執了醬，親自送他吃，這是以表明是有孝道；出行的時候，車上有響鈴，慢步要合着采，齊的音樂，快步要合着肆，夏的音樂，這是以表明是有法度；對於禽獸，只看見他的活，不看見他的死，曾經聽過他聲音的，便不再忍心吃他的肉，所以住的地方，總遠離着廚房的，這是以增添恩愛，並且表明是有仁心。像那三代的國運，所以會長久，都因爲他們養護太子，用這等方法啦！等到秦朝便不是這樣了，他的風俗原來不是注重推讓的，所看重的，是告發人家的惡事。原來不是注重禮義，而是看重刑罰。差趙高教導胡亥，單教導他決斷獄訟，所學習的，不是斬割人，就是滅絕人們的三族了！所以胡亥，今天卽了皇位，明天便射死人，忠諫的，叫他是誹謗；深計的，叫他是妖言；他看殺人，簡直像割草一般，難道單胡亥的性子，是惡的麼？只因他們教導他的，不合道理啦！俗語道：「不熟悉做吏，只要看已成的公事！」又道：「前面車子倒翻了，便是後面車子的警告。」像那三代的國運，所以會這

麼長久的只看他已往的事，便可知這緣故。然而後人不能依從他的爲什麼呢？只因是不肯效法聖智的緣故。秦朝之所以速滅的，他那已過的痕迹，也是可以看得見的，然而後人不去避他，這就是後車又要倒翻了。照這樣說來，那些存亡的變化，治亂的機關，都在這事上了。天下人民的生命，都掛在太子的手中；太子的良善，全靠早些說明他，教導他，和選擇左右的人罷了。因爲那時良心還沒有放蕩，卻先教諭他，那末教化自然容易成功。啦！要開發他，道術智誼的用意，這全是教化的力量。啦！至於服務練習的積慣，只靠左右的人罷了。那胡人和粵人，生下來就是一樣聲音，嗜好也並不兩樣，等到他年紀長大了，習成俗語，那怕經過幾次翻譯，還仍舊不能通曉，行爲上也有惡是死不能改變過來的，這都是教導習慣做成這麼的。啦！臣所以說：「揀擇左右的人，早些教訓最要緊。」能够教訓得法，再加左右純正，那末太子自然正方了。太子既然正方，天下自然太平了。書經上說：「天子一人有了可慶的地方，萬民自然也靠着他了！」這是趁早該幹的事呢！

賈誼治安策（六）〔節賈誼傳〕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願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註釋】①謂欲有其事也。②猶反也。③細小也。④謂見善則遷。畏惡而改也。⑤此二句見論語。謂使吾聽訟與衆人齊等。然能先以德義化之。使其無訟。見大學。⑥取謂所擇用也。全謂所棄置也。⑦極中也。萌始生也。⑧同驅。⑨饒也。⑩何也。

【語譯】大凡人的智慧，能夠見到已經過去的事情，不能夠見到將來的事情的。那禮節是禁在將做惡事以前的；法律是禁在已做了惡事以後的。所以法律的效用，容易看見，禮節所生的效力，卻難以知道了。至於把慶賞勸人爲善；把刑罰禁人作惡，先王拿定這種政策，像金石般的堅固，實行這種命令，像四時般的有定準，根據這種的公平，像天和地一般沒有私心，難道倒會不用他麼？然而定要說，禮那麼說，禮那麼說的，爲什麼呢？只因作事貴絕掉惡念在未發生以前；興起教化，貴在微小的地方，要使百姓天天的遷在善上，遠離罪過，卻自己不覺得啦！孔子道：「判斷官司事，我也只和他人一樣，必定呢，總要使他們沒有官司纔好吧？」所以替人主打算的，不如先審定那個要不要，不要的中樞定在心上，然後安危的發生，自然應在外面了。治安不是一天便治安的，危險也不是一天便危險的，都是逐漸進步的，這不可不預先考察呢！人君逐漸積起，全在那要不要上決定，把禮義治天下的，便積起禮義來，把刑罰治天下的，便積起刑罰來。刑罰積得長久了，人民便怨恨違背；禮義積得長久了，人民便和協親近；所以人主要想人民習善的，心思都是同的，不過使人民向善的法子，或有不同；有的引導他們用德教，有的騙策他們用法令。引導他們以德教的，德教和洽了，民氣便快樂；騙策他們用法令的，法令過度了，民風便悲哀，悲哀和快樂的感動民心，就是國家禍福的應驗了！秦始皇的要尊重宗廟，安穩子孫，也未嘗不同商湯周武一樣，然而商湯周武普遍了他的德行，到六七百年，天下還沒有失掉；秦始皇的治天下，只十多年，便大破敗，這並沒有別種緣故啦！只因商湯周武的定那要不要，非常考察得精，秦始皇的定那要不要，卻沒有細察得精呢！那天

是大器啊！現在常人的安放器具，放在安穩的地方，心中便安樂，放在危險的地方，心中便覺不安，天下的情形，和器具沒有兩樣啦！只靠天子怎樣把他安放。商湯周武放天下在仁義禮樂上，於是德澤和洽，飛禽走獸草木之類，都寬裕着，德澤普及到蠻貊四夷，傳到子孫幾十世，這是天下人都聽得的；秦始皇放天下在法令刑罰上，一點德澤沒有，卻只是怨毒積滿在天下，下面人民厭惡他，像仇敵一般，禍害幾乎及到自身，子孫從此都誅絕，這也是天下所共見的！這不是很明白很大的效驗麼？常人有言道：「聽言的法子，一定先要拿他的事情觀察他。那末說話的人，自然沒一個敢說誑了。如今有人說禮誼不及法令，教化不及刑罰，你陛下爲甚麼不拿起殷周秦三朝的事情來，細細觀察一番呢！」

賈誼治安策（七）〔節賈誼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階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髮。答僇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庫被戮辱者。不泰迫。庫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庫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嚙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庫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

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獨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死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摔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

使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傷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註釋】 ①側隅也。即階之側面。 ②乘也。 ③一官之長也。 ④刺字於面。 ⑤謂審其齒歲也。 ⑥所食之草也。 ⑦謂加禮容而敬之也。

⑧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 ⑨剔，割鼻也。剔，削其髮也。剔，則足也。管管背也。偶，同。馬，辱也。棄市，大辟。棄之於市也。 ⑩追天子也。 ⑪決罪曰當。趙高使其婿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本由秦制無尊上之風也。 ⑫直，屋中之藉也。 ⑬謂以長繩係之也。 ⑭徒官，隸也。 ⑮知其有一旦之刑也。 ⑯晉人趙魏韓滅智氏，諷改姓名，謀報仇。累刺趙襄子未成，後爲襄子所獲，遂自殺。 ⑰登面，謂以物塗面而易貌也。吞炭，謂吞炭以變聲也。 ⑱名無恤，趙鞅次子。與智伯及韓魏盡分范中行氏故地。智伯逐出晉君，立懿公。懿公請地於趙，無恤不與。智伯率韓魏攻之，無恤走保晉陽。三家引汾水灌其城，無恤懼，使其臣張孟談陰與韓魏約，反滅智伯，共分其地。 ⑲無志分也。冀，音貢。 ⑳猶自喜也。 ㉑往也。 ㉒起也。括音式延反。 ㉓謂此於人主爲不便也。 ㉔粹，純也。言其勢悉在羣下也。 ㉕所以盛飯。方曰簋，圓曰盆。 ㉖罷，廢於事也。軟弱也。 ㉗古呼字。 ㉘賤，賤也。何問也。 ㉙以毛作綬，自冠，喪服也。 ㉚請室，請罪之室也。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加劍，當以自刎也。 ㉛非大非小也。 ㉜謂不反其頸而親加刀鐮也。 ㉝謂自刑殺也。 ㉞捋，持頭髮也。抑，謂按之也。 ㉟男子美號也。 ㊱昔，喜，好也。好爲志氣也。 ㊲暴，加也。矜，尙也。 ㊳謂惟爲主耳，不念其身。 ㊴謂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城也。 ㊵喻也。 ㊶夫人也。猶言彼也。 ㊷可託權柄，不須復制象也。 ㊸顯，反也。久謂久行之也。言何不爲投鼠忌器之法，而反久行無階級之事。

【語譯】 人君的尊貴，譬如屋中的廳堂，羣臣好像階梯，庶民好像平地。石階所以要有九級升上去的，便是階沿和地遠開了，廳堂纔會高呢；石階沒有了等級，階沿近了地，那末廳堂自然低了。高的難於爬上去，低的便容易

跨上去，是理勢自然這樣的啦！所以從前的聖王，定成等級，朝內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又有官師小吏，下到平民百姓，等級很是分明，然後天子方纔加在他們的上面，所以他的尊貴，是他人及不得的。俗語有句道：「要想搵那老鼠，卻恐怕傷損器具。」這是最好的教訓啦！老鼠近着器具，還要餒得不敢亂搵東西，恐怕傷着器具呢！況且貴臣接近主上的麼？禮節廉恥，是治君子的，所以君子犯了罪，只有賜他死，沒有戮辱他的，所以刺字和割鼻的那等肉刑，不用到大夫身上去，因為他離開主上不遠呀！照禮記上講：「大臣不能數國君用馬的年齒的，如果踢掉餒馬的乾草，便犯法要罰；看見君主服用的几杖，便要起立致敬；路上碰到君主坐的車子，便要下來行禮；走進正門，便要快走的。」君上的寵愛臣子，那怕犯了罪，刑罰卻不能加到他身上，這都是爲了尊重皇帝的緣故，也是所以爲主上預先離開不敬的事，也是所以用禮貌待大臣，勉勵他們守節操啦！如今從王侯到三公那般貴人，都是天子該應敬禮他的；那知從前天子所稱的伯父伯舅，現在卻使他們和衆人同受刺字，割鼻，截髮，斬腳，鞭背，辱罵，棄市許多刑罰！照這般說來，不是堂前沒有了階級了麼？被戮辱的人，不是太逼近天子了麼？廉恥沒有做大臣的，不是要握了重權，做了大官，卻有差役無恥的心念了麼？那望夷宮中的事，二世竟被人用重法決罪，這都是搵老鼠，不顧忌器具慣的他啦！臣聽見從前有句話：「鞋子那怕有新的，卻不能放在枕上；帽子那怕是被破的，卻不能用他墊鞋子。」他們曾經已在貴寵的爵位中，天子已經敬容禮過他了！官吏小民已經俯伏畏敬他過了，如今有了差處，主上命令廢掉他官爵是可以的，降退他的官職也可以的，賜他死也可以的，誅滅他也可以的。如果把他細綁起來，用繩縛住拖他，送到執法官那裏去，編他在刑囚中，使執法小吏，都慢罵他，掠打他，這大概不是可以令人民見得的麼？他們卑賤人知道尊貴人一旦連我也，可以給他刑罰受了，這不是可以慣得天下

人民的啊！這不是尊敬位尊的人，貴重名貴的人的教化啊！他們給天子曾經敬重過，給衆人曾經厚待過，一時犯了罪，死便死掉啦！賤人那裏可以這般羞辱他呢！從前豫讓是服事中行氏的，智伯伐他的國，又滅他的族，豫讓便改着去事奉智伯，等到趙襄子滅了智伯，豫讓就用漆塗臉，吞炭成啞，定要去刺死襄子，共計刺了五次，卻一次不中。有人問豫讓，豫讓答道：「中行氏只把衆人待我，我所以也把衆人待他，智伯把國士待我，我所以也把國士報答他呢。」照此講來，同一豫讓，起初反君事仇，行爲和狗彘一般，後來倒抗拒節操，盡着忠心，行爲幹出烈士的形景，這都是主子使他這麼的啦！所以主上待他的大臣像犬馬一般，他們便也要像犬馬做着；主上待他們像差役一般，他們便也要像差役做着；既然頑鈍沒有廉恥，沒有志氣，沒有節操，廉恥立不得，且又不能自愛，只是苟且着過去，所以見了利，便趕去；見了便宜，便搶奪；主上有了失敗，他也就因此出來爲非作惡了；主上有了禍患，他也就只願自己逃掉就是了；只袖手立在旁邊看罷了，見有益於自己的，就欺詐着打算自利了；那末做人主的，對於這等臣子，有甚麼好處呢？臣下是很多的，主上是很少的，所付託他的財氣職業，都在他們手中呢！卻是他們都沒有廉恥，都是苟且偷安的，那末主上受他們的累要最重了。所以從前時候，敬禮不施及庶人，刑罰不加大夫，所以勉勵厚待臣子的節操的。古時大臣有犯了貪污之罪廢免的，不說他不廉，只說他「簠簋不飾。」有因污穢淫亂，男女無別犯罪的，不說他污穢，只說他「帷薄不修。」有犯懶惰不勝任職務的，不說他懶惰，只說他「下官不職。」所以高貴的大臣，既然犯着罪了，還不公然呵斥他有罪，還遷就爲他隱瞞呢！所以他們在大責問的罪孽中的一聽到責問，便穿了喪服，戴了白纓帽，拿了一盤水，加上一把劍，到請罪室中自去請罪去了！主上也並不使人捉拿細綁，拖着走的。犯中等罪孽的：一聽得君命，便自己廢除職務，主上也並不捉住他的頸項，親動刀或鋸子的，他們

如果犯了大逆罪，一聽得君命，便面北再拜，跪着自殺，主上也並不使人揉住他的頭髮，揪他的頸，刑罰他的；只說道：「你大夫自己有了過失，我待你總是有禮的。」待他們有禮，所以羣臣會得自愛，觸動他們的廉恥，所以大人高貴着節行，主上設了廉恥禮義，待他的大臣，那大臣卻不拿節行報答君上的，這一定是非人類啦！所以禮教既成，風俗已定，做大臣的自然單知道有主上在心，忘卻自己的身子了；單知道有國事，自然忘卻家事了；單知道有公務，自然忘卻私事了；有利不肯苟且營求，有害不肯苟且避免，只管義理所在；這是主上教化成功的啦！所以父兄做臣子的，誠心死在宗廟中，守法度的臣子，誠心死在社稷上，養護主上的臣子，誠心死在君上那裏，守邊疆抵擋強敵的臣子，誠心死在城郭封疆上，所以說：「聖人的國家，是有金城，不容易攻拔，」就是比方這個情形啦！他們並且肯爲了我死，所以我可和他一同活着；他們並且肯爲了我亡滅，所以我可和他一同生存；那些人並且都肯爲了我受危險，所以我可和他一同安頓；他們只管行義，忘掉財利，只管守節，專仗義氣，所以可以囑託給不要再管他的權柄，可以寄放六尺的孤兒給他，這無非是勵得廉恥，行禮誼的結果呵！在主上也有甚麼喪失呢？現在這種好事倒不做，卻只管幹那亡國的政策，我臣所以說可爲他長太息的就是這事啦！

賈誼諫封子弟疏〔節賈誼傳〕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

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攬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甌。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甌。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甌。孰視而不动。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註釋】

①立也。

②謂蕃拏得宜。則嗣王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

③淮陽。今江蘇淮陰縣境。

④代。文帝分代爲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

爲太原王。

⑤即今所謂驢子也。

⑥謂爲其所吞食也。

⑦蠶獸名。其毛如刺。

⑧薪同麥。謂麥刈之也。不義諸侯。謂彭越。張敖等也。

⑨諸侯

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東面最北出。門曰上東門。

⑩越過也。兩諸侯謂梁及淮陽也。

⑪謂自盡其家資財。補縫作衣也。

⑫梁王。即武

始王代。繼從淮陽。後徙梁。

⑬故城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⑭即潁川郡。今河南曰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是。

⑮陳。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亳縣。

⑯謂立封界也。提音建。

⑰言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也。

⑱安也。

⑲謂但動頭指揮。則所欲皆如意

也。⑳謂欲發言則問其臣也。㉑財同裁。謂裁擇而幸從其言也。

【語譯】

陛下就是不定封國的制度，現在的時勢，不過傳了一代兩代，諸侯王仍舊要個個放肆不能節制的，等他們勢力植得強盛了，漢朝的法律便不能施行出去了！現在你陛下所以抵擋外患，和皇太子所依靠的，只有淮陽和代兩個國罷了。代國北邊接着匈奴，和強敵做了緊鄰，能夠自己保全，已算好的了，至於淮陽的土地，和大諸侯相比，僅好像一些雀斑著在面上，恰正夠給大國吞吃罷了！不能夠有甚麼攔擋的。如今你陛下親自制國，卻使太子恰正做個諸侯的吞餌，難道可稱工於治國麼？做帝王的行爲，和布衣不同，布衣之士，只要修飾些小德行，競爭着小廉恥，自託在鄉黨中間，便已完事。人主卻要管天下太平不平安，社稷堅固不堅固的啦！從前高皇帝瓜分了天下，把他封給功臣，那知反叛的卻像蝟毛般起來，高皇帝以爲不可如此，所以芟刈了不義的諸侯，把他的國土空放起來，揀了好日子，另立諸子在洛陽東門的外面，都使他做了王，從此天下纔得安頓。所以治國家的大人，不拘拘在細行上注意，纔能成得大功呢！如今淮南土地遼遠的，隔開幾千里，經過兩個諸侯的國，卻改了縣屬

在漢朝他們的官吏人民因充當繇役來往長安的，都完全拿出家財來，甚至在途中縫補着破衣，餘外的零用諸費，也和此相等，他們苦於屬漢，卻想自己稱王，心中很是熱誠，逃去歸諸侯的，已經不少了，這種時勢，一定不可以長久的。臣的愚計，情願你陛下把淮南的土地，增加給淮陽，卻爲梁王立了後代，割淮陽北邊的二三縣城，和東郡給梁，如果不可以的，可以遷徙代王，叫他都在睢陽，梁起自新鄭以北，一直到河，淮陽包有陳以南，接封界到大江。那末諸侯有異心的，自然都破膽不敢圖謀了。梁地可以扞禦齊趙，淮陽可以禁止吳楚，陛下可以高枕無憂，終沒有山東諸侯的憂愁了；這是二世的利益，當現在很太平的時候，剛巧碰到諸侯王也都年少，過了幾年，你陛下便可見他們反叛了。秦國日夜的苦心勞力，方纔除去六國的禍害，如今你陛下用力制服天下，正可頤指氣使，隨心如意，卻高拱着手，養成六國的禍害，難以算得聰明！如果你陛下只求本身幸而沒有事，卻蓄着亂，養着禍，熱視不定的，倘萬年之後，傳到老母弱子，便使他們不得安寧，不可算得有仁心；臣聽說聖王要講話的時候，定要詢問他的臣子，卻不敢自己造事的。所以能使人臣盡他的愚忠，幸願陛下裁酌一下罷。

賈誼諫封淮南王四子〔節賈誼傳〕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莫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

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割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註釋】●殺也。言不久也。文帝旣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諠知上必將復王之也。故特言之。

●謂者尊王共子。則是厲王無罪。漢枉殺之也。●白公勝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卽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利也。音炎

上聲。●言與仇人俱滅斃也。靡碎也。●言漢之勝布得存。此直天幸耳。●言假四子以資糧。則當危漢。●吳堂邑人。亦稱專設諸。吳公子

光謀殺王僚。伏甲於窟室而享王。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以進。旣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僚。僚立死。專諸亦爲左右所殺。●齊人。徙於

衛。衛人稱慶癩之燕。燕人謂之荆癩。好讀書擊劍。愛燕之屠狗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飲燕市。燕太子客之。令刼秦王。反諸侯侵地。旣至。匕首搢

秦王不中。被殺。●周書云。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語譯】臣誼私自打量，恐怕陛下隨後要分封淮南諸子；但爲甚麼不和像臣般的細加商酌熟計呢？淮南王的叛逆無道，天下還有那個不知道！你陛下賜給他恩惠，赦他的罪，遷他的國，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還有那個把你陛下治死他算不當呢？如今尊封了罪人的兒子，恰正夠受天下的毀謗啦！這些人等到年紀長大了，難道會得忘記他父親的麼？白公勝所以替他父親報仇的，都是祖父伯父叔父啦！白公勝的造反，並不是要取國做王，不過是發憤快志，要用利刃直刺仇人的胸，和仇人同歸於盡罷了！淮南的土地雖則狹小，卻是黥布曾經用他叛亂過的，漢朝的能夠勝布，這是天然的微倖啦！現在授給仇人拿可以危險漢朝的兵力，在計策上不能算得便利，那怕

分割成四塊，他們四子是一心的，給他們兵衆，使他們積儲了財賦，恐怕沒有伍子胥、白公勝報仇在廣都中，便疑心要有專諸、荊軻起在宮殿之中了，這真是拿兵器借給賊，替老虎添翼了。請你陛下略留意些纔好呢。

枚乘諫吳王書（節枚乘傳）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欲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執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註釋】 ① 錐也。極言其地之小也。 ② 謂聚邑也。 ③ 謂德政和平。上感天氣。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 ④ 擗。痛也。怛。慘也。 ⑤ 二十兩。 ⑥ 擊鼓也。 ⑦ 謂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 ⑧ 謂免於禍也。 ⑨ 盡也。 ⑩ 竟也。 ⑪ 趨向之也。 ⑫ 同影。下同。 ⑬ 音偵。奏也。 ⑭ 鑿火也。 ⑮ 楚大夫。嘗與潘旭之黨。錄甲而射。敵七札焉。 ⑯ 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 ⑰ 皆謂始也。 ⑱ 猶官職也。 ⑲ 統古練字。單盡也。幹。交木井上以爲欄也。敵。壞將盡之經。常刻傷井上木欄也。 ⑳ 屨切也。 ㉑ 謂乘所轄四萬六千八十餘。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 ㉒ 直也。 ㉓ 言若蘖之生芽也。 ㉔ 底。同砥。柔石也。厲。同礪。皂石也。皆可以磨者。

【語譯】 臣聽得從前有人說：「得保全的道理，便能完全昌盛；失保全的道理，便要完全滅亡。」所以虞舜沒有立錐的地方，卻有了天下；夏禹沒有十戶的邑聚，卻做了諸侯的王。湯武的土地，不過百里，卻有和平的德政，在

上感着天象，不絕日月星辰三光的光明；在下又不傷百姓的心理的；是甚麼呢？是靠有了王術罷了！所以父子的親愛，是天性；忠臣也因此不避重誅，竭力直諫，所以作事沒有遺策，功業可以流傳到萬世；臣秉情願披心裂膽，貢獻愚忠，請大王稍可留意痛念我臣乘所說的話。像那用一縷的絲，繫得千鈞的重量，上掛在無極的高，下垂到不測的深淵中，那末就是很笨的人，也知道哀傷他快要斷絕了。譬如馬方纔驚駭，再敲起鼓來驚嚇他，繩剛巧要斷了，再要重的物件去鎮壓他，繩絕在半天的高，不可再結連他，掉入深淵中去，又難於再取出，出和不出，中間只隔一絲，不能容髮；能夠聽忠臣的說話，自然凡百事情，都可免禍。如果一定要隨心做去，便危如累卵，難於上天的了！改變了心中所欲做的，便易如反掌，安頓像泰山一般；如今要想享盡天然的壽命，享盡無窮的快樂，窮極萬乘的勢力，卻不出反掌的容易，便可居泰山的安穩，然而倒要乘累卵的危險，走上天的艱難，這愚臣的所以替你大王疑心啊！人性有畏自己的影子，厭惡自己的踪跡的，便反背了走，則見踪跡越多，人影越亂，卻不知道就陰地走，便自然影子沒有跡也絕了。要想別人不得聽得，最好是不說，要想別人不知道，最好是不做。要想湯的寒冷，一人炊他，雖有百人散他熱氣，也是沒有益的，不如絕他的柴，斷他的火，便自然歇了。不滅絕他在那裏，卻救濟他在這塊，譬如抱了柴去救火一般呢！養由基是楚國頂會射箭的人，離開楊葉一百步射去，能夠百發百中，像楊葉這般大的東西，能夠百發百中，可以算得會射的了。但是他的極限，不過在百步以內，和臣乘相比，還只可算不知操弓持矢的呢！幸福的生出，必定有根子，禍害的生出，必定有胎兒，收藏起他的根子，斷絕了他的胎兒，禍害叫他從甚麼地方來呢！泰山的水，天天滴下，可以穿得石壁；快要斷絕的弔水繩，卻能夠刻傷井上的木欄；水並不是鑽石的鑽子，繩並不是鋸木的鋸子，卻能穿石斷木，這是逐漸消磨使他，這麼的像那一銖銖的積起來，積到一石，合攏來稱他，

一定有盈縮參差的；一寸寸的量過去，量到了一丈，定有過頭的。不如就把石稱，就把丈量，很是直捷，少失錯呢！那十圍的太木，起始生的時候，和芽頭般大，腳可搔他使絕，手可攞他拔去的，這只是趁他未生，和沒有成形的時候，又像磨礪底厲，不看見他們有甚麼損失，等到後來，卻有時而盡的；種樹畜養，不見他們有甚麼增益，卻能到了時候便大起來；積德累行，不知道有善，等到後來，卻自然有用的；棄仁義，背理性，不知道有甚麼惡的，卻有時就要滅亡。臣情願大王仔細考慮努力去做，這是百世不能改變的真理呢！

李陵傳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

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竝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

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

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容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烏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

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日視陵。而數數自

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詳釋】 ●李陵之祖父名。 ●漢縣名。在今甘肅酒泉邊。外蒙古額濟納旗。 ●郡名。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郡名。即今甘肅舊甘州府地。 ●國名。在大月氏之東北。今俄領中央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即其地也。有武師城。漢武帝命李廣利征之。因發廣利爲武師將軍。 ●郡名。今甘肅敦煌縣其郡治也。 ●一名白沙河。源出山西夏縣東巫咸谷。西流經縣南。又經安邑解縣度鄉。入於五姓湖。 ●一名雪山。在新疆境內。高二萬五千尺。 ●殿名。未央宮有武臺殿。 ●謂捉持之也。 ●在天水郡關中縣境。 ●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發去病出。征有功。封符離侯。後以衛尉爲伏波將軍。破南越益封。坐法失侯。爲疆督都尉。屯居延卒。 ●山名。在外蒙古喀爾喀境。 ●郡名。治富昌。即今鄂爾多斯左翼前旗之地。 ●謂胡來要塞道。今博德遜之也。 ●郡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郿蔽而何敵也。遮虜郡名。 ●今外蒙古西部。 ●九原人。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司馬。後爲何河將軍。擊樓蘭王。封浞野侯。 ●公孫敖所築。在今蒙古古烏剌特旗北。 ●驃騎也。 ●謂鉦也。一名獨。獨音濁。 ●謂擊鼓進土。而士氣不起也。 ●卽蘆也。 ●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 ●併兩弩共一弦也。 ●匈奴官名。 ●讀曰促。 ●謂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 ●謂一身獨取單于也。 ●謂矢及矛戟之屬也。 ●音

列。大片也。時冬寒有水。持之以備渴也。①談子。字子長。繼父爲太史令。因言陵忠。下竊利。乃袖金匿石室之裏。作史記。②譽也。一說從也。③謂醴成其罪。如米麴之釀酒也。④躄也。⑤弓弩也。⑥北嚮也。⑦敗匈奴之兵也。⑧晉欲立功以當其罪也。⑨與緣同。謂後也。僅也。⑩謂毀壞之也。⑪坐預詔驅登都尉路博德迎陵。博德老將。出塞不至。令陵見沒也。⑫湖地名。扞音于。⑬義渠人。以耶毒景帝。武帝立。爲騎將。後出擊匈奴。至余吾。亡七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後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⑭言恥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也。⑮單于之母也。⑯父本長水胡人。生長於漢。與李延年善。以延年薦。使匈奴。還。會延年家被誅。律懼。亡降匈奴。匈奴愛之。以爲丁靈王。⑰丁靈。胡之別種。⑱去病異母弟。字子孟。武帝末受遺詔。輔幼主。封博陸侯。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祭族黨滿朝。權傾內外。光卒。宣帝親政。收霍氏兵權。遂以謀反致夷族。⑲上部人。武帝時官太僕。與霍光同受遺詔。輔少主。封安陽侯。後謀廢昭帝事覺。滅族。⑳故人謂吾相知者。㉑謂博且飲也。㉒若同。一撮之髻。其形如椎。故名。㉓謂覆光上官桀也。㉔以事相問也。㉕疑三戶人。字少伯。與文種同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誅。竟滅吳。報會稽之恥。稱上將軍。蓋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浮海適齊。變姓名。數致千萬。自號陶朱公。㉖本晉人。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余入秦。以觀。穆公與之語。因留不遣。後由余降秦。爲秦謀伐戎之策。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㉗言隨其後而語之也。

【語譯】李陵號叫少卿，少年時做過侍中，本是建章宮的宮監，最會騎馬射箭，很愛惜人材，遇到士人，總讓卑下的待他，很有名譽。漢武帝因爲他很有李廣的遺風，使他帶領八百個騎兵，深入匈奴中二千多里，經過居延城，察看地形，並不會碰見胡虜，回來以後，便拜做騎都尉，帶領了勇敢士五千人，教導他射箭在酒泉郡張掖郡中間，防備胡人到南面來侵犯。過了幾年，漢朝差貳師將軍去伐大宛，使李陵帶了五校的兵跟從在後，行到塞外，適值貳師已回來，武帝便賜信給李陵，教他去迎接，陵便留吏士和輕騎五百，出敦煌郡去，到鹽水河，迎貳師回來；又屯兵在張掖郡中。天漢二年，貳師帶了三萬騎兵，出酒泉郡去，擊右賢王在天山，那裡，右李陵回來，要教他替貳師帶領輜重兵，陵石見在武臺殿上，叩頭自請道：『臣帶着屯邊的，都是荆楚的勇士，和奇材劍客，力能捉得虎豹，射箭無不命中的，情願獨當一隊，到蘭干山前去，分那單于的兵力，使他不能專向貳師的軍隊呢！』武帝道：『那

麼把甚麼軍隊歸你節制呢？我發兵已很多了，沒有騎兵給你呢！」李陵回答道：「不要甚麼騎兵的，臣情願把少的擊多的，只這步兵五千人，也可以擾亂單于的王庭了。」武帝很稱贊他志氣的壯盛，便應許了他。因而吩咐彊弩都尉叫路博德的，帶領了兵丁在半路中迎接李陵的軍隊。博德本是做伏波將軍的，因犯法失了侯，貶做都尉，他難爲情做李陵的後援，便上奏道：「現在正值秋天，匈奴的戰馬正是肥壯，不可和他戰爭的，臣願留住李陵，到了明春一同帶領了酒泉張掖的騎兵，各自五千人，同時去擊東西浚稽山，那末一定可以擒住單于的。」這書奏上以後，武帝大怒，疑心李陵又懊悔不要出兵，所以教路博德上這書的，便有詔書付博德道：「朕本欲給李陵騎兵的，他卻自願把少的擊多的，現在胡虜已進了西河，你務期領兵趕到西河去，遮絕胡兵南來的要道！」一面又有詔書付李陵，吩咐他九月內發兵出去，走遮虜，到東浚稽山南面龍勒水上去，往來探望虜兵，就是沒有甚麼碰見，也就依了泥野侯趙破奴走過的舊路，到受降城去休息士卒。因而教驛站上的馬弁送信來聽，究竟和博德所說的怎樣，兩面都要把書信回報的。李陵於是帶領了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城向北行了三十日，到浚稽山，駐紮定營寨，一概把走過的山川地形，畫成地圖，使麾下的騎兵陳步樂回京上報。步樂見的時候，便說：「李陵做將，很能得士卒的死力呢。」皇上聽得很樂意，便拜步樂做郎。李陵既到了浚稽山，和單于碰見了，胡騎大約可三萬個，圍住李陵的軍，軍在兩山的中間，是用大軍做營的，李陵帶領士卒走出營外，排列陣勢，前排的都拿了戟和盾，後排的都拿了弓和弩，發號令道：「聽得鼓聲，便一齊趕前去，聽到鑼聲，便大家停止。」胡虜看見漢兵很少，便直衝到營旁逃來；李陵先空手搏戰的攻他，後來千弩俱發，胡虜都應弦倒下去，虜兵便退還走上山去，漢軍追擊，殺死他幾千人，單于大驚，便召左右近地的兵共八萬多騎，一同來攻擊李陵，李陵一面戰，一面向南引退，走了幾天，

到了一個山谷中，連戰幾十次，士卒都中了箭傷，受傷三次的載在車上；受傷二次的，管理車輛；受傷一次的，仍執兵器出戰。李陵道：『我們的士氣比前少可衰了些，擊鼓進兵時，士氣卻振作不起，這是甚麼緣故呢？難道軍中有女子了麼？』起初出兵的時候，關東羣盜的妻子，都搬到邊界上，隨軍做了士卒的妻婦，都藏匿在軍中，李陵搜得後，都用劍斬了他。第二天再戰，便斬首三千多級。引兵向東南，依了從前的韻城道，行了四五天，到一所大澤的蘆葦中，胡虜從上風放火燒那蘆葦，李陵便也使軍中放火，燒掉附近的草木，救護自己。再向南行，到了一座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他的兒子領了騎兵擊李陵，李陵軍和他們徒步鬪在樹木中間，又殺死胡虜幾千人，而且發連弩射單于，單于向山下逃走。這一天捕得的胡虜說：『單于道：『這是漢朝的精兵，攻擊他不能勝的，日夜引我們的兵向南，接近了邊寨，倒不要是有伏兵呢！』』諸當戶君長都道：『你單于自己帶領了幾萬騎兵擊漢朝幾千人，還不能把他撲滅，後來怎可再使邊臣呢？這分明是使漢朝越加看輕匈奴了。』只可再盡力戰在山谷中。若再走四五十里路，得了平地，不能破他，方纔引兵回去不遲呢！』這時候李陵軍中越加危急，匈奴騎兵很多，一天戰幾十合，又殺傷胡虜二千多人，胡虜以為戰不勝了，正要引兵回去，適值李陵麾下的一個哨探叫管敢的，被校尉羞辱了，逃降到匈奴中去，直說：『李陵軍並沒有後援，射的箭要完了，只有將軍麾下和成安侯軍校各八百人，做前面的引導，是用黃旗白旗做記認的，該使精騎前去射他，立刻就破的。』成安侯呢？便是潁川人，父親叫韓千秋，是從前濟南的輔相，奪擊南越時戰死的。武帝封他的兒子延年做侯，把校尉官職跟隨李陵出塞去的。單于得了管敢，便心中大喜，使他騎了馬一同去攻漢軍，大呼道：『李陵、韓延年快快降！』便攔阻住去路，攻陵很急。時陵軍在山谷中，虜兵在山上，四面射來的箭，好像下雨般的多。漢軍只向南行退，還沒有到鞬汗山，一天工夫，五十萬枝箭都

射盡，就拋棄掉車子單身走，士卒還有三千多人，都空手擄了斬斷的車輪直木，軍吏拿尺當刀用，走到一座山，便進隘谷中去，單于抄襲他的後路，因山勢的屈曲，滾下壘石來，士卒多被他壓死，而且不能行走了。昏夜中，陵就穿了便衣，獨人走出營外，叫左右人不要跟他，對他們道：『大丈夫一身獨取那單于來！』停了一刻，李陵回來，歎口氣道：『兵若敗，只得死了！』軍吏有的說：『將軍的威勢嚇着匈奴，這是天命不從人願罷了！不要死，隨後可以覓路回來的，像從前泥野侯爲胡虜擒住，後逃歸，天子把客禮待他，況且待你將軍麼！』李陵道：『你阻止我不要死，你便不是壯士呢！』於是完全斬掉旗幟，把珍寶埋藏在地中，李陵歎道：『如果每人還有幾十枝箭，就可以脫身了！可惜如今毫無兵器可以再戰，等到天明，只得坐着受縛了，你們各自逃生，像鳥獸般四散，或者還能走脫，得以歸報天子呢！』便令軍士們『各持乾糧二升，冰一大塊，約到遮虜鄣相等。』到了夜半時分，敲起鼓來，使軍士都起，鼓卻打不響，李陵和韓延年便都上馬，壯士跟他們的有十多個人，虜騎有幾千追趕他。韓延年竟戰死。李陵道：『沒有面目再報陛下了！』便降了匈奴，軍人分散後，脫逃到邊塞的，共有四百多人。李陵敗的地方，離開邊境，不過一百多里，邊塞上的吏卒，便把此事奏聞主上。上要想李陵死戰，便召陵母及妻子，使相着視察他，卻並沒有死喪的氣色。後來聽得李陵投降了，上怒極，責備陳步樂，步樂便自殺。羣臣都歸罪在李陵身上，請主上懲治。上便把這事問太史令司馬遷，遷極力說：『李陵服事父母很孝敬，和士人往來又有信義，常常奮不顧身的，殉國家的患難，這是他素來積在心上的，真有國士的氣概呢！如今作事一不湊巧，他們單講全軀保妻子的臣子，便起來釀成他的罪名，真可痛恨啊！況且李陵只帶步兵不滿五千個，深踐了戎馬的地方，抵敵幾萬個兵馬，胡虜救死扶傷的，應接不暇，盡起了引弓的人民，一同來攻圍他，轉輾相鬪，約有一千多里，矢盡了，路窮了，兵士還張起空拳，冒着白

刃，北嚮和敵人死戰；能得許多人的死力，那怕古時的名將也不過這麼；身體雖則陷敗，但是他所摧敗的匈奴兵了，也足發表白於天下了！他的不死，是心想將來立功贖罪，報漢室的恩吧？當初上差武師大軍出發，纔令陵做幫助的兵，等到李陵和單于相遇，卻是武師的功少呢！」上以爲司馬遷瞎說，是想誹謗武師，專替李陵說好話的。便下遷在監牢中，受那腐刑。過了好久，武帝又惱悔李陵沒有救兵，說道：「李陵當發兵出塞時，便詔令彊弩都尉迎接李陵的，只因預先下了詔書，反使老將生了奸詐。」便差使臣去慰勞賞賜那逃歸的餘軍。李陵在匈奴年餘，上差因杆將軍公孫敖領兵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公孫敖的軍隊去了沒有成功，回來對上說道：「捕得胡虜生口，他說：『李陵正教單于製造兵器，防備漢軍呢！』所以臣不能得着。」上聽了這話，便把李陵家族殺盡，母弟妻子等一個沒得脫。隴西士大夫說道李氏，便都把他算難爲情了！後來漢差使臣到匈奴去，李陵對使臣道：「我爲漢朝率領步兵五千人，橫行在匈奴中，只因沒有救兵，所以敗亡。我並無甚麼辜負漢朝，爲甚麼竟要滅我的全家呢？」使臣道：「漢朝只因聽說你李少卿教匈奴造兵器啦！」李陵道：「這是李緒，不是我呢！」李緒本是漢朝塞外的都尉，住居在奚侯城，匈奴遣兵攻他，李緒便投降。單于卻用客禮待李緒，常使他坐在李陵的上首，李陵痛恨家族因李緒誅滅，便差人刺死李緒。單于母大闢氏要殺李陵，單于把他藏匿在北方，等到大闢氏死後，方纔回來。單于爲李陵強壯毅勇，把女兒給他做妻，立他做右校王，衛律做了靈王，都很尊貴有權柄。衛律的父親，本是長水胡人，律卻生長在漢朝的，和協律都尉李延年交好，因延年的薦拔，得出使到匈奴中去，剛從匈奴回來，適值延年家族被收，律恐一同被誅，便逃亡，投降到匈奴去；匈奴很愛他，常在單于左右，李陵是住在外面的，要有了大事，方纔進去議論呢！昭帝即位以後，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幫輔了政治，二人素來和陵要好的，便差李陵的舊友隴西

人任立政等三人，同到匈奴去，招李陵回來。立政等既到單于，擺酒賞賜漢朝的使臣，李陵衛律都陪着坐。立政等見了陵，不能私下談話，便常看着李陵，而且屢次用手摩弄刀環，又捏他的腳，暗地告訴他，可以回歸漢朝了。後來李陵衛律帶了牛酒去慰勞漢使，且賭博，且飲酒，兩人都着了胡服，頭上梳起椎結。立政大聲道：「漢朝身已大赦了，中國很安樂，主上春秋已大，霍子孟上官少叔二人正當權呢！」把這句話微微挑動李陵，李陵卻默然不應，對他熱視，而且自己摸他的頭髮，回答道：「我現在已著胡服了。」停了一刻，衛律出去更衣，立政道：「咄！少卿你真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正問着你呢。」李陵道：「霍和上官都好嗎？」立政道：「他們請少卿回轉故鄉，不要憂愁不富貴呢！」李陵對立政道：「少公，回去是容易的，恐怕再受羞辱，怎樣呢？」話還沒有說完，衛律回來，餘話很聽得親切，因道：「李少卿是個賢人，不肯獨居一國的，像范蠡，竟周遊天下，像由余，卻離去戎狄，進了秦國，如今爲甚麼講得這般親切呢？」便完了酒自去。立政隨後對李陵道：「你也有回去的意思麼？」李陵道：「大丈夫不能再受羞辱了！」李陵在匈奴二十多年，是元平元年因病死的。

蘇武傳

武字少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稍遷至移中廡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

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鬪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旣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少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

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膽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露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

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嘔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願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註釋】 ①移中廐名。爲之監也。移音移。 ②尊者之稱。 ③衆吏也。是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是耳。 ④寡人以充士卒及在道爲斥候者。 ⑤官名。漢時有長水校尉。 ⑥謂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也。 ⑦讀若燕支。匈奴王后之稱。 ⑧被執獲也。 ⑨謂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爲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 ⑩胡官名也。 ⑪言謀衛律而殺之。其罪太重。 ⑫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⑬謂聚火無薪者也。 ⑭覆武身於坎上也。 ⑮息出氣也。 ⑯詠祝令降也。 ⑰衛律自謂也。 ⑱滿也。 ⑲言爲何要見汝也。 ⑳國名。即今廣東廣西地。 ㉑謂西城大宛國王也。 ㉒國名。黃海日本海間之半島國也。西元一千九百一十年爲日本所吞。 ㉓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 ㉔謂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 ㉕吞也。 ㉖抵。牡羊也。抵不當產乳。故設此言以示絕也。若燕太子丹騎白頭馬生角之比也。 ㉗去藏也。謂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也。 ㉘以繩繫矢而射也。 ㉙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擊謂輔正弓弩也。 ㉚服匿。石墾也。口小腹大。處方。用受酒醴。晉廬旃帳也。 ㉛即丁靈。古匈奴屬國。其地在今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至貝加爾湖南等地。 ㉜奉車官名。長君謂武兄嘉也。 ㉝主扶掖下除道也。或曰。除。門屏之間。謂扶掖在門屏間下車也。 ㉞劍斷也。斷其頭也。 ㉟謂武弟賢也。 ㊱宦者而爲騎也。 ㊲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 ㊳不幸亦謂死。 ㊴朝露見日則晞。人命短促亦如之。 ㊵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宮。 ㊶致也。 ㊷別也。 ㊸謂若示已於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也。 ㊹土室。胡兒所築以候漢者也。區音廡。 ㊺哭泣也。 ㊻寬赦也。 ㊼謂欲劫單于如曹屬乘柯之盟。劫齊桓公也。 ㊽墜也。 ㊾謂聚集也。 ㊿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

【語譯】 蘇武號子卿，少年時，因爲父親的餘蔭，兄弟都做到郎官，後來稍稍可遷升，到了移中廐的廐監。這當兒漢朝連年的去伐匈奴，屢次差使臣去窺探他們的情形，被匈奴拘留起來的，像郭吉路充國等，前後有十多輩，匈奴的使臣差到漢朝來的，漢朝也把他們拘留着，作爲報復。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方纔卽了位，恐怕漢朝去襲擊他，便說道：『漢天子，是我父執一輩中人，應當敬重的，便盡送漢使路充國等回國。武帝贊他有義氣，便差蘇武，拿中郎將的官職，持了漢節，把留在漢朝的匈奴使臣也送回去，並且很厚的賞賜單于，報答他的好意。蘇武和副中郎將張勝，以及假吏常惠等，招募了兵士和斥候，共一百多人，一同前去。既到匈奴以後，把幣帛送給單于，單于卻

越加驕傲起來，竟不是漢朝所希望的。剛巧要想發使送蘇武等回漢的時候，適逢繆王和前長水都尉虞常等在匈奴中謀反。繆王本是昆邪王阿姊的兒子，和昆邪王一同降漢朝的，後來跟浞野侯趙破奴攻打匈奴，兵敗了，便又降匈奴。這時正和衛律所領降匈奴的兵卒，暗中大家打算，要劫掠得單于的母閼氏回漢朝來，事情還沒有發動，適值蘇武到了匈奴。虞常在漢朝的時候，素和副中郎將張勝要好的，私下去問候張勝道：『聽說漢朝天子很怨衛律，我能替漢朝用伏弩射殺他的，只我母親和兄弟都在漢朝，可以邀幸受這賞賜麼？』張勝便應許了，把貨物給與虞常。後來過了一個多月，單于出去打獵，獨閼氏和子弟在宮中，虞常等七十多人，心想發作了，其中有一人夜間逃亡，去告訴閼氏。單于的子弟，便發兵和虞常等相打，繆王等都戰死，虞常被擒住，單于就差衛律治理這事。張勝聽到這事，恐怕從前的言語要告訴出來，便把這事原委告明了蘇武。蘇武道：『事既如此，定要害及我的，如果匈奴侵犯了以後，方纔尋死，這就是更加負漢朝了。』便要自己想自殺，張勝常惠一同勸住他，方纔作罷。虞常果然說到張勝，單于大怒，便召集諸貴人一同商議，要想殺死漢使，左伊秩訾道：『如果他們要想謀害你，單于那末還有甚麼罪名可加上去呢？不如教他們都投降了罷。』單于便使衛律召蘇武受單于的命令，蘇武對常惠等道：『屈了使節，辱了君命，便是活在世上，有甚麼面目回歸漢朝呢？』就抽出佩刀來，刺自己的肚子。衛律看了大驚，親自來抱持蘇武。差人飛馬去召醫生，醫生來了，便鑿地成坎，坎中燒起沒燄的火來，把蘇武蓋在坎上，一面又踏他的背脊，纔流出惡血來；蘇武氣絕了半天，方纔再蘇醒轉來，常惠等只是哭泣，用轎子抬回營中去，單于贊他節操的壯烈，朝夜差人問候着蘇武，卻把張勝收禁起來。後來蘇武痊愈了，單于就差人去通知蘇武，教他投降。適值審問虞常，要想趁這時候降服蘇武，便把劍斬掉虞常，斬罷後，衛律道：『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罪該當死的，但

單于正求肯投降的呢！如肯降，便赦他的罪。」說罷提起劍來，要想斬張勝，張勝便請投降。衛律又對蘇武道：「副中郎將有了罪，你也應當連累的。」蘇武道：「我本不和他同謀，又不是親屬，爲甚麼要連累呢？」衛律便也用劍去嚇他，蘇武卻一動不動。衛律道：「蘇君，律從前辜負了漢朝，投降匈奴，徵幸承受了大恩，賜號稱呼王，擁護的兵衆也有幾萬，所養的馬滿在山上，富貴到這般，蘇君你今天投降，明天便也可這麼了！何必要空把這身軀骨在野草上呢！況且受了這等苦楚，又沒有人知道！」蘇武不答應他，衛律道：「你肯爲了我來投降，我肯和你約做兄弟呢！如今倘不聽我的計劃，以後就是要想見我，也那裡能夠呢！」蘇武罵衛律道：「你做人家的臣子，一些不顧恩義，背畔了主上和雙親，做個蠻夷的降虜罷了！我爲甚麼再要來見你呢？並且單于相信你，使你決人們的生死，你不能平心拿定正道，反要使兩主相鬪，在旁看着禍敗麼？你只看南越殺死漢使，便屠滅成了九郡，大宛王殺死漢使，便掛頭在北闕上；朝鮮王殺死漢使，便立刻誅滅；獨匈奴還沒有呢！你知道我不肯投降，苦苦相逼，這明明是要使兩國相攻啦！怕匈奴的災禍，便從此起了！」衛律知道蘇武終不可威脅，就回去告知單于，單于見他忠義，卻越是要他投降了，便幽禁蘇武在大窖中，斷絕了他的飲食，適值天落雪，蘇武圍在雪地上，咬了雪和旃毛一同咽着，權充飢渴，過了好幾天，還沒有死，匈奴人都當他是神道，因又遷徙蘇武到北海上沒人的地方去，使他牧那雄羊，要雄羊有乳汁乳了子，方纔可以回國呢，又把他的官屬常惠等，各各散放在別處。蘇武既到了北海上，飲食沒有人供給，便掘野鼠藏起的草子，作爲食品，手中拿了漢節，牧羊在海上，就是臥的時候，也仍舊握着，弄得節上的旄頭，差不多都落盡了。過了五六年，單于的阿弟於靛王弋射到海上來，因爲蘇武能夠結網，和繫絲在箭上，矯正弓弩的於靛王心中很喜愛他，就供給他的衣服食用，過了三年多，王害了病，賜給蘇武許多馬畜，和服墜，和穹廬等。王死

後，人衆往往別處去，這年冬天，丁令人又盜劫武的牛羊，蘇武於是又窮厄起來。當初蘇武和李陵是一同做侍中的，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便降了匈奴，不敢去招尋蘇武，過了好久，單于使李陵到海上去，替蘇武備辦了酒席，設起音樂，因對蘇武道：「單于聽得我陵和你子卿素來要好的，所以使陵來海上和你足下講談，他本處心要相待你的，看來你終究回不轉漢朝去了！徒然自己吃苦在無人之地，信義那裏能表見在世上呢？從前你令兄嘉的官職做了奉車，跟主上到雍的城陽宮去，扶輦在門屏間下車，只因誤觸了殿柱，折損車輪，便有人劾奏大不敬，弄得伏劍自殺，只賞賜俸錢二百萬做葬費呢！令弟孺卿跟從了萬歲去祭河東的后土，官騎和黃門駝馬，爲爭奪船隻，推跌駝馬到河中去淹死，官騎逃亡了，詔使孺卿追捕，捉不到，便惶恐得非常，飲了藥自殺。陵來的時候，太夫人已經死了，陵送葬直到陽陵纔止。子卿的夫人，因年少，聽說已經改嫁了。只有女弟兩人和兩女一男，如今又過了十多年了，存亡也沒人知道，況且人生和朝露一般，消滅很易，何必要這般自苦呢！陵起初投降的時候，也忽忽像瘋狂一般，自痛辜負了漢朝的恩德，加以老母拘繫在保宮中，那有不着急的？現在你子卿不要降匈奴，也怎能過我陵呢？而且陛下年紀太大，法令沒有一定，大臣沒有罪孽被誅的，不下幾十家，即能回歸漢朝，安危也不可知。子卿你還爲誰呢？願你聽了我的計劃，不要再說甚麼了。」蘇武道：「武的父子，並沒有功業道德，都蒙陛下成就了，位列在將相中，官爵到了通侯，兄弟親近，常想把肝腦塗在地上，報答聖恩的；如今得殺身自獻才能，那怕受斧鉞湯鑊，也是甘心樂就的。臣的服事君主，就如兒子的事奉父親，兒子爲了父親死着，並沒有怨恨的；願你不要再勸了。」李陵和蘇武飲酒過了幾天，再說道：「子卿你聽了我話罷。」蘇武道：「我自己打量，只算已死得好久了，王若定要我降，只請完了今日的歡飲，死在君前罷了。」李陵見他出於至誠，便長歎一聲道：「唉！真好義士呀！我

和衛律的罪，高得接着天了！因而泣得眼淚下來，沾濕了衣襟，和武作別而去。李陵厭惡自己拿物去送給武，便使他的妻子，送牛羊幾十頭給武。後來李陵再到北海上，對武說：「區脫中守候的人，捕得一個從雲中來的漢人說：『太守以下，和吏民等，都穿了喪服，說是』主上已經死了！』」蘇武聽得這話，便嚮南大哭，甚至於嘔血。早夜如此的，約有好幾個月。昭帝即位以後，過了幾年，匈奴和漢要好起來，漢要求蘇武等，匈奴詐說：「蘇武已死掉了。」後來漢朝的使臣再到匈奴去，常惠哀求看守他的，要和他一同出去，纔得夜中見着漢使，便通統自己陳說了一回，教使者對單于說：「天子在上林中射鳥，得一隻雁，腳上繫着帛的信，說『蘇武等在某某澤中呢！』使者便大喜，照常惠那樣說法，去責備單于，單于看着左右，大家驚慌起來，謝漢使道：『蘇武等實在還存在呢！』於是李陵便置酒賀蘇武道：『如今足下還歸，揚聲名在匈奴中，顯功業在漢朝，那怕古時候載在竹帛上的，畫在丹青上的，也有那個能過你子卿呢！陵雖則驚鈍怯弱，說使漢朝肯寬恕陵的罪孽，保全我的老母，使我的奮發大辱的積志，或者還會像曹劌劫齊桓公在柯的一回事呢。這是陵素來的志向，刻刻不忘的；如今滅了我的家族，受當世的大罪戮，陵還要顧及甚麼呢！罷了！不過使你子卿知道我的本心罷了！將來長做了異域的人，從此一別，不能再見的了！』李陵便立起來舞，口中唱歌道：『走了萬里路，渡過沙漠去，做了國君的將，奮勇在匈奴中，只因路窮絕了，箭也盡了，刀也折了，兵衆也滅亡了，聲名已倒了下去，老母已經殺死，雖有心報恩，還向甚麼地方回家去呢！』唱完了，李陵哭得幾行眼淚，因和蘇武作別。單于又召集蘇武同來的官屬，除從前已降已死的，跟蘇武回漢的，只有九個人了。蘇武是始元六年春天，到京師的。詔書下來，教武捧了一只太牢，先去拜謁武帝的園廟，後來拜做典屬國的官。封象二千石一樣，賞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房屋一所，常惠、徐聖、趙終根三人，都拜做中郎，賞賜紬帛。

各二百匹；其餘六人，都因年老歸家，每人也賜錢十萬，終身免除兵役；常惠後來升到右將軍，封成列侯，另外有列傳的，蘇武留在匈奴中，共十九年，出使的時候，正在壯年，等到回漢朝來，鬚髮都已雪白的了！

董仲舒對三仁〔節董仲舒傳〕

王問仲舒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虜繇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爲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於美玉也。王曰：善。

〔註釋〕 ① 姓董，廣川人。少治春秋。三年目不窺園。武帝時以賢良對天人三策，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以言災異下獄，尋赦之。後爲膠西王相。以病免。仲舒學有源委，爲漢醇儒。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② 越王勾踐大夫。 ③ 卽文種。勾踐謀臣。越之滅吳，種謀爲多功。成。范蠡勸之去，不聽。被殺。 ④ 范蠡也。 ⑤ 謂微子箕子比干也。 ⑥ 姓展名禽，魯人居柳下。隱惠，故曰柳下惠。 ⑦ 同乎。 ⑧ 同由。 ⑨ 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 ⑩ 石而似玉者，本作瓊琚。

【語譯】漢武帝問董仲舒道：「越王句踐和他的大夫泄庸、文種、范蠡等，商量伐吳，便把吳國滅掉。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爲越國也有三仁。從前齊桓公決疑於管仲，我寡人要決疑於你呢？」仲舒答道：「臣實在愚鈍，不足以應你君王的大對。只聽說從前魯君問柳下惠：『我要想伐齊，你以爲怎樣？』柳下惠道：『不可以的。』回家之後，還很有憂色，便自言自語道：『我聽說從前有人講：『伐國不去問仁人的。』這些言語，爲甚麼問到我身上來呢！』他不過偶然被君問了一聲，還以爲羞恥呢！況且設了詐術去伐吳嗎？從這般說來，越國本沒有一仁的。那仁人是只講正誼，不圖私利的；只明道義，不計功業的。所以孔子的門人，那怕是五尺高的孩子，也知難爲情說着五霸的，因爲他們是先講詐術，後用仁誼的啦！他們只苟且做了詐事，所以不能稱道在大君子的門下。五霸比着旁的諸侯，固然是好些，但是比之於三王，卻像拿石頭來比美玉一般呢！」武帝道：「是的。」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節司馬相如傳）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楚之長，常效貢獻，不敵墮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路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

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毋忽。

【註釋】
●今四川省地。漢書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蒙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乃遣相如賁蒙等。因臨告巴蜀民。
●古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
●漢時敦煌以西之諸國。
●今

廣東縣名。漢爲南越國都。後井入南海郡。東越伐南越。漢救之。南越因遣子入朝。①音傑。漢爲犍爲郡。即今四川宜賓縣。 ②衆人向慕也。 ③指唐蒙。 ④指起軍法。誅渠帥。 ⑤古時招兵。盡舉烽火。夜燔燧。 ⑥編戶口。列姓名也。 ⑦古時行封。剖符節以爲信。 ⑧圭。同圭。古時錫爵。以青白二圭。可分可合。白圭藏於天子。青圭歸於諸侯。 ⑨甲宅在帝城之東也。 ⑩遺令名也。 ⑪抵罪誅戮也。 ⑫號也。 ⑬誠信無僞之使也。 ⑭責讓也。 ⑮擢官名。 ⑯耕種之時也。 ⑰亟急也。縣有權夷曰道。

【語譯】告巴蜀的太守：蠻夷專橫暴虐，不征討他很久了。時刻來侵犯邊境，煩勞諸位士大夫。皇上從即位以來，撫慰天下，把中國安定了，然後出兵去打匈奴。匈奴的單于王，非常駭怕，情願聽皇上的話，叩頭求和。康居西域兩國，把國內的珍寶貢獻進來。於是皇上就移師向東，把反叛的閩越王郢殺死了。南越被東越所伐，皇上就派兵去救，他們也知道恩德，遣太子入朝。南夷和西夷的君長，都爲皇上服役，不敢怠惰，伸長了項頸，立直了脚跟，熱烈地企望着，想做皇上的臣子；但因路太遠了，隔着山河，不能親自來罷了。叛亂的人已定了罪，有功的卻還不會賜賞過，所以差了中郎將唐蒙前來賞賜；發巴蜀的士卒各五百人，以守衛幣帛和保護使臣的，並沒有用兵戰鬥之意的。現在聽說他還在調遣兵馬，制定軍法，驚動了你們的子弟們和年長者；郡守也替他轉運糧食。這些都不是皇上的主意呵！但那一批應當同行的人自相殺害逃亡，終也不是人臣所做的事。

那在邊郡的百姓，只要一聽到烽火的警報，大家就拿了弓箭和刀槍趕來，滿面流着汗，恐怕落後，冒着刀槍流矢的危險，一點沒顧盼，也毫不遲疑，每人都極憤慨，像報自己的私仇一樣的去撲滅亂事。這難道是因爲他們喜歡死不顧活，而是和巴蜀不同君主的壞百姓嗎？不是呵，也無非是因爲他們見解深遠，能急國家的禍難，而樂於盡人臣之道罷了！所以對於功臣，一定要封給他們土地和爵祿，做到通侯，住在帝城東面的第宅中。死後還可以

遺芳後世，且把土地傳給子孫，行事非常忠敬，職務很安逸，名聲傳到無窮，功烈也永遠不滅。所以一批賢人君子，雖把自己的肝腦棄在地上，血液洒在野草之中，也所不辭的啊！現在一批奉幣的士卒到了南夷，就自相殺害，以致逃亡當誅，無名而死，被稱爲最蠢笨也沒有了。連他們的父母也受着恥辱，被一班天下人所見笑。唉！這兩種人的度量，真差得多遠啊！——話雖如此，不過也不全是他們的緣故呢！父兄不預先好好教訓，子弟們不肯好好遵守，沒有廉恥，便產生了不純厚的風俗，所以也真難怪他們犯罪被殺了！我皇上既不同意那種使臣和官吏，也很哀憐蠢笨不良的百姓，所以特又派遣了誠信的使臣，把發兵的事告訴你們知道，並且處罰那批人以不忠之罪，對於三老孝悌的鄉官，也該受教誨不好的譴責。當今正是種田時候，不便召集你們百姓，近的縣份，已經親口告訴了他們，但怕遠地山鄉裏的百姓還不曾聽到，所以又用檄文傳到荒僻的郡縣，望你們都該清楚了。皇上的意思，再不得輕忽了！

張敞條奏昌邑王狀（節昌邑王傳）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

綉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闕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臯。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臯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臯聲。臣敞闕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註釋】 ①姓張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徙茂陵。宣帝時官中大夫。以忤霍光。出為函谷都尉。又徙山陽太守。 ②漢宣帝年號。 ③音納。謂每且一內之也。 ④食物之外。皆不得妄有出入。 ⑤選述也。令其宮中清淨。不得妄有異人也。 ⑥風痺疾也。 ⑦柱後惠文法冠也。 ⑧插筆於首也。 ⑨賀之子女。名持轡也。 ⑩官名。金吾。鳥名。主雞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⑪人名。附音敷。 ⑫不狂似狂也。如白癡然。 ⑬謂於法不當為此也。蓋當時常語。 ⑭急也。 ⑮喜好也。由從也。

【語譯】 臣敞在地節三年五月中，去察看從前昌邑王的居宅。故宮中的奴婢在他宅中的，共有一百八十三人。關閉了大門，只開一扇小門，置廉吏一人，替他們領取財物，和每天購進一次食物，除此之外，都不能出入。又有「督盜」一人，專管查察往來人等的，用王家的錢財，招募些士卒，使他們清清宮中，防備盜賊的。臣敞屢次差丞

吏前去查察。四年九月中，臣敏又親自進去視察居處，見故王年可二十六七，面青黑色，目是小的，鼻端尖銳下垂，鬚眉很少，身體卻長大，只是患着瘋病，行步很不便，穿了短衣大褲，戴起惠文冠，佩着玉環，頭上插着筆，拿了文牘前來趨謁。臣敏和他在中庭中坐談，一方面察看他的妻子奴婢。臣敏要觀察他的意旨，便把惡鳥去感觸他，說道：『昌邑縣的梟鳥很多呢。』故王回答道：『是的，從前我賀西面到長安去，卻沒有梟鳥再來，等到東歸時，回到濟陽，方纔再聽得梟聲呢！』臣敏檢閱到故王的子女名持鬻的，故王便跪在地上，說道：『持鬻的母親，就是嚴長的孫女。』臣敏所以知道執金吾嚴延年的號叫長，他孫女名叫羅紉，從前做過故王的妻子的。察看故王的衣服言語跪起，都像白癡，呆笨得很。妻子共十六人，兒女二十二，其中十一個是男，十一個是女，現在冒死奏上名籍，和奴婢財物簿等。臣敏從前上的書，說昌邑哀王處歌舞的，像張修等十人，並沒有兒子，又不是姬人，但只良人，並沒有官名，王死後，應當罷歸的。太傅豹等卻擅自留在宅中，要把他做哀王的園陵中人，於法是不該如此的，便請他罷免歸家。故王聽了這話道：『中人守園陵的，有疾的不當醫治，互相殺傷的，也不當依法治理，意思要令他速死，你太守爲甚麼要罷免他呢？』他那天資喜歡亂亡，終見不到仁義，竟致於此呢！

朱買臣傳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

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食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

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廩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費用事。湯尙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爲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註釋】 ①即今江蘇吳縣。 ②讀若刈。斫也。 ③同謳唱歌也。 ④設汝下同。 ⑤音反。食之也。 ⑥謂買臣身自充卒。而與計吏將重車。載衣食具之車。曰重車。 ⑦求也。 ⑧音工。大反。 ⑨忌子。會稽吳人。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爲中大夫。 ⑩郡名。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⑪薛人。字季。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以賢良爲博士。免歸。元光中對策擢第一。拜爲博士。元朝中爲丞相。封平津侯。 ⑫國名。今福建閩侯縣地。 ⑬居保爲保守之以自固也。泉山在今浙江江山縣南。周數百里。亦曰泉嶺山。或曰仙霞嶺。即泉山。 ⑭郡名。今江蘇東部浙江西部皆其地。治吳。 ⑮船之大者。船上有樓也。 ⑯待也。 ⑰顯示也。 ⑱大言也。 ⑲守邸丞也。漢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 ⑳說讀悅。里居已佚。 ㉑杜陵人。見時爲父守舍。見盜肉。父怒。營之。湯輩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傅委書訊鞠。論報具獄。磔鼠堂下。文辭如老吏。武帝時拜大中大夫。治獄務深文刻酷。爲朱買臣所陷。自殺。死以管之也。

●謂不動容以禮之也。●謂致

【語譯】朱買臣號叫翁子，是吳縣人。家道很窮，喜歡讀書，不管產業的，往往砍些柴，販賣了過日子。就是挑柴行路的時候，也要一路誦讀。他的妻子也時常揶揄着，跟他在一處走的，屢次阻止買臣，不要在路上唱歌，買臣卻越加大聲唱起來，他妻子很難爲情，請求要離異他了。買臣笑道：『我年紀到了五十歲，便應當富貴的，如今我已四十多歲了，你吃苦吃得好久，等我富貴以後，報還你的功罷。』妻恨怒道：『像你這等人，終究是要餓死在溝中的啦！怎能夠富貴呢？』買臣留不住他，便聽由他自到別家去。後來買臣只獨自行歌在路中，有一天，挑柴在墳墓中間，他從前的妻子和後夫正在一同上墳，看見買臣又餓又凍，便喊他去，給飯和湯他吃。過了幾年，買臣跟着解送報銷帳的委員，做個差役，替那委員推了重車子到長安去。他便到闕下去上奏章，上了好久沒有回報，他等待詔書在屯積公車的官署中，弄得吃用都沒有，那些解帳官手下的差役，輪流討吃些來給他。恰正他有個同鄉叫嚴助的，這時已高貴有權勢了，便推薦朱買臣，皇上召見他，他便說春秋楚詞一類書。帝很歡喜他，就拜買臣做中大夫和嚴助一同做侍中。這時候剛巧建築朔方郡，公孫弘勸諫，以爲是弄窮中國的。皇上就差買臣難倒公孫弘，他那話記在公孫弘傳中，後來買臣因犯法免了官。過了好久，方纔再召進去，待詔在公車署中。這時東越屢次反叛，買臣因而就說：『從前的東越王，本是保守泉山的，那山一人守了險，便有千人也不得上去。如今聽說東越王又搬到南面去了，離泉山有五百里，住在一所大澤中。現在只發兵過海去，直向泉山方面，排齊船和兵卒，像席捲般的向南行去，便可以破滅了。』皇上便拜買臣做會稽太守，上對買臣說：『富貴了不回故鄉去，真好比

穿了錦繡衣服，在夜中走路。如今你怎麼樣呢？」買臣便頓首辭謝。皇上便吩咐買臣：「到了郡中，要造起樓船，預備糧食和水戰的器具，等有詔書到了，纔可和軍隊一同前進。」當初買臣免除官職，等待詔書的當兒，時常跟着會稽會館中看守的人，借住在那裏吃飯的；等到拜做太守了，買臣仍舊着了從前的舊衣服，胸前藏起印同印帶，徒步走到會館中去，適值解帳的時候，凡是會稽郡的委員，剛巧都在那裏宴會喝酒，不去留心買臣，買臣便一直走進室中去，看守會館的，仍和他一同吃飯，吃得快飽了，買臣便稍微露出他的印帶子來，看守會館的見了奇怪，便走近去拉他的印帶子，看他的印，原來是方會稽太守的印章。不覺吃了一驚，便出去告訴解帳的那些委員，他們都酒醉了，大呼道：「這是謬說罷了！」看會館的道：「你們姑且來看看再說！」於是他的老朋友素來看不起買臣的，都進來看他了，看清楚後，便回出來大呼道：「實在是！」於是坐中諸人都吃驚萬分，齊去告訴會館中的值年管事人，便大家排列在中庭拜見新太守；買臣緩緩走出門外去，隔了一刻，果有長安驛吏坐了四隻馬的車子來迎接買臣，買臣便坐着傳送官員的車子望前去了。會稽郡聽得新太守將到，就打發民夫掃除道路，各縣官吏，都大家出來迎送，車子不下一百多乘。既進了吳縣地界，碰見他從前的妻子，正和後夫在那裏打掃，買臣便停住車子，教後面的車子，載了他夫妻兩個，同到太守的官舍中去，使他們住在後園中，供給他們的食物。住了一月，他從前的妻子便自己吊死。買臣便給些錢把他的後夫，教他好好安葬。又通統招那些老朋友，和曾經給過東西自己吃的，及有好處的，都還禮不迭。過了一年多，買臣受了詔書帶兵出去，和橫海將軍韓說等，一同去擊破東越，很有功勞，便召進京去，做個主爵都尉，位子列在九卿中；過了幾年，又因犯法免了官職；後來又做丞相那裏的長史。那時張湯正做御史大夫，當初買臣和嚴助一同做侍中的時候，很尊貴有權勢，這時張湯還只做個小吏，趨

走在買臣等面前呢！後來張湯拿廷尉的職分，審理淮南造反那件案子，便陷害嚴助，買臣因此很怨恨張湯。等到買臣做了長史，張湯屢次代理丞相的事務，知道買臣素來高貴的，便故意陵折他。每逢買臣去見，張湯卻只管坐在匡牀上，一些沒有招待的禮節，買臣怨他便越加深了，時常想弄死他。後來便告發張湯私下幹的壞事，湯便自殺，皇上因此也就誅殺買臣。買臣的兒子名叫山拊，官也做到右扶風郡的郡守呢！

東方朔傳〔節〕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

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極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囊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囊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鳥哺鷄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

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梳。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𦉳𦉳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𦉳𦉳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註釋〕 ●縣名。故城在今山東陽信縣。 ●謂不拘常次而超擢之也。 ●銜。行賈也。濫。亦賈也。 ●謂天子已聞其所上書。而罷之令歸也。 ●冬。天三月也。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故云。 ●謂遙擊而中之。非刺也。 ●謂進退士衆之節也。 ●干路之言。可使有勇。再。子路之言。無宿諾。 ●縹。列次也。 ●衛人。古之勇士。 ●吳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騶馬追不能及。 ●齊人。仕爲大夫。少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 ●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過水而死。或曰卽徵生高。 ●以爲大奇也。 ●古官署名。有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以符詔也。 ●朱儁。冠人也。儼之御驕者。 ●未央宮前門也。因爲銅馬。故曰金馬門。爲學士符詔處。 ●謂令銜數家。開射覆器下所置各物也。 ●爬蟲名。體扁平。色灰暗。有四足。趾端平潤。善附著他物。游行牆壁等處。捕食昆蟲。有益動物也。 ●音子。食器也。 ●進也。 ●分也。 ●跂。行貌。脈脈視貌。 ●似守宮。在澤中者曰蜥蜴。 ●謂倡優之得幸者。 ●賈也。 ●通榜。擊也。 ●芝菌之屬。淋瀝之日。著樹而生。 ●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數數敷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 ●音慕。自怨痛之聲也。 ●丁骨反。吐責之聲。 ●隱。謂隱語也。 ●音口。凡鳥喙子而活。

者爲疑。生而自啄者曰雞。○俄。卽俯字。低也。啄。鳥嘴也。○和韻之言也。○音銀。○言鬼神尙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也。○浸淫也。○謂三伏日也。○朝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朝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也。

【語譯】東方朔號叫曼倩，是平原郡厭次縣人。漢武帝初卽位的時候，徵求天下人，選舉方正賢良和有文學材力的士，拿「不按规定例升遷的名位」待他們。四方能文的士，多有上書言得失的。他們自己誇張實能的，差不多總要從千位數上去呢！那其中夠不上采用的，動不動就回報他：「聽得了你回去罷！」東方朔初來的時候，上書道：「臣朔從小歿了父母，是依靠兄嫂長養成的。年十二歲方纔讀書，三冬讀的文史，都已夠用了，十五歲學擊劍的法子，十六歲讀詩書二經，共誦二十二萬言，年十九歲，學着孫吳的兵法，和戰陣的器具，鉦鼓進退兵士的教訓，也誦得二十二萬言。臣朔原來已讀得四十四萬言了；又時常佩服子路，可使有勇的說話。臣朔現年二十二歲，身長九尺三寸，眼睛像懸的珠子，牙齒像編的貝，勇敢像孟賁，敏捷像慶忌，廉儉像鮑叔，信義像尾生，像了這麼，真可做天子的大臣了。臣朔冒昧了死罪，再拜拿他奏聞！」獨有東方朔的文辭，是並不謙遜的，很高的自己稱道，皇上贊他氣概很大，令他待詔在公車署中，俸祿很薄，又不能被皇帝查察召見，過了好久，東方朔欺騙驕從中一個矮小的道：「皇上因爲你們沒有益處在縣官那裏，你們耕田力作，本不及他人，做官又不能治百姓，從軍去攻打胡虜，又擔當不起兵事，並沒益處在國用上，徒然耗盡衣服食用，如今要一概殺掉你們了！」那矮人聽了這話，恐怕得利害了，便喊哭起來；東方朔教他們道：「你們只要趁皇上走過這兒，磕頭請罪，便可免死了！」過了不久，聽說皇上要來了，矮人等便都哭泣磕頭，皇上問他：「做甚麼？」他們回答道：「東方朔說皇上要一概殺掉我們呢！」皇上知道東方朔是滑稽多端的，便召問朔道：「你爲甚麼嚇那些矮子？」東方朔回答道：「臣朔生也要說，死也

要說，那矮子身長只有三尺多，卻也是一袋米的俸祿，錢二百四十文。臣朔身長九尺多，卻也只有一袋米的俸祿，錢二百四十文。那矮子飽得要死，臣朔卻餓得要死，如果臣的話可以用的，請把異禮相看；如果不可用的，請就放他回去，不要教他徒然耗了長安的米。」皇上便大笑，因教他待詔在金馬門那裏，稍得親近些皇上。武帝有一天使許多術數家猜蓋在盆子下的東西，放個壁虎在盆子下，讓他們猜，都猜不中。東方朔自己唱名進去道：「臣曾經學過易經的，請猜這個，便分別了著草，布成卦畫回對道：『臣當他是龍吧？卻又沒有角的，叫他是蛇吧？卻又有脚的，跛跛脈脈地會得沿着牆壁上走，這不是壁虎，定是四脚蛇。』皇上道：『是的。』便賞賜他十四緞子，再教他猜別的東西，也都接連猜中的，中了便賞賜緞子。這時候有個皇上喜歡的戲子，叫郭舍人，也是說笑不完的，常常侍奉在武帝的左右，因道：『朔是癡的。幸而猜中罷了，不是實在懂得術數的，臣願意叫朔再猜，朔如能猜中了，臣願意挨打一百記；如猜不中，臣應當賞賜緞帛。』便把盆下蓋着樹上的菌，令朔猜着。東方朔道：『這是頭上頂東西的小草圈兒。』舍人道：『可是得！我原知道朔猜不中的。』東方朔道：『生的肉，名叫膾；乾的肉，名叫脯；生著樹上的，叫芝菌；在盆下的，就像小草圈兒。』皇上便吩咐旁的戲子監打舍人一百下，舍人吃不起這痛苦，便大喊叫痛。東方朔笑道：『咄口沒有毛，聲音響響的，臀骨倒益發高了！』舍人怒道：『朔擅敢譏笑，隨從天子的近臣麼！這罪便該當棄市。』皇上問東方朔：『你爲甚麼要笑他？』東方朔答道：『臣並不敢說笑他，不過和他作個謎語罷了。』武帝道：『謎語甚麼說呢？』東方朔道：『那口沒有毛的，就是狗洞呢！聲音響響的，就是烏哺他小鳥呢！臀骨益發高的，是鶴低頭啄食呢！』舍人不服，因道：『臣願再問朔幾句謎語，他如果不知道，也應當要打他的！』便暗做諧聲的語道：『令壺醜，老柏塗，伊優亞，標吽牙，是說甚麼？』東方朔道：『令就是命。壺是盛東西的，醜是齒牙生得

不正，老是人們敬重他的，柏就是鬼廷，塗是漸次浸溼的路，伊優亞是話說不定，狝呷牙是兩隻狗爭鬪。』凡舍人所問的，朔應聲便回對，變詐百出，沒有能說窮他的。左右人等都大吃一驚。皇上便使朔做常侍郎，因得十分愛幸。過了很久，正值秋天了，下詔賞賜跟從的官吃肉，那些大官到太陽晏了還不來，東方朔便獨自拔起劍來割那肉，對他的同寅道：『伏日應當早回去的。請諸位受賜罷！』便懷着肉回去。大官便把這事奏聞皇上，東方朔入朝時，上問道：『昨日賞賜吃肉，你不等詔書下來，便用劍割了肉回去，是甚麼道理？』東方朔脫去了帽子叩謝。武帝道：『請你先生起來自己責備自己。』朔便再拜道：『朔來，受賞賜不等詔下來，爲甚麼這樣無禮拔劍割肉，爲甚麼又這樣勇敢割了不多，又爲甚麼這等廉儉回去送給細君，又爲甚麼這等仁愛！』皇上笑道：『使你先生自責的，倒反自己稱贊了。』便再賜他酒一石，肉一百斤，叫他回去送給細君。

漢武帝微行〔節東方朔傳〕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
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
羆。馳騫禾稼稻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

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徼行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以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粱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

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三六}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殿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詳釋】
 ① 出行而不使人知也。
 ② 縣名。故城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③ 亦名黃龍山。在陝西興平縣北。
 ④ 宮名。在陝西整屋縣東南。
 ⑤ 宮名。在長安城東南。
 ⑥ 音糾。酒新熟以祭宗廟也。
 ⑦ 曹壽也。向武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⑧ 稻。有芒穀類之總稱也。菰。音庚。稻之不黏而晚熟者也。
 ⑨ 武帝太后所居宮也。
 ⑩ 謂天子之意旨也。
 ⑪ 微。遮繚也。循行視也。所以戒備非常也。
 ⑫ 謂休息易衣之處也。亦置宮人。
 ⑬ 宮名。在昆明池西。
 ⑭ 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
 ⑮ 卽晉陽也。宮名。在鄠縣境。
 ⑯ 字子贛。趙人。後坐事誅。
 ⑰ 謂舉計其效籍簿籍也。阿城。卽阿房宮。以其牆壁畢廣。故曰阿城。
 ⑱ 讀如周寧。縣名。卽今陝西整屋縣。
 ⑲ 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
 ⑳ 讀曰價。
 ㉑ 屬。連也。
 ㉒ 卽三輔也。因其時尙未改爲京兆。馮翊。扶風。故。
 ㉓ 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
 ㉔ 謹也。
 ㉕ 堂下周屋也。
 ㉖ 師古曰。中周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

非必爲京兆。馮翊扶風也。⑤卽終南山也。⑥汧水名。源出陝西隴縣西北。隴卽隴坻。亦在陝西隴縣西北。⑦謂商縣上雒縣也。其地卽今陝西商縣。⑧謂河內河南河東也。⑨二水名。涇水源出甘肅化平縣西南大關山。東流入陝西境。渭水源出甘肅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南流入陝西境。入黃河。⑩高平曰陸。海者萬物所出。關中地高。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⑪原本也。謂不能說盡其根本也。⑫卽蛙字。⑬卽在今陝西鄠縣境。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⑭謂田獵也。⑮不當作亦。無陸之與。謂天子富貴無限。言此種田獵亦足以危及天子無限之富貴也。⑯謂紂於宮中作九市也。⑰謠名。在今湖北監利縣西北。靈王作章華臺。卒有乾谿之禍。⑱秦階。三臺也。每臺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

【語譯】當建元三年的時候，武帝起初出來微行：北面到池陽，西面到黃山，南面打獵在長楊宮，東面游到宜春宮，微行常在薦過新酒以後，約在八九月間，和侍中常侍的武騎，以及隴西北地來待詔的那些良家子能騎射的，約在殿門口相會，所以有期門的名目，就是從這時起的。微行出來的時候，常在夜間更漏下了十刻以後，往往總自稱是平陽侯，到天快亮了，便到了南山下面，騎馬射那鹿，豕，狐，兔各走獸，甚至空手格殺那熊，鶻，跑馬踏傷了人民的禾稼稻稈，人民便都喊叫唾罵起來，大家聚會了，親自告到鄂杜縣的縣令那裏，縣令便趕去要見平陽侯，許多武騎便想用馬鞭子打他。縣令便大怒，使胥吏喝住那些打獵人等，有好幾騎被縣令拘留的，便用乘輿上的東西給他看。過了好久，纔得回去。時常隔夜出來，到明天晚上纔回宮。後來微行，每帶了五日的糧食，會朝在長信宮中，皇上非常快樂。從此之後，南山下人民方纔知道皇上屢次來微行的，但是還礙着太后的命令，不敢到遠處去，丞相御史知道了皇上的意旨，便使右輔的都尉巡查長楊宮以東的地方，右內史打發了小民，一同伺候在會所，後來又私下設了更衣處，從宣曲宮以南十二所中，日間便休息更衣，夜間便投宿在宮中，長楊，五柞，倍楊，宣曲這些宮中，越加多去的。於是皇上以爲道路遙遠，很是勞苦，又做了百姓的憂患，便差太中大夫吾丘壽王，和待詔

中能算帳的兩人，一同去計算數目，造成簿籍；從阿房宮以南，蓋屋縣以東，宜春宮以西，總算四封以內的田畝，和他的價值，要想改做上林苑，一徑接連着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造了表點清屬縣的荒田，把他賠還鄂杜縣的人民，晉丘壽王上去奏明這事，皇上大樂意贊好。這時候東方朔恰正也在旁邊，便進諫道：「臣聽說能夠謙遜靜謹的，天表面上的應驗，應他拿福氣；驕傲奢靡的，天表面上也有應驗，應他拿災異。如今你陛下造了廊屋和臺榭，恐怕他不高，射獵的地方，恐怕他不大，如果天沒有變異，那末上林苑雖然小，臣還以為大呢！那南山是天下的險阻啦！南杜呢？倘若奢侈逾制以後，天一定要表示變象的，那末上林苑雖然小，臣還以為大呢！那南山是天下的險阻啦！南有長江、淮水，北有黃河、渭水，他的土地從濟水、隴坻以東，商縣、上雒縣以西，很是肥沃，物產也很富饒，漢朝興起以後，去掉三河的地方，到霸產西面來，建都在涇渭二水的南面，這直所為天下的陸海呢！秦國所以能夠虜西戎，併吞山東諸侯的啦！他的山中，出產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和異類的物品，數也數不清，也不能窮究他的根源，這種物品，都是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首求給足的。又有秬、稻、黍、粟、桑、麻、竹、箭等，也非常富饒，土地中宜種生薑、芋、芡，水中多生蛙類、魚類，貧窮的，得以家給戶足，沒有飢寒的憂患，所以酆鎬之間，稱為肥土，他的價錢，每畝值一金。如今把他規定做成苑，絕滅了陂池水澤的利益，卻取人民膏腴的土地，上面便沒有國家的用度，下面便奪了農桑的事業，棄掉成功，去做敗壞的事，損耗着五穀，這是不可以改成苑圍的第一種原因。而且使荆棘中的樹木茂盛起來，長養了麋鹿，擴大狐兔的苑圍，擴充虎狼的邱墟，又壞人家冢墓，拆人家的室廬，使得幼弱的，想念舊土，戀戀不忘，耆老都泣涕着很悲傷，這是不可以改的第二原因。拆壞了，卻再要造起來，四面打起牆來，作為苑圍，用馬東西跑着，用車南北走着，又有深溝大渠，這種一天的快樂，也很足以危及天子無限的富貴呢！這是不可以改的

三原因。所以專講究範圍的大，不體恤農時，不是所以強國家，富人民的法子呢！從前殷紂作九市在宮中，諸侯便背畔他，楚靈王起了章華臺，楚民便散亂，秦朝建造了阿房的殿，天下就反亂。我糞土愚臣，敢不貪生，觸犯死罪，背逆你皇上的意思，冒犯隆崇的諭旨，罪該當萬死，但不勝這種大願，卻願陳說秦階六符的道理，觀察天變，這是皇上不可不覺悟的。」這天便奏秦階的事情，武帝便拜朔做太中大夫給事中，賞賜黃金一百斤。然而武帝終究起造上林苑，像壽王的所奏的！

東方朔上壽〔節東方朔傳〕

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右左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

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自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

【註釋】①音盧。隆慮公主。武帝妹也。②主之傳姆也。③署名在宮內。④決其罪也。⑤謂其老乃有子。明其晚孕育也。⑥周書洪範之辭也。⑦讓責也。⑧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⑨言所上壽豈謂時乎。⑩謂小便也。

【語譯】過了好久，隆慮公主的兒子昭平君，配了武帝的女兒夷安公主。隆慮公主害病的時候，因怕自己不能保，兒子將來不免妄作妄爲，便把黃金千斤，錢千萬，預先替昭平君贖那死罪。武帝允許了他。後來隆慮公主死了。昭平君果然一天驕似一天，一日，因酒醉，殺死夷安公主的保姆，拘繫在內官那裏，因爲他是公主的兒子，廷尉便上奏章請訓，請武帝自己定罪。帝的左右人等，都給他說情，說：『他事前早已贖過死罪的了，你陛下又是應許他的。』武帝道：『我妹子到年紀老了，方纔生這一個兒子，死的時候，又把他囑託我的。』因此爲他落淚歎氣，過了好久，又道：『法律是先帝創造的。因爲我妹子的緣故，破壞先王的法律，我還有甚麼臉面走進高帝的宗廟呢！而且在下又對不起萬民！』便允許了他的奏章，一面又哀痛得不由自主，連左右人等，也個個都悲哀起來。當這時候，東方朔卻上前去獻壽酒道：『臣聽說聖王的爲政，賞賜既不避冤家，誅罰也不分骨肉的。所以書經洪範上說：

「沒有偏袒，沒有私心，王道是坦平正直的。」這兩句話，是五帝所注重，三王所難做到的。如今你陛下卻能幹得，所以四海之內，那怕兆民的多，也都各得其宜了。這是天下很邀幸的。臣朔所以捧了酒盃，冒着死罪，再拜上這萬歲的壽酒。」皇上便立起來，走進宮禁中去。稍停一刻，又召見東方朔，責備他道：「古傳上說：『是說話的時候纔說，人們自然不厭惡他的說話。』如今難道是你先生應當上壽酒的時候麼？」東方朔便免冠叩頭道：「臣聽說快樂過度了，陽氣就要滿溢的；悲哀過度了，陰氣就要減損的。陰陽變更了，心氣便要動；心氣既動，那末精神渙散，邪氣就乘虛而入了。能夠消憂的，最好是酒，臣朔所以奉觴上壽的，一來表明陛下公正不偏，二來也所以止你皇上的悲哀罷了！臣愚得不知甚麼忌諱，這罪真該萬死！」在這事以前，東方朔曾經喝醉了，走進殿中去，就在殿上小便；大臣彈劾他大不敬，便下詔免掉官，貶做庶人，待詔在宦者署中，因這一對，便再做中郎，賞賜綢帛一百匹。

東方朔辟戟之諫（節東方朔傳）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

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自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

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鞫。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妄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註釋】●寶太后之女。景帝姊也。○今山東縣名。屬東臨道。陳午蓋封侯於此。故稱堂邑侯。館陶縣在其北。○音發。美隨也。○謂用算也。

○謂蒙金帛之府藏也。○謂不審此數者。皆恣與之。謂始告也。○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東。○楚人。字綵。後徙安陸。文帝時爲中郎將。

數直言極諫。與鼂錯有隙。會七國反。盜請誅錯以謝之。後爲人刺死。○謂何以自安處也。○以用也。謂不知用何計也。○漢文帝所立廟也。

遺址在今陝西長安縣東。遼顧見城。故名。○謂有叢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亦在其間。上須躬親行事。當有宿宮。○寶太主。國在長門。長門

在長安城東南。故名。○謂既別得賞賜。又有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讀曰碎。○主公園中有山。謄不敢稱第。故託山林也。○賤者之服

也。敵同蔽。古無橋。席地而坐。廚夫跪以執事。故服蔽膝之物。以禦垢。蔽膝以韋爲之。所謂蔽也。○俱音耳。珠玉飾耳者也。○狀形貌也。無狀。言

所行醜惡無善狀。○往也。○賤人之服也。幘。猶髮之中。傅者也。幘。即今之臂膊也。○謂進傳請辭也。○卽庖人。○上者。上殿也。○猶

也。遇火災。待婢不出而死也。○謂敬其節直也。○齊桓公臣。自宮以事桓公。後與易牙爲亂。○善調味。烹其子以事桓公。後與豎貂爲亂。

也。魯桓公子。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齊人歸之。及審自縊。僖公乃定位。○卽管叔

蔡叔。周公兄弟。被周公所誅。○漢文帝陸。在陝西長安縣東。

【語釋】起初武帝姑母館陶公主，就是大家都喊他寶太主的，原是堂邑侯陳午配給他，陳午死後，公主便寡

居，年紀已五十多了，卻還近幸董偃。董偃是甚麼人呢？他本和母親賣珠寶爲業的，偃年紀十三歲時，便跟了母親出進公主家中，左右婢女說他相貌生得好，公主便招他進去相見，見了對他母親說：『我來替你撫養。』因此就留在宅中，教他寫字打算盤，和選馬的方法，趕車子射箭的技術，後來也讀了許多傳記，到了十八歲上，便戴帽子成人，凡公主出外，就替他搦馬韁繩，回家來，便伺候公主，一刻不離的，他爲人很是溫柔愛人，因爲公主的緣故，諸名公卿都和他來往，聲名傳滿在京城，大家都喊他叫董君。公主因就教他散些錢財，交結士子，吩咐管庫的道：『董君那裏發出去的，每天要是滿了黃金百斤，銅錢百萬，綢緞一千匹，方纔來關照我，不然，儘管給他就是了。』

安陵人有個名爰叔的，是爰盎阿兄的兒子，素和董偃要好的，對偃道：『足下私下服侍了漢室的公主，辯了料不出的大罪，將要就這麼安處下去嗎？』董偃害怕道：『我愁這事已經好久了！不知道怎麼纔好？』爰叔道：『文帝造的顯城廟，離皇宮很遠，又沒有宿宮，中間又有菽竹和籍田，是皇上時常要來遊行，親自耕種的，應當要建設宿宮纔好，足下爲甚麼不關照了公主，教他獻上那長門園呢？這是皇上所喜歡的。這麼一來，皇上必定知道這計是你出的，那末你可以安枕睡覺，永遠無悲慘的不快事了。如果不然，長久下去，皇上也要教你獻的，你以爲怎樣？』董偃叩首道：『依你話！』便進去和公主說明，公主就立刻奏獻上去。武帝非常快樂，改名竇太主的園叫長門宮。公主也很快樂，使偃拿黃金百斤送給爰叔。爰叔因又替董君打算見皇上的計策，先教公主託病不去朝見，皇上便親自來候病，問：『可要甚麼？』公主辭謝道：『妾幸蒙你陛下的厚恩和先帝的遺德，得以奉朝請的禮節，備臣妾的儀注，列爲公主，既得了賞賜，又收用食邑的租稅，這等恩義，真隆重如天地一般，到死也無從塞責，一旦倘猝然不能任灑掃的職務，先你的狗馬填在溝壑中，私心很有一椿恨事，這是妾禁不住的大心願，願甚麼呢？願你陛下有時忌卻萬事，養精神，可否從中掖庭回鑾的時候，順便屈駕到妾園中來走一遭，使妾得獻觴上壽，在皇上左右娛樂一番，能夠這般了纔死，那還有甚麼恨呢？』武帝道：『公主，這有甚麼愁，將來病好了，朕自然會來的，只恐怕羣臣從官很多，要你公主大破費呢！』皇上便回宮。過了沒多日子，公主病又好了，去宮中引見以後，皇上便拿錢千萬賜給公主，說：『要跟公主宴飲呢！』過了幾天，皇上便親臨公主園中，公主感激萬分，便自己著了身廚娘的衣服，引導皇上進去，登上階沿，就了坐位，坐還沒有坐定，武帝道：『願意引見你這裏的主人翁。』公主便急忙走下殿，去掉簪子耳環，光著地，叩頭謝道：『妾沒好樣狀，辜負了陛下，身當伏法誅滅的，陛下卻不拿法來治他，』

謹叩頭請死罪。』有詔謝公主不要這麼！便戴簪著履起來，到東箱去，自引董君出來。董君戴了綠頭巾，手臂上套起皮袖子，跟了公主伏在殿下，公主便贊禮道：『館陶公主的庖人，臣董偃冒昧了死罪，再拜謁見皇帝萬歲。』因叩頭謝皇上，卻爲他起立，有詔賞賜衣冠，命他上坐。董偃纔起立，走去穿著衣冠，公主又親自捧了食物進酒。當這時候，董君被武帝看重了，連名字都不喊，喊他主人翁，非常榮幸，飲酒便異常的歡樂，公主便請求賜給那些跟來的將軍列侯從官等，各有若干金錢雜繒。因此董君的貴寵，天下沒一個不知道，郡國中弄狗馬的，踢球的，和那些劍客，都像車輻般湊來；董氏又時常跟從皇上遊戲在北宮中，跑馬在平樂宮那裏，看鬪雞踢毬的會，賽狗馬的跑，武帝非常歡喜他。於是皇上又替寶、太子擺酒在宣室中，差引見的引導董君進去；這時候東方朔正挺戟立在殿下階側，他便拋掉戟，上前奏道：『董偃有可殺的罪三種：董偃拿人臣的名義，敢私侍公主，這是他一種死罪；敗壞男女的風化，淆亂婚姻的禮制，有傷先王的制度，這是他兩種死罪；陛下年紀正當壯盛，方且要積思在六經上，留心着王事，追趕從前唐虞的政治，折節三代的教化上，董偃卻不知依經書勸學，反拿靡麗算好，奢侈算事體，盡那狗馬的歡樂，窮極耳目的情欲，行那邪曲之道，開那淫僻之路，這是國家的大賊，人主的大賊呢！董偃甘爲淫首，這是他三種死罪；從前的宋伯姬被火燒死，諸侯都尊敬他的貞潔，怎麼了！你陛下！』武帝默然不答，停了好一回，道：『我現在已經擺好酒席了，下次再改罷！』東方朔道：『不可以的，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合法度的政事，不可進去的！所以淫亂的事情，漸漸地下去，就要變到篡弑，像豎貂、教桓公淫亂，後來終究和易牙一同爲患，慶父自己縊死在莒國，魯國方纔安全，管蔡誅滅了，周室方纔治安。』武帝道：『是的！』便有詔停止。再擺酒在北宮中，董君從東司馬門進去，把東司馬門改爲東交門，賞賜東方朔黃金三十斤，董君的寵愛，便從此一天衰似一天，到年

三十歲上便死。再過了幾年，竇太主也就死，卻仍和董君同葬在霸陵。從此以後，公主貴人便多踰越禮制的事，都是從董偃開的頭呢！

東方朔客難〔節東方朔傳〕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

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鷲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

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筭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鷙鷗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註釋】 ①朝上書陳農賊強國之計，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 ②蘇秦東周洛陽人，張儀魏人，二人同師鬼谷子，學縱橫術，秦以縱說六國，儀以橫說秦，二人俱顯名。 ③居也。 ④言著書也，古無紙，刻於竹，書於帛。 ⑤謂捧持而著之胸臆也。 ⑥漢郎中令，其下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除議郎外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⑦可造之行，言不盡善也。 ⑧言為世人所薄也。 ⑨言是非子所儲悉也。 ⑩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⑪言如帶之相逆也。 ⑫謂不可動搖也。 ⑬安也。 ⑭言前後遭遇難猜測也。 ⑮效也。 ⑯謂不得所由入也。 ⑰掌故，太常官屬，主故事者。 ⑱小雅白華之詩，言苟有於中，必形於外也。 ⑲小雅鶴鳴之詩，言處卑而聲徹於高遠也。 ⑳九皋，水澤深處。 ㉑拳拳，勤勉也。 ㉒小管仲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 ㉓猶路也。 ㉔謹讓之聲也。 ㉕益也。 ㉖冕，禮冠，玄表朱裏，頂上有版，後高前下，頂版曰延，延之前兩端有組纓下垂，貫以珠玉，後曰旒，以旒之多寡為貴賤之差。 ㉗黠，黃色也，續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也。 ㉘上古高士，嚮讓以天下，恥聞之，隱居箕山。 ㉙姓陸名通，楚人，佯狂避世。 ㉚楚人仕越，佐勾踐滅吳，功成而退。 ㉛名員，楚人，忠諫夫差，至死不易。 ㉜燕昭王之卿，率五國兵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王死，惠王使騎劫代之，殺降趙，趙封之於魏津，號望諸君。 ㉝楚上蔡人，從荀卿學帝王術，西仕於秦，始皇定天下，斯為丞相，定郡縣制，下禁書令，二世時，趙高誣斯子李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 ㉞漢陳留高陽人，謁沛公，說下陳留，號為廣野君，又說下齊七十餘城，及韓信襲齊，齊以食其寶已，遂烹之，食其證者異基。 ㉟瓠瓜也。 ㊱藜藿也。 ㊲音精勉，小鳥也。 ㊳音牽，噉也。 ㊴滅也。

【語譯】 有客詰難東方朔道：「蘇秦、張儀一見了萬乘的國君，便都在卿相的職位中，他們的恩澤，竟施及後世呢！如今你修了先王的道術，慕了聖人的仁義，讀過詩書百家的書籍，不知多少，凡是著在竹帛上的，都讀得啜

唇腐爛，牙齒落掉，還仍舊伏在案頭，不肯放下。那末勤學樂道的功效，早經分明，有的多了！自己有這種智能，天下又沒有第二個；那末真可說得見聞廣博，智識雄辯的了！但是竭力盡忠，服事着聖王，過了許多歲月，官不過做個侍郎，位不過到執戟，我料去，怕還有甚麼不好的地方吧？海內都是同胞兄弟，卻弄得沒登身之處，這是甚麼緣故呢？」東方先生長嘆一聲，仰起頭來答應道：「這原來不是你能够知道的，從前是一個時勢，現在又是一個時勢，難道老是這個樣兒不成？那蘇秦張儀的時候，適值周室的政治大壞，諸侯不肯朝貢，大家竭力爭權，拿兵出來大家擒捉，併吞成十二國，還沒有甚麼高低，能得士的，國便強，不能得士的，國便亡，所以談說的士，能够行他縱橫的方法，身子處在尊貴的職位，珍珠寶貝，充滿在家內，外面又有倉廩，餘財留給了後世，子孫長久享受着富貴。如今卻不是這樣了，有聖帝流他的恩德，天下都怕他，諸侯都服他，連了四海以外像帶一般，安穩得像倒合的盃一樣，如有變動，像盤弄在手心中，很是容易拿定，那末賢和不肖，有甚麼兩樣呢？依了天的道理，順了地的形勢，萬物都得他合宜的處所，所以撫慰他便安頓，勞動他便困苦，尊重他便爲將軍，看輕他便爲俘虜，提拔他便在青雲之上，抑制他便在深淵之下。應用他便像猛虎，不用他便像老鼠，那怕你要想盡臣節，獻殷勤，怎能知道那個是要緊的呢？像那天地的大，士民的多，竭盡了精神談說，要想一同進來的，和輻湊一般，數都數不清呢！如果竭力慕着他，必定弄得沒有衣食，甚至失掉門戶，設使蘇秦張儀和我同生在現在世上，怕連掌故的小官都做不得，那裏敢希望做侍郎呢？所以我說：「時勢不同，事情各異。」雖則如此，卻又那裏可不講修身呢？詩經上說：「在宮中敲鐘，他的聲音聽得到宮外。」「鶴在水澤中鳴，他的聲音能聽到天上。」如果能够修了身，那要怕不榮耀呢！從前太公望力行那仁義，到七十二歲，方纔被文武用着，能够發展他的議論，後來封在齊地，國祚到七百年還不斷絕。這就是一

般士子所以日夜孜孜的求學，勉力地做去，不敢鬆懈的啊！譬如像鷓鴣一般，且飛且鳴，勤苦不息的了！荀子說：「天不因人們的怕寒冷，就停止他的冬令；地不因人們的怕危險，就廢除他的寬廣；君子不因小人的議論紛紛，就改易他的行為。天有一定的軌道，地有一定的形勢，君子有一定的行為。君子是依着常道，小人只計算他的功勞。」詩經上說：「只要我自己規矩，何必要愁人們的責備？」所以也有人說：「水到極清，便沒有魚，人很明察，便沒有黨徒。」冠冕前的旒，是所以遮蔽聰明的，黃色棉花遮着耳朵，是所以閉塞聽聞的，這是眼光有不該見的地方，耳鼓有不當聽的地方，要他舉起大德，赦掉小過，不要求全責備在一人身上的意思。啾曲的弄直他，總要使他自已得到直的方法，優容了柔服他，總要使他自已尋求柔的道理，演就了去量他，總要使他自已找得分寸；因為聖人的教化，生成是這般的，總要他們自已弄得了纔好，自己弄得了，那末應用起來，便又快又多了。如今世上的士子，像土塊般躲着，沒有朋友，像空廓的房子，一身獨處，上看許由的高隱，下察接輿的佯狂，就是計謀和范蠡相同，忠義和子胥相合，不過天下和平，也只可同道義互相扶助着；那末沒甚麼黨徒，原是該應的，你爲甚麼疑心着我呢？像那燕國的用樂毅，秦朝的用李斯，酈食其的說下齊國七十餘城，說行像流水般的和順利快，曲從像環的沒有頭緒，他們所希望的，不論甚麼，都能得到。功業像丘山般的浩大，因此天下平定，國家安頓，這也是適逢其會啦！你又爲甚麼奇怪他呢？俗語道：「用竹管去張望天，用茄瓢去測量地，用蕪荳去撞擊鐘，那裏能够通他的條貫，考察他的文理，發出他的聲音來呢？」從這般看起來，好像小老鼠追狗，豬咬老虎，一去便被消滅了，有甚麼功勞呢？如今你拿下愚的資質來，非笑處士，那怕想要不困苦，原也不能够的了。這也恰正能表明你們的不知權變，卻終究疑惑着大道罷了！

東方朔傳贊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註釋】 ①漢宗室。字子政。楚元王四世孫。初爲諫議大夫。宣帝招選名儒材俊。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爲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經術。畫誦書傳。夜視星宿。數上封事。語甚切直。所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 ②謂與朔同時也。 ③成都人。字子雲。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好深湛之思。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後仕於王莽。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④言其辭義淺蕩。不足稱也。 ⑤卽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餓死首陽山。 ⑥魯人。姓展名禽。字季。居柳下。諡惠。故名。 ⑦謂容身避害也。 ⑧山名。在山西永濟縣。兩朔以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爲拙於自諫。 ⑨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終身無患。故謂其工。 ⑩謂依違朝隱。玩樂其身於一世也。 ⑪謂行時詭。而不逢禍害也。 ⑫謂逆占未來之事也。 ⑬言朔傳所以詳錄朔之言辭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忘附於朔故耳。欲明傳之所不記者。皆非其實也。

【語譯】 劉向說：『年少的時候，屢次問長老賢人，通達事理，和朔同時的，都道：「東方朔口才詼諧，善於辯論，

但不能持正論，喜歡做常人稱誦的說話。」所以後世多有傳聞得的。」就是揚雄，也以爲「東方朔的言語不是純粹足以取法，行爲不是純粹有德性，他流傳下來的風氣和遺書，都淺薄不足稱道。」但是東方朔所以名過其實者，只因爲他談達多端，並不拿一種行動著名。應對的談諧好像倡優，言語的不窮好像是智者，正當的諫好像似正直，穢污的德又好像是隱士；他看不起伯夷叔齊，卻稱讚柳下惠，警戒他的兒子要以容身避害爲尙，像餓死在首陽山的，便是笨貨，像隱着做柱下史的，便算他能幹；他飽食安步的，拿做官改變了他的農務，依了朝廷隱居，玩弄他的身世；反達了時機直言，卻碰不到禍害；也可說是滑稽中的英雄了吧？東方朔的談諧戲語，和逆占未來，暗射覆物，這些事情，都浮淺得很，是行在常人間的；然而兒童牧豎，沒有一個不奇怪他，誇張他；所以後世好事的，便取奇言怪語，都附會在東方朔身上；因此在傳裏詳錄了他的一切言辭。

楊惲報孫會宗書〔節楊惲傳〕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

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叩。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

了「竊位素餐」的詰責好久了！只因爲懷戀祿位，貪戀權勢，不能自己告退，所以遭逢這次的變故。終於被人所讒，身體幽拘在北關中，妻子禁滿在監牢中，當這時候，自以爲那怕夷滅了，也不够塞人們的責備，那裏還想得到會保全頭頸，再祭祀先人的墳墓呢！伏着想聖主的恩，真正量不出的；君子遊在道義中，所以快樂得忘掉憂愁，小人只保全了身體，便樂意忘掉罪，私下自己想想，罪過真已大了！行爲真已虧缺了！只可長做農夫完這一世了！所以親身傾了妻子，極力的耕種蠶桑，澆灌園圃，弄些產業，充官家的賦稅，不料倒再要拿這詛頭來譏誚呢！那人情所不能停止的，聖人也不禁止他，所以君父雖則極尊重極親愛，等到送他的終了，卻也有時會完結的；臣的得罪，已經三年了，只在田家苦力工作，每到冬夏時節，便燒煮些老羊小羊，拿一斗酒慰勞自己。我家本是秦人，能作一種秦人的音樂；我的妻子，又是趙女，素來會彈瑟的，奴婢中能夠歌唱的，也有幾個。到喝醉了酒以後，便仰天的擊着瓦盆，叫起的聲音烏烏價價。他那詩道：「種田在那南山下，荒蕪得不去整理，種了一百畝的豆，豆落了單剩其人生在世，也不過行樂罷了！要等富貴到甚麼時呢？」這日子便拂衣的歡喜，灑着衣袖的，一脚高一脚低，又跳脚的舞着，真是荒淫無度，不知道有甚麼不可以呢！憚幸虧還有些餘祿，現在正是糴賤賣貴，要趕着賺十分之一的利息呢！這是買賣的事情，污穢羞辱的處所，憚卻親自實行；下流的人，原是許多壞話歸結的地方，所以並不寒冷，嚇得卻也瑟瑟價抖了！憑是素來知道憚的，現在也要跟了衆人倒過去，還想甚麼稱譽呢！董仲舒不是說過的麼？「明明求仁義道德，時常恐怕不能教化人民的，這是卿大夫的意思；明明求財利，時常恐怕窮困缺乏的，這是百姓的事情。」所以做的事業不同，大家便不能一起商量了。如今你那裏還可以把卿大夫的體制，來責備我呢？那西河本是魏國的地方，是魏文侯振興出來的，有段干木田子方的傳下的風氣，很淡泊的都有着氣節，懂得去

就的名分，現在你足下離了這舊地，到安定去，安定在山谷中間，本是昆夷的舊地方，子弟們都很貪財鄙吝，難道你也跟着習俗變了相了麼？如今我方纔見到你的志向了！現在正當盛漢興隆的時候，願你格外勉勵些，不多談了！

楊王孫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以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贏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贏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

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絲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殛。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註釋】①致。至也。謂奉養難得之物。皆能致之以自供也。②遺令也。③謂不爲衣衾棺槨而葬也。④謂形魂復歸於土也。⑤易。改也。⑥重。難也。⑦籍。賀之孫。承嗣者名也。⑧詣。至也。至前。謂來見也。⑨小意也。⑩言殮體而厚葬也。⑪正曲曰矯。⑫廢散也。單葬也。⑬謂掘也。⑭通隔。⑮言不用久爲客也。⑯窆。空也。匱。即槨。小棺也。⑰葛。藟也。藟。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⑱絕也。⑲尙。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⑳名稱也。亦指趣也。㉑諛知嗚呼。

【語譯】楊王孫是武帝時人，學黃帝老子「虛無」「無爲」的法術，家產有幾千金，講養生的法子，很厚的奉養自己，無論甚麼難得的東西，都去搜羅來吃，等到害病快要死了，便預先囑咐他的兒子道：『我要裸著身體葬下去，使我能回復自然的真相呢！你們一定不可違反我意思的，我死之後，只用個布袋盛着屍體，入地七尺深，既放了下去，便從脚下拉脫那布袋，把身體親着土地就好了！』他的兒子要想不把這話聲張出去，不依着做，又

難於廢他父命；要想依着做，心中又覺捨不得，便去見王孫的朋友名叫那侯的，告訴他父親要如此這般，那侯寫一封信來勸王孫道：『你害着病，我正要問候你，只因我要緊跟皇上到雍那裏去祭祀，不能來看你，但願你格外保養精神，省去煩惱，進些醫藥，好好自己保重着；聽說你有遺囑，要裸體入葬，使死的沒有知覺，他便罷了；如果有知覺的，這分明是使屍體羞辱在地下，將要裸體見你的先人了，我私心想想，替你覺得用不着這般呢！而且孝經上說：『給他用一種棺槨衣衾，』這也是聖人的舊制度。何必要見小的獨守所聞呢？還請你細細想想罷！』王孫答他道：『聽說古時的聖王，因人情捨不得見他兩親的暴露，所以定下個喪禮來，如今大家都踴躍的厚葬，毫無限制；我所以要裸葬，是要矯正這世俗的弊病而已！那些厚葬，實在沒有益於死人，卻是俗人大家搶着要勝過他人，徒然耗費錢財，狼藉綢帛，使他爛在地下；有的今天纔入地，明天便被人發掘，這真和暴露屍骨在野中，有甚麼兩樣呢？而且死是人生完結的一種變化，也宛比是東西的還原呢！還原的能够復到原形，腐化的能够讓他改變，這是生物各還他的真相啦！還真相在冥冥中，見不到形狀，聽不到聲音，纔合於自然的真情。他們修飾了外觀，誇異在衆人面前，厚葬了，隔着真相，使還原的不能復原，腐化的不得改變；這便使生物各失其宜了！而且我聽說精神是從天有的，形體是從地有的，精神離開了形體，各還他的原相，所以叫做鬼，鬼的說法，就是說歸的意思，他的屍體，像土塊，一般單獨放在那裏，難道還有知覺麼？現在用幣帛去包裹他，用棺槨去隔絕他，把支體束縛起來，口中還含了玉石，使他要化不得，便鬱成乾枯的肉，要過了千年之後，棺槨朽腐了，纔能够歸到土中去，就他的真宅！從這般講來，一樣是腐爛，爲甚麼要長久像作客般呢？從前堯帝的喪葬，只用挖空的木頭做個廬，用藤蔓繫縛着，他的掘土下面，只不穿着泉，上面只不使臭氣外泄，所以聖王活在世上，容易看重，死了，也容易埋葬，不肯加人功在

無用的地方；不肯耗費財貨在無名的事上。如今靡費了錢財去厚葬屍體，阻礙他的歸去，隔絕他的還原。死的不得知活的又得不到甚麼；這真是不懂得了！唉！這是不肯做的。」「邴侯道：『是的。』後來便果真裸葬他！

胡建斬監軍〔節胡建傳〕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步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對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步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註釋】①字子孟。河東人。爲涇城令。頗有治聲。後因捕蓋主家奴。上官氏捕建。建自殺。②南北軍各有正。正又置丞。建之所守者軍正之丞耳。

③尉者自上安之也。薦者舉籍也。④坐賈曰買。爲買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⑤約。束也。⑥校者軍之諸部校也。

⑦室無四壁曰皇。⑧謂顯然爲之也。⑨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或曰李者。理也。猶今司法。⑩小賈也。⑪謂

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⑫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也。⑬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⑭謫。累也。謂執事當見法即行。不可以

事累於上也。⑮番名。司馬稜直所撰。三代兵制。頗可於此考證。⑯言在軍中何用文吏議也。⑰虛。謂計念也。⑱先意。謂先謂之意也。⑳

謂欲致民勇志。使不奔北也。

【語譯】胡建字子孟，河東地方人。當武帝天漢年間，做個軍政執法處的幫辦，窮到沒有車馬，常常步行，和差役一同居住。所以安置那些差役的，很周到，很得他們的歡心。這時候做監軍御史的作弊，拆穿了北軍的營牆，作爲賣物的小屋。胡建心上要想辦他，便約他手下的差役道：『我要和你們辦個人呢！我說拿他，你們便拿；我說斬他，你們便斬。』於是當揀選土馬的那一天，監御史正和護軍諸校，排着坐在廳堂上。胡建背後跟着差役，跑到廳堂前去拜見，因走上廳堂，差役等也都跟上去，胡建便指監御史道：『捉住他！』差役等便上前把他拖下廳堂。胡建道：『把他斬決！』便斬掉御史。護軍諸校看了都驚慌，不知道爲甚麼。胡建那時卻早已有寫好的奏章，藏在懷中，便上奏道：『臣聽說軍法是靠他立武事，威嚇衆人，誅好惡，禁住邪事的。如今監軍御史，公然敢拆穿營牆，經營那商人的利益，私自做買賣，和兵士交易，並不立剛毅的心念，勇猛的節操，這難於率領士大夫的；況且尤其失理不公；如果用了文吏的議處，便不會用這重法了！黃帝時候的司法道：『營壘已經造定，倘有拆穿小洞，不從路上

行走的，就是姦人，姦人便應當殺！」臣謹按軍法上道：「軍政執法處，是不屬於將軍的，將軍有了罪，可以把他上奏的，二千石以下的校尉都尉，他都可依法治罪的。」只幫辦出來執法，有些疑心，不知道可以否？不過已執了法，一身做事一身當，也不肯累上司的，臣謹已把他斬了，所以冒了死罪上這奏聞。」詔書說：「司馬法道：『國家的內容，不洩漏到軍中；軍營的內容，不走漏進國家。』爲甚麼要用文吏的議呢！古時的三王或誓在軍中，是要人民早點打算啦！或誓在軍門之外，是要使人民先打算着等待事體啦！有的要交刃的時候，方纔發誓，這是要使人民奮發勇氣啦！你胡建還有甚麼疑心呢！」胡建便從此出了名。

朱雲直諫〔節朱雲傳〕

朱雲，字游，魯人也。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如何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

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註釋】
①河內軹人。字子文。明習經學。試爲博士。元年時。詔授太子論語。成帝時爲相。以病乞骸骨。國家每有大事。必與定議。帝疑王氏。嘗問禹。禹以己老。于孫弱。阿附王氏。不敢直言。朱雲目爲佞臣。
②官名。漢制。諸侯王公將軍。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魏晉以後。因之皆爲加官。
③尸位謂不舉其事。但主其位也。素餐謂德不稱官。空當食祿也。
④此二語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失其寵祿。則言行邪僻無所不致也。
⑤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
⑥謗也。
⑦斬前髻也。
⑧闕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之諸父。皆以諫而死。故云然。
⑨武登子。字子真。少以文任爲右校丞。屯田烏孫赤谷城。有戰功。元帝初舉茂材。選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時拜左將軍。朱雲賴其救得免。慶忌居處儉敬。飲食衣服。尤節約。爲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⑩表也。
⑪輯同集。謂補合之也。
⑫表也。
漢縣名。卽今陝西鄆縣。

【語譯】朱雲字游。山東人。漢成帝時。前丞相安昌侯張禹。因爲是帝師。官位到了特進。很受尊重。朱雲有天上蒼求見。公卿大夫都在前面。雲道：「如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正君主。下不能有益人民。都是空食官祿的。就是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以同他事君。他們都是只怕失掉官祿。所以邪僻的事沒有一件做不出的呢！』臣願君王賜一柄尙方那裏製的斬馬劍。斬卻一個佞人的頭。好勉勵其餘的臣子呢。」帝問他是誰。朱雲回答道：「就是安昌侯張禹。」帝大怒道：「小臣居在下位。竟敢誹謗其上。公然在朝廷上羞辱朕的師傅。這罪該死不赦的！」御史便把朱雲拖下殿去。雲攀住殿上的欄杆。欄杆折斷。朱雲大叫道：「臣得能地下去。跟着闕龍逢王子比干。於願已足。」

但不知聖朝將來怎麼樣呢？御史便把朱雲捉去。這時候左將軍辛慶忌，便免除冠帶，解脫印綬，叩頭在殿下道：『此臣素來拿狂直著名在世上的，如果他的說話是的，便不可誅滅他，如果不具的，也應當要包容的。臣敢用死力爭呢！』慶忌叩頭叩到鮮血淋漓，皇上的怒氣方纔消下去，然後得以不殺。等到後來修理這欄杆了，皇上說道：『不要換過，只把原來的補好就是了，也可以旌表直臣。』朱雲從此之後，便不再做官，常住在鄠田，有時出來，只乘了一輛牛車，後面跟着他的生徒，他所走過的地方人民都敬禮他的。

霍光廢昌邑王〔節霍光傳〕

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

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

者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
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右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
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
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叩味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
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
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遺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
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
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
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
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
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
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
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昭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

小馬車使宮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卽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絲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

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五九。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註釋】 ●昌邑哀王名壽。 ●陽陵人。字子寶。爲河東太守。遷大司農。宣帝立。封陽成侯。尋爲怨家所告。召詣廷尉。自刎死。 ●柱。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石也。 ●建白。立議而白之。 ●太后。昭帝后。即上官安女。 ●商人。一名擊。相湯伐桀救民。湯尊之爲阿衡。湯崩。其孫太甲無道。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復歸亳。年百歲卒。帝沃丁葬以天子之禮。 ●湯子。字子濞。以文任爲郎。武帝時。擢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拜右將軍。封富平侯。宣帝時。以定策功。拜大司馬。卒。諡敬。 ●賈宜。速決也。 ●謂受其憂責也。 ●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 ●讀粹。 ●物故。死也。 ●自殺。自殺也。 ●安得罪。言何所得罪也。 ●貫珠。以爲孺形。若今草孺也。 ●期門。官名。掌游獵。以僕射領之。 ●陞殿。謂執戟以衛陛下。 ●楊喜曾孫。初爲霍光軍司馬。光厚愛之。後遷御史大夫。拜丞相。封安平侯。與光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卒。諡壯。 ●卽范明友。 ●卽韓增。 ●卽趙充國。上邽人。字翁孫。善騎射。爲人沈勇有大略。武帝時拜中郎。宣帝初。以定册功。封登平侯。卒年八十六。諡壯。 ●卽蔡誼。 ●卽王譚。鳳異母弟。字子元。成帝立。以太后庶弟。封平阿侯。 ●卽魏聖。 ●卽趙喜樂。故蒼梧王趙光子。 ●故胡人。 ●卽杜延年。周子。字幼公。昭帝時。選諫議大夫。因發上官桀逆謀。封建平侯。 ●卽蒲侯蘇昌。 ●劉向父。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與立宣帝。封陽成侯。 ●卽史樂成。 ●卽李光。 ●卽李延壽。 ●卽韋賢。鄒人。字長孺。質朴篤學。以詩教授。封扶陽侯。卒。諡節。 ●卽田廣明。鄒人。字子公。宣帝立。封

昌水侯。後以姦罪自殺闕下。⑤卽周德。⑥卽蘇武。⑦卽趙廣漢。蓋吾人。字子都。宣帝時爲京兆尹。後坐事腰斬。⑧姓無可考。⑨卽王濬。⑩卽宋疇。⑪卽景吉。⑫以上諸人姓無可考。⑬始昌族子。字長公。少孤好學。善說禮。徵爲博士。年九十餘卒。⑭姓無可考。⑮趙充國子。言旣爲人之後。卽爲之子。謂繼承別支者。非親子也。⑯言爲喪主也。⑰謂綏袋下不綴直。斬割之而已。⑱菜食無肉也。⑲漢初有三靈。天子之靈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大行前。昭帝極前也。大行。不反之辭也。⑳靈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不所次。遂爾發潮。更不封之。得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也。㉑謂更互執節。從至哭隨之所。㉒騎宰。執虔役者。㉓侍中官名。君卿人名。㉔俳音牌。諧戲也。倡樂人也。㉕下謂樞入葬。還不居喪位。便上前殿也。㉖卒首地名。上召琴堂樂人。內之於轎道。卒首而鼓吹歌舞也。㉗陌道之有室者。淫祀也。㉘譏嘆。食也。㉙法駕旁陳設之物也。㉚均在未央宮北。㉛漢廊有果下馬。高可三尺。以駕轎車。皇太后駕之以遊宮中者。㉜令且止讚奏也。㉝謂免放爲良人者。㉞初漢節純赤。武帝時。巫蠱禍起。戾太子發兵。亦持赤節。故後更加黃旄以相別。遂以爲常。今復改之。㉟湛讀沈。沈河荒迷也。㊱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㊲謂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㊳未滿既葬三十六月之制。故未祠廟。㊴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㊵一縱一橫也。猶言交橫也。㊶以文繳具賚之也。㊷備姓。舍名。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㊸辟同辭。軌法也。㊹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謂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㊺惠王子。僖公二十四年。出居鄭。㊻未見高廟而受命也。㊼言不可以次繼承帝位也。㊽引孝經之言。㊾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也。

【語譯】賀是武帝的孫子，昌邑哀王的兒子；既到京師，卽了皇帝位，行爲很淫亂，霍光憂悶，獨自問他親近的故吏現在做大司農的田延年。延年道：『你將軍是國家的柱石，審察此人不可以做皇帝，爲甚麼？不關白太后建議，改選個賢能立他呢？』霍光道：『如今正要想這般，只在古時，也有這樣的麼？』延年道：『從前伊尹相殷，廢了太甲，安那宗廟，後世稱他忠臣的；將軍如果能够行此，那末也是漢朝的伊尹了。』霍光便拉了延年，暗中和車騎將軍張安世打計劃，便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宮會議。霍光道：『昌邑王行爲昏亂，恐怕要使社稷危險呢？應該怎樣？』羣臣聞知這言，都驚駭失色，沒有一人敢開口發言的，只聽是是罷了。田延年

卻離開坐位，按劍道：『先帝拿幼主囑託將軍，拿天下託給你將軍，因為將軍忠賢，能安劉氏的啦！如今羣下擾亂，好像鼎中的沸水，社稷快要傾覆了，咱們漢朝皇帝的傳盞，常是用孝子的，爲的是能長有天下，令祖宗享有血食的啦！如果令漢家絕了祀，將軍那怕死了，還有甚麼面目見先帝在地下呢！今天的會議，是不能再轉身的了，羣臣中有後答應的，臣請用劍斬他。』霍光謝道：『九卿責備我光，是不錯的，天下匈匈，擾亂不安，這是光應當受的責難。』於是會議的人都叩頭道：『萬姓的生命，都在大將軍手中，只要大將軍說怎麼便怎麼呢！』霍光就同羣臣都去見太后，說明昌邑王不可以承繼宗廟的狀況。皇太后便坐了車駕，來到未央宮承明殿中，詔命諸禁門不要放進昌邑的羣臣來，王那時正朝見過太后，回來後，乘了輦車回到溫室中去了。黃門宦者，各人執了門扇，等王一走進，便把門關上，昌邑的羣臣不得進來。王道：『爲甚麼？』大將軍跪下去道：『有皇太后的詔令，不准放入昌邑的羣臣。』王道：『且慢，爲甚麼要這樣驚人呢！』霍光差人趕出昌邑的羣臣，命他停在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張安世，領了羽林軍，收縛得二百多人，都送到廷尉那裏的詔獄中去，差從前昭帝的侍中中臣守候着王，霍光吩咐左右：『要謹慎防衛，倘使猝有變故自殺了，使我要有殺君主的名聲，對不起天下的。』這時候王還不知道要廢，對左右說：『我原來的羣臣從官，怎樣得罪了，大將軍卻都把他们拘管起來呢！』停了一刻，有太后的詔書來召王，王聽得召他，有害怕的意思了，便道：『我怎樣得罪了，卻要來召我嗎？』那當兒太后著了珠披肩，和很端正的衣服，坐在武帳中，站在兩旁伺候的有幾百人，都執着兵器，還有期門武士，也拿着戟站立在殿階旁保衛；羣臣都依了次序上殿，然後召見昌邑王，伏在前面聽詔。光和羣臣連名奏王的事件，尚書令讀奏書道：『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張

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右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等冒昧了死罪，上言在皇太后陛下，臣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能常保宗廟，統一海內的，是靠慈孝禮誼賞罰做根本。孝昭皇帝早年便離棄天下，沒有嗣續，臣等大眾議着，因禮經上說：「承別人後嗣的，就是做他的兒子。」昌邑王應當嗣的，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了使節去徵召昌邑王，請他做喪主服斬綬，卻沒有一點悲哀的心念，又廢棄禮誼，在道路上，也不吃素，還使從官略奪女子，載在衣車中，送進所居的傳舍去，起初到殿中謁見，立做皇太子時，常常私下買進雞豚，作為食物，受皇帝的信璽行靈在靈位前，退就皇帝位時，便發璽不封，叫從官等更番持節，引進昌邑的從官和一批賤役，凡二百多人，常和他們住在宮禁內，一同嬉戲遨遊，又自己到藏符璽的場所，取符節十六枚，朝夜去哭臨的時候，便令從官更番持了節，跟從着，而且寫信說道：「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賞賜給君卿，教他娶十個妻子。」孝昭皇帝的靈柩還停在前殿，卻發出樂府的樂器，引入禁中，昌邑的樂人，擊鼓吹歌，作俳倡的戲，剛下葬回來，不居喪位，便走上前殿，擊鐘磬，召入祭泰壹神的樂人來，到轎道車首中，鼓吹歌舞，盡奏衆樂，又發長安廚中三太宰，祭祀在閣室中，祀罷，便和從官等飲酒食肉，乘了法駕，外設皮軒鸞旗，馳驅在北宮桂宮，弄殿鬪虎，召皇太后御用的小馬車，使宮奴騎乘了，遊戲在掖庭中，又和孝昭皇帝的宮人蒙等淫亂，下詔掖庭，教他們有敢把這事泄漏的，便處以腰斬的罪。讀到這裏，太后道：「停止！做人臣子的，可以悖亂得這般的麼？」王便離開席位伏着，尚書令繼續讀道：「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的印綬，以及墨綬黃綬，一幷佩在

昌邑跟來的郎官的身上，又免放奴婢做良人，變易符節上的黃旄，改爲赤旄，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同他遊戲的，和從官官奴夜飲，沈湎在酒中，詔廚役在乘輿獻上飲食，如無事時，食監奏未釋喪服，不可御用原來的飲食的，便詔廚役趕緊備辦，不要關照食監，廚夫不敢備辦，便差從官出來買雞豚，詔殿門每日放進來，夜間設了九賓在溫室中，接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的廟祠還沒有舉行，便爲璽書使使者執節，用三太牢祠祭昌邑哀王的園廟，稱自己嗣子皇帝，從受璽以來，二十七天中，使臣往來縱橫，持節詔諸官署徵發的，共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以及侍中傅嘉，屢次拿過失進諫，便使人拿文簿責罰勝，縛嘉繫在獄中。種種荒淫迷惑，實在失了帝王的體統，亂了漢家的制度。臣敞等屢次進諫，不肯改變，反一天甚似一天，恐怕要危害社稷，使天下不安，因此臣敞等謹和博士臣繡，臣雋，臣舍，臣德，臣虞，臣射，臣倉等議，都道：「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如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爲荒淫邪僻，不合法度。詩經上說：『說他年幼無知，卻也抱過兒子了。』五刑之中，以不孝罪爲最大，所以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上說：『天王出居於鄭。』因不孝趕出他，是自絕於天下的。君以薦於宗廟爲重，今陛下還沒有受命在高廟呢！不可以承嗣天序，奉承祖宗的祭祀，愛養萬姓的，應當廢立。』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和太祝，用一太牢，告祀高廟，臣敞等冒死罪拿他奏聞。」

皇太后下詔道：『可以的。』霍光各王起來受詔。王道：『我聽孝經上說：『天子只須有了爭臣七個人，那怕無道，卻不失天下的。』霍光道：『皇太后有詔廢立，那裏還可以做天子呢？』便握持他的手，解脫他的璽紐，捧上去給太后，扶王下殿去，走出金馬門，羣臣都跟隨相送，王向西拜道：『我本愚笨，不能擔任漢事的。』就起來坐了副車。大將軍霍光送他到昌邑邸中，拜謝道：『王的行爲，自己絕於天命，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王的大德，臣寧願

辜負王，不敢孤負社稷的；請王自愛玉體，臣從此不能再見左右了！」霍光便哭着出來。

或爲徐生請賜（節霍光傳）

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洒寤而請之。

【註釋】

●茂陵人名。

●煙囪也。

●嘿然，默然也。

●灼，謂被燒灼者也。

●設饗。

【語譯】 人有替徐生上奏宣帝的道：「臣聽到有位客人走過主人家的門口，看見他竈上煙囪直立，旁邊有柴堆着。客對主人道：『應當把煙囪改變成曲的，把柴遠遠搬開，否則怕要有火災的。』主人默然不答。過了沒有多時，他家果然失火，鄰里人都來灌救，幸而立刻火息，因此便殺牛辦酒，謝他的鄰人，皮肉灼爛的坐在上排，其餘各照功勞，挨次坐在下面，卻不說起要曲煙囪的。旁人對主人道：『從前如果聽了那客人的話，不是可以不費牛酒，也不致於有火災了；如今論功請客，那對你說改曲煙囪搬柴的，倒沒有受到好處，焦頭爛額的，倒做起上等客人嗎？』主人聽了這話，方纔覺悟過來，便去請他喝酒。」

金日磾傳〔節〕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卽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

遂殺弄兒。弄兒卽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襲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掉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

【註釋】 ① 磾音低。日亦讀密。以休屠作金人祭天。故賜姓金。餘詳本篇。 ② 觀如打儲。匈奴屬王之號。今甘肅甘涼道東部。漢初爲匈奴休屠王地。 ③ 平陽人。衛青姊子。伐匈奴有功。拜驃騎將軍。封冠軍侯。卒諡景桓。 ④ 地名。在今甘肅酒泉邊外蒙古額濟納旗。 ⑤ 卽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 ⑥ 匈奴之屬部。在今甘肅之張掖。山丹。武威。鎮番。永昌。古番。酒泉。高臺諸縣地。其分地也。 ⑦ 方於宴發之時。而召

閼諸馬也。①視宮人。②以山得名。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③題其畫。④設罽。⑤抱也。⑥怒視也。⑦邯鄲人。武帝時拜爲直指纒衣使者。頗用事。因與太子有隙。恐武帝寤後。爲太子所戮。會帝有疾。充遂誣太子以巫蠱術服帝。太子收斬充。舉兵反。事敗。太子亦自殺。⑧及。謂及於禍也。⑨上下於殿也。⑩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⑪殿中所止之虛也。⑫猶言無故也。⑬奏向也。謂日磾方向劇而心動也。⑭古袖字。置刃於衣袖中也。⑮天子臥處也。⑯謂傳聲而唱之也。⑰胡頭也。捧其頭而投殿下也。⑱逆也。

【語譯】金日磾號翁叔。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漢武帝元狩年間，驃騎將軍霍去病率兵擊匈奴右地，斬首很多，虜獲也很多，休屠王祭天用的金人也虜在其內。這年夏天，驃騎將軍再西面去，經過居延，攻祁連山，克獲的很多。因此匈奴單于怨恨昆邪王，休屠王居在西方，屢次爲漢所破，要召二王回去誅滅他。昆邪王、休屠王害怕，打算要投降漢朝。休屠王後來懊悔了，昆邪王便把他殺死，而且併帶了他的兵衆，歸降漢朝。漢封昆邪王爲列侯。對於日磾只因他父親是不降被殺的，便和母親閼氏兄弟倫，都沒入官中，派他到黃門中去養馬。這時他年紀只有十四歲咧。過了好幾年，武帝游宴閱看馬匹，後宮的宮人，站滿在旁邊。日磾等幾十人，牽馬經過殿下，沒有一個不私下偷看宮人的，只有日磾一個人不敢斜視。日磾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很莊嚴，馬又格外肥壯。武帝心中覺得詫怪，便問他。日磾拿素來的樣狀回對。上很奇怪，他當日便賜他湯沐衣冠，拜他做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和上親近了，並不會有些過失，上很信愛他，賞賜積了千金，出外總是坐着驂乘，入內便站立左右，貴戚中有多暗下怨恨他的，道：『陛下妄自得了一個胡兒，倒反很貴重他起來了！』武帝聽了這話，便越加看重他。日磾的母親教誨兩個兒子，很有法度，皇上聞知這事，便嘉獎他，死後，便下詔畫他的像掛在甘泉宮，題道：『休屠王閼氏。』日磾每看見這畫像，總拜着他哭泣一回，方纔肯過去。日磾有兒子兩個，都是武帝愛着的，做了帝的弄兒。

常常侍在傍邊的。弄兒有一次從背後抱帝的項頸，日磾在前看見了，便怒目看他。弄兒一面走，一面哭道：「翁怒了！」武帝問日磾：「爲甚麼怒我的兒？」到後來弄兒壯大了，不小心，有一天，在殿下和宮人打撲，剛巧給日磾看見，日磾厭惡他淫亂，便殺死弄兒，這弄兒就是日磾的長子。武帝聞知這事，便大怒。日磾叩頭稱罪，詳告所以。要殺死弄兒的情形。皇上聽了很悲哀，爲他流涕，心中也就更敬重日磾。起初莽、何羅和江充要好，等到江充敗衛太子，何羅的弟叫通，因誅殺太子時，曾經力戰過，得了封爵。後來武帝知道太子是冤枉死的，便夷滅江充的宗族。黨羽何羅的兄弟恐怕累及，便打算造反。日磾看他們的意志，有非常的心念，便疑心他，獨自察看他的動靜。同他一處走上走下。何羅等也覺得日磾的意思，是防備他，因爲這個緣故，好久不能發難。這時武帝正行幸林光宮，日磾有小疾，暈在值事廡中，何羅和通及小弟安成，假造詔書乘夜出去，一同殺掉使者發兵。到第二天早晨，上還沒有起身，何羅無故從外入內，剛巧日磾要到廁中去，心中一動，便立刻回進內戶下，坐着。停了一刻，何羅袖中藏了白刃，從東廂上來，一看見日磾，面色頓時改變，要走向武帝的臥室，將進去，恰碰在寶瑟上，便僵仆倒地，日磾趁勢就把何羅抱住，因大聲疾叫道：「莽、何羅造反了！」皇上驚着起來，左右侍衛都拔刀要想格殺他。武帝恐怕帶傷着日磾，禁止他們不要格殺。日磾便抓住何羅的喉嚨，把他拋在殿下，因此得以擒縛住。窮治他們謀反罪，都伏了法。從此以後，日磾便著了忠孝的節操。日磾跟從在武帝左右，眼睛從沒有斜視過，差不多有幾十年，賜出的宮女，他總不敢稍近。武帝要納他的女兒進宮去，他也不肯，他的厚道小心，竟是這般的。武帝因此，越加奇異他了。等到武帝害病，囑託霍光輔助少主，霍光便讓與日磾。日磾道：「臣是外國人，這樣不是要使匈奴看輕漢朝嗎？」因此便做霍光的副手，霍光就把女兒給日磾的嗣子賞做妻。

趙充國屯田奏一〔節趙充國傳〕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註釋〕 ①乾芻。 ②禾稈。 ③百二十斤爲石。 ④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⑤地名。故城在今甘肅西甯縣西。 ⑥地名。漢置縣。以浩亶

水得名。故城在今甘肅岷縣東。① 馳刑。謂不加鉗者。② 郡名。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③ 郡名。今河南舊汝南陳州二府及安徽霍山州府是其地。④ 漚下。以水運木而下。⑤ 滎水名。亦曰滎中。卽甘肅之西甯河也。歷作陝。卽陝州。今河南陝縣也。⑥ 卽青海。⑦ 謂春日耕作也。⑧ 須臾之也。⑨ 屬國。謂存其國號而屬於漢。⑩ 強健也。⑪ 副也。⑫ 謂騎兵十分之二也。⑬ 游兵。巡行之兵。⑭ 金城。今甘肅皋蘭縣西北。

【語譯】 臣聽說軍隊，是用以明德除害的。如果在外舉措得其宜，國內便能產生福利，所以用兵是不可不謹慎的。臣所統率的將吏、兵卒和馬牛等的糧食，每月要用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一千六百九十三斛，稻草乾草等也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時勢長久不太平，百姓們的差役也不得停止，又怕其他的蠻夷會猝然發生叛變，如果他們相隨並起，我實在爲明主擔憂，蓋照目前的情形，的確不是謀於廟堂而勝敵的方法。況且對羌虜用計取勝比較來得容易，想用武力戰敗他們，比較困難。故依臣的愚見，認爲用兵攻擊，實在不大妥當，非改變計劃不可。現在臣估計從臨羌東往浩亶那邊羌虜的故田和公田，人民還未開墾的，約有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都毀壞了。前次臣派部隊入山去砍伐樹木，大小六萬多枝，都放在河邊。現在想暫罷騎兵，並留解刑入伍的一部分士兵，以及淮陽、汝南兩地的步兵，跟自願加入的官吏士卒，共計一萬二百八十一人，分頭駐紮在險要的地方。每月用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等到春天河中的冰溶解的時候，水就可跟水浮下。於是就叫他們修補鄉亭，整治河流水閘，並修築湟陜以西的道路橋梁七十所，一直通到鮮水相近。到了可以種田的時候，每人分田二十畝去耕種；四月裏牧草生長了，就選郡中騎兵以及屬國胡騎，比較強健的各發千騎，每十騎又發馬夫二人，使在有草的地方，從事畜牧。同時還可以替耕種的人作巡察隊。將來所有收穫，如有多餘，放入金城郡，增

加積蓄，又節省了一筆大費用。現在大司農運來的穀，還够一萬人一年的食糧。謹將田圖和器用簿等奉呈請陛下裁酌一下。

趙充國屯田奏二〔節趙充國傳〕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傲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沿滄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絲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探擇。

【註釋】

①六畜所食曰藁。

②同班。

③謂受充國之言歸以說未降者也。

④校。每校七百人。

⑤古地字。

⑥貧破。使之貧為破也。

⑦河。

謂黃河。滄。即遼水。

⑧同示。

⑨言折衝之具。可以不用而傳世也。

⑩遺也。

⑪緣隨。因凍瘡而至墮指也。

⑫大開。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

【語譯】

臣聽說帝王軍的軍隊，每以萬全之策而取得勝利，所以他們總是着重智謀而看輕武力的。因為只用武力搏戰，即使每戰必勝，也不能算是最妥善的方法。所以應先自己戒備，使人家沒有地方可以打勝我，然後我可等待着打勝敵人的機會。蠻夷人的風俗，雖然和我們禮義之國不同，但他們要躲避災害得到利益和愛親戚怕死亡的心理，卻和我們相同的。現在他們失掉了肥美的土地和飼料，擔心於生存的問題，要想遠遠遁去，因此他們不但人人都有叛亂的念頭，就是至親骨肉也發生離異，不相一致了。這時皇上就停了戰，留一萬人耕種防守，順從天時，依靠地利，等待機會以取勝，雖不敢說立刻就能制服，但一年內戰事終可以有解決的希望。羌虜已經潰散，先後來歸降的人有一萬七百多人，聽了我的吩咐去游說未歸降的也有七十多人，這是坐使羌虜潰散的最好方法。現在，臣把用兵屯田可以便利的十二件事述出來：

九校步兵，官吏兵士有一萬人，既駐着以當守備，又耕種而得收穫米穀，使我們的威武和德行相並而行，這

是第一；把羌虜阻斷截塞，使他們不能回到土地肥沃的地方，貧窮下去，其衆就易攻破，且促成他們自相叛亂，這是第二；百姓們也可以一同耕作，不致荒廢農事，這是第三；平常軍馬一月的食糧，可以支持屯田兵士一年之久，廢止騎兵省下軍費，這是第四；到了春季使兵士們備了武器，沿着河湟運穀到臨羌，使羌虜看了，知道我們的威武，不敢再來入寇，那麼，攻城衝鋒的兵器用不到了，可以藏着傳世，這是第五；在空閒的時候，運下所砍的樹木，來修理郵亭等，把多的放在金城，這是第六；兵一出，可以乘他們的危難微倖取勝，就是不出兵，也可以使一批叛亂的羌虜，奔波於寒冷多風的地方，遭到霜露，疫病，墮指裂膚的困苦，我們可以坐着得到勝利，這是第七；又不會有經險遠追而受死傷等事，這是第八；內不會減損我們的威武，外不會使羌虜有隙可乘，這是第九；更不會驚動了河南的大開小開人，發生變故，這是第十；修築湟、阬間的道路和橋梁，可通到鮮水，以控制西域，威信所播，我們軍隊猶如在枕席上得平安進行，這是十一；軍費既可以節省，百姓也沒有差役的苦事，同時仍可戒備到突然的變故，這是十二；留步兵屯田，可以有十二種方便，如果出兵去征討，便失卻了這十二種利益。臣充國材能低下，年紀也大了，不知道良好永久的策略，還希望主上以明詔通告公卿和議臣酌予採擇！

傅介子傳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

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

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絕。

【註釋】
① 郡名。統甘肅會寧夏慶陽二府之地。治馬領。故城在今環縣東南。
② 音鳩慈。國名。今新疆庫車縣等地。
③ 西域國名。今新疆塔城縣有羅布舊城。爲沙所掩。卽其地。
④ 漢昭帝年號。
⑤ 古國名。在大月氏東北。嘗爲漢武帝所破。今俄領中亞細亞之佛爾哈那州。卽其地也。
⑥ 近也。近始過去。
⑦ 西域國名。卽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
⑧ 讀曰又。變類也。治也。
⑨ 附近而親就。言不相猜阻也。
⑩ 猶言徇賤也。
⑪ 謂密有所論也。
⑫ 屏人而獨共語也。
⑬ 言爲匈奴之間而候伺漢使也。
⑭ 此安息大宛。遣使獻漢。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
⑮ 節及印。漢使者所實。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
⑯ 論辭。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言怨於我者。則以直道報之。故詔引之也。
⑰ 漢平帝年號。

【語譯】
傅介子是北地人氏。因從軍做了官。從前龜茲樓蘭。都曾經殺過漢使的。這語已載在西域傳中。不消多說。後來到了元鳳年間。介子拿駿馬監的官職。要求出使到大宛國去。因下詔令他責備樓蘭龜茲兩國。介子到了樓蘭。責備他國王爲何教導匈奴襲殺漢使。大兵便要到了。王如果不是教導匈奴的。那末匈奴的使臣經過。到那一國去。爲甚麼不說出來。樓蘭王果真拜謝服罪。說：「匈奴使臣新近經過此地。到烏孫國去。還在道中。要走過龜茲呢！」介子便到龜茲去。再責備他的國王。國王也服罪。介子從大宛回到龜茲。龜茲人說：「匈奴的使臣。正從烏孫國回去到此。」介子因率領他的吏士。一同斬殺了匈奴使臣。方纔回漢奏事。詔拜介子做中郎。後遷平樂宮。介子對大將軍霍光道：「樓蘭龜茲。屢次反覆。若不誅滅他。不足以示懲治呢。介子過龜茲的時候。國王爲人

很容易親近，容易得他的，我願意去刺死他，向西域諸國示威一下呢！」大將軍道：「龜茲路遠，不如先試驗在樓蘭。」因此奏明皇上，差他前去。介子和士卒都齎送金幣，揚言的名目，是賞賜外國的。既到樓蘭，樓蘭王的心意，不願親近介子，介子便假作經過似的，到他西邊國界上，使翻譯的對他國王說：「漢朝的使臣是賞送黃金錦繡，周行賜給各國的，你王如果不來受賜，我便要到西國去了。」就拿出金幣來，給譯者觀看。譯者還報樓蘭王，王貪漢朝的賜物，來見使臣，介子和他坐飲，陳設了各物，表示富足，都飲醉了，介子便對王道：「天子使我和王有私下密語呢！」王便起來，跟介子同入帳中，屏退從人密談。就有壯士二人從後面刺他，刀鋒交在胸中，立刻就死。他的左右臣子便都嚇散。介子告諭他們說：「樓蘭王對不起漢朝，天子原是差我來誅戮他的，當改立前太子押在漢的呢！漢兵快要到了，你們切勿妄動，動便要滅國的。」就拿了王的頭回來，到宮闕前。公卿將軍議事的，都嘉獎他的功勞，帝便下詔道：「樓蘭王安歸，曾經做過匈奴的奸細，伺候漢使去，便遮住道路，發兵殺略，前後殺死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以及安息大宛的使臣，又盜取漢朝的節印，外國來的貢物，很背逆着天理。現在平樂監傅介子持了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的首，懸在北闕上，以直報怨，不煩師徒，應封傅介子做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刺王的二士，也都做了侍郎。介子死後，子敞有罪，不得繼續，國便除掉。元始年間，封繼功臣的世業，便再封介子曾孫叫長的做義陽侯。直至王莽敗後，官爵方纔斷絕！

疏廣傳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

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廢。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諍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註釋】
 ①縣名。故城在今山東嶧縣東。
 ②漢宣帝年號。
 ③魯國人。字少卿。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日。以衛太子事繫獄。賴吉得全。封博陽侯。代魏相。為丞相。平證定。
 ④謂所見捷利也。
 ⑤視讀曰示。謂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也。
 ⑥定陶人。字弱翁。少學易。舉賢良。宣帝時。累官御史大夫。封高平侯。卒諡恭。
 ⑦殆危也。遂成也。此皆老子之言。廣引用之。
 ⑧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也。
 ⑨錢行也。
 ⑩長安東郭門也。
 ⑪別也。
 ⑫日日設之也。共讀供。
 ⑬猶言幾許也。
 ⑭讀促。
 ⑮讀讀曰窳。
 ⑯親而老者之稱也。
 ⑰惑也。
 ⑱顧思念也。
 ⑲體恍。

【語譯】疏廣號叫仲翁。是東海郡蘭陵縣人。年少時很好學。懂得春秋。在家教授學生。來學的人。有從遠地方到的。後來徵召做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了皇太子。選丙吉做太傅。疏廣做少傅。過了幾月。丙吉升做御史大夫。廣調做太傅。廣的兄弟名叫受。號公子。也因賢良。舉做太子的管家。受。懂喜禮節。很恭謹。識見很快。又會說話。宣帝到太子宮中來。受的迎謁應對。以及置酒宴飲。捧樽上壽。言語禮節。都很閑雅。宣帝很歡悅。過了沒多日。便拜受

做少傅。太子的外祖父，官特進，封平恩侯的許伯，他以為太子年紀輕，告訴皇上，要使他兄弟中郎將名顯的，監護着太子家中。皇上問疏廣，廣回對道：「太子是國儲，就是副君主，他的師友一定要天下的英俊纔好，不應該單單親近外家許氏的；而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經完備。如今再使舜監護太子家，不免表示給天下人看太淺陋了，不是可以廣大太子的德義給天下人看的。」皇上以為他的言語很是，告訴丞相魏相，魏相免冠謝道：「這不是臣等所能及的。」疏廣從此便被皇上器重，屢次受賞賜。太子每次朝帝，因也跟着進見，太傅在前面，少傅在後面，父子都做了師傅，朝廷中人都以為榮耀。廣等在官位中共五年，皇太子年已十二歲了，通得論語孝經，廣有天對受道：「我聽得老子說：『知足的方纔不辱，知止的方纔不危，功成的應該身退，這是天道啊。』如今做官食祿到了二千石，已官成名立了，如還不退休，恐有後悔的，倒不如父子相隨出關，告老歸故鄉，以壽命終身，不也好麼？」受叩頭道：「聽從大人的議論。」當日父子二人便都因病移居，滿了三月，許他告假，疏廣便託稱病重，上奏章告退。皇上因他年紀很老，都允許他們，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送他五十斤，公卿大夫和舊友邑人，都餞行在東都門外，送他們的車子，差不多有幾百輛，辭別了回去。道路上看都說道：「賢明呀，這二個大夫啊！」有的竟為他歎氣淌眼淚。疏廣既回歸鄉里，天天令家中預備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一同娛樂，屢問家中餘金，還有幾許，催促他們賣食預備。住了一年多，廣的子孫暗中對廣所愛信的上輩老兄弟說道：「我們子孫希望趁家君在時，立些產業的根基呢！現在飲食費用得要完了，宜從丈人等出面，勸說家君買些田宅纔是！」那老人就在空時，對廣說這計劃，疏廣道：「我難道是老昏了，不願憐子孫麼？但我想本有舊田宅在那裏，只使子孫勤力耕作，也足夠供給衣食，和普通人相等了。如今再增添上去，做些贏餘，不過教子孫懶惰罷了！賢明的子孫，使他多了錢財，便損

害他的志氣；愚蠢的，使他多了錢財，便幫他多些壞處。而且這富是衆人怨着的呢！我既不能教導子孫，不願再加重他們的壞處，生起衆人的怨恨來。況且這種俸金，是聖王所以惠養我們老臣的，所以我喜歡和鄉黨宗族一同享用這賞賜，聊以盡我的餘日，不也可以麼？」於是他的族人都悅服他；後來都是壽終的！

嚴君平賣卜〔節王貢等傳序〕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吾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敬愛。至今稱焉。

〔註釋〕

①蜀人名。以字行。

②依據也。

③猶言每日也。

④即莊周。避漢明帝諱。代用嚴字。

⑤古杜伯國。漢宣帝葬此。在長安南五十里。

⑥今四川省地。

⑦謫屈也。折服也。

【語譯】嚴君平賣卜在成都市上，以爲賣卜雖是賤業，卻可有好處於人的。假使有邪惡不正當的人來問卜，便依着善惡，說明利害。和做人子的說，便根據孝道，和做人弟的說，便依據悌道，和做人臣的說，便依據忠心。都因事勢好好開導他們，聽從他言語的，已經過半了。他便每天下過幾個人，得百十錢，便足夠自養了，便關閉店門，收下簾子，教授學生讀老子。他是博覽無書不通的，所以依着老子莊周的意思，著成一書，共十餘萬言。揚雄年少的時候，曾經從他遊學過，後來仕宦到京師去，有名在當世，屢次對朝廷在位的賢人，稱贊君平的道德。杜陵人李彊素來和揚雄要好的，後來他做了益州牧，心中喜歡着對揚雄道：『我真能認識嚴君平了。』揚雄道：『我備了禮待他，還只可相見，不可屈他呢！』彊心以爲不是的。等到了四川，便致送禮物，和他相見，卻終究不敢請他做從事，便歎道：『揚子雲真能知人呢！』君平年九十餘，賣卜終其身，四川人都敬重他，親愛他，到現在還稱贊他呢！

龔勝義不受詔〔節兩龔傳〕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

進謂勝曰。聖上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註釋】 ①彭城人。字君賓。爲郡吏。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勝輒至官乃去。王莽柄政。乞歸。 ②卽就也。謂就其家而拜之也。 ③就家迎之。因

拜官。 ④謂鄉邑行義之人也。 ⑤諸生謂學徒也。 ⑥廡也。謂戶之西。室之南。廡下也。 ⑦拖引也。臥者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孔

子疾。君視之。束首。加朝服。拖擗。故放之也。 ⑧須待也。 ⑨古王者封諸侯。則割其方面之土。以與之。宜以白茅。曰茅土。 ⑩者葬多設器備。則恐

數掘。故云勿動吾冢。 ⑪薰。芳草。

【語譯】王莽既篡漢室，差五威將帥，巡查天下各處的風俗，將帥等親自捧了羊酒，去慰問龔勝。明年，莽又差使臣到勝家中去，拜勝做講學祭酒。龔勝託病，不應徵召。後二年，莽再差使臣，捧了蠶書和太子師友祭酒的印綬，用安車駟馬去迎接勝，就在他家中拜官秩做上卿，先賜六個月的祿俸，給他辦理行裝。使臣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和行義諸生等，約一千多人，都入龔勝里中去致詔書，使臣要令勝起來相迎，長久立在門外等待。勝稱害病很重，移床在室中戶的西面南窗下，向東披着朝服，拖着大帶。使臣入戶，向西行，南面立着。致了詔書，交付蠶書，遷延了好久，方纔再拜捧上印綬，收納了安車駟馬，再進來對龔勝道：「聖朝未嘗忘記你，制度法律多沒有定，等你去爲政，想依你的計劃施政，安着四海呢！」勝回對道：「我向來愚笨，加以年老害了病，性命就在旦夕間了，如果跟了使君上路，一定要死在路上的。萬分無益呢！」使臣向他說要約的話，甚至把印綬，加在勝的身上，勝屢次推開不受。使臣沒法，便上奏說：「時候正當盛夏，很暑熱，勝病欠缺了氣分，要等秋涼方纔可以出發了。」有詔允許了他，使臣便每隔五天，和太守去問候勝的起居，又對他兩個兒子，和門人高暉等說：「朝廷虛心，待你尊君，要拿土地封着王呢！那怕是有疾病，也應當移到傳舍中去，表示有走的意思。那未定可替子孫遺留些大業了！」暉等把使臣的言語告訴勝，勝自知朝中一定不依他，便對暉等說：「我受了漢朝的厚恩，沒有甚麼可以報答，如今年老了，早晚便要死了，難道還可拿一身事奉了二姓，纔下地去見故主麼？」勝便囑咐他們：「趕快預備棺斂喪事，只要衣周在身上，棺周在衣上，不要依世俗厚葬，弄得掘棺動塚。只須墳上種種柏樹，造個祠堂好了！」這些話說完後，便不再開口吃東西，過了十四天方纔死去。死的時候，年紀七十九歲。使臣和太守便親去臨他的殯斂，賞賜他複衾祭祠都照舊法。門人等來著縗經治喪的，有一百多人。又有一個老父來弔，哭得很悲哀，既而說道：「唉！

芳草因有香氣，便自己燒掉；蠟膏因有光明，便自己銷掉；蠶生竟因此夭折了天年，這還不是我的學生啊！」說罷，便逃走出去，沒有人知道他是那個。龔勝是住在彭城的廡里的，後世還刻了石牌坊，表揚他的里門呢！

丙吉保皇曾孫〔節丙吉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閤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

〔註釋〕

①丙吉，宣帝時封博陽侯，對於官屬務掩過揚善，世稱其賢。卒諡定。②被詔詣京師也。③聞讒，閉寃靜之處也。④高敞也。⑤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⑥謂疏錄之也。⑦因吉之拒使，武帝感悔而普赦天下，故曰恩及四海。

【語譯】丙吉，字少卿，山東人。漢武帝末年，巫蠱的事起了；丙吉因爲是從前的廷尉監，被召到京，詔他治巫蠱的案子在郡邸獄中。這時候宣帝只生得幾個月，爲他是皇曾孫，因父衛太子事，也拘入獄中去。丙吉見他非常可憐，又心知太子並沒有謀逆的事，哀痛這曾孫並無罪，便揀了小心厚重的女役，教他保養曾孫，放在在閑靜高大的地方。丙吉治這巫蠱案子，連年不能定案，過了兩年，武帝害了病，往來在長楊五柞兩宮間，有望氣的道：「長安獄中有了天子氣了！」因此武帝便差使臣，分條抄錄起犯人名字，詔付給中都官，凡繫獄的，不論罪案輕重，一概都處死。內謁者令郭穰，當夜便到郡邸獄中去，丙吉卻閉門拒絕使者，不肯放他進來，說道：「皇曾孫在內，別人無罪殺死，尚且不可，何況是皇上嫡親的曾孫呢！」大家便相守，直到天明，終究不得進去。郭穰便回奏武帝，因而糾參丙吉。武帝也就覺悟道：「是天使他這樣的。」因此反大赦天下；那郡邸獄中拘繫的，都靠丙吉得活，可謂恩及四海了。後來皇曾孫害病，幾不能全活的，已有好幾次了！吉屢次吩咐保養他的乳母，加意調理他，請醫士用藥醫治，待遇他很有恩惠，總把自己的財物，給他做衣食呢！

京房諫用石顯（節京房傳）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元帝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

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刀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瘦。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

【註釋】 ①濟南人。字君房。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元帝立。代弘恭爲中書令。帝被疾。政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成帝卽位。失權。免官。徙故鄉。道卒。 ②同專字。 ③官少府。石顯用事。結充宗等爲黨友。善爲梁丘易。詭譎莫能抗。惟朱雲折之。顯免官。充宗左遷玄菟太守。 ④卽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永光。建昭間上疏。所言屢中。石顯等疾之。下獄死。 ⑤以閑宴時入見天子。 ⑥終也。

讀曰示。

①古賢字。

②言今皆備有之。

③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教。猶幸勝於往日。

④謀也。

⑤言已曉此意也。

【語譯】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漢元帝時候，中書令石顯專權。顯的友人名叫五鹿充宗的，做了尚書令，和京房同治一經，議論卻互相非難。石顯和充宗二人當了權，京房有一次趁閑宴時入見元帝，便問帝道：「幽厲二君，爲甚麼危亡的？所任用的是誰？」皇上道：「君王不明，所任用的都是巧佞。」京房道：「知道他是巧佞，纔用他的呢？還是以他爲賢的呢？」皇上道：「定是以他爲賢的。」京房道：「但是現在人爲甚麼知道他是不賢了？」皇上道：「因爲他當國的時候，時世擾亂着，而且君王很危險，所以知道的。」京房道：「照這般說來，任用賢能定可治國，任用不肖定要擾亂，這是一定的道理。幽厲爲甚麼不覺悟再去求那賢能爲甚麼終究任用不肖以至於此呢？」皇上道：「亂世的君主，也各自說他的臣子好的，使都覺悟了，天下那裏還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道：「齊桓公秦二世，也曾經非笑過幽厲的，但是仍舊任用了豎刁、趙高，政治一天亂一天，盜賊佈滿在山中，爲甚麼不看了幽厲就覺悟呢？」元帝道：「唯有有道德的，纔能看了往事，知道將來呢。」京房因免冠叩頭道：「春秋紀着二百四十二年的災異，以指示萬世的君王看，如今陛下從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倒行，山崩壞，泉騰涌，地震動，天隕石，夏天落霜，冬天動雷，春天草木凋謝，秋天草木開花，就是落霜後，還不能殺除草木；水災旱患，螟蝗時作；人民時有飢寒瘟疫，盜賊不禁；被刑戮的人，滿佈在市上。像春秋上所紀的災異，現在已沒有一種不完備。你陛下看現在的時候，還是治呢？還是亂呢？」皇上道：「也是極亂啦！還說甚麼！」京房道：「如今所任用的，是何等樣人？」皇上道：「雖不是賢人，幸虧還勝過那些更惡的人呢！朕又以為並不關這人事啦！」京房道：「他們前世的皇帝，也是這般說的，臣恐怕後世的君主的看現在，也好像現在的看從前呢！」皇上停了一刻道：「如今爲亂的是那個？」

京房道：『明主應該自己知道的。』皇上道：『朕實在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爲甚麼還用他呢？』京房道：『那就是皇上最信任，和他在帳中謀劃事情，進退天下的士人的就是。』京房是暗中指着石顯，皇上也知道了，就對京房說：『已經知道了。』京房方纔完事出來！

趙廣漢治吏事（節趙廣漢傳）

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

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穢。伏如神。皆此類也。

【註釋】①姓趙。晉人。字子都。宣帝時爲京兆尹。發奸捕伏如神。名聞諸侯。及坐法。竟腰斬。②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故爲距也。③贖價。④里中之極隱處也。⑤謂規取其身爲質。今家將財物贖之也。觀此知賄人動贖之風。由來已久。⑥劫取其身爲質。今家將財物贖之。⑦曉謂皆諭之也。⑧此四句謂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⑨辦具之也。⑩謂書記以召之也。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⑪告也。⑫謂動發之也。

【語譯】趙廣漢爲人強健有力。天性是精於吏治的。見那吏民。或通夜不睡。直至天明。又善於鉤致罪狀。表面示若不知。實已深得事情。他鉤致的方法。就好比要知馬價。卻先問狗價。已而問羊價。又問牛價。然後方纔問及馬價。把各價參伍比較。以類相準。便能確知馬價的貴賤。不致失實了。只有廣漢能够用這方法。別人學他的。都不及他。郡中的盜賊。閭里間的輕俠。他們的根株巢穴所在。以及胥吏受取的請託。那怕銖兩的好詐。他都知道的。長安中有幾個少年。聚集在里中極隱僻的空屋中。打算共規他人。話還沒說完。廣漢卻已使吏來捕治他了。便都服了罪。有富人蘇回做了郎官。被二人綁票劫去。教他家中用財貨來贖回。過了一刻。廣漢卻已帶了胥吏到盜家中。自己立在庭下。使長安丞聽審叩堂戶告賊道。『京兆尹趙君告訴兩卿。不要殺死那肉票子。他是個宿衛臣呢。如果肯釋放這肉票子。束手自來歸罪的。那怕是處在獄中。也得好好看待。萬一遇着赦令。還得免脫呢。』二人聽了這

話，都驚嚇詫異，又素來聞知廣漢的名聲，就開戶出來，下堂叩頭。廣漢跪謝道：「幸虧你保全郎官，很好很好！」便把二人送入監獄，吩咐小吏好好看待，給酒肉與他吃。到了冬天，應當拿出去斬了，便預先給他們辦全棺槨衣衾，告訴他們。那二人都說：「雖死也沒有甚麼遺憾了！」廣漢有一次用書去招湖都亭長。湖都亭長從西邊來，到了界上，界上的亭長和他調笑道：「託你到府中，替我多謝並問候趙君。」亭長既到府以後，廣漢和他談話及問事既畢，便道：「界上亭長教你帶信給我，爲甚麼不替他問候呢？」亭長便叩頭認錯說：「確實有這事的！」廣漢因道：「回去的時候，爲我告訴界上那亭長，教他勉力於職務，總要自己效力，京兆尹決不忘記他的厚意的！」他的發見奸詐，觸動隱伏事，都是這般的啊！

蓋寬饒直節〔節蓋寬饒傳〕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叩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迺解。

【註釋】①許伯皇太子外祖也。②謂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也。③姓蓋魏郡人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宣帝朝舉方正。對策高第。擢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公卿貴戚皆恐懼。莫敢犯禁。爲人剛直公廉。然深刻喜陷官人。後坐怨謗。下吏自殺。④謂自尊抗無所屈也。⑤猶注也。⑥長信。漢宮名。太后所居。少府官名。主供飲食服御等事者。⑦沐猴。彌猴也。⑧設日仰。⑨客舍也。謂知行客之輒過也。

【語譯】平恩侯許伯，起造宅第新落成，方纔搬入居住，丞相、御史、將軍，和中二千石，都前去道賀，獨蓋寬饒不去。許伯去請了他，方纔前去。從西階走上，臉孔向東，嚴然坐着。許伯親自替他斟酒道：「蓋君，後到。」寬饒道：「不要多給我酒喝，我是個酒狂！」丞相魏侯笑道：「次公醒時也是狂的，何必要喝酒纔狂呢！」在座的人，無不都注目他，對他很謙恭。酒喝到高興的時候，音樂齊作，有個做長信少府官名叫檀長卿的，站起來跳舞，裝沐猴和狗鬪的樣子，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寬饒心中不快活，便仰視屋頂，歎道：「確實華美呀！但是富貴沒有一定的，忽地換人，就好像客人過客棧一般，我看見過的，已經很多了。只有謹慎小心的，纔能够久長，你君侯可以不謹慎小心一些麼？」便立起走了。就上奏彈劾長信少府，說：「他竟把列卿的身分，做那沐猴舞，失掉體統，很不恭敬。」皇上要想辦少府的罪，許伯替他央告着，過了好久，皇上的念頭纔算消滅了。

鄭朋奏記〔節蕭望之傳〕

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

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竣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

【註釋】 ①會稽人。陰欲附望之者。 ②周。謂周公且召。謂召公奭。 ③春秋魯大夫。孟公綽也。為人廉正寡欲。 ④魯下邑大夫。勇士也。 ⑤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 ⑥黎庶百姓也。 ⑦謂國家委任將軍。誠得其人也。 ⑧謂管仲晏嬰也。 ⑨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抵腐其道。日仄不食。追周召之蹤。然後已乎。 ⑩自謙之辭。謂任趨走之役也。 ⑪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葉國而耕于阜澤。延陵即今江蘇武進縣。 ⑫美田也。 ⑬謂度量行為也。 ⑭蹊徑謂道也。 ⑮鋒。刃端也。鏑。刃旁也。

【語譯】 會稽人鄭朋上說帖給蕭望之道：「你將軍體察周公且召公奭的德行，受了像孟公綽的姿質，有卞莊子那樣的威勇，到了六十歲，便身當重要的爵位，官做到將軍，這實在是士人最高的命運了，住在山野中的許多百姓，沒有一個不歡喜。都道：「國家委任的將軍，真是得着合宜的人了。」但現在你將軍的立意，到底還是像了管仲晏子便罷了呢？還是要日斜不食，追着周公召公的功蹟，然後纔止呢？如果像管仲晏嬰便算了，那末我下走就要回到會稽去，尋那延陵季子的隱耕泉澤的故事，修理我良田中的農事，養着雞，種着黍，像子路所遇見的丈人一般。待見了二子長成，便老死罷了！如果你將軍確要度量自己的行為，下一番思考功夫，塞住那那僻的行徑，宣布那中正的政治，興起周公召公遺下的事業，親身學那日斜不食的勞苦，兼管着許多事體的，那末我下走情願竭盡區區的微力，像磨快了刀，也要效勞着萬分中的一分的。」

揚雄傳略（節揚雄傳）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周伯僑者。以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揚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偃揚侯。揚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邨。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

又旁情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註釋】①以官受地曰采地。②謂分系緒也。③范氏謂昭子士吉射也。自士會食采於范。以邑爲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爲氏。④名堵。其地爲趙韓魏所分。⑤卽今四川巫山縣。⑥巴郡所治之江州縣也。故城在今四川巴縣西。⑦郡名。故城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⑧漢武帝年號。⑨卽今四川郫縣。⑩一百畝也。⑪謂指義也。⑫音鐵。儻寬緩也。⑬劇甚也。謂口吃不能疾言也。⑭謹沉。⑮欲速之義。⑯威威愛貌。⑰謂品行方正。節操堅確之謂。猶器之有稜角也。⑱要也。⑲指米粟而言。一石爲石。再石爲儻。⑳反也。㉑成都人。字長卿。景帝時爲武騎常侍。武帝召爲郎。通西南夷有功。後拜孝文園令。長於辭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豐贖富麗。後人多宗之。㉒擬謂比象也。㉓戰國楚人名。平別號靈均。仕楚爲三閭大夫。懷王重其才。靳尚讒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襄王時復用。譴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于五月五日自沈汨羅江而死。㉔謂安步徐行也。㉕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處言伏處不出也。㉖湛沉。謂投水而死也。㉗據拾取也。㉘勞依也。㉙屈原所作九章中篇名也。㉚畔離也。牢聊也。謂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

【語譯】揚雄號叫子雲，是蜀郡成都人。他的祖先是出於周朝伯僑的。伯僑原來是旁支的庶子，起初有食采邑在晉地，名叫揚的，因而就把揚做姓氏。但不知道伯僑到底是周朝的那一支。揚這地方，在黃河汾水的中間，周朝衰微的時候，揚氏有稱侯的，號叫「揚侯」。恰值晉國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起來，范氏中行氏和知伯都滅掉，這時候，有人逼害揚侯，揚侯就逃到楚郡的巫山縣去。因就住家在那裏。楚漢興起來的時候，揚氏便逆着長江上去，住在巴郡的江州縣。有個揚季的，做廬江太守的官，到漢朝元鼎年間，因避仇人，再沿江上去，住在岷山的南面，叫郫縣。那裏有田一百畝，有屋幾間，世世拿農桑算職業。從季到雄，一共五世，都是一子單傳的，所以揚雄並沒有親族在四川。揚雄從小便好學，但並不喜歡章句訓詁，只求明白意思罷了。他所以能博覽羣書，竟沒一書不看。他做人很簡單寬緩，只是口吃，說話不大快。所以總是靜默無聲，喜歡深沉的思想，清靜不做甚麼；也沒有嗜欲，不汲

汲要求富貴，也不憂愁着貧賤，又並不修方正的節操，要求當世的名譽。家產不過十幾金，家中並沒有擔石的米粟藏着。但他卻很坦然，頗有一種大度量的樣子。凡不是聖賢的書籍，他是不喜讀的；不合他的意思，那怕富貴，他也不肯去做的。平常喜歡做些辭賦；先時蜀郡有個叫司馬相如的，他作賦很是弘麗溫雅，揚雄心中很羨慕他，每次作賦，常常摹擬相如格式。他又奇怪屈原的文字好過相如，爲何大家不寬待他，竟做了離騷，投入汨羅江自殺呢？因就悲哀他的文章，每次讀起來，沒一次不痛哭流涕的，以爲君子得到時機，便可大行其道，不得時機，便像龍蛇的蟄伏着罷了！能够碰到或碰不到機會，實在是有命運的，爲甚麼要投河自盡呢？他於是就做了和離騷，騷中的文字，意思相反的書，叫反離騷，從岷山投入長江去，吊那屈原。又依旁了離騷，再作一篇，名叫廣騷。又依旁惜誦以下諸篇，到懷沙止，共成一卷，名叫畔牢愁。

揚雄解嘲〔節揚雄傳〕

客謝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儉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

意者玄得毋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冀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馬。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徼以糾墨。製以質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聞而封侯。或

枉干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誅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迺以鷗臯而笑鳳皇。執蠓蜓而詡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夷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唯。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領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

君臣之儀。得也。甫刑磨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諄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陔隄。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票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註釋】 ①言為衆人之紀綱也。 ②分也。 ③負也。 ④青紫謂殺之色。紆紫也。控曳也。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 ⑤殺。車輪中心圓木。貫者之車。其輪朱。 ⑥謂同行列也。 ⑦金門。即金馬門。在未央宮。前者有銅馬故名。漢學士備顧問者待詔於此。 ⑧玉堂有大玉堂。小玉堂。漢殿也。 ⑨分布也。 ⑩纖微之甚。無等倫也。 ⑪淺也。言僅得之也。 ⑫禁門皆塗黃。言給事於黃門內。 ⑬不耦也。 ⑭失足也。 ⑮誅殺必見血。故云赤族。夷滅親族也。 ⑯羣鹿比戰國諸侯。 ⑰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山也。 ⑱謂齊趙韓魏燕楚六國及秦也。 ⑲謂來去如鳥之飛。各任所息也。 ⑳謂范雎也。魏人。字叔。受辱於魏。乃易姓名曰張繻。說昭王以遠交近攻。拜客卿。尋為相。封應侯。 ㉑謂顏闔也。魯人。魯君聞其賢。使使者往聘。因發後坏而亡。坏壁也。 ㉒齊人。其術深觀陰陽消息。迂大而闊博。 ㉓上下不定也。 ㉔言值世之屯難也。 ㉕古西戎國名。漢置縣。其地在今蒙古鄂爾多斯右翼後旗。 ㉖番音潘。番禹即在今廣東番禺縣。 ㉗北方國名。產良馬。 ㉘謂會稽東部都尉也。 ㉙謂燉煌玉門關候騎也。 ㉚有罪者則係於獄。墨。尤惡者則斬以鈇。質。獄料墨皆繩也。質。錘也。鈇。斃刀也。 ㉛化也。 ㉜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楹柱。 ㉝謂八方也。 ㉞稷周始祖。名棄。堯時為農師。舜時為后稷。十五傳而至武王。遂有天下。契。舜之臣。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之為司徒。封於商。為商始祖。 ㉟即

皋陶。字庭堅。舜命作士。明五刑。弼五教。 ① 鬻髮者也。 ② 商官名。伊尹爲之。故稱伊尹曰阿衡。 ③ 晏嬰。齊人。字平仲。夷吾。管仲字。差比之者。以其不爲王者之佐也。 ④ 勃解。即渤海。今之東海是也。 ⑤ 四雁也。 ⑥ 謂微子。比干。箕子也。 ⑦ 伯夷。太公也。 ⑧ 文種。范蠡。 ⑨ 謂百里奚也。買身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大夫。 ⑩ 燕人。善辯多智。游說諸侯。不遇。後入秦。昭王召見。與語。悅之。拜爲客卿。尋代范雎爲相。號剛成君。 ⑪ 頌頌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曰。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當貴。 ⑫ 一作唐昔。善相。所言皆驗。 ⑬ 蕭何。 ⑭ 曹參。 ⑮ 卽張良。 ⑯ 陳平。 ⑰ 周勃。 ⑱ 樊噲。 ⑲ 雲光。 ⑳ 草句之徒。小儒也。 ㉑ 初管仲輔子糾奔魯。子糾敗。管仲囚焉。桓公釋之。使爲相。 ㉒ 傅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岩。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 ㉓ 侯嬴。爲大梁夷門卒。秦伐魏。趙求救於魏。無意將十餘人往。嬴無所戒。更還。嬴笑之。以謀告無忌也。 ㉔ 漁父也。楚人。譚水深曰。澤。語本屈原卜居。 ㉕ 孔子也。 ㉖ 虞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爲上卿。食邑千廩。 ㉗ 齊有小臣稷。桓公一日三至而不得見。從者曰。可以止矣。桓公曰。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主之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他傲爵祿者。吾庸敢傲霸王乎。遂見之。 ㉘ 驛行至燕。昭王郊迎。擁羣爲之先驅。 ㉙ 持地帶也。 ㉚ 謂君臣上下有尊卑。瑕隙乖雜之漸。則可抵而取也。 ㉛ 罪法也。 ㉜ 宛屈也。固閉也。 ㉝ 疑也。 ㉞ 甲科。漢書蕭望之傳。設爲問難。書之於策。量爲大小。書甲乙之科。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 ㉟ 漢武帝詔郡國。歲舉孝廉各一人。 ㊱ 方正。漢文帝詔舉賢良方正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㊲ 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也。 ㊳ 報聞而罷之也。 ㊴ 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視火。燭雷。謂其盈貫。終以天收雷擊。地廠火熱。則爲虛無。言極盛者。亦滅亡也。 ㊵ 鬼神害盈而福謙也。 ㊶ 睨視也。 ㊷ 謂妄有搏執牽引也。 ㊸ 驅。四脚似壁虎。 ㊹ 皆古良醫也。 ㊺ 音格。骨也。 ㊻ 翁。肩。畏懼貌。雖初入秦。道遇穰侯。穰子王釋車中。恐穰侯知之。故懼也。 ㊼ 陷背。王稽加足于其背上也。扶服。謂使扶持而入於囊中。囊無底袋也。 ㊽ 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穰侯。逐涇陽君於關外。 ㊾ 界。問其兄弟使疏也。涇陽秦昭王貴弟用事者也。 ㊿ 曲頭也。頤音欽。 ① 謂急持其咽喉也。 ② 猶言隨後續跡之也。 ③ 漢齊人。高祖在洛陽。歡飲西部關中之策。賂姓劉氏。號奉春君。尋封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冒頓兵。數爲邊患。故往結和親約。 ④ 輅。車前之橫木也。輓引車也。委輅脫輓。謂委棄引車也。 ⑤ 中國。指京師。 ⑥ 薛人。拜博士。號稷嗣君。漢高祖爲帝。去秦儀法爲簡易。通說帝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爲薛衰野外習之。後拜奉常。徙太子太傅。 ⑦ 卽尙書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戒四方。呂侯後爲甫侯。故云。 ⑧ 金日磾。張安世。皆宣帝時權貴。許。謂宣帝許皇后家。史則宣帝外家。故時人以此四家爲貴盛。 ⑨ 蕭何規模。曹參隨之。 ⑩ 陳平六出奇計。以佐漢得天下。 ⑪ 音底。賴。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者曰。既。墮崩也。 ⑫ 名相如趙人。嘗竊雙入秦。見昭王于章臺。秦王不與趙地。相如詭計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 ⑬ 漢初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

黃公角里先生也。②謂採取聲名也。③謂公孫弘對策於金馬門也。④祁連山名。卽天山。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騶驎。謂驍騎將軍糧去病也。⑤東方朔以肉歸遺細君。是損割其名也。

【語譯】 某客嘲笑揚雄道：『我聽說上世的士子，做了衆人的管理人，不生在上世便罷，生在上世，就可上頭尊崇在人君那裏，下邊顯榮他的父母，分人家的圭璋，得人家的爵位，藏抗人家的符節，分人家的俸祿，繞了青綬，拖了紫帶，漆紅着車輪，很氣概的；如今你幸虧遭到文明的時世，處在沒有忌諱的朝廷中，和許多能幹人在一起；料來經過金馬門，登上玉堂去，是早已有日子的了，卻沒有聽得你畫出甚麼一種計策來，上頭說說人君，下邊和公卿談談，眼睛像耀着的星，舌頭像發電的光，一從一橫的，談論得沒有人可以抵當；倒在此作太玄五千言，像枝葉分散得很多的，一個人獨說十餘萬字，深的比黃泉還低，高的比蒼天還高，大的包含着元氣，小的細得沒有比方，然而爵位不過是個侍郎，就是升些官，也不過升到給事黃門，依我料來，玄色的莫非不時髦，要白的纔好吧？爲甚麼你的官職不會交時呢？』揚子笑着答應道：『你只知道要漆紅我的車轂，不知道一跌，便要滅盡我的族的。從前周朝王政的規矩，一鬆了紐結，就有許多諸侯，像羣鹿般爭着趕，分離成十二國，合併爲六七國，四分五裂的，併成戰國模樣。士子沒有常常服事的君，國君也沒有一定的臣子；得士的國便富強，失士的國便貧弱；士人像鳥一般，舉起翅膀，撲着羽毛，任自己的意思往來就是了！所以有的自己盛在袋中到秦國去，有的鑿了牆逃走，因此騶衍就忽上忽下的取了世上的資格；孟軻那怕碰到壞運氣，也還能做到萬乘的師傅。如今大漢左邊到東海，右邊到渠搜，南面到番禺，北面到陶塗，東南設一個都尉，西北設一個斥候，有罪的便把規矩縛他，尤惡的便拿斧頭蹠頭斬他。拿禮樂離散他們，拿詩書教化他們，磨了很長久的歲月，約束他們拿倚廬的制度，天下的士子，像雷

這麼發動，雲這麼合攏，魚鱗這麼複雜，都在八方謀幹，家家自以爲是稷契，人人自以爲是臯陶，戴了罩髮具，拖了帽纓子談的，都比着伊尹，就是五尺長的童子，也都難爲情說着晏嬰和夷吾，當道的高得像升入青雲，失路的便拋在溝渠中，早晨握了權，便做卿相，晚上失了勢，便做單身漢。譬如江湖上的麻雀，海洋中的小鳥一般，四隻雁飛來，不算多；一雙野鴨飛去，也並不減少。從前三仁去了，殷朝便變爲丘墟；二老歸來，周朝便得着天下；伍子胥死掉，吳國便滅亡；文種范蠡存在，越國便稱霸王；五殺大夫進了秦國，穆公便大歡喜；樂毅逃走到趙國，燕惠王便大害怕；范雎因爲拉折了脊骨，卻使穰侯危險着；蔡澤雖然曲了嘴巴，卻還能笑唐舉的相面。所以當有事的時候，不是蕭何曹參張良，陳平周勃樊噲霍光，就不得安頓；當沒有事的時候，那怕就是講章句的那種小儒，只須坐守着，也就沒有甚麼礙事。所以世上亂了，就是聖賢人奔忙，還是不夠事；世上太平了，就是庸碌人高枕臥着，也還可以寬心。那上世的士人，有的解掉捆綁就做宰相；有的脫掉短褐，就做太傅；有的靠在夷門上好笑；有的橫在江潭中釣魚；有的七十次說發，還仍是碰不到明亮的人君；有的立談之間，便封着侯；有的能屈着千乘的車，駕到陋巷中來；有的捧了掃帚做他人前面清道的人；所以士子很得伸他的舌頭，挺他的筆，找尋人家的差處，沒有甚麼倒面子事。哪！若在現在時世，那些縣令並不要請求士子；郡守也並不要迎接先生；羣卿也不要向客人作揖；將相也不肯低着眉毛；說話奇些的，並要給人起疑；行爲怪異的，便要犯着罪；所以要想談論時事的，都彎了舌頭；閉住聲音；要想幹事的，都要試了腳步，纔敢踏去；假使上世的士子，居住在現在的世上，對策不是「甲科」，品行不是「孝廉」，選舉不是「方正」，也只可上個奏疏，時時說些是非罷了！好就不過等待詔書；不好的便回報聽得罷了！再也不會有了下文了！那裏能得到好官做呢？並且我聽得的，「炎炎像火般的，便要熄滅火星；隆隆像雷聲般的，便要斷絕

聲音；人們只看了雷，看了火，以爲他是很厲害的，不知道天終究要收他的聲音，地終究要藏他的熱氣；那怕極盛，終究也要滅亡的。所以高明的人家，鬼常常窺探在他的屋裏，強搶硬奪的都要滅亡，默默無聲的卻能够保存官位到了極頂的，宗族就很危險，謹慎自守的，身體倒能够保全。所以知道了玄和默，就是守着道理的極點了；能够清和靜，便是游得神靈的廷中了；只顧寂寞，便是守着德性的居宅了；時世既然不同，事情也就改變，不過人道總不會兩樣的。他們和我，已改變了時候，不知道那個好些？現在你把鷓鴣來笑鳳凰，捉了蜥蜴來嘲龜龍，不也是發了狂病了麼？你單笑我玄的不好，要看重白的，我卻也笑你病得厲害，碰不到與跗和扁鵲的好醫生，實在很可哀傷呀！」客道：「照你說來，那末不是玄，就不能成功名譽的麼？像范雎蔡澤以下那班人，那裏能斷他一定是玄的呢？」揚子道：「范雎是魏國的亡命，被人折斷脅肋，拉脫骨頭，方纔免掉繩索的捆縛；湊攏肩胛，給人在背上踏了，自己裝在袋中，藏在車底，方能到秦國去，激怒了萬乘的君主，離開涇陽君，排除穰侯，代他拜相，這是適當其時啦！蔡澤是山東的匹夫，曲着牙巴，折着鼻梁，拖着鼻涕和唾液，到西面去拜強秦的宰相，就立刻扼住他的咽喉，塞住他的呼吸，不放他多話，又拍着他的背，搶他的相位，這是適逢其時啦！本朝天下已定，兵革已息，建都在洛陽，斐敬棄掉拉車子的事業，掉弄他三寸的舌頭，建立拔不掉的計策，把京師都搬到長安去，這也是適逢其會啦！五帝垂下典謨，三王傳下禮法，百世不能改易的，叔孫通卻起在枹鼓中間，解除盔甲，釋放兵器，便作君臣的朝儀，這也是適得其時啦！甫刑很酷烈，秦法很苛暴，我聖漢權定制，於是蕭何定律例，這也是得其時宜啦！所以造蕭何的律例在唐虞時世，便不合時了；作叔孫通的朝儀在夏殷時候，便太不明白了；建立叢敬的計策在成周時世，便大錯了；談范雎蔡澤的游說在金張許史的中間，便癡狂了；那蕭何定了規則，曹參依了他，留侯畫了計策，陳平出

了奇計，他們的功業像泰山，響聲像倒了石頭土堆，難道他們果真聰明過人麼？也無非機會碰得巧罷了！所以做可做的事情在可做的時候，便是順時得利，做不可做的事情在不可做的時候，便是不順時，不吉利像那蘭先生收功業在章臺，四皓得聲名在南山，公孫宏對策在金馬門，驃騎將軍發迹在祁連山，司馬長卿受饑誚在卓氏，東方朔損害名譽在細君身上，僕實在不能和這諸公相比並，所以默然獨自守着吾的太玄。」

文翁化蜀（節循吏傳）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勵。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

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註釋】①縣名。漢屬廬江郡。卽今安徽舒城縣是也。②郡掌財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③刀。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者也。④郡中高職也。⑤修學之官舍也。⑥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⑦謂不令徒官役也。⑧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⑨多也。⑩整也。⑪內舍小門也。⑫文翁祠堂猶在益州城內。

【語譯】文翁是廬江郡舒縣人，年少時很歡喜求學，通曉春秋一部書，因爲郡縣官查察推舉他，就在景帝末年，做了蜀郡太守，他很仁慈愛百姓，喜歡教化他們。看見蜀地很偏僻鄙陋，有野蠻的風氣，文翁便想引他們到文明的一路去。因此在郡縣的小吏中間，揀那開敏有才幹的，像張叔一類十多個人，親自管教他們，勉勵他們；又差他們到京師中去，受業在博士那裏；有的或是學習律令，減省了自己衙署中的用度，買了刀布等蜀中物件，差解送錢糧的委員帶送給博士們。過了幾年，蜀郡的許多學生，都已畢業了；回到蜀郡去，文翁便把高等的官職給他們做，挨着次序查考推舉他們，官有做到郡守刺史的。又在成都市中，修建了學子的官舍，招集四方各縣的子弟，來做學生，給他們免除了官家的差役。程度高的，把他補郡縣官；次一等的，叫做孝弟力田，這是漢時不易得的科名；又時常揀選學官中的僮子，使他們在花廳上受教訓，演說給他們聽。每次出去巡查各縣，便多跟隨着學官中的許多學生，揀明經義，修品行，的和他同去，使他們傳達教訓和命令，竟可出入人家內室的小門，一無禁忌。縣中的吏民，見他這般，都以爲很榮耀的。過了幾年，便大家爭着要做學官弟子，有錢的人，甚至於出了錢求他。從此便教化大行，蜀地人求學在京師的，竟可和齊魯相比並了。到武帝時候，便令天下郡國，都設立了學校官；這實是文翁開頭的。文翁後來死在蜀郡中，吏民便給他立了祠堂，每年按時節祭祀他不斷絕，到現在巴蜀人喜歡文雅，還

是文翁的教化呀

嚴嫗之先見〔節嚴延年傳〕

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註釋〕 ① 姓嚴。下邳人。字次卿。少學法律。宣帝時爲侍御史。劾霍光擅廢立。朝廷憚之。後爲河南太守。敏於政事。吏忠靈節者厚過之。然疾惡太甚。又巧爲獄文。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後坐怨望非謗不道。棄市。 ② 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古之蜡。今之年節祭也。 ③ 謂奏報行決也。有司書囚罪狀。長吏列決之。是所謂報也。 ④ 都城之街亭也。漢時洛陽二十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 ⑤ 順。反也。乘。因也。 ⑥ 臘及正歲禮畢也。 ⑦ 謂多殺人者。已亦當殺。 ⑧ 謂素意不自謂如此也。 ⑨ 言符其喪至也。 ⑩ 謂一門之中。五二千石。故總云萬石也。

【語譯】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要跟延年過年祭祀，到了洛陽，便聽見奏報要斬決死囚，母大吃一驚，就停留在街亭中，不肯再進衙門。延年於是出來到街亭中拜見母親，他母親卻閉着閣門不肯見他。延年便脫掉帽子，在閣門下磕頭，磕了好久，他母親纔見他。因責備延年道：「你幸而得備官位在郡守中，專權管着千里地方，不聽見你行仁愛的教化，使愚民安頓些，反而依靠了刑罰，多殺害人民，想因此立些威勢，這難道是做人民父母的心念麼？」延年便服着罪，重重的磕頭賠不是。因而親自替母親趕了車子迎到衙門中去。他母親過了年節和新正的熱鬧，便對延年道：「天道很神奇明亮的，人們不可單是殺人的，我不料到了年老，還要看見你壯年的兒子受刑罰呀！我走了，離你回東方去，先去打掃一下墳墓去了！」便動身回到自己的家裏，看見兄弟族人，對他們再這般說。過了一年多，延年果然失敗，受了死罪，東海地方的人們沒一個不稱贊他母親的賢明。延年兄弟共有五個，都有做官的才幹，都做到大官，東海地方人稱他母親叫萬石嚴嫗。他的第二個阿弟名叫彭祖，官做到太子太傅，事實記在儒林列傳中。

萬章却石顯資〔節游俠傳〕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遂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

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賞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

【註釋】

●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細柳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南。

●謂章從京兆至殿中也。

●謂不以章自隨也。

●言爲石顯所哀憐。

●猶言力不能救護也。

【語譯】萬章字子夏，是陝西長安人。長安地方很繁華，街市中很多豪傑之士。章住在城西柳市那裏，人稱爲城西萬子夏。章做了京兆尹的幕友，嘗跟京兆尹到殿中去，侍中諸侯貴人爭着要和章作揖，卻沒有人同京兆尹講話的。章很局促退縮，害怕得很。從此以後，京兆尹便不再叫章跟隨身邊了。萬章和做中書令的石顯很要好，平常得了石顯的權力，他門前的車馬，也接連不斷。到成帝初年，石顯因爲專權擅勢的罪名，免除了官爵，搬回家鄉去。那時石顯家財千萬，臨去的時候，留下些牀席器物，價錢也值幾百萬，要想送給章，章不受他的。有幾個客人問他爲甚麼不受章歎道：『我是穿布衣的窮百姓，蒙石君憐惜。現在石君破了家，我的力量既不能救他，反而去受他的財物嗎？這些都是石氏的禍根呀！我萬氏反當他是福氣嗎！』諸公因此一事，便都佩服他稱贊他。

陳遵傳（上）〔節游俠傳〕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卽

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爲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待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爲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倮遵。露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膽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

主皆藏去以爲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註釋】 ①古杜伯國。漢文帝葬此。因曰杜陵。在今陝西長安城東。 ②博。賭博也。奕圍棋也。 ③負。欠也。進本作贖。音轉誤耳。猶今賭後抽頭會食。送蓋者而欠之也。 ④蠶書。文書之用印章爲信者。自秦以來。惟天子之印章稱璽。故璽書惟天子得用之。蓋卽詔勅之別稱也。 ⑤逕。妻名。謂其妻知負博之狀者。記及其妻知狀。著奮恩之深也。 ⑥漢昭帝年號。 ⑦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⑧言每日必出飲醉也。 ⑨謂按舊法令罰之也。適設罰。責罰也。 ⑩成人。字游。治春秋。射策爲郎。後代孔光爲太師。封扶德侯。 ⑪優禮賢士而尤敬重遵。 ⑫卽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也。 ⑬右扶風之縣名。 ⑭地名。故城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南。 ⑮讀如嗜。 ⑯猶言溼酒大醉也。 ⑰以其前門關閉。故從後闖出之也。 ⑱去亦藏也。音舉。 ⑲招來而禮之也。

【語譯】 陳遵字孟公，是杜陵縣人。祖父名遂，字長子，當漢宣帝微賤時候，和他很要好，時常跟着賭博圍棋。遂屢次欠了輸的錢。等到宣帝卽位，用着遂，略爲遷他做太原太守；有一天賜遂璽書道：「制詔給太原太守，現在你官尊祿厚，可以償還賭博時輸的錢了！」遂妻叫君寧，這時候也在旁，是知道從前賭錢情形的，遂因此辭謝宣帝道：「這事情還在元平元年赦令以前，不必說他了。」他竟被宣帝這樣優待。元帝時，徵召遂做京兆尹，後來官做到廷尉。遵年少就死掉父親，後來和張竦、號伯松的，都做了京兆史。竦博學很通達，以清廉節儉自己守着，陳遵卻放縱不拘禮節的，二人的操守品行，雖然不同，但是很相親愛。當哀帝末年，都有名望，要算是後進人士的第一流人了；二人都進了公府，公府中的掾史，大概都是瘦馬破車，不講究辯明的，只有陳遵獨自一人，極盡車馬衣服的華麗，他的門外，總是車馬七轅八倒的橫着。每日出去飲酒，定要醉了回來，對於公事，屢次廢掉不幹。西曹按照舊

規矩罰他，伺候的小吏每到寺舍中去告訴邈道：『陳卿今天又爲了某事受了罰了！』陳邈道：『滿了一百件，纔來關照我！』舊規矩要有一百件差處纔被斥退，後來滿了百件，西曹便告訴大吏，請斥退邈。那時大司徒叫馬宮，是個度量很寬大的人，本是寬容士子的，又很看重陳邈，對西曹說：『此人是有大才幹的，怎可用小規矩責備他呢？』便薦舉陳邈，說他能治三輔劇縣的，便叫他補實郁地方的縣令。過了好久，和扶風尹的意見不相得，便自己免掉官回去。槐里地方的大賊，名叫趙朋霍鴻等，羣起造反，陳邈做了校尉，擊殺朋鴻，有了功勞，便封爲嘉威侯。他住在長安中，所有列侯近臣貴戚，都很看重陳邈。凡是到任的郡縣官，和郡國豪傑到京師來的，沒一個不同到邈門來的。陳邈喜歡喝酒，每次大宴會的時候，等賓客滿堂時，往往關上了門，把客人車子上的鍵頭投入井中，那怕有急事，也不能夠出去。曾經有一個部中的刺史，爲了公事來拜訪邈，恰值他大喝酒的當兒，刺史便大窘，等到邈大醉了，就突然進去見邈的母親，磕頭道：『我在尚書那裏，還有約會的事呢！』邈母便教他從後門出去。陳邈大概時常喝醉酒，但是事情也並不廢掉。陳邈身長八尺多，頭長鼻大，相貌很是堂堂，略看些傳記，便會做文辭，性喜寫字，給他人的尺牘，都藏起來以爲是榮耀的。每有請求，大家都不敢回絕他，他所到的地方，就是上流社會人，也都想念着他，招待他恐怕遲的。這時候有和邈同姓名的，每到他人門首便喊道：『陳孟公來了！』坐中沒一人不給他吃一驚的，等他進來，卻不是那個陳孟公，因此就叫那人爲陳鷺坐了。

陳邈傳（下）〔節游俠傳〕

王莽素奇邈材。在位多稱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

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譎。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某因留宿。爲侍婢扶臥。遵知飲酒。饌。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旣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黃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予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車礙。爲黨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

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至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爲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竦爲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誦。遵陳利害。爲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

【註釋】
 ① 設懲 ② 謂口中隱度其辭。以授書吏也。 ③ 車之有屏蔽者。 ④ 宴食曰飫。 ⑤ 讀沈。又音耽。 ⑥ 謂印之組也。 ⑦ 謂自如其故也。 ⑧ 正也。 ⑨ 屬。連綴也。 ⑩ 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也。 ⑪ 纏。微。井索也。 ⑫ 重懸也。懸井以繩爲繫者也。懸擊也。言瓶忽懸礙不得下。而爲井繩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稍反。 ⑬ 音丁良反。 ⑭ 音雷。 ⑮ 提。擲也。謂擲入黃泉之中也。 ⑯ 草蕪以盛酒者。 ⑰ 音骨雞。圍轉縱捨無窮之狀。 ⑱ 盡日猶竟日也。 ⑲ 天子屬軍。常載酒食。故有驕夷也。 ⑳ 約。約束也。 ㉑ 讀沈。 ㉒ 念也。 ㉓ 左馮翊之縣。故城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 ㉔ 與音立。亦讀瑟。

【語譯】王莽素來奇着陳遵的材幹，在官位的那些人，又很多稱贊他的，因此便請出他來做河南太守。陳遵既然到了任，便吩咐承差到西面去，招會寫信札的書辦十個人，來他面前，替他寫私信，謝那京城中的舊朋友。遵自己靠在茶几上，口中約略說了意思給書辦，而且一面查察公事。一會兒寫了幾百封信，親愛的，疏遠的，都各有各的意思。河南地方人，都大加驚駭，過了幾月，就免掉官。當初陳遵做河南太守的當兒，他的阿弟名叫緄，做個荆

州牧。要到任去了，二人都路過長安富人，就是從前做淮陽王的，他那外家左氏，在那裏飲酒作樂，很是放肆，後來有個司直名陳崇的聽得這事，便參奏道：『陳遵兄弟，倣倣得受聖恩，超過等級，歷過官位，遵的爵做到列侯，官職備着郡守，級做到州牧，奉命出使，都該應保舉正直的，監察邪曲的，宣揚聖王的教化，纔算是唯一的職務呀！現在他們不修身自慎，專做不法的事；當陳遵初受官的當兒，他竟坐着有篷子的車子走進閭巷中去，到寡婦左阿君家中，擺酒唱歌，遵立起來跳舞，竟弄得跌倒在坐上，夜中又留宿在他家，給侍婢等纒扶着去睡。遵明知飲酒宴會，都該有禮節，依禮不得擅進寡婦的門的，如今卻沈溺在飲食中，把男女的分別也混亂了，輕辱朝廷的爵位，羞污着印綬，這種惡名，真耳不忍聞哪！請一同免了職罷！』遵既免了官，就回到長安去，賓客越發盛，飲食仍和從前一樣。過了好久，再做九江及河內的都尉。共計做過三次的二千石。那個張竦也做官做到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來都免掉官，只剩列侯的封爵回到長安來。張竦居處很貧賤，沒有賓客，時刻有好事的，跟從他責疑問難，論些道德經書罷了！這陳遵卻晝夜呼號，車騎滿門，酒肉接連不斷，從前黃門侍郎揚雄，作酒箴諷諫成帝，他的文字是假設一酒客難着法度士，是譬他在物件上的，文道：『你猶如一個瓶，看瓶擺在井邊上，處高臨深，動就非常危險，酒醪沒有一滴進口，藏着的水倒滿在肚中，不得左右活動着，吊在井索上，一天掛了下去，給井闌圍撞碎，便全身拋到黃泉中去，骨肉做成泥土，這般自尋煩難，倒不如盛酒的皮袋了，盛酒的皮袋，圍轉如意，有無窮的形狀，整日的盛着酒，別人還要借他買酒，常做國家的用器，託身在天子的後車中，出入在兩宮中間，經營公家的事，從這般看來，酒有甚麼錯處呢？』陳遵讀了，非常歡喜，時常對張竦道：『我和你就是這一般了，你時刻諷誦詩書，苦身約束自己，不敢稍有錯處，我卻任性放縱，浮沉在世俗中，官爵功名，不下於你，卻獨能得些快樂，不比你好麼？』張竦道：

『各人有各人的性情，長短都要自己制裁的，你要做我，也不能够，我如果學你，也就失敗了。不過學我的，容易自己守住，學你的，卻難以成功，我這是常道呀！』等到王莽失敗，二人都客居在池陽，張竦給賊兵殺死，更始到了長安，大臣都薦陳遵做大司馬護軍，後來和歸德侯劉歆一同出使匈奴，單于欲脅迫陳遵降他，遵陳明利害，說明曲直，單于大是奇他，打發他還漢朝來，適值更始事敗，遵就留居在朔方，後來給賊兵所敗，當時正是酒醉，便也被賊殺死。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節匈奴傳〕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他。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暨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

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註釋】 ①精妙也。 ②秦將。始皇時李兵築長城。威振匈奴。二世立。自殺。 ③西河。黃河之西。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等處。漢置西河郡。 ④瑛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 ⑤石。言堅固如石也。 ⑥音。計策也。 ⑦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此傳言。見陳平傳。 ⑧高后時。匈奴遣書戲。譏欲伐之。喻願自效。布以平城時。喻亦在圍。斥之。 ⑨沛人。始業屠狗。從高祖起。豐。累從職。征。封舞陽侯。 ⑩楚人。項羽將。數言高祖及羽滅。高祖購之千金。布潛匿於魯朱家。朱家說汝陰侯滕公。勸帝赦之。乃召爲郎。布任俠。又得曹丘生爲之游說。故名滿天下。 ⑪以權宜爲書。願辭以答之也。 ⑫雍州甘泉山。甘泉山在今陝西淳化縣西北。 ⑬營名。周亞夫爲將軍。屯於此。以備。其地在今陝西咸陽縣。 ⑭徐厲爲將軍。屯棘門。其地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北。 ⑮地名。在今陝西長安縣東。劉禮爲將軍。屯此。 ⑯漢設馬邑。與匈奴互市。待其歸而要擊之。故曰權。 ⑰睢陽人。字長孺。景帝御史大夫。徙材官將軍。 ⑱墜。古地名。微要擊也。 ⑲匈奴奴王所在也。 ⑳山名。在外蒙古。衛青追匈奴軍于至此。 ㉑積土爲封。 ㉒當在蘇尼特旗之北。 ㉓禪。積土爲封。而又祭也。姑衍。山名。在漠北。 ㉔謂大沙漠也。 ㉕匈奴中地名也。 ㉖匈奴中山名也。 ㉗漢宣帝年號。 ㉘西域國名。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 ㉙公主。漢嫁宗室女於烏孫。 ㉚五將。田廣。趙充國。田順。范明友及韓增是也。 ㉛常惠也。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二萬九千級。 ㉜信也。謂所期處也。 ㉝郅支將軍。田廣。明。虎牙將軍田順。 ㉞均漢宣帝年號。 ㉟扶伏狼。匈奴也。 ㊱謂以爲臣妾也。 ㊲浪也。 ㊳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 ㊴大宛。西域國名。今俄屬浩罕塔什干等地。武帝曾遣李廣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獻王三千匹。 ㊵部落名。東胡別種。其地在今蒙古阿魯科爾沁西北。 ㊶西南夷種也。 ㊷藉。猶陷也。薄姐。羌屬也。 ㊸謂刈。絕也。 ㊹今朝鮮北境。及瀋陽東南境。武帝平朝鮮。置四郡。 ㊺兩越。東越今福建地。南越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 ㊻離。歷也。三月爲一時。 ㊼三垂。謂東方西方南方也。此言匈奴之在北方。比之三垂。形勢懸絕也。 ㊽謂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 ㊾謂使車交馳。其數相擊也。 ㊿西域國名。其地在今新疆吐魯番縣西。 ㊽古國名。與大月氏同族。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細亞之地。 ㊾沙地也。因其形似龍。故名。在今新疆天山南路。

【語譯】 臣聽說六經上講的治安，是貴在沒有亂的時候；兵家的勝利，是貴在沒有戰的以前；這二事的顯露，很是微細，看不出來，然而卻是大事的根本，是不可不體察的。如今單于上書來求朝見，國家不允許他，回絕他，臣的愆意，以爲漢朝和匈奴從此不和睦了！匈奴本是北地的戎狄，五帝所不能臣服，三王所不能節制的，不可使他

生意見，是很明白的！臣不敢把遠代的事情做引證，請引秦朝以來的事情來證明他：像秦始皇的強盛，蒙恬的威武，帶兵四十多萬，還不敢窺探西河，只得造了長城，和他們隔絕；到了漢朝初興，拿高祖的威靈，有三十萬兵衆，還要圍困在平城，兵士們有七日不得飲食的，這時候善打算的士夫，會畫策的臣下，很多很多，到後來他們所以逃脫的情形，世人卻沒有一個說得出來的；到了高皇后，曾經也恨匈奴無禮，羣臣在朝廷上會議，樊噲自請以十萬兵隊，橫行在匈奴中，季布道：『樊噲直該斬呀！他膽濇趣，順着意旨！』因此大臣便從權寫了一封信，答復了他，然後匈奴的結方纔解掉，中國的憂患方纔平服；到了孝文帝的時候，匈奴侵掠北邊，他偵探的騎兵直到了雍州甘泉山，京師中害怕得很，打發了三個將軍屯紮在細柳，棘門，霸上，防備着胡人的災患，過了幾個月方纔罷休；孝武帝即位以後，設了馬邑互市的計策，要想引誘匈奴進來，差韓安國帶了三十萬兵，在便利地方要擊他們，匈奴知道了，纔退回去；徒然費掉錢財，勞苦兵衆，一個敵虜都看不見，況且是單子的面目嗎？後來深算社稷的計策，規畫萬年的謀略，便大大的興兵幾十萬，差衛青霍去病領了兵，前後十多年，方纔渡過西河，橫斷着大沙漠，攻破寘顏山，襲取匈奴的王庭，窮極他們的土地，竭力追趕，封了狼居胥山，禪祭着姑衍山，直到了翰海那裏，擄獲名王貴人有幾百個，從此之後，匈奴害怕得不知怎麼，越發來求要和好親暱，但是還不肯稱臣呢！並且那從前時世，難道喜歡丟掉無數的費用，役使着沒有犯罪的人民，求快意在狼望的北面麼？也不過以爲不勞苦一次，是不得長久安頓的，不暫且費些錢財，是不得永遠休息的。所以硬了心腸，把百萬的兵丁，摧殘到餓虎嘴裏去，搬運了庫裏的錢財，填那盧山的深壑，卻一點沒有懊悔的，到了漢宣帝本始的初年，匈奴纔起了蠻橫的心念，要想掠奪烏孫國，劫取公主，便打發五位將軍，帶了十五萬騎兵，打獵在他的南部，長羅侯常惠用烏孫的五萬騎兵，在他的西面嚇他，

都到了約會的地方便回來，那時也並沒有甚麼得到，徒然空揚着威武，表明漢朝的兵丁像風雷罷了，雖則空去空回，還是誅掉兩個將軍！所以北狄不臣服，中國總不得高枕安睡呀。到了元康神爵年間，聖王的教化像神明，大恩四周都融洽了，又巧值匈奴內亂，五個單于爭立做王，日逐國呼韓邪前來歸附，低頭稱臣，然而也不過籠絡住他，不敢當他臣妾看待。從此以後，他們喜歡來朝的，也不拒絕他；不喜歡來朝的，也不強迫他。爲甚麼呢？因爲他們外國人天性是很凶狠的，身體很是長大，自恃着氣力大，難以善行感化，只威勢是容易服的，他們強盛的時候，難以使他們屈服，他們和我親暱和好，是難得的。所以沒有臣服的時候，勞師遠攻，竭全國的財貨，伏了死尸一百萬，流着血一千里，破堅城，攻強敵，竟像那樣的困難哪！到既經臣服以後，安慰他，順着他，交際了送些東西，用禮貌接待，又像這般的周到呀！從前曾經屠殺大宛國的城池，踏破烏桓國的營壘，攻打姑繒國的堅壘，破那蕩姐國的邊疆，斬那朝鮮的旂旄，拔那兩越的旗幟，近的不過十幾天一月的戰爭罷了，遠的也不過兩季的勞苦罷了！都已鋤着他的王庭，掃滅他的閭閻，把他的土地改爲郡縣，像雲的吹去，席的捲轉，後來更沒有餘災了！只有北狄不是這樣的，真是中國的堅敵呀！東南西三方的邊境和他相比，真差得遠了！自從前世便一直看重他的，現在也很不可看輕他呀！如今單于情願歸降德義，懷着誠懇的心念，要想離開他的王庭，來陳明意見在君王面前，這都是上世遺下的計策，祖宗神靈所希望的；國家那怕耗費，實是出於無可奈何的呀！怎可用不快的話去拒絕他，拿沒有日子的約期疏遠他，消滅從前的恩德，開着將來的嫌隙呢？這樣的招待他，倒反而使他成了怨仇，使他們懷恨在心，違背了從前的話，他就靠了從前的話，歸結怨恨在漢朝，因此便和漢斷絕，終究沒有北面事漢的心念，那時用威力去逼他，既然不可以，用言語去撫慰他，卻也不能够，那得不算大憂愁麼？那眼睛最明亮的人，能够看得無形

的事情；耳朵最聰敏的人，能够聽得無聲的東西。果真先在沒有怎麼的以前，預備着了，那末蒙恬樊噲也不必幹出他的本領；棘門細柳也不要防備；馬邑的計策，到那裏去用；衛青霍去病的功業，更那得施行；五將軍的威武也沒有甚麼可以驚嚇的了！若不是這般，那末一有仇隙以後，那怕很聰明的人，勞心在內，極能辯的人往來游說，車殺彼此相擊，還不如沒有怎麼的時候安頓着呢！況且從前的謀算西域，節制車師，設置城郭，立了都護府，管理三十六國，費用每年要幾百萬的，難道爲了康居烏孫果真能够走過白龍堆來，侵掠漢朝的西邊麼？也不過是要節制匈奴罷了！我們幾百年勞苦過來，一旦把他失掉，已經耗費掉十個，卻愛惜着一個，我臣私下給國家不安頓呀！請陛下略爲留意在沒有亂沒有戰的以前，阻遏住邊疆上生出禍患纔好！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節匈奴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四。錦二十四。赤綈。綠繪各四十四。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註釋】①匈奴使臣名。唐音呼。②右賢王。匈奴近臣爵名。文帝三年。匈奴右賢王寇河南。四年。匈奴討右賢王。遣書告漢。帝因答書如此。③音灰。夾衣也。④同苞襦。櫛髮之具。⑤繫腰之大帶。⑥帶鈎也。⑦皆絲織也。⑧意與令肩。皆漢使名。

【語譯】我漢朝皇帝敬向匈奴王問候，你很健康嗎？你使臣係麼淺帶信給我說：『願意罷兵休養士卒，把往事一概不提，將舊條約恢復了，使邊境的百姓可以和樂，世世平安無事。』我聽了很滿意，認爲這纔是古代聖王的主張。我漢朝和你匈奴約定爲兄弟，對待你們實在很好，違背約定的常是你們匈奴不過，右賢王叛變的事，已經在我們赦免之前，也不必深加追究了。你單于若果照來信所云，布告諸官吏，叫他們守信用不違反條約，我當依你來信所說那般做。派來的使臣又說你因破月氏有功，戰事很辛苦，現在特地叫中大夫意和謁者令肩賜給你我自己所穿的繡花夾衣，長衫，錦袍各一件，篋梳一，腰帶一，帶鈎一，繡十四匹，錦二十四匹，紅綢和綠綢各四十四匹，請你收了！

漢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節匈奴傳〕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之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翁

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遣單于橐鞬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頽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輓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註釋】
① 當戶。且渠。二官名。一人而兼二官者。離渠難。匈奴使者姓名也。且當讀疽。② 匈奴使臣。
③ 邪惡之民。
④ 降下也。謂貪利之心。愈趨愈下也。
⑤ 單于與漢之書也。
⑥ 同悅。
⑦ 成嘉使。史作成便。按嘉使猶喜與也。作便者後人妄改。
⑧ 橐。音衛。橐鞬也。可以盛酒。鞬音柴。橐也。
⑨ 一定之數量也。
⑩ 偏頗。
⑪ 毀棄也。既音器。
⑫ 跂。音支。足也。凡有足能行者。皆跂行。喙。口也。凡有口能呼吸者。皆曰喙息。
⑬ 音軟。勸說。
⑭ 背匈奴而降漢者。
⑮ 謂漢不負約也。

【語譯】 皇帝敬問匈奴單于的康健。前次你派遣做當戶兼且渠官的離渠難和郎中韓遼。送來馬二匹。早已到達。我也很恭敬地接受了。查先帝的舊制。凡是長城以北。游牧的國家。均聽單于的號令。長城以內。是文明之邦。應受我的統制。兩方各使百姓們種田織布。並行獵過活。父子相親不離。君臣相安而樂。沒有暴虐的事情發生。現

在聽說有一批貪邪的百姓，懷着卑下的好利心，違背信義，破壞盟約，不顧惜萬民的生命，來離間兩國君主的好，不過這事已經過去了，不必深究。來信所說：『二國已結親言和，君主間也極要好，大家休養士卒兵馬，子孫世世相繼，繁榮快樂，從此得一可喜的新紀元。』是我所深爲嘉許的。

凡聖賢做事，日求進步，一切改造與更新，無非要使年老的人得着休息，年幼的人得到生長。大家保全了頭顱，盡其所應享的年歲。我和你都照這樣做去，一方順從天道，一方愛惜百姓，世代相承，推行不竭，那麼，天下的人沒有一個不稱贊我們的。漢朝和匈奴是鄰國，匈奴位在北地，比較寒冷，肅殺之氣降臨也早，所以下詔特派官吏致送稻麥、金銀、綢緞、綿花等東西，每年都有定數的。近來天下安定無事，衆百姓和樂以生，只有我和你做他們的父母。我回想到以前的一切事變，或爲薄物細故，或因謀臣的計策不對，但都是不足以離間你我兄弟的和好。我聽說天的覆育無阿私，地的乘載無偏好；我和你，應當丟掉小隙，大家向着大道進行。把從前的惡意一概毀棄了，合謀久長的辦法，終要使兩國的百姓，像一家人一樣。天下的百姓，甚至水中的魚鼈，空中的飛鳥，以及腳能行口能呼吸身體能蠕動的動物，無不想趨於安利而避免危害。所對於來歸附的人不加阻止，是適合天道的。現在前事旣已完全拋棄勿提，那麼，我就把你那裏逃來的百姓，單于毋言章尼等釋放了。我聽說古時的帝王，凡是明白約定的事情，決不食言。你也應當留意於此，使天下安定。自結親以後，漢朝沒有負約於前，這你也應該考察一下的！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節西南夷兩粵傳）

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詩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註釋】●姓趙。眞定人。秦時爲南海龍川令。二世時。天下亂。南海尉任醫病且死。召佗行尉事。效以絕關自備。因據南粵。自立。高帝初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勿誅。十一年遣陸賈往立佗爲南粵王。剖符通使。文帝立。復使陸賈諭以此書。●文帝薄姬所生。非正嫡所生。故王側室子。

①今山西代縣。②惠帝名盈，高帝子。③高后即呂雉，惠帝母。④謂疾病益甚也。⑤諸呂，呂產、呂祿輩。⑥孝惠無子，呂氏取後宮美人之子爲太子，卽立爲少年，以同護呂后，故歸罪諸呂。⑦謂辭讓帝位，不見許也。⑧周勃也，其卒從高祖起，擊項籍，以功封陞感侯。後高后遣往擊佗。⑨長沙，漢置，其地包括今湖南省。⑩將兵擊粵者，請罷之，以資附於漢也。⑪陳馮也。⑫高后時，佗發兵攻長沙，遂敗數縣。⑬地形如犬牙，交相入也。⑭陪也。⑮服，卽南嶺。⑯卽大庾嶺。⑰謂從通使至終久也。⑱陸賈也，楚人有口辯，嘗使南粵，招諭趙佗，拜太大夫。所著書號新語。⑲以綿裝衣曰袴，上中下者，綿之薄厚多少之差也。

【語譯】漢文帝賜給趙佗的信道：「皇帝謹以苦心勞意問南粵王。我本是高皇帝側室的兒子，棄出在外邊，做北方的藩王在代的地方，道路很遠，性情又愚笨，不曾寄信給你。自從高皇帝棄掉羣臣升了天，孝惠皇帝也去世了，高皇后自己臨朝，不幸遇有疾病，一天利害一天，所以對於行政有錯誤的地方。後來諸呂造反，擾亂了法律，高皇后一人不能獨管，便取了他姓的小兒，作爲孝惠皇帝的嗣子，幸虧靠着祖宗的威靈，功臣的能力，竟把他們誅死。事情完畢後，我因王侯官吏不肯放我的緣故，不得不立做皇帝，現在已卽位了。從前聽得王有信給將軍盧侯，要求招募親兄弟，並且請求要罷斥長沙王，差來攻擊你的兩位將軍，我就照你王的信，罷黜了將軍博陽侯。你親兄弟在真定的，已經差人去慰問了！又替你修了先人的坟墓。前日聽說你王發兵在我邊境，做劫掠的災害，不肯息。當這時候，長沙一帶，屢次受了苦痛，南郡越發利害。但是漢兵也要抗拒的，對於你王的國民，難道獨有甚麼好處麼？也必定要多死士卒，傷害了良將吏，使人民的妻妾守寡，孩子變成孤兒，使人民的父母老了沒有兒子。而所得的利益不過一種，所失的卻有十種，我卻不忍做這樣事情呢！我要想使長沙少些災害，定那犬牙般交互出入的土地，問那邊吏，邊吏都說：「這是高皇帝所以界限着長沙的。」我因此不得擅自改變了。邊吏又道：「得了王的土地，不足以算大，得了王的財貨，也不足以算富。」所以服領以南，聽憑你王自己治他，但是你王的名號

稱做帝，兩帝並立了，沒有一個使臣往來通他的意思，這便要爭鬪的；爭鬪不讓，是有仁心的人不肯做的；我情願和你王大家棄掉從前的禍患，直到永久，通使臣像高皇帝、孝惠皇帝時候一樣。所以差太中大夫陸賈馳走告諭你王，使你知我的意思，請你王也受了這命令，不可再爲災害了。帶去上棉衣五十件，中棉衣三十件，下棉衣二十件，送給你王，請你王聽了音樂，自尋快樂，並且安慰着你的鄰國罷！」

南粵王報漢文帝書（節西南夷兩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

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

【註釋】
①言以時輸入貢職也。 ②猶小人也。 ③謂不以中國王侯一體相待也。 ④外粵。指非中國也。 ⑤高后四年。有司請禁南粵關市鐵器。悉共爲戰具。 ⑥牡雄也。牝雌也。恐其繁息。 ⑦謂老也。 ⑧風聞。聞風聲也。 ⑨起也。 ⑩蠻林也。卽今廣西。 ⑪謂劣弱也。 ⑫謂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 ⑬細理弱肌。美色也。 ⑭桂樹中蠹蟲也。此蟲食桂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

【語譯】蠻夷中的大長老夫趙佗，冒了死罪，拜揖，上書於皇帝陛下：老夫原是南粵的官吏，高皇帝幸而賜給我璽書，封我做南粵王，使我做外臣，依時進貢盡職。到孝惠皇帝卽了位，道義上捨不得斷絕我，所以賞賜給我的很多。到高后臨着朝，管着事，親近一般小人，聽信着壞話，把我當蠻夷看待，不和中國王侯一樣，並且出號令道：『不要把金鐵、田器、和馬、牛、羊，給蠻夷外粵。就是給他們，也只好給雄的，不可給他們雌的。』我住在偏僻地方，馬、牛、羊都已老了，不會生息了，所以弄得祭祀都不能完全，有了死罪。因差內史名藩，中尉名高，御史名平的，共計三個人三次上奏認罪，但一個人也不見放回來，又聽到我父母的墳墓已經都削壞，兄弟宗族已經都論罪誅滅，我

手下的官吏相與議論道：『如今裏邊不得振興在漢朝；外面又沒有甚麼自己高尚位置，異乎人的地方。』所以改號稱帝，也只自己稱帝在國中，並不敢有甚麼妨害天下的事。那知高皇后聽得這事，便大動其怒，削去南粵的國籍，差遣的使臣也不通問，我暗中疑心是長沙王說壞我的，所以敢發兵伐他的邊境。況且南方土地卑濕，蠻夷中間，西面有西甌，他的兵衆大半是瘦弱的，但也南面稱着王；東邊有閩粵，他的民衆只有幾千人，卻也稱王的；西北有長沙，他的人民一半是蠻夷，卻也稱王的；我所以敢狂妄僭稱着帝號，也不過聊以自尋快樂罷了！我親自平定幾百處的土地，東西南北有幾千萬里，帶甲的兵也有一百多萬，然而向北像臣子般事奉你漢朝的，爲甚麼呢？都因爲不敢違背先人的緣故啦！我老夫住在南粵，四十九年，現在已經抱了孫子了！但是早起晚睡，鬨着也不安頓，吃食也不覺得滋味，眼睛不看華麗的顏色，耳朵不聽鐘鼓的聲音的，無非是因爲怕不能像臣子般事奉你漢朝啦！如今你陛下可憐我，恢復我的舊號，通使臣在你漢朝，和從前一般，我老夫就是死了，骨也不會爛了，從此改着號，不敢稱帝了！謹向着北面，趁你使臣的便，獻白璧一雙，翠鳥一千隻，犀牛角十支，紫貝殼五百副，桂蠶一瓶，活翠鳥四十對，孔雀兩對，冒着死罪，拜兩拜，奉給你皇帝陛下聽見。

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

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瑋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作杖。則開牂柯越雋。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磔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遣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隄。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輿圖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尙茲。

【註釋】

●圖謀也。 ●關名。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西北。爲通西域要道。 ●西域國名。強盛時。奄有印度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東西之地。 ●卽漢南。謂蒙古沙漠以南也。 ●犀。獸名。較象略小。角生鼻上。爲用甚廣。其皮古人恒用以製甲。布謂貨布也。璆瑁。卽玳瑁。龜類動物。產海洋。長三尺餘。形似蠟龜而嘴尖。前足長。背有甲十三片。其甲熱之甚柔。可製各種裝飾品。色淡黑而微黃。有黑斑。 ●郡名。漢置尋虜。治陳都。地在今廣東瓊山縣東南。郡出眞珠。故名。 ●郡名。治故且闐。今貴州舊遵義府以南。至思南石阡等府皆其地。故且闐。今平越縣。 ●郡名。本西南夷邛都之地。漢武置郡。其地有鬻水。言越此水以彰休盛也。故城卽今四川西昌縣治。 ●卽大宛國所產之汗血馬也。 ●卽葡萄。莖生之木本植物。有卷鬚。本出西域。今中國北方多有之。夏初開黃綠色小花。至秋實熟。皮紫綠色。甘美可食。 ●國名。古代波斯地方之王國。西史稱爲帕提亞國。管轄波斯全部。兼有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爲古大國。 ●卽玳瑁也。 ●中央色白。通兩頭之犀角也。 ●四駿馬名也。 ●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漢武帝鑿。今涇池。周四十里。據地三百三十二頃。 ●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 ●落同絡。 ●隨侯之珠。 ●卽卞和之璧。 ●依韻曰。展如小屏風。而畫爲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爲斧形。襲重衣也。 ●巴。巴州。渝州。巴渝之人所謂資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征三秦有功。高祖喜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渝之樂。 ●古國名。其人輕體善緣。 ●樂名。 ●卽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行者也。 ●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華。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勢障日。華。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放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 ●兩兩相當角力也。 ●謂由公家。嘉利以醑酒也。 ●音管。主也。 ●官名。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羣盜。亦名繡衣直指。謂其指事而行。無私也。 ●西域地名。漢時也。田於此。卽今新疆輪臺縣。在焉耆城西南六百八十里。土名玉古城。或作布古爾。 ●卽白龍堆。在新疆天山南路寸草不生。 ●山名。亞州山。中國大山發脈處也。 ●同阿。危迫也。 ●卽淮南王劉安也。 ●緩弟。字子夏。少好經書。以才能稱。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奏請欽爲武庫令。深博有謀。後以病免。徵詣大將軍幕府。國家政謀。常與計議。史稱當

世善政，多出於欽，以壽終。◎此禹貢之辭，序次也。
◎西域國名。今新疆莎車縣。土名葉爾羌。
◎西域國名。在葱嶺之北。即今新疆之和闐城也。
◎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覲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諱曰。我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
◎太宗。漢文帝也。時有獻千里馬者。帝不受。賜道路費。令四方無復來獻。

【語譯】傳贊道：「孝武帝的時候，打算要制服匈奴，因怕他聯絡西域各國，或和南羌結成黨羽，於是在河套外面，設了四個郡，又開了玉門關，通着西域各國，斷絕匈奴右邊的幫手，隔開那南羌月氏，單于失掉救援，從此便逃到遠地去。蒙古沙漠以南，便沒有王庭了！這都是事有湊巧，恰正前兩代文帝景帝，安靜無爲，休養着人民五世，天下因此殷實，財力有得餘，士馬也很強盛，所以能恢張一切，看得到犀牛、貨布、玳瑁，建立着珠崖七郡；因受枸醬竹杖的感動，便開牂柯、越巂等地，聽得有天馬、蒲陶，就通大宛、安息諸國；從此以後，明珠、玳瑁、通犀、翠羽的珍寶，充滿在後宮中；蒲梢、龍文、魚目、汗血的各種良馬，充滿在皇城以內；巨象、獅子、猛犬、大雀的這些東西，都養在園囿中；四方奇異的物件，各處貢來。因此廣開上林苑，穿鑿昆明池，造千門萬戶的宮殿，立神明通天的臺，又造了甲乙的帳，掛起隨侯的珠子，卞和的璧玉，天子依着有黼文小屏風，披着翠被，憑着玉几，住在那中間；又設置酒池肉林，宴享四夷來的賓客；又作巴人俞人的舞蹈，都盧國的跳舞，海中「瑤極」的音樂，和「漫衍」「魚龍」「角抵」的遊戲，來歡悅耳目；此外賂道贈送的，往往從萬里以外送來，又有軍旅的費用，多得數也數不清，到了用不夠，便設專賣酒的酒局，官家管理鹽鐵，鑄了白金，造出皮幣，連車船也要收稅，養六畜也要納租，弄得人民精力耗盡，財用枯竭；再加上荒年，於是土匪強盜，一同起出來，路上弄得不能通行。直到用了「直指」的官派出去，著了繡衣，拿了

斧頭；在那郡國中用力剿滅，方纔能够勝過他們。所以武帝末年，便棄了輪臺的地方，下了哀痛的詔書，這難道不是仁聖有了改悔纔這樣的麼？況且通那西域，近處有白龍堆的荒，遠處有蔥嶺的險，都是要身熱頭痛，有懸身渡河的困難的。淮南王杜欽揚雄那般人的議論，都以爲這些地方，乃是天地所以界限區域，隔絕外內的。尚書上說：「西戎諸國，依了次序。」可見大禹不過叫他們依了次序，不是看重威力，要征服他們，教他們貢獻東西的。西域各國，各有君王酋長，兵衆分了就軟弱，沒有甚麼統一他的。就是他們服屬了匈奴，也不是大家能相親相依靠的；匈奴就是能够得他們的馬匹，六畜，氈毳等東西，卻不能統率他們，使他們和匈奴一同進退的；同我漢朝又素來隔絕，道路又很遠，得了他不能算好處，丟掉他不能算害處，盛德要在我們自己做的，何必定要取他們呢？所以自從建設武事以來，西域各國，都想念漢朝的威德，大家樂於依靠我們國裏，只有像鄯善車師等小國，因爲他國界逼近匈奴，還被他拘束住，他們大國像莎車于闐等，便屢次差使臣來放押品在漢朝，情願請求服屬都護那裏。聖上遠看古今的情形，便因時制宜，羈縻住他，不使他斷絕，一方面又辭掉他，不許他來服屬，這就是大禹的序西戎，周公的讓還白雉，太宗的卻還走馬，各種用意，也已經都兼有的了，也還有甚麼比這再好的呢？

解光奏宮闈事〔節外戚傳〕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

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卽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

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卽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詔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噉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緋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

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拯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者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許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

【註釋】 ①梁者據之名。望者史之名。皆不言其姓。 ②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妬忌也。 ③漢成帝年號。 ④產也。 ⑤縵厚縵也。縵其色也。方縵盛書縵。 ⑥胎衣也。 ⑦意猶言是天子兒耳。 ⑧腹。木簡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後書答辭。 ⑨音暢。直視貌。 ⑩赫音閱。赫曉。薄小紙也。 ⑪壯髮當額前低下而生。今俗呼爲搭髮者是。 ⑫危險也。猶言危險將殺之矣。 ⑬謂太后也。因住長信宮。故云。 ⑭女。汝也。

猶言我知汝無罪過也。②謂與其出至外舍而死，毋寧便自殺邪。③猶言自縊死也。④謂毀棄也。⑤終竟不知置於何所也。⑥謂或暫入或留止也。⑦古懷字。⑧音殆，謹也。⑨皇后所居也。⑩謂許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⑪黜，怨怒也。擄，奪也。⑫即因此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爲反怒。⑬言其不可告語也。⑭何爲不食也。⑮戶簾也。⑯東篋之繩也。⑰謂未大殮也。⑱姓晉丘，名遵也。⑲謂成帝也，不敢直說，故言是家。⑳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尙止不敢言也。㉑謂汝脫不能獨爲，勿漏泄其語。㉒和帝年號。㉓漢高祖陵也，在今陝西咸陽縣東。㉔謂哀姜也。

【語譯】臣聽說許美人和前在中宮做侍史的曹宮，都被孝成皇帝御幸過，生有兒子的，但都把兒子藏起來了。臣因而差辦事的名業，和侍史叫望的，進去查驗，考問那些知道這事情的人。於是掖庭獄丞籍武，前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前趙昭儀的用人于客子，王偏，臧象等，都道：「曹宮就是曹曉的女兒，從前本在中宮充當修學各事的侍史的，會做詩，教授皇后，道房和宮倆，是對食的。元延元年，宮告訴房道：「陛下幸了宮，已經幾個月了！」後來曹曉走進殿中，看見宮的肚子大了，便問宮。宮道：「是御幸受的孕。」那年十月中，宮便生兒在掖庭的牛官令房內，有侍婢六個人，中黃門田客，拿一封詔書，藏在綠緞的盛書袋中，用御史中丞的印封得很堅固，交給籍武，對他道：「去把牛官令舍中婦人新生的小兒，和六個婢女，都關閉在暴室的獄中，不要問那孩子，是男是女，和那個生的。」籍武便迎接他們到獄中去，宮道：「好好藏着，我兒的胎衣，你忒知道這是那個的兒子呢！」過了三天，田客又拿詔書給武，問兒有沒有死，教他把答辭寫在詔書的背後。武便寫答辭道：「兒現在還沒有死。」停了一刻，田客又出來道：「皇上和昭儀都大怒着，你爲甚麼不殺他呢？」武叩頭大叫道：「不殺這小兒，自知罪該當死，殺了也要死。」便趁客的便，奏封事道：「陛下還沒有兒子，兒子是不分貴賤的，請留意些。」奏章進去後，客又拿了詔書給武道：「今夜更漏上了五刻時候，你拿了小兒交與王舜，約會在東交掖門那裏。」籍武

便問客道：「陛下得了我的奏書以後，意思怎樣？」客道：「不過張大了眼睛呆着！」武便把兒交付王舜，舜受詔書，送那兒到殿中，替他揀好了奶娘，告訴他們：「好好養這小兒，將來有賞的。但不可把這消息走漏出去。」王舜便揀張棄做奶娘，這時候小兒生出只有八九天。過了三天，田客又拿了詔書，封得很堅固和從前一般，交付籍武。中有封好的小綠匣，記着道：「告訴武，把匣中的東西和字，給與獄中婦人，你武自己當面去監他嗎？」武開了匣，見內中有裹好的丸藥兩顆，連薄小紙一張，上面寫着道：「囑付你偉能，你要硬着心腸吃下這藥，不可再進來了！你須自己知道！」偉能就是曹宮，宮那時看完這字，便道：「果然，他們姊弟倆要獨佔天下了！我兒子是個男孩呀！領角上有一搭髮，真像孝元皇帝的，現在我兒那裏去了？險些兒被害殺了！這怎可使太后得知呢？」後來宮吃了藥便死。他後宮的婢女六人，都召進去，出來對武道：「昭儀說：『明知你們沒有罪過，但是寧可自殺罷！還是到外邊去死！』我輩說：『情願自殺。』」就都自己吊死。武便把他們的實情，一一表奏上去。張棄那裏養的小兒，過了十一天，有個宮長李南，拿了詔書來取去，不知道放到甚麼地方去了？

「許美人從前本在上林涿沐館中的，後來屢次召進化裝室中去，或是留在那裏，一年中總要召進兩三次，留着好幾個月，或是半年。御幸了以後，在元延二年，有了身孕，那年十一月中生產的。有詔叫靳嚴帶了產婆和五種藥合好的藥丸三粒，送到美人那裏。後來于客子王偏臧兼等，聽得昭儀對成帝道：『常常欺騙我，說是從皇后宮中來的，如果真從皇后宮中來的，那許美人的兒子，怎樣生出來的呢？許氏竟該應再立做后嗎？』便很怨苦的，自己用手着着胸膛，把頭在壁上門上柱上亂撞，又從牀上自己投身子在地下，啼哭着不肯吃東西，並且道：『現在把我怎樣安置，我要回去了！』成帝道：『就為這緣故，告訴你的，為甚麼反大怒呢？這真不懂得了。』帝也就不吃

東西。昭儀道：「陛下既然知道自己是對的，爲何不吃呢？陛下常自說道：『約定不辜負你的。』現在那美人有了兒子，竟違背了約言，這是怎麼講？」帝道：「那末和你約定，因爲你趙氏的緣故，不立許氏，使天下沒有人出你趙氏的上頭，你快不要愁了！」後來有詔差靳嚴拿了綠袋中的字，給與許美人，囑付嚴道：「美人該應有東西給你的，你把他拿了來，放在化裝室的門簾南面！」後來美人用蘆箱一只，安放了他生的小兒，用繩細好，封好，和綠袋的中回報的字，給與靳嚴。嚴取了箱和字，放在化裝室的門簾南面，就走開去。帝和昭儀坐在化裝室中，叫客子解開結着的繩，還沒有解好，帝便使客子、王偏、臧兼等都走出去，自己關上門，獨自和昭儀在內。停了一刻兒，門開了，叫客子、王偏、臧兼們仍把箱結好，和綠袋的字袋，推放在屏風東邊。吳恭受了詔書，拿箱和字袋交付給籍、武，都封了御史中丞的印，寫道：「囑付你武，箱中有個死兒，須埋葬在偏僻地方，不可使別人知道！」武便在獄樓的牆下掘成一坎，埋葬在那當中。

「原來長定的許貴人，和成都平阿侯的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等，從前都已免做了庶人。後來有詔召入，分派在昭儀那裏做奴婢。後來成帝死了，還沒有大殮，匆忙悲哀的當兒，昭儀自知罪惡很大，知道業等都是從前許氏王氏的婢女，恐怕事情走漏，便把大婢羊子等，賜給王業等，每人各有十個人，是安慰他們的心的，囑付他們：「一切不可說我家的錯處。」

「又元延二年五月，前掖庭令吾丘遵對籍武說：「掖庭丞吏以下許多人，都和昭儀通同一氣，沒有一個人可以講話的。我單要和籍武有甚麼話講，不過我沒有兒子，武卻有兒子的，這家人家，輕容易要把人滅族的，恐怕他不敢和我講吧？掖庭中御幸生子的，馬上就死，另外吃藥墮胎的，更不計其數，我要想和武共同討論，但是那些驕

騎將軍貪着錢財，也不够和他謀算這事情；這怎可使太后得知呢？」後來邈害了病很重，對武道：「如今我死了，從前所講的事情，你武既不能獨做，切不可把這話漏泄的！」

這些事情，都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以前，似可寬赦的。但臣謹查永光三年，有男子忠等，發掘長陵傅夫人的墳墓，後來經過大赦，孝元皇帝便下詔道：「獨這等人是不當得赦的！」便窮治他的罪，一概伏着罪名，天下都以爲很得當的。從前魯國的哀姜，殺了世子，齊桓公召他來，誅他的罪，春秋便稱贊他；現在趙昭儀搗亂聖朝，親手滅絕後代，他的家屬，都應當受天誅！從前平安剛侯夫人，叫謁的，因爲犯大逆罪，他同產的兄弟姊妹都同受刑戮；後因得了赦令，纔回故鄉去。如今昭儀所犯的，更加詩逆，罪名重過謁了！然而同產的親屬，卻都在尊貴的官位中，並且靠近在宮帷裏邊。我們羣下很是寒心擔憂，這不是可把他懲戒惡人，尊崇骨肉的情分，表示給四方看的，請陛下要窮究那些事體纔好呢！

光武昆陽之戰（節光武帝紀）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涪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鄆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

王呂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春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遞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旣至鄗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

破敵。珍璠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輞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士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潁川盛溢。虎豹

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驅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眞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註釋】 ①劉聖公年號。在民國前一八八九年。 ②即今泌水。在河南泌陽縣。 ③劉縯子。光武長兄。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王莽篡位。縯被毒。 ④劉聖公年號。與新市平林兵合軍而進。斬早賜於濟淶水。破嚴光陳茂於陽陽。後爲更始所害。光武即位。追封齊王。諡武。 ⑤王莽遣十二將軍出擊匈奴。尤以討穰將軍出臨陽。後封武建伯。爲大司馬。尤有智略。非莽征伐四夷。數諫莽。莽免。尤下江兵。起以納言將軍擊荊州。後自昆陽敗走。至沛郡。自稱漢將。降鄧武侯劉聖。聖以爲大司馬。十餘日敗。並死。 ⑥縣名。故城在今河南南召縣。亦曰育陽。 ⑦地名。在今湖北荊門縣南六十里。 ⑧名玄。光武族兄。王莽末。光武與兄伯升起兵。號玄爲更始將軍。與諸將軍共立爲天子。改元更始。海內響應。因以破莽。既入洛陽。遂遷長安。耽於酒色。嗜不視事。赤眉入長安。降之。旋被殺。光武立。追封淮陽王。 ⑨前漢三公。一爲大司馬。一爲大司空。其一即大司徒也。 ⑩太常。漢官名。偏將軍。將軍之一種。 ⑪漢縣名。北齊廢。即今河南襄縣。 ⑫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西北。 ⑬漢縣名。即今河南鄆城縣。 ⑭王莽時。哀章所獻金匱圖。有王尋姓名。 ⑮王固子。於莽爲從父兄弟。 ⑯郡名。今河南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是。 ⑰王莽時。連率韓博。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自謂巨毋霸。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鉄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賁育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惡之。留霸與新豐。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棄市。 ⑱曷尉。主軍壁事之官。 ⑲聚名。在今河南禹縣西北。 ⑳侯騎。在外選候之騎卒也。 ㉑王鳳。自新市起兵。更始立。以爲成國上公。 ㉒舞陽人。字顏卿。王莽末起兵。劉縯說以合從之利。乃引兵與合。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初事更始。行南陽太守事。賜姓劉。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光武時。累功拜橫野大將軍。封山桑侯。位次與諸將絕。卒諡節。 ㉓隨光武出昆陽城南門外。收兵。有勝。 ㉔通從弟。素好事。通將歸光武。武軼與通共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新。新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軼遂與光武舉兵於舂陵。以功封舞陰王。後爲朱鮪所殺。 ㉕古寶字。 ㉖假號者。謂更始爲天子也。 ㉗字文仲。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 ㉘即樓車。稱。 ㉙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所云雲梯。 ㉚似鈴。古時行軍以節步伐者。 ㉛衝。擲車也。 ㉜樓車也。 ㉝撞。音撞。突擊之義。 ㉞汲時負戶。所以避弩矢也。 ㉟同壓。 ㊱通音。 ㊲謂果敢而不畏死者。 ㊳軍中軍將最尊者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 ㊴即今沙河。在河南汝州。源出魯山縣西吳太嶽。東南流經葉縣北。東入汝水。 ㊵縣名。故城在今河南許昌縣西南。 ㊶縣名。屬潁川郡。古應國也。故城在今河南寶豐縣東。 ㊷即伯升官屬。 ㊸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也。 ㊹漢魏謂朱弟。張魚。杜吳。公資。申屠建等也。 ㊺文。文書也。移。移與屬縣者也。

光武昆陽之戰

古卑賤不冠者之服也。④大披衣也。如婦人袿衣。⑤驅作福。獲諭其短者。自關而西謂之祿福。如今之繡花半臂也。⑥長吏謂縣令。縣長及

丞尉也。⑦鄉官也。舉人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舉業者。置以爲三老。每鄉一人。⑧州牧。卽刺史。刺史行郡國。省察政教。黜陟能否。斷理冤獄。

⑨人本作民。避太宗世民諱。下同。⑩卽今直隸邯鄲縣。⑪景帝七代孫。名元。元坐殺人爲大鴻臚所奏。謫曰終。⑫漢末流賊。賊率樊崇等

共衆與王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別。故曰赤眉。爲光武所平。⑬縣名。屬真定國。卽今直隸正定縣。⑭邯鄲人。一名昌。素爲卜相。工明星曆。以爲

河北有天子氣。時趙主王子林好奇數任俠。而郎與之親。更始初遂立郎爲天子。林爲丞相。未幾爲光武所破。郎走追斬之。⑮前漢時。曾有人自

稱成帝下妻子于與。述訴立國將軍孫建車前。至是林爲號召計。故詐稱王郎爲子與。

【語譯】

更始元年正月初一甲子日，漢兵再和甄阜、梁丘賜戰在泚水以西，大破了他的兵，斬甄阜、梁丘賜。伯

升又在涓陽地方，破王莽差來的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進圍宛城。二月辛巳那天，立劉聖公做天子，把伯

升做大司徒，光武做太常偏將軍。三月中，光武別和許多將官攻昆陽、定陵、鄧城各縣，都被攻下，得了牛馬財貨很

多，米穀幾十萬斛，轉送到宛下去。王莽聽知甄阜、梁丘賜已死，漢帝已卽了位，心中大懼，便差大司徒王尋、大司空

王邑領兵一百萬來攻打，其中甲士共有四十二萬人。五月間，便到了潁川郡，再和嚴尤、陳茂合兵。當光武做春陵

侯的那時，家中追收嚴尤欠的租，尤看見他，很是奇他。到這時候，城中出降嚴尤的人，都說光武不拿財物，只願會

兵畫策。嚴尤笑道：『那人就是鬚眉很美的麼？爲甚麼倒會這樣呢？』起初王莽徵召天下能爲兵法的六十三家，

共計幾百個人，都叫他們做軍吏，選練了武備，招募勇猛的士，旌旗遮掉天，輜重接連得差不多一千里不斷。這時

候有個長人，名叫巨無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命他做壘尉，又趕着許多猛獸、虎、豹、犀、象那些動物在前面，助着威

武，從秦、漢兩朝出兵以來，從沒有像這般多的。光武只率領了幾個兵，微擊他在陽關地方，諸將看見王尋、王邑

的兵，威這般壯盛，都退縮而走，跑入昆陽城中去，害怕得不知甚麼似的。又愁念妻子，要想散歸各城去。光武對衆

說：『我死且不避，況妻子乎？』衆將聽了，都感服。光武又對衆說：『我死且不避，況妻子乎？』衆將聽了，都感服。

光武又對衆說：『我死且不避，況妻子乎？』衆將聽了，都感服。光武又對衆說：『我死且不避，況妻子乎？』衆將聽了，都感服。

發議道：「如今兵穀既少，外寇非常強大，合着氣力抵禦他們，功業庶幾還可立些。如果要分兵四散，恐怕大家很難保全吧？且伯升攻宛城沒有陷落，也不能來相救，昆陽既破，只消一日之間，諸部也就跟着滅亡了。如今不肯同心協力，大家立些功名，反要想保守妻子財物麼？」諸將都怒道：「劉將軍怎敢這般！」光武對他們一笑，便立起來。適值探馬還報，說：「大兵不久要到城北，陣勢排就約有幾百里，還看不見他的後背呢？」諸將大家都要緊道：「更請劉將軍計議吧！」光武便再給他們打算成敗，諸將愁急了，都道：「呀！呀！」那時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光武便差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在昆陽，夜間自己和驃騎大將軍宗、五威將軍李軼、那般人共十三騎，走出昆陽城南門，在外招收兵士。這時候王莽軍隊到城下的，大約已有十萬，光武幾乎走不出去。後來既到鄧和定陵諸縣，便一概發出各地的營兵，諸將貪圖財帛貨物的，要想分些兵留守在那裏。光武道：「如今若能打敗敵人，珍珠寶貝可得到萬倍，大功也可以告成；如果給他們打敗，連頭顱也不能保，財物又有甚麼用處呢？」衆人便都依他。嚴尤說王邑道：「昆陽城池雖小，卻很堅固，如今假稱王號的卻在宛城，我們立刻進大兵攻宛城，他們便一定逃走，宛城既打破，那昆陽自然降服了。」王邑道：「我從前把虎牙將軍的威名，領兵圍攻翟義，只因不能活捉他，就受了責罰，如今率領百萬的兵衆，遇到城池不能攻下，怎麼講呢？」便圍住昆陽城幾十重，排列營壘一百多座，雲車高的有十幾丈，可以低頭探看城中；旗幟滿遮着曠野裏，埃塵接連着天，鉦鼓的聲音，可聽到幾百里外面；有的鑿地道，有的用撞車樓車攻城，積弩把箭亂發，箭像雨一般落下，城中要捱了門遮着，方纔可去汲水。王鳳等都乞求投降，尋邑等不肯允許，自以爲成功只在頃刻間了，意氣好驕傲。夜間忽有流星落他的營中，白天又有雲像壞山一般，當他的營落下不到地上約一尺光景，便四散去了。他的吏士看見了，都伏在地上。六月己卯那

一天，光武便和他的營部一同前進，自己率領了步騎千餘人，離開大軍約四五里，列着陣勢。王尋、王邑也率兵幾千，和他合戰。光武奮勇直前，斬敵首幾十級。諸部都喜歡道：『劉將軍平生看見小敵膽怯，如今見了大敵，卻反勇敢了，這很奇怪。而且他情願走在前面，我們大家幫助將軍罷！』光武便再進兵前攻，尋、邑的兵都退了，他許多部下的兵都一齊趁勢攻進，斬首幾百千級，連勝幾次，便趕上前面去。這時候伯升已攻下宛城有三天了，光武卻還沒有知道，便假差一個人拿了信去報告城中道：『宛下的兵已到了！』卻故意落掉那封信在半路，尋、邑等拾得這信，心中很不快樂。這邊的諸將既經屢次打勝，膽氣便格外大，沒一個人不能抵敵一百個人，光武便和三千人敢死隊，從昆陽城西面河邊衝他的中心，尋、邑的陣勢便大亂了，就趁勢極力進攻，便殺掉王尋。城中也擊鼓喊殺出來，中外合着勢攻他，呼叫的聲音，振動着天地，王莽的兵便大敗，逃走的自己互相踐踏，跌倒的有一百多里，恰值大雷大風，屋上的瓦片都飛起，雨下得像盆中倒下的，澗川中的水滿了，虎豹都嚇得瑟瑟價抖，兵卒爭先逃命淹死的，有幾萬人，水都停止不流動；王邑、嚴尤、陳茂等，都輕騎趁着死人壅住澗川，渡水逃走。於是完全得了他的軍器糧草，和車甲珍寶，不計其數，搬運到幾個月，還搬不完，其餘下的都燒得一空。光武因此再去攻下潁陽，恰值伯升給更始殺害，光武便從父城趕到宛城去謝罪。司徒官屬等迎接弔唁，光武、光武難以和人交接私語，只得自己很認着錯，並不會稍誇張昆陽戰勝的功勞，又不敢替伯升發喪穿服，飲食言笑，都和平常一樣，更始卻反因此難爲情起來，拜光武做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那天，三輔的豪傑一同起來殺死王莽，傳他的首級到宛城。更始將要北面去定都在洛陽，命光武做司隸校尉的官，教他修築皇宮。因此招致下僚屬官，作文書下移屬縣，從事監察等官，一律和舊章無異。當時三輔的吏士東來迎更始的，看見諸將走過，都戴着覆髻，穿了繡花半臂，

和婦人一般，沒有一人不大笑，甚至有害怕得逃避的。等到看見司隸的下僚屬官，都不勝喜歡，有幾個老吏涕泣道：「不料今天還會見漢官的威儀！」從此有識的人，便都心向光武了。等到更始既到洛陽，便差光武以破虜將軍職主持大司馬的事。十月中，持節北渡黃河，鎮撫各州郡，所到的部縣，每每見他的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都考察他們的職守，定那升降，好像州牧巡查部下一般，往往公平遣散獄囚，除王莽的苛政，恢復漢官的名義，吏人都喜歡得很，爭着拿牛酒來慰勞光武。進至邯鄲郡，有從前趙繆王的兒子叫林，說光武道：「赤眉現在河東，只決開了河水去灌他，他百萬兵衆，可頓時使變成魚類的。」光武並不回答，就到真定去。林因此便把賣卜的王郎詐作成帝的兒子，名叫子與的，在十二月中立做天子，定都在邯鄲，便差人出去降下各郡國。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申明科禁詔（節明帝紀）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註釋】 ①曾參與閔子騫爲孔子弟子。皆能孝養其親。 ②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鯉孔子子。 ③論語。禮與其奢也寧儉。 ④指米粟。擗又作儉。通典漢書一石爲石。再石爲儷。言人擗之也。 ⑤伏日在夏。臘日在冬。秦漢時令節。 ⑥喪祭。

【語譯】從前曾子和閔子騫待他們的父母，盡力孝養他們，使他們歡悅；孔子葬他的兒子鯉，有棺材沒有槨。這因爲喪葬的事重在哀悼死者，就禮節說，也以儉省爲安。現在百姓們喪葬的制度，互相以奢侈相競爭，活着的人連飯也沒得吃，卻盡量把錢財花費在墳土裏。在喪祭的時候把牲畜都殺完，到了冬夏令節的時候，就連一點糟糠的積蓄也沒有了！浪費了產業，只供一朝之用，弄得子孫們沒飯吃沒衣穿，這難道是祖上的本意嗎？還有那種車馬衣服的制度，也是奢侈極了！田地荒蕪了不耕，游蕩消費的人太多，官吏們應佈告禁止，如有適宜於現代的，那末也該通告各郡縣。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塞汴渠詔〔節明帝紀〕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滂漾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旣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

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註釋】①卽汴河。其上游爲古之滎澗。首受黃河。在滎陽者曰菑澗。漢成帝時所開。按汴渠故道有二。此渠由河南鄆縣北境。經江蘇合泗入淮。今淤。②平帝時。汴河決。距明帝此時。約六十餘年。③近年也。④音莽。莽。水大無涯貌。⑤與垠迥。地埒岸也。⑥水大貌。猶茫茫。⑦猶深。⑧洛水入河處。舊在河南鞏縣。今在汜水縣西北。⑨周禮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⑩漢武帝廟號。⑪地名。在今直隸濮陽縣南。武帝元封二年。發卒塞瓠子。決河。

【語譯】自從汴河潰決以來，已有六十幾年了。近年來，雨水過多，汴河向東面侵入得愈加厲害了。從前的水門，都沒在河中，河面白漉漉的廣大得看不到邊岸，浩浩蕩蕩的水勢，望也望不到頭，更分不出主流和支流。現在兗豫的百姓，時常遭水災，說是縣官不注重人民的急要之事，去興動別種工程的緣故。又有人以爲黃河流入汴河，幽冀兩州地方的人可以得着好處。所以說左邊的隄防強固，便使右邊的隄防容易損傷；左右兩方都強固了，那末下流的地方也不免要受損傷。最好任水所流，使人民都居住在高的地方。這樣公家可以省下一筆修理隄防的錢，百姓也不會遭水災了。各人的議論不同，南北兩方的意見也不一樣，我也不知依照那一面好，所以長久不能決定。現在既經築好隄防疏浚了河道，在河邊設了水閘以隔絕河水，把黃河和汴河分開了，和以前的舊道一樣。現在陶邱的北面，逐漸漲起了沙州，因此用了美玉和五牲祭祀河神。我又東行路過洛水入黃河的地方，不禁要感嘆禹王的偉大功績了。現在山川地利，已回復了舊觀，凡在靠近河的低田，一概分給窮人，不准土豪等霸佔了，這纔算得我繼續了武帝修理瓠子河道的工作。

漢章帝建初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節章帝紀〕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令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註釋】①憂懼貌。②論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敎小過。舉賢才。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謂之曰。汝得人焉耳乎。仲弓。子游。皆孔子弟子。武城。魯邑名。③同畝畝。④史記。明其等曰。閭。積其功曰。閭。言前代舉士。務取賢才。不拘門地。⑤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敷。陳也。奏。進也。⑥有禮貌。

【語譯】我缺乏道德繼承了帝位，日夜憂懼，不敢荒怠安逸，但是災禍怪異的事情屢次跟着政治相繼發生。我怪自己既不懂事，治政的日子又不多，選舉的官吏多無實學，致產生了一批俗吏來損害百姓，官職混亂，刑罰不得其當，這些不是可愛的事嗎？從前仲弓不過大夫季氏的家臣，子游是一個武城地方的小官，但孔子尚且要

教他保舉賢才，問他用人得不得當。這因為治政不論大小，第一重要的事，須有賢人佐治。凡是鄉里的選舉，必定揀功勞多的人。現在一般刺史等官，不明白是否可用，一年中要舉出百數的茂才孝廉來，在他們還沒有才能顯著出來之前，就叫他們去做行政工作，這真是太無謂了！我屢次發覺從前舉人貢士，都是着重才能，有從農村中選拔出來，極不拘門第的。如叫他們發表意見，則他們的文章定多可採取；試教他們嘗試一下政治，那末也一定有特殊的成績。那種文質彬彬，材能和禮貌兼具的人，我很敬愛他們，叫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等官員，各保舉一位賢良正直肯直諫的人來。

光武臨淄勞耿弇〔節耿弇傳〕

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以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鄒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註釋】●地名。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下。故名。齊屯田於歷下以備漢。信擊破之。●或作祝柯。故城在今山東長清縣東北。唐初移治今之禹城。●高祖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齊聽酈生罷備漢守禦。韓信用蒯通計。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質已烹之。●秦人本齊王田氏族。韓信既破齊王廣。橫遂自立爲齊王。漢滅項羽。橫與其徒屬五百人亡入海島中。高祖使人招之曰。橫來天者王。小者侯。不來且

舉兵加謀。因與二客詣洛陽。未至三十里。日始與漢南面。今奈何北面事之。遂自殺。^①循尉。食其弟。驩而也。高帝恐。而與田橫爲仇。詔驩商曰。橫卽至。敢動者族之。^②瑗。邪人。字文公。光武初起。步操乘據本郡。光武遣伏隆拜步爲東萊太守。步殺隆。爲耿弇所敗。降漢。封安丘侯。旋欲招其故衆入海。瑗邪太守陳俊擊斬之。^③湛子。字伯文。以箭操立名。光武時。張步據齊地。隆爲大中大夫。移檄皆以順逆。齊齊盜皆降。步遣使隨隆詣關下。光武拜隆光祿大夫。遣使於步。步欲自王。留隆共守二州。隆不從。爲步所殺。^④伏隆父湛也。字惠公。光武時。徵拜大司徒。封陽都侯。徙封不其侯。遺就國。徵尙書平。^⑤謂春陵。故城在今湖北棗陽縣東。此謂奔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兵。定彭寵。取張豐。平張步等。^⑥落落。猶疏闊也。謂其志大。恐難成就也。

【語譯】從前韓信攻破歷下，打定了侯王的基業，現在你將軍攻下了祝阿，發展偉大的事業。這兩塊地方，都是齊國的西界，功業也相彷彿的。不過韓信是襲擊已投降的人，你將軍卻是打敗強勁的敵人，功業比韓信更加難了。又田橫因受酈生的欺，把他烹死，等到田橫降了漢朝，高帝下詔戒飭衛尉酈商，不許他做冤家，現在張步前日也殺伏隆，如果步步來降我，我也當下詔給大司徒伏湛，解釋這怨恨，這又是極相類的事情了。你將軍前在南陽地方，建立這大計策，常以爲志氣太大，怕疎闊得難於成功，到如今，方知道只要有志，事情終會成功啊！

光武報臧宮馬武詔〔節臧宮傳〕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求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

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有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註釋】●秦隱士張良游下邳圯上。遇老人。令良取所墜履。乃遺書一編。與良曰。讀此可爲王者師。後十三年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相傳有黃石公三略。素書。●語本左傳。國無善政。則自取譎於日月之災。●春秋國名。風姓。魯之附庸。今山東費縣西北小沂河之南。有顓臾村。●公羊傳。見者異辭。聞者異辭。傳聞者異辭。

【語譯】黃石公說：『柔能够制服剛，弱能够制服強；因爲柔就是德行啦！剛就是賊害啦！弱就是仁的幫助啦！強就是怨的歸結啦！』所以道：『有道德的君主，能把自己所快樂着的事情，去快樂他人；沒有道德的君主，只管自己歡樂。使他人快樂的，他的快樂長久；快樂自己一身的，不久便要滅亡。捨掉近的，去求遠的，又是勞苦，又沒有功勞；捨掉遠的，去打算近的，又是安逸，又能有結果。安逸的政治，多盡忠的臣子；勞苦的政治，多叛亂的人民。』所以說：『專想擴充土地的，要荒掉；專想擴充道德的，卻會強盛。有他自己該當有的，纔能安逸；貪着他人那裏有的，定要殘滅。殘滅的政治，那怕成功了，也要敗壞的！』如今國家並沒有善政，天災時刻發生，百姓很驚惶，個人不能自己保全生命，卻還要幹事在邊外麼？孔子道：『我恐怕季孫氏的憂愁，並不在顓臾。』況且現在北狄還很強，那屯田警備地方傳來的說話，往往多不實在。果真能舉了天下的一半，滅這大寇，難道不是我很願意的。不過如

果不是那樣時機，還不如休息生靈的好！

馬皇后報帝請封外戚詔〔節馬皇后紀〕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絳侯。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能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註釋】

①兩善。謂國無盜賊。外戚亦以安全也。

②謂以恩澤封爵外家也。

③竇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蓋侯。

④

周勃也。前漢書。高祖與功臣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

⑤光武爲中興漢室之主。先立郭氏爲后。後又廢郭而立陰氏。

⑥文子曰。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殃。再實。猶言再結果也。

⑦猶勤勤也。

⑧飴。麥芽糖也。謂年老但當自求恬適也。

【語譯】 我反覆地思考，要想出兩善的辦法。難道單是要得些謙謙的美名，卻使你帝受「不肯把恩給外家」

的批評麼？從前竇太后要封王皇后的阿哥王信，丞相繆侯周勃說：『受高祖約法的，凡沒有軍功和不是劉氏的，都不得封侯。』如今馬氏並沒有功業在國家，難道可以和陰氏、郭氏等中興的皇后一樣麼？我常常看見富貴人家，俸祿爵位，重重疊疊，好像一年結兩回子的樹木，他的根必定要受傷，並且人們所以願要封侯的，只是要上奉祖宗的祭祀，下求自身的溫飽罷了！如今祭祀起來，就受着四方的珍饈、衣食等，就受御府餘剩的資財，得能這般，難道還不知足，卻定要得一縣封地麼？我已經想得再三了，沒有一些疑惑的了。那最孝順的行爲，要算能安頓父母的心，現在屢次遭着災變，穀價比前加了數倍，憂愁得晝夜不能坐臥，卻還要先封外家，違拗你慈母殷勤的心，麼？我素來剛直性急，胸中有一股氣，是不能不順他的。如果將來陰陽調和了，邊境上清靜不擾了，然後方纔幹你心中要幹的，我那時但當含着些糖，和子孫們玩玩，不能再顧到政治了！

馬援傳〔節〕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焉。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

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八年。帝自西征。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允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援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

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乃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註釋〕 ① 郿名。今陝西鳳翔等處。 ② 縣名。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 ③ 戰國趙人。初爲田部吏。平原君家不肯出租稅。奢以法治之。殺用事者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言於惠文王。用治國賦。秦伐韓。請救於趙。趙以奢爲將。大破秦軍。號馬服君。 ④ 武帝前漢帝名。 ⑤ 郿縣。戰國時趙都。 ⑥ 漢縣名。故城在今山東樂陵縣東。 ⑦ 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何羅懼罪及已。謀反。伏誅。 ⑧ 言援之祖及父皆不得爲顯任。 ⑨ 東漢記謂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⑩ 況爲河南太守。余爲中壘校尉。員爲增山連率。 ⑪ 齊詩。前漢東海后蒼所傳之詩經。 ⑫ 朴同瓊。未治之玉也。 ⑬ 舍也。 ⑭ 督郵。漢官名。爲郡守佐吏。主督察屬縣愆尤。郡即尤之借字。 ⑮ 官名。上公以下。皆被糾察。猶今大理院也。 ⑯ 典利曰殖。實財也。 ⑰ 分也。 ⑱ 同袴。 ⑲ 縣名。屬右扶風。在今陝西同官縣附近。 ⑳ 尤音由。狐疑不決也。 ㉑ 賈。問而取決也。 ㉒ 謂高平第一城也。高平今甘肅固原縣是。 ㉓ 授官曰拜。 ㉔ 卽今甘肅省。 ㉕ 平陵。漢縣。故城在今陝西咸陽西北。 ㉖ 漢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霍去病出征有功。封符離侯。後以衛尉爲伏波將軍。破南越益封。坐法失侯。爲鹽都尉。屯居延卒。 ㉗ 諫。信也。言信欲爲烈士。當如此也。 ㉘ 扶風爲三輔之一。三

輔近長安。而前漢諸帝陵寢皆在長安。故其地侵擾。則園陵危逼也。◎縣名。故城在今直隸邢台縣西南。◎統子。字伯孫。少爲郎。尙光武帝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初遷太僕。數爲書請託郡縣。按覺免官。坐辭劾下獄死。◎融從子。字孟孫。少尙光武女遼陽公主。爲黃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中元初襲封顯親侯。明帝時拜奉車都尉。出屯涼州。擊呼衍王。加位特進。復出玉門。遂破白山。降車師。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章帝卽位。徵爲大鴻臚。累遷光祿勳。衛尉。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文。◎固於明帝時。坐從兄穉有罪。廢於家者十餘年。◎縣名。故城在今山西陽高縣。◎郡名。今山西晉代州寧武之北部。及朔平南部。大同東部北部皆其境。◎卽今山西代縣。◎郡名。舊保定。易州宣化及順天河間之一部皆其境。◎武陵有五溪。曰雒溪。橫溪。西溪。瀼溪。辰溪。悉蠻夷所居。故曰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也。其地。卽今湖南發展沅永靖四府州及永綏。鳳凰。乾州。吳州四廳。貴州之舊思州。思南。鎮遠。銅仁。黎平。五府。及松桃廳。皆是。◎勇健貌。◎湖陽人。字子張。王莽末爲盜。後從光武破王尋等。擊破賊。及卽位。封揚虛侯。永平初拜爲捕虜將軍。破西羌。爲人嗜酒。闕達敢言。嘗醉。在帝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帝故縱之。以爲笑樂焉。◎奔弟。光武初爲復胡將軍。擊彭寵有功。封安平侯。◎施刑。囚徒之充兵役者。

【語譯】馬援號叫文淵，是扶風郡茂陵縣人，他的祖先叫趙奢，是戰國時趙國的將軍，號叫馬服君，子孫就把馬字做姓。漢武帝時，他祖先有做縣官的，從邯鄲郡搬到茂陵去居住，便做了茂陵人。他的曾祖父名叫通，因有功勞，封做重合侯，後來因他的兄何羅和江充做了同黨，犯了謀反的罪名，被官家誅死。所以馬援以前的兩代，都沒有貴顯。馬援有三個阿哥，名叫況，叫余，叫員，都很有才幹，王莽時，都做了二千石。馬援年十二歲，父親便死掉，年少時卻有大志向，諸兄都詭怪他，曾經受業讀過齊詩，但他的意思不能牢守在這章句中，便辭別了況，要到邊郡去種田養畜生。況道：『你是大才，成功應當遲些，好匠人，不肯把沒有瑠瑠過的玉，給人家看。現在姑且聽由你揀歡喜的去做吧！』後來恰值況死了，援便穿過年的服，不離開他兄的墳墓，又很恭謹的服事寡居阿嫂，不戴帽子，是不走進屋舍的。後又替郡中的差官，送犯人到大理院去，那犯人有了很重的罪，馬援可憐他，便放他逃走，自己

也亡命的逃到北方去；遇着了赦，就留在北方放牧些牛羊，客人多有來依靠他的，他便僱用他們，帶領了幾百家，轉遊到隴西漢中的中間。曾經對那些客人道：『大丈夫立志，窮了應當格外堅定，老了應當格外壯盛。』因而住在那裏種田畜牧，竟有牛馬羊幾千頭，穀幾萬石。既而歎道：『凡生殖了貨財，所貴的是能施散救濟，否則就是個守財奴罷了！』他於是把錢財一概散給兄弟和舊朋友，自身只着件羊皮袍子，和一條皮袴子而已。

到了建武八年，光武帝自己西面去征隗囂，到了漆縣，諸將多以爲王師很鄭重的，不應很遠的進那險地，計畫多疑惑不定。恰值召了馬援，夜間到了。帝便大喜的拉他進來，把許多議論一概請他定奪。馬援就說：『隗囂那裏的將帥，有像土倒坍的情形，若進兵去，有必破的景象。』又在帝面前聚了米，堆成山谷，指點分畫着形勢，表明衆軍來往的道路，分析得曲曲折折，很明白易懂得。光武帝道：『敵虜都在我的眼中了。』第二天早晨，便進兵到第一城，囂的兵衆果然大敗。九年，拜馬援做太中大夫，幫助來歙監察諸將，平定涼州地方。

馬援的軍隊回來，快要到了，他的舊朋友多去迎接慰勞他。有個平陵人名孟冀的，著名是有計謀的，他在坐中也恭賀馬援，援對他道：『我望你有好的說話，你反而同衆人一樣麼？』從前伏波將軍路博德開闢南越，設立了七郡，不過封了幾百戶，如今我些小的功勞，倒享着大縣的俸祿，功勞很薄，賞賜卻厚，怎能長久下去呢？你先生可有甚麼成全我的呢？』孟冀道：『我笨，想不到！』馬援道：『如今匈奴烏桓還擾亂北方的邊界，我要想請求自己去打他，男兒要當死在邊野，拿馬皮裹了屍身回來安葬，怎能臥在牀上，被拘束在兒女子手中呢？』孟冀道：『信真，是烈士，應當這麼的。』回來一月多，剛巧匈奴烏桓來劫掠扶風地方，馬援因爲三輔受着侵擾，陵墓受着危逼，便請動身出戰，皇上許了他。從九月到了京師，十二月再出去屯紮在襄國那裏。有詔命百官給馬援餞行，援對黃門

郎梁松竇固道：『凡是人們貴盛了，該應要使他可以再處貧賤，像你等的人，要想不可再窮賤，登在高位，很堅牢的自己把守住，請你勉強想想我鄙陋的話。』後來梁松果然爲了貴盛到極點，弄成災禍。竇固也幾乎不免。明年秋天，馬援便領了三千騎兵，從高柳出去，巡查雁門代郡上谷各郡的防壘。烏桓國的探子，看見漢兵到了，就四散遠去。馬援也並沒有得甚麼，就回來。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攻擊武陵五溪的蠻夷，深入重地，弄得全軍覆沒。援因而再請出戰，這時候他年紀已經六十二歲了，帝可惜他年紀老，不允許他。馬援因自請道：『臣還能披甲上馬呢！』帝叫他試試看，援便把牢馬鞍子，四面顧看，表示還可以用力的意思。帝笑道：『勇健呀！這個老翁！』便差馬援帶領了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和十二郡募來的士卒，同那寬免刑罰的罪犯，共總四萬多人，前去征討五溪蠻。

馬援論隗囂書〔節馬援傳〕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寔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寔欲導之于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

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註釋】

① 猶言左右侍奉之人。先爲游說於君也。鄒陽書。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

② 車前高曰軒。後低曰輕。此二語猶言爲人無所

輕重也。

③ 東漢成紀人字季孟。王莽末。據隴西。稱西州上將軍。初受封更始。後屬光武。繼又叛附公孫述。光武西征。擊奔西城而死。

④ 天子以

四海爲家。故謂所居爲行在所。

⑤ 時光武未深信援。援恐篡叛而已。亦見疑。故欲面陳滅篡之術以自白。

【語譯】臣援自己想要的歸這身子給聖朝，奉事你陛下，本來沒有公卿等一語的推薦，也沒有你左右的人做臣先容的幫助。臣如果不是自己說明，你陛下怎能聽見呢？那登在前面，不能使他人看重，登在後面不能使他人看輕，和他人作怨讎，不能做他人的禍患，是臣很羞恥的，所以敢觸犯罪忌，不知死活的自己說明忠誠。臣和隗囂本來是相交的朋友，當初囂差臣到東方來，對臣道：『我本要想幫漢朝的，願你前去查察一番，如果你的意思以爲可幫的，我便專心着了。』後來等到臣回去，赤心至誠的報告他，實在是想引導他到好的一方面去，並不是敢把不義的事欺他啦！但是囂卻自己懷着姦心，好像盜賊厭惡主人一般，把怨毒的情事，都歸到我臣的身上來，臣要想不說，那末陛下也無從知道。願意陛下聽由我到行營的所在，盡情說明滅囂的法術，使得空了心中的話，說明恐下的計策，然後退居在隴畝中，那末就是死掉，也沒有甚麼怨恨了！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節馬援傳）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問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

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間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閱不過。夫孝于其親。豈不慈于其子。可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

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屨。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此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于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註釋〕 ①楊廣字。 ②卽今河北冀縣。 ③近也。 ④魏嘗字。 ⑤表標也。的射的也。言背叛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⑥卽玉元。長陵人。字蕙孟。事魏嘗爲帥。登將歸光武。元說嘗東封函谷關。據險自守。及嘗敗。元降臧宮。還東平相。坐魏田不實。下獄死。 ⑦河內。大河以北之總稱。時光武所轄。 ⑧存問也。伯春。嘗子恂字也。時居河內。 ⑨毀。誘傷也。 ⑩謂曾參閔子恣也。 ⑪謂桎梏也。 ⑫跳梁。本言狸性趨捷之狀。後爲小敵叛亂妄爲之稱。 ⑬戰國策。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 ⑭公孫述字。茂陵人。哀帝時爲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奸盜不發。王莽天鳳中。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建武初。自立爲天子。號成家。述性苛細。察於小事。不見大體。後爲吳漢臧宮所破。郡邑皆降。述被刺死。 ⑮猶言碌碌也。 ⑯言蜀若復賈實子。當何從得子主給之乎。 ⑰謂公孫述欲封嘗爲朔寧王也。 ⑱謂不淨不沈也。 ⑲名邯。狄道人。魏嘗將。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及降光武。拜護羌校尉。與來款平隴西。 ⑳謂豪傑也。 ㉑與弱也。 ㉒屨音履。 ㉓名胤。漢六世孫。初事更始爲吏。後歸光武。官至中郎將。說魏嘗歸漢。嘗叛。復以精兵襲破之。隴西遂安。進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之。款有信義。豈國忘家。愚孝彰著。帝聞。贈款征羌侯。謚節。 ㉔魏嘗自號西州上將軍。參照前篇註。

【語譯】春卿，你安好麼？從前和你在冀南分別後，毫無音訊，我有時回到長安，因而留住在上林，看見四海已經平定，兆民都同情歸化，只有季孟拒絕了漢朝，背叛着聖主，做天下的標的。我常常怕海內切齒的恨他，想要屠滅他，分裂他，所以寄信給他，戀戀不捨的，無非盡我一種可憐他的計畫罷了！不料聽得季孟倒歸罪在我身上，他卻聽信王游翁奉承他的邪說，自以爲函谷關以西，只一動腳便可定的，到現在看起來，究竟怎麼樣呢？我有時到

河內去，過去問問伯春，看見他的奴僕名叫吉的，從西方回來，說：『伯春的小弟仲舒，望見了吉，要問伯春可好麼，卻竟說不出來。只是早夜哭泣着在灰塵中打滾。』那吉又說：『他家悲愁的樣狀，真說不得呀！』從來有了怨仇，只可譏刺，不可故意說壞他的，我聽着這情形，自己便不知不覺的淌眼淚。我素來曉得季孟的孝親愛弟，那怕就是曾參閔子騫，也不過如是；他既然孝他的父母親，難道有不愛他的兒子的麼？世上可有兒子上了手拷腳鐐，父親卻跳來跳去瞎幹，和樂羊子分吃兒子的肉一樣的麼？季孟平常自己總說：『他所以擁着兵衆，是要想保全父母的地方，保全祖宗的墳墓啦！』又說：『是要優待那些士大夫啦！』如今要想保全的，快要破滅了；要想完成的，快要毀傷了；要想優待的，反而快要薄待了。季孟曾經辱罵公孫子陽，不受他的官爵過的，如今卻再要和他庸庸碌碌的一同幹事，要他去依靠他，不是很難爲情麼？如果子陽再責備他，向他重重押品，他再到那裏去找得兒子主管供給這事呢？從前子陽要想封竊做朔寧王，春卿卻拒絕他，現在回去老了，再要低着頭和小兒輩共着槽檻吃東西，并肩側身立於怨家的朝廷上麼？男兒淹死何妨，爲甚麼要游得不上不下呢？如今國家待春卿的意思很深摯，你該應使牛孺卿和許多老輩一同勸說季孟，如果替他計畫了再不依，那末真的可伸長頸項走了。前日被關地圖，看見天下郡國，共有一百零六處，怎想把這區區的兩郡，抵當着天下的一百零四處呢？你春卿服事季孟，表面有君臣的名義，裏面有朋友的情分，講到君臣，原來是要諫爭的，講到朋友，也該應要切磋的，那裏有明知他不成功，卻是很要弱的咬着舌頭，又着手跟他族滅的麼？趁現在定下計畫，還是很好，若錯過這時機，便少滋味了！並且來君叔是天下的信士，朝廷很器重他，他的意思，還依依不捨，常獨自替西州說在皇上那裏，我商量在朝廷中，更加要立些信義在這事上，必定不肯違背約言的。援不能長久留在這裏，請你趕緊給回信我！

馬援勞官屬（節馬援傳）

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援乃擊牛釀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慚。」

【註釋】 ①新息漢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 ②釀酒以篋漉酒也。 ③謂多大志，則不肯自安，適自苦耳。 ④綈，通才，謂衣食自給，足矣，不必過富。 ⑤謂短殺行澤之車，取其利便，不必高車，求其安適。 ⑥謂行走遲緩之馬，不必駮駿馬也。 ⑦湖名，在越南河內省紅河、蘇瀝江之間，越南人稱西湖，植蓮，建離宮其中。 ⑧地名，在今越南境。 ⑨電燕，謂下潦上霧，兩重相蒸也。 ⑩鷓也。 ⑪音蝶，墮落貌。 ⑫猥，有乃字意。 ⑬紆，綵總也。 ⑭謂金印紫綬也。

【語譯】 正月裏，徵側、徵貳斬決，把首級送往洛陽以後，馬援就封爲新息侯，有食邑三千戶。於是援乃殺牛備酒，慰勞將士，很從容的對他的屬下說道：『我的從弟少游，曾經擔心我慷慨多大志，說道：『士人生在世，只要衣食足夠，不必過富，平常只要有小車乘，有緩行的馬可騎，不必駿馬；做個郡中的僚屬，靠此保守着墳墓，在鄉里中稱個善人，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求盈餘，只是自己討苦吃罷了！』當我在浪泊西里，敵虜沒有滅亡的時候，下

面都是行潦，上面都是瘴霧，毒氣熏蒸得很利害，抬頭看到飛鳶觸了毒氣，接連一箇箇落在水中，那時臥着想少游平生常時的說話，怎可聽得呢！如今靠着諸位士大夫的能力，受得聖上的大恩，倒比諸君先佩着金印紫綬，不知不覺的又是喜歡，又是慚愧了！』

馬援誠兄子書〔節馬援傳〕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纒，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註釋】●謂輕浮游俠之人相交也。

●謂譏刺時政也。

●衿，佩帶也。纒，香囊也。謂父母送女，親爲施衿結纒，申其訓誡也。

●名述，漢京兆

人。光武時爲山都長。帝見馬援書。擢爲零陵太守。①謂不喜譏議也。②廉明公正而有威嚴也。③名保。漢京兆人。光武時爲越騎校尉。豪俠好義。仇人上書訟其行浮薄。亂惑羣衆。免官。④謂無論賢與不肖皆待之如一也。⑤俗敕字。亦謹也。⑥鷓。鳥名。似雁。⑦鴨也。⑧下車官初蒞任也。⑨切齒。恨怒貌。

【語譯】馬援阿哥的兒子嚴和敦，二人都喜歡譏議，愛和輕浮的俠客們往來。援在交趾的時候，寫信告誡他們道：『我要你們聽得他人差處，像聽見父母的名字一樣，耳中可以聽得，口中卻不可說出。倘喜議論他人的短長，瞎批評時政，這是我很厭惡的，那怕死了，不情願聽得子孫有這等行爲呀！你們料來是知道我很厭惡的了，但我所以再要說的，是爲甚麼呢？好比是嫁女拖了佩帶結了香囊，申明父母的警戒一般，要使你們不忘記啦！像龍伯高是個厚道小心的人，不喜歡譏議他人，很謙虛，很節儉，又清廉公正而有威嚴，我很愛慕他，器重他，情願你們都效法他。像杜季良性情豪俠好義，愛愁他人的憂愁，歡樂他人的歡樂，無論清濁兩種人，都一樣和他們交往。他父親的喪事，有幾郡賓客都來吊唁；我也愛慕他，看重他，卻不願你們學他。爲甚麼呢？因爲學伯高不像，還是個規矩子弟，所謂刻鵠不成，還像野鴨的。如果效季良不像，墮落得像天下的輕薄子；那就所謂畫虎不成，反像狗了。現在季良的結局還不可知，每一郡守上任，輒切齒的恨他，州郡人士，都批評他。我常常代他寒心着，所以不願子孫效法他啊！』

李固陳事疏〔節李固傳〕

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

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闖兵于西河。斯蓋卽積賢人之符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嘆。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祿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

【註釋】●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撫霸王之餘義。覆治亂之道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與本文所引不同。國語曰。楚聘于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楚白珩之寶也。圍曰。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楚寶惟賢人而已。●息兵爭之禍也。●侯駒孫。名斯。周威烈王時。與韓趙列爲諸侯。受于夏經義。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有譽于諸侯。使樂羊攻拔中山。任西門豹守鄆。河南稱治。在位三十八年卒。諡文。●名商。孔子弟子。孔子沒。商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事之。著有詩序。易傳。●魏文侯以爲師。當時之仁人也。●魏人少貧且賤。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段干木踰牆避之。文侯出。過其虛門而軾。請以爲相。不受。乃待以客禮。文侯每見之。立倦而不敢息。●字季齊。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善風角。隱于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卿公薦舉。均不就。順帝備禮徵之。不得已至京。稱病不起。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乃爲設壇席。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尋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卒。英

初被詔，貪鄙必不降志。及應對亦無奇策深謀。談者失望。①香子，字世英，初以文任爲太子舍人，辭不就。永建中公卿交薦，公車徵至，綸氏稱疾不進。李固素慕瓊，以書逆之。瓊至，即拜議郎。累遷尚書僕射，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梁冀既誅，拜瓊太尉，奏劾貪污，海內翕然望之。官至司空。卒，諡忠。

②統子，字仲樞，少學父業。順帝時遣使特徵至長安。累官侍中，每有災異，厚輒上消災之法，而闕官專權，言不得用。梁冀欲與相見，厚不答。後謝病歸。教授門徒至三千餘人。卒年八十二。私諡文父。

③山陰人，本慶普後，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字仲吳，少爲諸生，博極羣書，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都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十事，多見省納。遷侍中。江夏太守。

④隆高也。崇重也。

⑤防子，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宗。順帝朝爲并州刺史，後爲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召對於顯親殿，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拜舉侍中。於是勃奕、龔、裴、廉、公、清、朝、廷、穆、之、遷、河、內、太、守、徵、爲、大、鴻、臚、卒。

⑥官名，即侍中也。

⑦林慮人，字叔榮。順帝時爲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爵。上書切諫，不省。嗣又累與冀忤。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爲朝野所瞻望。後卒爲冀所譖，死獄中。

【語譯】臣聽說氣清的就是神；人類中得氣清的，就是賢人。保養身體的，要以能練神爲最貴；安國家的，要以能搜羅賢人爲正道。從前秦國要想謀攻楚國，楚大夫 孫圉便設壇在西門外，陳列了許多名臣，秦使看了，頓時大吃一驚，便回去告訴秦君，說楚國多賢臣，還不可以圖謀，便打消進兵攻楚的事。魏文侯師事卜子夏，結友田子方，軾敬段干木，所以羣賢爭着來，聲名過如齊桓公。秦國人便不敢把兵窺探魏的西河，這都是廣積了賢人的應驗呀！你陛下撥掉禍亂，像龍飛天上一般。初登大位的時候，便徵聘南陽的樊英、江夏的黃瓊、廣漢的楊厚、會稽的賀純，策書上嘗稱歎他們，把大夫的位置接待他，所以巖穴中隱居的幽人，和有智術的士，都彈掉冠上的塵，抖着衣上的灰，喜歡給陛下效用，天下都欣欣然，歸服你的聖德。那楊厚等在職守中，那怕沒有奇異的行爲，然而朝夕小心，孳孳不倦，志向只在憂愁國家；臣前在荊州，聽到厚、純等因病免歸鄉里，心中悵然，爲現在的時局可惜。他們有一天朝會，看見諸侍中都是少年人，並沒有一個宿儒大人，可以顧問政治的，真是可歎呀！應當要召還厚等，照

着衆人的希望幹去。黃瓊長久做了議郎，已將十年，衆人都奇怪陛下當初十分看重他們，如今卻這般滯留他們。光祿大夫周舉才幹謀劃，都很高明正大，應該教他做侍中，訪問他的言語議論；侍中杜喬學問很淵深，行爲亦很正直，實是當世的良臣，無奈長久推託疾病，不肯應詔，現在可以賜勅給他，令他趕快起來。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註釋】

①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

②縣名。故城在今山東諸城縣西南。

③顏漢書。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器。而留聽經。諸生怪

其不還。求索得官。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然據情理度之。官未必如此。①在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附近。②謂太尉司徒司空府也。③任城人。字君伯。少好學。習魯詩。舉明經。永平初爲博士。累官光祿大夫。建初中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修。弟子著錄數千人。章帝重之。時會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開雜。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再遷騎都尉。卒官。④東漢章帝年號。

【語譯】承宮號叫少子，是琅邪郡姑幕縣人。年少便沒有父親，八歲就給人養豬。鄉里有姓徐名子盛，專把春秋經教授幾百人學生，宮走過他的門首，便停了下來。因歡喜他的學業，便聽他講經。請求留他在門下，給諸生拾薪做苦事。非常勤學地過了幾年，等經典既已明白，便歸家教授學生。適值天下擾亂，便帶了諸生，避地在漢中地方。後來和妻子到蒙陰山去，竭力耕種，禾稻快要熟的時候，有人來認他田的，承宮並不和他們計較，讓了他便走。從此有名於世，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屢次選拔他都不應允。永平中，召他坐公車進京，那時皇帝車駕到了辟雍，上便召宮拜做博士，遷左中郎將，屢次進納忠言，條陳政治，議論都很懇切，朝廷上諸臣，都怕他的名節，聲名傳播到很遠的匈奴中。那時北單于差使臣求見承宮，顯宗便命宮自己整飾預備，承宮回答道：『夷狄不過聽得些虛名不識實在的，臣的狀貌很醜陋，不可以給遠方人看，應該揀選有容貌威儀的。』帝便以大鴻臚魏應代他。十七年拜宮爲侍中祭酒。死在建初元年的肅宗一面褒揚他，一面非常感歎，賜給他墳地。他的妻子上書請求歸葬鄉里，於是又賜了三十萬錢。

班超傳〔節〕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

勤苦。不耻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

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

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右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註釋】 ①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

②字叔皮。初事竇融。勳歸漢。光武時舉茂才。拜徐令。繼司馬遷之史記作漢書。書未成。其子因

續成之。③謂不能周密。粗窺覽之也。如沙水瀾然。④東漢明帝年號。⑤班超長兄。字孟堅。博通載籍。明帝時與校祕書。續成父之西漢書。

時人比之選置。⑥校書郎。後漢時。郎之與校祕書者。⑦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⑧漢中人。武帝時鑿空西域。封博望

侯。⑨同視。⑩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⑪布衣諸生。言尋常儒生。⑫謂貴相也。項下紫色曰燕領。頭大如虎曰虎頭。

⑬拜也。⑭開臺令史。秩百石。掌書奏。開臺本漢祕書之宮。親以御史中丞掌之。後始置令史官。⑮即伊吾盧地名。今新疆哈密縣。為匈奴呼

行王庭。後漢取之以通西域。旋復為匈奴所得。⑯在今新疆鎮西縣西北。⑰從事。佐吏之稱。⑱西域。指漢敦煌郡以西諸國而言。⑲古國

名。本樓蘭。後更名。今沒於沙漠。在今新疆鄯善縣地方。⑳更易也。㉑北庭指匈奴。㉒侍胡。給事左右之胡人。㉓親手擊殺之也。㉔斬

匈奴節使名屋賴帶。副使名比離支。㉕匈奴欲分其功。而不能自掩於外。故色動。㉖西域古國。在葱嶺之北。即今新疆之和闐城也。㉗西域古

國。即今新疆庫車縣地。㉘西域國名。即今新疆阿克蘇縣。㉙西域國名。在溫宿之東。即今新疆拜城縣。㉚西域國名。治尉頭谷。即今新疆烏

什縣地。

【語譯】 班超號叫仲升，是扶風郡平陵縣人。徐令名彪的小兒子。他做人從小便有志氣，不很留意小事，但很

孝敬父母，居家常常自肯勤苦，並不以勞辱為羞恥，又很有口才，且能粗看書傳。永平五年，他的阿哥叫固，被皇帝

召去做校書郎，班超就和他母親同到洛陽去，家中很窮，超常給官家抄寫些文書，供養着老母，常久勞苦了，有一

天停着事，投筆歎道：『大丈夫就沒有別的志略，還當學着傅介子張騫一般人，立功在異域地方，取封侯的貴，那

裏能夠長久在筆硯間做事呢？』左右人都笑他，班超道：『你們小子那裏知道我壯士的志氣呢？』後來超走到

相面的地方去，相面的道：『祭酒，雖則是尋常穿布衣的一個諸生，卻將來應當封侯在萬里以外呢。』班超便問

他有甚麼異相，相面的道：『你生得燕般的頸項，虎般的頭，是飛了吃肉的，這就是萬里侯的相呀！』過了好久，顯

宗問班固道：『你的兄弟在甚麼地方？』固答道：『給官家抄寫，得些工錢，奉養着老母。』帝便使超做蘭臺令史，

後來不知犯了甚麼事，便免掉官職。十六年春天，奉車都尉竇固領兵出去擊匈奴，把班超做了假司馬，帶了兵另
去擊伊吾國，戰爭在蒲類海那裏，斬了許多首級纔回來。竇固以爲他能幹，便差他和從事郭恂一同出使到
西域去。班超到了鄯善國，鄯善王叫廣的，奉承班超很恭敬，後來忽地鬆懈了，班超對他的官屬道：『你們覺得廣
的禮意，比前薄了些麼？這一定是有北方的使臣到來，他疑惑不決，不知依了那邊好的緣故，聰明的，能在事情沒
有發生的以前，就看得出來，況且現在已經很著明的了麼？』便喊服侍他的胡人進來，詐他道：『匈奴的使臣已
經來了好幾天了！如今在甚麼地方？』侍胡心虛害怕了，便把他的實情一概說出來。班超便把侍胡關閉起來，會
齊了他的吏士，共三十六人，和他們一同飲酒。酒飲到很快樂的時候，班超因激怒他們道：『你們和我，現在都在
絕域地方，要立大功，求富貴，如今敵使到來，不過纔幾天，那鄯善王廣的敬禮，都就廢掉，如果鄯善王收了我們，送
到匈奴去，那末我們的身骨永給豺狼做吃了，該當怎樣呢？』官屬都道：『現在在危亡的地位，不論死生，都依
你司馬的命令就是了！』班超道：『不走進虎穴，不能捉得虎子的，現在的計劃，獨有趁着夜中，用火燒攻滅虜使，
他們不知道我的多少，一定非常害怕，這可以盡行滅絕的，既滅了這虜，鄯善王驚破了膽，那末功成事立了！』衆
人都道：『再當和從事商量呢？』班超怒道：『吉凶都決在今天，郭從事是個文俗吏，他聽得這消息，一定害怕，必
至走漏消息。我們徒然空空死了而已，這不是壯士所爲！』衆人都道：『是的！』於是趁將夜的時候，便帶了吏士
趕到虜營去，適值天發大風，班超使十人拿了鼓，藏匿在虜住的屋後，和他們相約道：『看見起了火，都該應擊鼓
大喊。』其餘各人，都執了兵器弓弩，夾門埋伏着。班超便順風放火，前後擊鼓喊着，虜衆驚慌擾亂，不知有多少兵。
班超自己空手格殺了三人，吏兵斬了匈奴的正副使，及跟隨的士，共三十多人。餘衆一百多人，都燒死在裏頭。明

天回去告訴郭恂。恂大吃一驚，後來有些動色。班超曉得他的心意，便舉手道：「掾吏雖並沒有幹，我班超怎敢獨自居這功呢！」郭恂便喜悅。班超便喊鄯善王廣來，把虜使的頭顱給他看，全國都很害怕。班超便曉諭他們，安撫他們，收取了他的兒子做押品。

明年，班超發于窰諸國的兵士二萬五千人，再去攻擊莎車國。龜茲王卻差左將軍調發了溫宿姑墨尉頭各國的兵共五萬人，來解救他們。班超便召將校和于窰王議道：「如今我們兵少，不能抵敵。現在的計劃，不如各自散去。你們于窰從此向東去，我長史也從此西歸了！但要等夜間聽到鼓聲，方纔可以出發。」於是私下放脫所得的敵囚，龜茲王聽了大喜，便自己把萬騎在西界上遮擊班超。溫宿王率了八千騎，在東界上微擊于窰。班超知道那二虜已經出發了，便密召諸部，約束了兵士，當雞鳴時候，便趕到莎車國營中去。胡人大驚，便亂竄亂逃。結果追斬了五千多級，得到了馬畜財物很多很多。莎車國便降服，龜茲等因此便各自退散。從此班超的威名，震動西域了。

班超請破龜茲疏（節班超傳）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窰，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率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戾。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可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註釋】 ①先帝。明帝也。 ②指資固擊匈奴。 ③指遣超與郭恂使西域。 ④西域古國。亦曰汗彌。居塞爾城。在今新疆于闐縣克勒底雅以東之地。 ⑤西域國名。即今新疆莎車縣。土名葉爾羌。 ⑥西域國名。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孔道。即今新疆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二城地。 ⑦古國名。強盛時奄有印度恒河流域。克什米爾。阿富汗及葱嶺東西之地。 ⑧西域國名。即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之地。 ⑨古國名。領有今新疆北境。至俄領中亞之地。 ⑩長安人。元帝時爲衛司馬。使送鄯支單于侍子。爲鄯支單于所殺。 ⑪武帝時爲郎。使月氏爲匈奴所得。留之十餘年。乃亡走大宛。窮急卽射禽獸給食。 ⑫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 ⑬鈍刀也。賈誼曰。莫邪爲鈍。鉛刀爲銛。鉛刀一割。言刀雖銛。利不如寶劍。而乘大漢之威。不可不效一割之用。 ⑭謂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

所入也。①西域國名。土名喀喇沙爾。在新疆大塔勒都斯河之中央。今縣城形勢猶如昔。②猶言驗也。③葱嶺爲中國大山主脈。東趨首入

新說。④饒愨。宮饒審行也。⑤郡名。治今甘肅敦煌縣。⑥言未必即死也。⑦薦進也。勳功也。

【語譯】據臣所見，先帝因要開發西域，所以北面去攻打匈奴，西面差人到外國去。於是鄯善于賓兩國便立刻歸化我們聖朝。現在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各國，又情願來歸附了。要一同并作氣力，破滅龜茲國，太平着通漢的路。如果得到龜茲國，那末西域未服的，不過百分之一罷了！我臣伏着自己想，雖則是個卒伍小吏，也情願跟了谷吉，拚命在絕域地方做事；或如張騫的棄身在曠野中；從前魏絳不過是個列國的大夫，還能和了許多戎狄，況且臣奉着大漢的威武，卻不能像鉛刀的割一割麼？前世計議的人都道：『取西域三十六國，叫做斷匈奴的右臂。』現在西域各國，從太陽落下的地方，沒一國不歸化，大小國家都很喜歡的，不絕地來貢獻，只有焉耆龜茲兩國獨不肯服從。臣前和官屬三十六人奉使到絕域去，遭遇着各種艱難，各種困苦。自從孤守了疏勒，到現在已經五年了。胡人夷狄的性情，臣很能知道些；問他們城郭大小怎麼樣，都說：『依靠漢朝，和靠天一樣。』從這等經驗說起來，蔥嶺是可以交通的，蔥嶺既通了，龜茲便可攻伐了。現在應該使龜茲的侍子叫白霸的去做國王，把步兵騎兵幾百送他前去，和諸國接連發兵，只消幾個月，龜茲王便可擒獲了。把夷狄攻夷狄，這是最好的計策。臣看見莎車疏勒的田地，很是肥沃廣大，草地牧畜，也很富饒蕃衍，並不像敦煌鄯善間的荒涼，可以不費中國的兵力，使他們糧食自然充足；而且姑墨溫宿二王，都是龜茲王立的，既然不是他的種族，又互相討厭困苦着，這定有降服反叛的形勢。如果兩國來降，那末龜茲自然可破了！情願請帝把臣的奏章發下，命諸臣商議此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那怕就是我死了，有什麼遺恨呢！臣趨區區的下情，特蒙你陛下神靈，私下希望不致於死，眼見着西

域平定之後，你陛下舉了萬年的壺觴，薦進功勳在祖廟中，布告大喜在天下呢！

班超年老思土疏（節班超傳）

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註釋】
 ①思土。思故鄉也。
 ②禮記曰。太公封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③猶言反葬故鄉也。丘為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擬此丘。釋出禮記。
 ④代郡名。韓詩外傳。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
 ⑤犬馬齒。犬馬之年。卑抑之辭也。
 ⑥奄忽。疾速也。
 ⑦死也。
 ⑧見蘇武傳。
 ⑨金印銀印也。
 ⑩言恐後世或謂超陷身西域。未得考終本國。致朝廷負薄待功臣之名。
 ⑪故城在今甘肅酒泉縣東北。
 ⑫在今甘肅敦煌縣西一百五十里。陽關之西北。為古通西域之要道。
 ⑬超少于字宜僚。有父風。和帝時匈奴擊漢吏。公卿以為宜閉玉門關。勇言宜置校尉長史以扞撫諸國。乃以勇為西域長史。悉平車師六國。又發諸國兵擊降匈奴。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賴之以安。後與張期同攻焉耆。期邀功先至受降。勇以後期下獄免。

【語譯】班超因久在遼遠的邊境之國，而且年紀也老了，因此就想到回故鄉。十二年，便上疏奏皇上道：「臣聽得從前太公望封在齊國，接連五世都還葬到周朝去；狐狸死了，要正放他的頭在墩上；代地的馬，要依靠了北風纔適意。那周朝齊國，同在中原地方，相隔不過在千里的中間，尙且這樣，何況臣現在遼遠的住在絕域，可能沒有依靠北風，枕頭墩上的意思麼？那蠻夷的風俗，怕着壯健人，欺侮年老和衰弱的，臣超犬馬之年，已將盡了！常怕年紀衰老，會忽然死去，孤魂拋棄在異域中。從前蘇武留在匈奴，算是好久了，還不過十九年。如今我臣邀幸能得捧着漢節，帶了金銀的印綬，做都護在西域，如果能得壽終在屯紮的部伍中，實在並沒有什麼怨恨，不過恐怕後世人或說臣是失陷死在西域的，那就很不好聽了！臣不敢望到酒泉郡，只願活着走進玉門關罷了。臣年紀已老，又害着病，衰弱困苦得很，敢冒昧着死罪，奏上這瞎話，謹差臣的兒子叫勇的，跟了貢物進關塞來，趁臣活着的時候，使勇得親眼看見中原地方！」

黃憲傳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而前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

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字季野周舉字季海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子王龔字元孫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字元振少游汝南。先過袁闓。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字元振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字元孫。

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字元孫以爲憲隳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註釋】
● 郡名。河南汝南縣陳州二府。及安撫舊潁州府皆是。治平輿。在今河南汝南縣東南。● 在慎水之南。因以爲名。即汝南郡治。● 中野。治平病者。● 郡名。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寧汝州諸府州。以及禹縣至陽武各縣皆是。● 穎陰人。字季和。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讚刺貴倖。爲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汝事明理。稱曰神君。頃之棄官歸。閒居養志。薨。和中卒。有子八人。並有名。時稱八龍。● 逆旅。客舍也。即今之旅館。● 竦然驚異之貌。● 移。日日影移也。● 師表。足爲師法與表率者也。● 彭孫。字夏甫。父賀卒於官。聞與兄弟往迎喪。綏綏扶柩。冒犯霜露。體貌枯槁。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累徵辟召皆不應。朋黨事作。聞梁士望。潛身十八年。日暮于室中陶母拜。後卒于土室中。● 迎也。● 子固。稱人之鄉里也。● 伯鸞。字叔鸞。才既高遠。而議論尙奇。嘗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

靡不就。再辟司空府不至。州郡迫之，遂將妻子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嫁五女，惟賢是擇。疏縷布被，竹筍木屐以遺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良以懿終。◎此二語係顧回墓孔子之辭。◎平與人字仲舉，年十五，嘗閉居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郡舉孝廉，再選爲樂安太守，累拜太尉。桓帝崩，竇太后臨朝，以蕃爲太傅，封高陽侯。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參政，徵用名賢，爲人方峻疾惡，高節之士爭歸之。漢末士大夫因之，皆崇尚高節，與武謀誅宦官，事泄被害。◎防子字宣光，姿貌短醜，而博學洽聞，爲儒者宗。順帝朝拜并州刺史，後拜侍中，勅奏食籍，表薦公情，朝廷稱之。遷河內太守，徵大鴻臚卒。◎高平人字伯宗，安帝時爲青州刺史，勅奏食爵二千石數人，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累官至太尉。◎名泰，界休人，博通墳典，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游洛，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師，常舉不就。善品題海內人士，然不爲危言駁論，故黨網漏起而泰獨免。◎袁闕字汝南人，爲郡功曹，聞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知名當時。◎汪汪，深大貌。◎百畝曰頃，酸，蓄水處也。◎徵君，有學行而被徵召者之尊稱。◎旨道周備而性全一也。◎言其德大難名也。◎名汪，字玄平，博學多通，善談名理，爲庾亮佐吏十餘年，甚相欽待，桓溫伐蜀，令汪率文武出梁園，以失期免爲庶人，在厚唐吳郡，從容講肄，不嘗枉直卒，諡禮。◎隳然，柔順貌。◎及門，受業門下爲弟子也。

【語釋】黃憲，字叫叔度，是汝南郡慎陽縣人，世代貧賤的，父親是個牛醫。潁川人荀淑到了慎陽，遇着黃憲在客舍中，那時他年紀還只十四歲，荀淑一見就吃一驚，很覺詫異，和他作揖談天，過了好幾日，還捨不得去，對黃憲道：「你是我的先生呀！」後來荀淑到袁闕寓中去，不等到他慰問，便預先估量道：「你那中有個顏子，你認識麼？」袁闕道：「你看見我們的叔度了麼？」那時同郡有個叫戴良的，才學很高，性情很驕傲，但是見了黃憲，未嘗不端正着容貌，等到回去了，恍恍惚惚好像忘掉什麼東西的，他的母親問道：「你莫非又是從牛醫兒那裏來了麼？」戴良回答道：「我不看見叔度，並不以爲不及他，看見了以後，就好像看看是在他的前面，忽而卻又在他的後面了。這人真是難測他的偉大呢！」同郡人陳蕃周舉，時常互相說着道：「祇幾時幾月中間，不看見了黃生，便有鄙吝的思想，橫在心上了。」等到後來陳蕃做了三公，臨朝歎道：「叔度如果還在我，就不敢先佩這印綬了。」太

守王翼在郡中，用禮招進賢達的士人，有許多人給他招得，只有黃憲不能屈就他。郭林宗年少時，游學在汝南地方，先去拜訪袁闕，不過夜便退回，及去過訪黃憲，隔了好幾天，方纔回來。有人問郭林宗，林宗道：「奉高的器度，譬如側出正出的泉水，雖則清潔，卻易於挹注。叔度便汪洋無際，像千頃的陂水，澄了他不會格外清些，混了他不會格外渾些，真是不可限量的。」黃憲起初舉了孝廉，後來又被公府中召着，友人勸他出去做官，黃憲也並不拒絕，纔到了京師，便退回去，竟沒有做就什麼，年四十八歲便死，天下稱他叫做徵君。

黃憲的評論：「黃憲的言論意旨，並沒有什麼聞名，然而士君子看見他的，沒一個不佩服他的深遠，便拋掉自己的鄙吝，這不是因為他的道理周到，性子全一，德量高大的緣故麼？我的曾祖父穆侯，以為黃憲很柔的這麼處着順便的境地，很深的這麼好像是有大道理，深淺都沒有那個量得他的究竟，清濁也沒有那個能議得他的方向，如果做得到孔氏的弟子，差不多就像顏子一般了，嗎？我所以特別做這論的。」

徐穉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

挺俊父。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爲先後。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敕。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

【註釋】 ①即今江西南昌縣。

②就家而拜之也。

③桓帝年號。

④剛六世孫。字伯始。安帝時舉孝廉。爲天下第一。累遷司徒。以定策立桓帝。

封育陽安樂鄉侯。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奢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卒諱文恭。

⑤左傳。晉三郤害伯宗。醜而殺之。及嬖勿

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也。

⑥此大雅文王之詩。思。顧也。皇天也。謂顧天多生賢人於此王國。

⑦左

右助也。⑧廣賊人。字伯淮。家世名族。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兄弟常共臥起。肱通五經。兼明星緯。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使畫工圖其

形狀。肱以被縶面。言感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中常侍曹節徵肱爲太守。乃隱身逃命。遠浮海濱。歷年乃還。終於家。

⑨閔少修志節。矯俗高

厲。⑩豹子。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徵辟。延熹初。公車備禮徵至潁陵。稱疾入雲陽山。采藥不返。後曹節擅權。白靈帝就家拜東海相。詔書逼

切。不得已。解巾至郡。任刑亂政。以此失名。卒爲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⑪潁川人。字雲。陳蕃薦其德行純備。桓帝乃以安車備禮徵之。不至。養親行

道。以終于家。

⑫陳留人。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蹠。容獨危坐。愈恭。郭泰見而異之。因留寓宿。旦日容殺雞供母。自以草蔬與

泰共飯。泰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⑬程子。字季登。篤行孝悌。隱居躬耕。倦則誦經。不受惠于人。時寇賊縱橫。皆敬胤禮行。轉相約

數。不犯其間。建安中卒。

⑭高唐人。字子魚。少與邴原管寧相善。時號一龍。敬爲龍頭。漢季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去官。後拜豫章太守。爲政清靜不

煩。吏民畏威。魏文帝時拜相國。明帝時封博陵侯。轉太尉。太和中華。諡敬。

【語譯】

徐穉字叫孺子，是豫章郡南昌縣人；家中很窮，時常自己耕種着，不是他自己的氣力弄得的，是不肯飲食的。做人很恭敬，又很儉約有義氣，能够謙讓，所居住的地方，大家都佩服他的德行。屢次被公府徵召着，他都不出來，這時候陳蕃做了豫章太守，備了禮物，去聘請他做功曹，穉不能推諉，拜謁了便退下，陳蕃在郡中，從來不接待賓客的，只有徐穉來了，爲他特設一張榻，他去後，就懸掛起來。後來穉又舉了有道科，到他家中拜做太原太守，都不肯就職。延熹二年，尙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等道：「臣聽說善人是天地間的管理人，政治要靠他建立的，詩經上說：「願意上天多生些賢士在這王國中。」天生爲你陛下生這些秀傑的士，該應使他們幫做

徐穉傳

這太平時世，來助理成功王業的，臣伏在草野時，看見處士豫章人徐穉，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閔，京兆人韋著，穎川人李曇，他們的道德品行，都很純正完備，有聲名在當時的。如果使他們登在三公的位子，協助君王的事體，一定能够幫得很好，光榮比日月還亮呢！桓帝便用安車和玄色緞，備了禮徵召他們，一個都不來。帝因問陳蕃道：「徐穉、袁閔、韋著等，以道德論起來，那個該應在先？」陳蕃道：「闕出身在公族中，道德教訓，日漸聽聞；著生長在三公的禮義習俗中，所謂「不扶自直，不鍤自雕的。」至於徐穉，他是生在江南卑俗的地方，獨能像角般的挺立着，自然應當推他爲第一的。」徐穉曾經被太尉黃瓊召着，不肯就。等到黃瓊死了，還鄉去埋葬，徐穉便背了糧食，徒步走到江夏去會葬，設了雞酒祭奠他，哭完纔回去，並不告訴自己的姓名。那時候來會葬的，都是四方的名士，郭林宗等幾十人，聞知這事，疑心是徐穉，便揀會講話的，名叫茅容的，騎了馬追趕上去，到了半路中，方纔追及茅容，爲他設了飲食，共談稼穡的事情，臨別的時候，他對茅容說：「替我代謝郭林宗，說是大樹將要倒了，不是一根繩子能够拉住的，爲什麼獨自很忙碌的不肯安居度日呢！」等到後來林宗的母親死了，徐穉去弔，擺生芻一束，在廬前便去。衆人都很奇怪，不明白他的緣故。郭林宗道：「這一定是南州的高士徐孺子了。詩經上不是說的麼？「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我沒有德氣，可以當這句話。」靈帝初年，要想用蒲輪聘請徐穉，適值他已死掉，那時候他年已七十二歲了！他的兒子名叫胤，號季登，行爲也很厚實，很能孝悌，隱居着不出來做官，太守華歆備了禮請和他相見，他拿病只管推辭不去見。漢末賊匪很厲害，但是都敬重胤的品行，轉相約束，不許去犯他住居的里巷。建安中死的李曇，號雲，年少死了父親，繼母很嚴酷，曇服事他，卻越加恭敬，給鄉里中人稱贊着，尊他的法子，養親行道，終身不出來做官。

陳實傳

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實。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侍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實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實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實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尙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實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葺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實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實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

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實。餘人多逃避求免。實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實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實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實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實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實。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實乃謝使者曰。實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及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六子。紀譏最賢。

【註釋】 ①詳黃憲傳註四。 ②許漢縣名。魏武帝以獻帝自洛陽遷都於許。即此處。後改許昌。即今河南許昌縣。 ③言累代均微賤不顯貴也。 ④通管。 ⑤給事斷役爲斷役之事。 ⑥太學。漢時最高之學校設於京師。 ⑦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北。 ⑧逮繫。拘囚之也。 ⑨考掠。考問鞭撻也。 ⑩無實。無實證也。 ⑪督郵見前。 ⑫亭長。秦漢時十里一亭。亭設長。主捕緝盜賊等事。 ⑬參弟。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勢食放。受納貨遺。累封高鄉侯。建寧初。張儉奏覽舉靈。覽逃截其章。又誣以鈞黨。夷滅之。熹年初。爲有司所舉奏。遂自殺。 ⑭敦。郡守命令。 ⑮文學。郡守屬官。 ⑯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懼之者。懼洩事也。 ⑰謂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⑱塵。汚也。承宜者之意以用吏。則受人之議。有汚明德矣。 ⑲縣名。即今河南登封縣。 ⑳謂同爲。 ㉑故人。高倫自稱。 ㉒理劇。謂治理繁劇之才。 ㉓聞喜縣名。今屬山西。 ㉔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永城縣西北。 ㉕謂三司之官也。 ㉖行部。巡行糾察各部也。 ㉗言實必無怨於人。不虛人之訟也。 ㉘融玄孫。字游平。少以經行著名關西。延熹中以長女立爲后。封槐里侯。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李膺杜密等坐黨事瀕死。武獨抗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更封聞喜侯。與陳蕃同心輔政。謀誅宦官。事洩。爲曹節等所害。 ㉙潁川人。靈帝時爲中常侍。封列侯。詔帝令赦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南欽道諸郡材木及文石。百姓呼嗟。帝崩。袁紹勒兵捕宦官。讓劫少帝走河上。迫急投河死。 ㉚秉子。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桓帝時官侍中。靈帝朝侍講華光殿。累遷司徒。直言極諫。以師傳恩得免咎。歷太尉。封臨晉侯。遷司空。卒諡文烈。 ㉛東海人。字漢公。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帝中。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吏二千石爲民害者。時太尉許儉。司空張濟于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污不問。而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就上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宦者怨之。誣陷就死獄中。 ㉜宛人。字遂高。靈帝朝以女弟爲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發賊黨奸。封慎侯。何太后臨朝。進爲太傅。後以誅誅中官。反爲所害。 ㉝達弟。字次陽。獻帝初爲太傅。從于紹術等起兵討董卓。卓忿。遂誅。 ㉞飾巾。以幅巾爲飾。不加冠冕。 ㉟懸車。懸其車示不再出門也。 ㊱樓邊爲游息也。 ㊲字元方。與弟邁俱以德稱。四府辟命。無所風就。 ㊳字季方。與兄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蓋雁成羣。當世榮之。早卒。

【語譯】 陳實字叫仲弓，是潁川郡許縣人，出身很低微。他自從做兒童的時候起，便在遊戲中，也已爲一般小兒心服歸向的了。年少時做了縣吏，常聽差遣做僕役的事。後來做都亭刺史的幫手，卻很有志好學，不論坐立，都誦讀着，縣令鄧劭偶然試着他，和他說話，很詫異。他便聽憑受業在太學中。後來縣令又召他回來做吏，實便隱避。

在陽城山中，不肯出來。那時候有殺人的，同縣人搗吏疑心是陳實所爲，縣中就把他捉去，考問刑掠後，沒有實在憑據，方纔放出。等到做了督郵，便密託許縣令，用禮召那搗吏，遠近聽得這事的，都爲歎服。他因爲家貧，便再出來做郡西門的亭長，後來又轉做功曹。當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任用一吏，高倫便吩咐他做文學掾。陳實知道那人是幹不來事情的，就懷藏了檄書請見道：「這人不宜用他，但是侯常侍卻不可違背他的，我實請從外面署他，庶幾不帶累你的明德。」高倫依了他的話。因此鄉里中的議論，都怪他薦舉得不當。陳實卻終究沒有說話。高倫後來被召做尚書，郡中士大夫送到輪氏縣傳舍，高倫對衆人道：「我從前替侯常侍用一個吏，陳君暗中拿了教令還來，另在外邊署他的名字，後聞議論的，都以這事厭惡他，這罪過實因故人怕着強禦做的，陳君真可稱爲「善事歸君，過失歸己」的了。」陳實卻仍然自己認錯，聽到的人，方纔歎息，從此天下佩服他的德行了。司空黃瓊選他治理繁劇的地方，實補了開喜縣長。旬月以後，又因有基年喪事拋掉官，後來再遷官，受了太丘的縣長。修着德行很清靜的，百姓都安樂着他。鄰縣人民都來歸附的，陳實往往訓誨勸導，譬喻解說給他們聽，打發他們各歸本部主官。胥吏恐有爭訟的，告訴陳實，要想禁止他。陳實道：「爭訟不過要想求個曲直，禁止了他，理由怎的明白呢？不可拘執的。」司官聽到這話，都歎息道：「陳君所說如此，難道還會有怨恨他的人麼？」也就究竟沒有什麼爭訟。後因沛相賦斂違法，便解除了印綬去官，吏人等都追想他。到後來逮捕黨人，事也連累到陳實，餘人都逃避求免禍。陳實獨道：「我不去就這獄，衆人便沒有靠傍了。」就請官家拘囚，適遇赦令，得以放出。靈帝初年，大將軍竇武請陳實做屬吏，當時中常侍張讓的權勢，能够傾倒滿天下的人，讓的父親死後，歸葬到潁川郡去。雖然一郡人都來弔，但是那些名士卻沒一個到的，讓很引以爲羞。陳實就獨自去弔。後來再誅黨人，讓感激了陳實，所

以多有保全他的。陳實在鄉里中，平着心管事，那人有爭訟的，往往來求他判斷，實總替他曉解譬喻，辨別着曲直，退去沒一人有怨言的。甚至歎道：『寧可給刑罰加着，不可給陳君說不是的。』這時候年歲荒歉，人民很儉嗇，有個賊夜間進他的屋中去，躲梁上，陳實私下看見了，便起來親自整理拂拭着，召集了子孫，正色的訓誡他們道：『做人不可不自己勉勵些，不善的人，未必生成就惡的，習慣了，就好像天性一樣，所以弄得這般下賤。像梁上君子，就是這樣的。』賊聽到這話，大吃一驚，便自己跳下地來，磕頭認罪。陳實緩緩地譬喻給他聽道：『看你的狀貌，並不像惡人，應當很利害的制住自己，還到那善上去，但這也許是因貧困弄成的。』就命子孫把兩匹絹送給他，從此便一縣中都不再有盜賊了。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都來恭賀，賜等常歎道：『陳實還沒有登這大位，我們實慚愧在他之先。』等到後來黨禁纔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差人敦聘陳實，要想特別表薦他，不照尋常次序的位置。陳實便辭謝使者道：『我陳實好久斷絕了人事，裝飾了頭巾等死罷了。』當時三公每有缺席，議論的都歸向他，屢次請他，他總不肯出來，只是閉着門攔起了車子，隱居着游息，不管閑事。中平四年，年紀八十四歲，死在家中。何進差使者往祭，海內去弔的，共有三萬多人，著衰麻的，竟有一百多人，共同刻石立碑，私下證他叫文範先生。有六個兒子，紀和黜兩人，最爲賢能。

吳祐傳

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

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耻。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潔。時公沙穆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

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丘。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鮑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註釋】 ①縣名。卽今直隸長垣縣。 ②南海。漢時郡名。在今廣東。 ③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音易書復不盡。謂之殺骨。亦曰汗簡。 ④謂大庾。騎田。都羅。萌渚。越城也。 ⑤謂希望其所遺也。 ⑥通輻。車有兩輪。故稱兩也。 ⑦馬授自交趾軍還。載慈苴于後車。贈者以爲所載皆明珠。 ⑧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過糞壤。時人怪其奢。伏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⑨謂吳季札也。 ⑩指與僧通。僧二石也。 ⑪祖道。錢行也。 ⑫壇。封土爲之。所以祭神。 ⑬地名。故城在今河南汲縣。 ⑭字夏甫。爲郡小史。與吳祐爲友。後舉孝廉。爲新蔡長。世稱其清節。

漢縣名。即今河南新蔡縣。①膠東人。字文。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累遷遼東樹園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六子皆知名。②太學見上首註。③賈魯言爲米工也。④光祿勳。勳。歲以敦厚質樸遜讓節儉。四行。科第諸郎從官。故名。⑤膠東。今山東平度寧縣地。⑥功臣賈復之後。所食惟膠東縣之地。⑦濟北。漢國。地在今山東。⑧剛人。字元襄。世稱儒宗。知名東夏。與祐爲友。年三十二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爲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爲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教。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後至酒泉太守。⑨儒宗。儒者之宗師也。⑩東夏。東方也。⑪官名。置於鄉。職聽訟。收賦稅。⑫此係孔子之言。⑬縣名。即今山東安丘縣。⑭若汝也。下二者同。⑮移文書於安丘。⑯桎梏刑具。在足曰桎。在手曰梏。⑰音果。齒相切以斷物也。⑱投梏。以梏自梏也。⑲齊。漢國名。在今山東。⑳商子。字伯車。爲人鷹肩豺目。洞精曉巧。口吟舌言。裁能畫計。少爲貴戚。逸游自恣。初爲黃門侍郎。永和初拜河南尹。居職多暴恣非法。桓帝時一門三后六貴人。七侯二大將軍。尙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尹將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滯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後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冀。諸梁及妻孫氏中外宗親無少長皆棄市。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定。⑳繼弟。字季長。有俊才。初應鄧騰召。拜郎中。歷武都南郡太守。後復拜議郎。以病去。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盧植鄭玄皆其徒。著書頗多。初融怒于鄧氏。不復復作贊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延熹末卒。年八十八。㉑河間。漢國。在今河北。㉒郡名。今朝鮮之平安黃海京畿諸道。及忠清道之北境是。㉓縣名。故城在今河南息縣東。㉔縣名。在今河南新蔡縣東北。

【語譯】吳祐號叫季英，是陳留郡長垣縣人，他的父親名恢，做過南海太守的。祐年十二歲，跟從父親到任去。那時恢要灸了竹簡寫經書，祐諫道：『現在大人要走走過五嶺，遠得在海邊地方，那裏的風俗誠然是鄙陋，然而一向多珍寶怪異的東西，對上就要給國家疑忌，對下就要給權臣貴戚希望着，這書如果成就，定要有好幾兩車子纔可載回，從前馬援爲的是後軍載了薏苡，便遭着誇毀，王陽因只有囊橐，微幸得了名聲，嫌疑之間，真是先賢要謹慎的。』恢便停止不寫，手撫着他的頭道：『吳家世代不少季子了！』等到年紀二十歲，祐喪掉父親，家中沒有一擔一石的儲蓄，卻不受那些贈送，時常在長垣澤中牧豬，一邊走，一邊讀經書，碰到他父親的朋友，對他道：『你

是二千石的兒子哪！卻親自做這賤業，你雖則無廉恥，對於你令先君的顏面，怎樣過得去呢？」祐並不多說，只是認錯罷了，一面仍然守志像從前一般。後來舉了孝廉，快要走的時候，郡中給他餞行，祐卻跨過席次，和小史雍丘人黃真聚談了多時，和他結成朋友，機分別。功曹因祐倨傲，請罷黜他。太守道：「吳季英有知人之明，你且不要多說。」黃真後來果然也做了孝廉，做着新蔡長，世人稱他很有清節。這時候公沙穆來遊太學，沒有資財糧食，因變服給人做傭工，受吳祐的僱春米。祐和他談天後，大驚，就同他定交在杵臼之間。後來祐因為得了光祿卿，遷膠東侯相，這時候濟北人戴宏的父親做縣丞，宏年十六歲，跟從在丞舍中，祐每走到園中，常聽到諷誦的聲音，心中詫異，便待他很厚，也和他結成朋友。他後來也成了大儒，有名在東方，官做到酒泉太守。祐的行政，把仁愛簡易為主，親身做了榜樣，人民有訟事，每每先閉門自己責備了，然後再去審判，以道理譬喻給他們聽，或者親自到閭里中去，給他們和解，從此之後，爭訟便停歇。吏民都懷想他，不肯欺騙他，當時有個畜夫名叫孫性，私自向人民要了錢糧，買了布衣，進給他的父親，他父親得了這衣，怒道：「有了縣君治理得這般正直，你還好意思去欺騙他麼？」便催促他叫他前去服罪。性慚愧恐懼，就到閭中去拿了衣服自己去認罪。祐便除退了左右，問他的緣故。性把他父親的言語，一一告明。祐說道：「你爲了父親受這惡名，真所謂親過方纔知仁的了。」便叫他回去謝他的父親，再把衣服送給他。又安丘地方有個男子，名叫毋丘長，和母親同在市中行走，路上碰到一個酒醉的人，侮辱了他的母親，長便把他殺死了。逃走，安丘縣追尋他，直追到膠東方拿獲了，祐叫長來道：「兒子見母親受辱，是人情很差恥的，但是孝子忿怒，定要想到患難，行動總不肯連累着雙親的。如今你違背了母親，逞快自己的忿怒，白日殺死他人，赦了你便是不義，刑戮你卻又不忍，把你怎麼處呢？」長便拿刑械自己繫着道：「國家制定的法律，我因人

親自犯了罪，你明府雖則可憐我，卻是有恩也無從賞賜。」祐便問長：「你有妻子麼？」他回答道：「有妻的，卻還沒有兒子。」便移文安丘縣，逮捕了長的妻來，解除了他的鎖鍊，使他們同宿在獄中，妻受了孕，到冬盡快要行刑了，長便哭着對他母親道：「辜負了你母親，罪應萬死，但怎的報答吳君呢？」就咬斷手指，吞了下去，含着血說道：「我妻若生了兒子，名字該叫吳生，說我臨死時吞指罰誓，囑咐兒子要報吳君的！」說罷就自己吊死了。祐在膠東九年後，遷升做了齊相，大將軍梁冀表奏他做長史。等到梁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知這事，便請見和冀力爭，冀不聽他。當時扶風人馬融也在坐中，竟爲梁冀起了奏章的草稿，祐因對馬融道：「李公的罪惡是你一手促成，李公如果被誅，你有什麼面目見天下人呢？」冀怒了，立起來，走入室中去，祐也從此徑自出去，冀便把祐調出，叫他做河間相。祐因自請免掉官回家去，不再做官，親自澆灌園中的蔬菜，把經書教授學生子，年至九十八纔卒。長子名鳳，官做到樂浪太守，少子名愷，做到新息令，鳳的兒子名馮，做了銅陽侯的相，都有名聲在當世的。

范滂傳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汙，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

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尙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汗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鈎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

甫詰曰。君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傍。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尙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官。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

得與李杜三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願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二十三。

【註釋】①即漢時當鄉縣。故城在今河南鄆城縣東南。②見上首註一九。③清詔。漢公卿府之屬員。承詔使各州郡以司察察。④光祿勳官名。卿職。⑤主事。掾屬。屬光祿勳。⑥公儀。普通參見之儀節。⑦不特加優禮也。⑧版。所以署職官姓氏。持以上謁者。⑨公禮。普通之禮節也。⑩格。正也。⑪不優容之讖議。⑫三公。總探長史。臧否人所疾苦。選條奏之。是謂舉諫言。⑬明。貪也。⑭會日。三府掾屬會於朝堂之日。⑮投章自劾。棄官而去也。⑯安衆人。字叔都。舉孝廉。延熹中爲汝南太守。辟范滂爲功曹。政事悉委任之。⑰西平。縣名。今屬河南省。⑱鄙人。桓帝初爲小黃門史。以舉卑超等誅梁冀。選中常侍。封汝陽侯。天下謂衡爲唐兩陛。⑲汝南征羌人。爲人正直。⑳清裁。清峻之字裁。㉑鈞。引也。㉒舉陶。堯舜時臣。爲獄官。㉓帝。謂天也。㉔榜牀也。㉕閹弟。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爲友。初平中爲沛相。乘章車到官。以滂亮稱。後司隸塞官避地上。獻帝徵爲衛尉。未至卒。㉖靈帝時爲黃門令。與曹節謀殺陳蕃。竇武。選中常侍。又與節誣渤海王。反謀反。殺之。封冠軍侯。後司隸校尉陽球奏劾其罪。死獄中。㉗獲頭。項及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頭也。㉘思也。㉙二語見論語。㉚循當作修。下同。㉛兩。車也。㉜字仲才。㉝字子敬。㉞鄆人。字叔智。少明經。以救舅宋光祿顯名。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梁冀誅。桓帝嘉其忠。封鄆都亭侯。累遷少府。廷尉卒。㉟左傳。晉討梁盈之黨。殺向之弟羊舌肸。并囚叔向。於是鄆奚聞之。見范宣子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今一不免其身。不亦惑乎。宣子說而免之。鄆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肯爲而朝。叔向羊舌肸字。自功曰伐。㊱帝年號。㊲傳舍。驛舍也。㊳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㊴即李膺杜密。

【語譯】范滂號叫孟博，是汝南郡征羌縣人，年少時，磨鍊成清高的品節，鄉里中很佩服他。舉了孝廉光祿四行。這時候冀州的年成饑荒了，盜賊盜般的起來，便差滂做了清詔使，查察冀州。范滂登上車子，拉了馬羣，很感慨

的，有鄺清天下的志向。他到了冀州境，守令都自己知道自已貪污，一聽見風聲，便解印綬回去。他所選舉奏用的，沒有一個不是衆議所贊同的，因遷光祿勳主事。當時陳蕃做光祿勳，滂依了幹公事的態度去見蕃，蕃並不止住他。滂懷恨着，便投了笏棄掉官就。郭林宗聽到這事，便去責備陳蕃道：『像范滂那樣人，難道還該應把幹公事的儀節糾正他麼？如今反而成功了，他去就的名聲，你倒不是自己找取不好的譏議麼？』陳蕃因此便去謝過。後來范滂再被太尉黃瓊的薦舉，有詔吩咐三府掾屬都條奏官吏的好否，和人民間的疾苦，滂奏刺史二千石和權豪的黨羽，共二十多人。尚書責備滂劾奏得太多，疑心他挾有私仇。范滂答道：『臣所舉的，除非是貪污奸暴，深爲民害的，難道肯把他污我的簡冊麼？現在只因爲日期局促，所以先舉最要緊的，還有不知道他底細的，要再查考他的事實呢。』臣聞農夫割去草，嘉穀方纔得茂盛，忠臣除滅了姦邪，王道方纔清明。如果臣的說話，有了旁的念頭，情願受戮。』官吏不能詰責他。范滂看時勢正是艱難，知道自己的意思不能行，因投了自劾的奏書，丟掉官職。太守宗資早已聽得范滂的名望，請他做功曹，委任他幹政事。范滂在職時，極力整頓風俗，疾惡如仇，人民有行爲違背孝悌，不合仁義的，都掃除得他足跡都沒有，趕他走出境外，不和他們共同做事，有奇異的，節操的，便表薦他們，隱居的，便都選拔出來。滂的外甥西平人李頌，是公族的子孫，給鄉里中趕掉，中常侍唐衡，把李頌請宗資選用，資便用他做吏，滂因用得不合宜，便將他停擱起來，不召他。宗資便遷怒他人，鞭笞書吏的幫手朱零，零仰天歎道：『范滂清廉的裁酌，好像是把快刀揆在腐朽中，今天寧可受竹片打死，那范滂的話卻不可違拗的。』宗資便停止了這事。郡中從中人以下，沒有一個不歸怨范滂的，指點滂所用的人，稱爲范黨。後來牢修謬告范滂，鈞引了黨羽，滂便因繫在黃門北寺獄中，獄吏對他道：『凡是坐牢獄的，都要祭臯陶的。』范滂道：『臯陶是個賢人，

是古時的直臣，他果知道滂沒有罪，便要在上帝那裏去請理；如果有罪的，祭他又有什麼用呢？」衆人從此也不祭了。獄吏將要掠打囚徒，范滂因爲同囚的多生了疾病，便請先就考打，和同郡人袁忠爭受那毒打。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依次辨詰他們，滂等都加三道木架，更用物蒙着頭，曝在階下，餘人在前，或是對，或是不對，滂和忠便在後面跳過次序進去，王甫詰問道：「你做人臣，不盡忠在國家，卻共造黨羽，自相褒揚，自相選舉，評論朝廷的時政，無端造謠生事，有許多謀劃交結，要想做什麼？都要據實對，不得隱瞞掩飾的。」范滂答道：「臣聞知仲尼的言語：『看見好的，接近惟恐來不及；看見惡的，要像探手熱湯中一般的避免。』臣想叫好的人同爲清流，惡的人同歸污賤，只願王政行於當世，更不知此外有什麼朋黨！」王甫道：「卿等互相舉拔，大家幫助像唇齒一般，有不合的，看見便排斥，這是什麼意思？」滂便慷慨仰天道：「從前行善的人，能自己多求福德，如今行善的人，反而身陷在大戮中，我身死的日子，情願埋葬在首陽山旁邊，希望上不負皇天，下不慚愧伯夷叔齊。」王甫聽了這話，便可憐得改變容貌，方纔解除了桎梏。范滂後來因事已了結，歸南方去，方纔在京師出發，汝南南陽的士大夫，都來迎接的車輛，卻有幾千。同囚的鄉人名叫殷陶黃穆的，也免罪一同回家，保護在范滂的旁邊，應對那些賓客。范滂回頭看着對陶等說道：「如今你等跟隨了，是加重我的禍呀。」便逃歸鄉里去。當初范滂等繫在獄中，尙書霍謂給他們料理，等到免了禍到京師中去，范滂往候霍，謂卻並不道聲謝，有人責備范滂。范滂答道：「從前叔向犯了罪，祁奚救他，沒有聽到羊舌大夫有謝恩的言語，祁老有自誇的形色。」從此竟沒有所說。建寧二年，大誅黨人，下詔急捕范滂等，督郵吳導到了縣中，抱着詔書，自閉在傳舍內，伏在牀上哭。范滂聽得這事道：「這一定是爲我。」便自到獄中去。縣令郭揖大驚，就解掉印綬，想引了范滂一同逃走，而且對他道：「天下很大，你爲什麼留在這裏呢？」

滂道：「滂死了，禍患便止了，怎敢因罪帶累你，又令老母流離呢？」他的母親到獄中來，和滂訣別。滂告訴母親道：「阿弟仲博很孝敬，足夠供養了。滂要跟從父親龍舒歸黃泉去了。活的死的，各得其宜，只希望大人割了不可耐的恩情，請萬勿要添悲傷。」他母親道：「你如今得和李杜齊了名，死也沒有什麼恨了，既然要有美名，還要再求壽考，那可以兼得的呢？」范滂便跪了受這教訓，再拜辭謝母親。范滂又對他兒子道：「我要想使你做惡人，但惡事卻不可做的；要想使你做善人，但我卻並不作惡，而結果如此！」行路人聽到這話，沒一人不淌眼淚的，這時候他年紀還只有三十三歲。

張儉傳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爲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

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爲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註釋】●即今山西高平縣。

●大梁人。高祖立爲趙王。

●郡名。在今湖北黃岡縣西北。

●參第。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得進。依勢貪放。受

納貨遺。累封高鄉侯。張儉奏其罪惡。詔以鈞黨充滅之。熹平初爲有司舉奏。自殺。

●縣名。屬山陽郡。故城在今山東金鄉縣南。

●山陽人。承望中常侍侯覽。皆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爲社稷。

●郡名。今山東舊登州萊州之地。

●春秋衛大夫。名瓌。以字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不肯冥冥墮行。當世稱賢大夫。

●猶言明府也。

●謂不執張儉得義之牛也。

●即許昌。故城在今縣城西南。

【語譯】張儉，號叫元節，是漢山陽郡高平縣人。趙王張耳的後裔。他父親名成，做過江夏太守。張儉初舉茂才時，因爲做刺吏的不行，就推託有病不肯出去做事。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他做東部督郵。這時候中常侍侯覽家住在防東，所做的事情殘害着人民，都是非法的。張儉便參奏彈劾侯覽和他母親的罪惡，請皇上誅罰他。侯覽阻遏住他的奏章，不給他通報上去，從此結了仇。覽等的鄉人名朱並的，素性好佞那僻，張儉很討厭他，於是他懷了怨怒，便上書告訴，說張儉和同郡二十四人結了朋黨。因此刻了朝章通緝他們。張儉幸得逃亡，一路困苦得很。只望着是門，就投奔進去借宿，沒有一家不看重他的名譽品行，情願破家相留的；後來再流轉到東萊郡，宿在李篤

家中，外黃縣令毛欽領兵追到，篤對毛欽道：「張儉是有名在天下的，出亡並不是他的罪孽，就是張儉可得，難道有硬心腸去捉他麼？」毛欽因就立起拍着李篤道：「昔蘧伯玉難為情，獨做君子，足下為什麼獨自專這仁義呢？」李篤道：「篤雖然好義，但你明廷今天釋放了張儉，便也分他一半了。」毛欽便歎息了回去。李篤因便送張儉逃出去，從此方得免罪。凡他所經歷的人家，後來伏重誅的有十幾家，宗族親戚都被誅滅，郡縣都因他殘破。中平元年，朋黨事不追究了，儉方纔還鄉里來。大將軍三公等都保薦他，又舉了敦朴科，以公車特別請他，起家拜了少府，他都不就。獻帝初年，鬧着饑荒，張儉家資稍多，便盡把財產分給鄰里鄉黨，靠他救活的不下幾百家。建安初年，召他做衛尉，不得已，方纔允應。但儉見曹氏已生了邪心，就關上門，懸起車子，不預聞政事了。過了一年多，死在許，下年八十四歲。

郭太傳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阜。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

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墜。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_二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

【註釋】 ●著者范曄之父名泰。故改爲此太。 ●縣名。屬今山西晉分州府。 ●縣名。卽今河南沁水縣。 ●避城人字允禮。想帝時爲司隸校尉。以事殺張讓弟。詣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門。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府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後世者坐以黨事免官。靈帝時復列於朝，與竇武謀誅宦官，未成被殺。①戒子，字仲經，桓帝時爲大鴻臚，遷太常，以諫爭還旨免官，再遷衛尉。公卿裴典爲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諡獻，典爲行博學，與李膺齊名，列於八俊。②乾象天象也。③支，猶持也。④巾，以葛爲之，本居士野人所服，後國子學生服者，以白紗爲之。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⑥如介子推。⑦如柳下惠。⑧倫類也。⑨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憂猶賢也。⑩詩大雅之詞。⑪詩小雅也，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⑫閩人，字伯喈，性至孝，三世同居。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歷選議郎，後死獄中，有獨斷及蔡中郎集。⑬涿人，字子幹，少事馬融，通古今學，融左右多列美姬，植侍講，未嘗顧盼，融甚敬之，學終，辭歸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備濟世志，建寧中徵爲博士，累遷尚書，黃巾賊起，拜植北中郎將，破賊帥張角，時獻車凌虐朝廷，議欲廢立，衆皆唯唯，植獨抗論，卓將殺之，彭伯諫乃止，免植官，隱於上谷以終。⑭章草，猶略略也。

【語譯】郭太號叫林宗，是後漢太原郡界休縣人，家中世代貧賤的，早年就死掉父親，母親要教他擔些事務在縣廷中，林宗道：「大丈夫怎可做這種賤役呢？」便辭謝不去，到成臯屈伯彥那裏去求學，三年畢了業，博通着古書經籍，善於談論，尤擅長音樂，便游學到洛陽去，初次見河南尹李膺，膺看見了他，便大覺詫異，和他交結做好友，因此名聲就震動京師，後來回到鄉里，衣冠諸儒直送他到黃河上，車子共有幾千輛，林宗卻只和李膺同坐一船，擺渡過去，衆賓客望見他們，以爲是神仙一般，司徒黃瓊請他做太常，趙典舉他有道科，有人勸林宗仕進的，林宗答道：「我夜觀天象，晝察人事，天道要廢他，是不可支持的。」便都不應命，性情很精明，識得人的善惡，喜歡獎勵士類，身子八尺長，容貌很壯盛，又很奇怪，著了寬衣，拖了博帶，周遊郡國中，嘗在陳梁間行走，碰着下雨，所戴的紗巾，折了一只角，當時的人便故意折了頭巾一角，名叫「林宗巾」，人的羨慕他，都像這樣的，有人問汝南范滂道：「郭林宗是什麼人？」范滂答道：「他隱居不離開父母，貞節不拒絕風俗，天子不得把他做臣，諸侯不得和他交友，其餘我不知道了。」後林宗遭了母喪，有至孝的名聲，林宗雖然善於評人高下，卻不作危言篤論的，所以宣

官專了政，卻不能害他。等到朋黨事起，有名的士人都受其害，只有林宗和汝南的袁闓，得免禍患。他便關門教授。學生子有一千多人。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被太監誅害了，林宗便在野中哭泣，非常哀痛，甚至昏過去。既而歎道：「此人一死，國家也亡了，將來的王業，不知歸在誰家呢？」明年春天，死在家中，時年四十二歲。四方的士人有一千多，都來會葬他。同志的給他刻石立碑，蔡邕做了碑文，後來對涿郡盧植道：「我撰碑銘很多了，但都不免有難爲情不稱的，只有郭有道沒有愧色啊！」林宗獎拔的士人，都像他斷定的一般，一些沒有差。當初郭太初到南州，過訪袁奉高，不宿便去，跟從黃叔度，過了好幾天纔去。有人問郭太，郭太道：「奉高的器度，譬如泛濫的泉水，雖則澄清，卻易於挹注，叔度的器度，汪洋像千頃的湖，使他澄清，卻並不會格外清，攪他混濁，卻並不會格外濁，是不可限量的。」後來果然，郭太就從此名聞天下。後世好事的，或者添些事，附會到他身上去，所以雖多好聽的話，卻是不正當的，像占卜相面的書了。如今只錄他彰彰實有其事的，著在這書篇末。

孔融幼慧〔節孔融傳〕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勅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

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

【註釋】
● 字次儒。延年子。治尚書。事大傅夏侯勝。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拜大中大夫。授皇太子經。遷詹事。爲高密相。元帝卽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爲人謙退。不好權勢。三讓相位。帝以是敬之。卒謚烈。
● 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 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開漢中李膺節直亮。意蓋之。遂告公門。
● 案。諸孔子。解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通今。達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卽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
● 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也。詳見張儉傳。
● 字文禮。
● 請也。

【語譯】
孔融號叫文舉。魯國人。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孫。他七世祖叫霸。做了元帝的師傅。官位到了侍中。父親名叫伯。做過太山都尉的。融年幼時便有奇才。年十歲時。跟父親到京師去。那時河南尹李膺。把簡易端重自命的名。

不肯隨便接待士人和賓客，吩咐守門的：『凡不是當世的名人及通家世交，都不准替他通報。』融要看他是怎樣的人，就走到李膺門首，告訴守門的道：『我是李君的通家子弟。』守門的便進去通知，李膺請融進去問道：『你高明的祖父，曾經和僕有舊情的麼？』孔融答道：『是的，先君孔子，和君的先人李老君，是德性相同，比並着義氣的，互相做着師友。融和君不是累世的通家麼？』衆人聽了這話，在坐的各人，沒一個不歎息佩服他。太中大夫陳煒後到，坐中各人便把這話告訴陳煒。煒道：『凡人從小聰明的，到大來，未必一定奇異。』孔融應聲道：『聽君所說，莫非不是從小聰明的麼？』李膺大笑道：『你將來必定可成功大器的。』後來年十三歲上，喪了父親，哀痛過了分，憔悴不堪，扶了杖方纔可立起，州里中都稱他孝順。性情喜歡求學的，所以博涉書史，觀覽得很多，山陽人張儉，給中常侍侯覽，怨恨了，覽便把假詔書發下州郡，捉捕張儉，儉和融的阿哥褒是交好，逃亡到褒家中，恰值他不在家，這時候孔融年只十六，張儉看他幹不得事，便不告訴他。孔融見他有窘迫的形色，便對他道：『哥哥雖然外出，我獨不能做主人麼？』因就留他住在家中。後來事情敗露了，國相以下，都祕密來捕捉，儉幸得逃出，於是就收了褒兄弟二人，送入獄中去。但不能決定二人中那個應當坐罪。孔融道：『保護收留他的是我，應當我受罪。』褒道：『他來找我的，不是我阿弟的錯處，請治我的罪。』官吏問他的母親，母親道：『家事要年長的擔任的，妾該當受罪。』一門爭着死，郡縣疑惑不決，便上書請示，詔書下來，竟坐實褒的罪。孔融就從此顯了名聲。

孔融答曹操書〔節孔融傳〕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

于爲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迺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郤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註釋】 ●曲也。 ●郤處字。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官光祿勳。與少府孔融不睦。承望曹操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構成其罪。官終御史大夫。 ●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曲河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子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宣子即趙盾。 ●屈原也。蒙王族三姓昭屈景。故曰三閭大夫。 ●漢潁川人。時號智囊。 ●朱卽朱浮。字叔元。與滄陽太守彭寵有隙。彭寵字伯通。寇卽寇恂。字子翼。賈卽賈復。字君文。賈復部將殺人。恂戮之於市。復以爲恥。恂效閻廉故事避之。一日召見。復先在。光武帝爲兩解之。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百行人于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

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貞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故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桓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①韓信少貧賤。淮陰少年侮之。信出胯下。②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去。③蚊虻暫時飛過。未以爲害。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⑤錯累土爲之。以居酒甕者。宋人有沽酒者。斗筲甚平。過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多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罈子懷錢挈帚往沽。狗逆之。酒所以醜而不售。⑥齊有處士田仲。宋人風駿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⑦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乃使郤穀將中軍。⑧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爲大夫。⑨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用于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懿伯。惠伯之叔父。忌也。

【語譯】 辱蒙你賜書，告訴我所不周到的地方，很是感激。我融和鴻豫的州里，既相鄰近，相知也最早，雖然曾經說過他的功業很好，也不過是私情格外要好，真心要爲國家出力而已，並不是求他遮掩過惡，有了罪，就想不受處罰呀！前次被你黜退，很歡喜的接受了，爲什麼呢？從前趙宣子朝晨薦了韓厥，厥夜晚便殺他的車夫，宣子卻喜歡他直道，反召來用禮待他，對諸大夫道：『可以賀我了！』況且我現在沒有那人的功業，怎敢枉屈當官人的公平心呢？忠心不像三閭大夫，聰明不像鼂錯，偷居在官位中，真是差的，免掉罪，真是徵幸，不料反而老遠的來安慰我，這就是我所以要難爲情害怕着呀！像朱浮彭寵寇恂賈復，都是當世的壯士，他們因爲好惡不同，互相攻擊，真是能做國家的憂愁的，至於輕弱薄劣像我這一類人，真好像昆蟲的互相咬着，恰正足以自害其身罷了！實在不會有什麼害到他人的。從前晉侯稱贊他臣子爭着的事很大，師曠卻以爲還不如爭着盡忠心的好，現在我性情既然遲緩，和人家也決沒有什麼傷害的，那怕像韓信的爬出胯下，荆軻在榆次受的辱，也並不覺得有壞名聲。

到我身上，真好像蚊虻偶然飛過一般，沒有什麼礙事的。子產說：『人心各不相同，』或者自誇威勢的人，定要使勝過他人算作榮耀，像我並不是這麼的，他們想不到宋人待四海的客，用大酒鑪子，是希望客多來，並不是要使酒酸了，賣不掉的。我怎敢怨着他人，使人家遠開我呢？不過我像屈黻所說的巨瓠，堅實了沒有空洞，生成沒有用，是該應責備的罷了！前一天，奉了你尊嚴的教訓，是不敢失掉落去的，況且翻盧本是舊官吏，又是我所推薦進來的，從前趙衰薦拔了郤縠，並不會看輕公叔文子升的家臣呀！知道你待他和我，是一樣愛的，所有訓誨，都是發於中心的。那怕我有了懿伯的怨恨，還不得想念他，何況又是舊交，難道要自己遠開賢吏嗎？所以馬上把心腹中意思，布告你聽，我和他要好，仍舊和從前一樣，你苦心的話，頂好的意思，我是終身要誦讀他的了！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悅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僞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

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敕縣代嵩。嵩以為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註釋】①山陽。漢郡。屬兗州。②金鄉。縣名。今屬山東。③猶言稚子也。④尅。必也。尅期日。嚴定期日也。⑤肯也。⑥音。醞。釀酒也。⑦名。輝。西平人。治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舉孝廉。為上東門侯。光武嘗出獵。夜歸。輝拒關不納。明日輝上書諫。賜布百疋。後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遷長沙太守。坐事免歸。避地教授以卒。⑧玄冕。禮冠也。⑨重違。不便違逆之也。⑩謂朋友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帶。⑪適也。⑫引。引布所以挽極車前進者。⑬下棺也。⑭緇。引棺索。⑮白絹。⑯埋也。⑰縣名。故城在今湖南長沙縣南。⑱漢制。郡國每歲遣吏如京師。進會計簿籍。謂之上計。⑲字仲山。隱居為街卒。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至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聞知其嵩也。乃相責讓。送馬謝之。官至南海太守。⑳即今河南新野縣。㉑牧伯。州之長官也。㉒戰國魏隱士。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盡至。泥車自迎侯生。引之上座。㉓晨門。孔子弟子仲由所遇之隱者。㉔肆志。謂得引其志。㉕抱關守門也。㉖郡名。廣東舊廣州韶州。潮州惠州。越南雄藩府州。及高州府北境。廣西舊平樂府東境。梧州府東南境皆其地。㉗郡名。在今安徽廬江縣西一百二十里。

【語譯】范式號叫巨卿，是山陽縣的金鄉人，他另有一名叫汜，少年時遊學在太學中，做着尋常的學生，和汝南人張劭號叫元伯的，兩人一同告歸假回里去，范式對元伯道：「過了兩年以後，我回到學校來經過你府上，要

來拜見你的尊親，看看你的令郎哩！」便約定日期。後來日期到了，元伯告訴他的母親，請要辦了酒菜等候，他母親道：「兩年長久的分別，在千里外的約言，你爲什麼這樣相信他呢？」元伯答道：「巨卿是個有信義的士，一定不會誤期的。」他母親道：「既然這樣，我定替預先釀好酒吧。」到了那天，巨卿果然來了，登堂拜見了他的母親，然後喝酒，盡了歡樂方纔分別。式後來做官做到郡功曹，那時元伯隔着生病，生得極重，有同鄉到君章，子徵二人，早晨晚上都來望他。元伯快要斷氣的時候，歎氣道：「恨不能再看見我的死友了！」子徵道：「我和君章，盡心服事你，難道不是死友嗎？還要尋誰呢？」元伯道：「像你二人，不過是我的生友啦！山陽人范巨卿，方纔是我的死友哪！」過了沒多時，元伯便死。范式忽然夢見元伯，戴了玄色帽子，盪下帽帶，拖了鞋，叫道：「巨卿，我已在那日死了！現在便要下葬，永歸到黃泉去了！你如果不忘記我，難道還能來得及麼？」范式忽地驚醒，便悲歎哭泣。把這事告明了太守，請求要去奔喪，太守雖然心中不相信他，卻不好意思卻他的情，就應許他了。范式便著了朋友的喪服，依着他葬的時日，趕到那地方去。范式還沒有到，卻是喪車已發動了，拉了繩子了！既到了墳邊，快要把棺安放下去了，那知棺卻移不動，像是不肯向前的。他母親摸着棺木道：「元伯，難道是你還有什麼等待麼？」便停住了棺一刻兒，看見有坐素車白馬，大哭着來的，他母親望見道：「這一定是范巨卿了！」巨卿既趕到，磕頭弔喪道：「去罷！元伯生和死是兩條路，從此永別了！」送葬的，約有一千多人，大家都爲了他流着眼淚，范式便擲了給棺的繩子，拉着走，靈柩因此便向前去。范式便留宿在墳旁，給他修了墳上的樹，然後方纔回去。後來再到京師，受業在太學的諸生，有個長沙人叫陳平子，也是一同在太學的，和式並沒有相見，然而平子害了病，快要死的時候，對妻子道：「我聽說山陽的范巨卿，是個烈士，可以託他死後事的，我死了以後，只要把屍體埋葬在巨卿的門前。」便擲

了素綢，寫信給巨卿。既死以後，妻子便依他的話做去。那時范式恰正出行在外，剛纔回來，看見了信和墳，心中很悽慘的感動着，便向墳拜泣，把他做了死友。又一面養護平子的妻兒，親身送他的喪到臨湖去，不到四五里，便丟那封素綢的信在棺上，哭別了回去。平子的兄弟聽見這樣，立刻來找尋他，已不見了。長沙的解糧委員到了京城，便上奏章表明式的行爲，於是三公都去請他，他都不答應。後來舉了州茂才，四次遷升，做了荊州刺史。他的朋友南陽人叫孔嵩的，家中很貧，父母親又年老，便變了姓名，做新野縣阿里中的清道夫。范式巡查到了新野縣，縣中卻偏揀中了孔嵩騎馬去迎接范式。式看見了，是認識他的，便招呼嵩，握住他的手臂道：『你不是孔仲山麼？』便對他歎氣，談及平生計道：『從前和你同拖了長的衣角，遊息在帝家太學中，我現在受了國恩，官位做到牧伯，你卻抱着道理，隱身在卒伍中，不也太可惜了麼？』孔嵩答道：『從前侯嬴長守了賤業，做個看門人，放肆心志，在把關的職業中；孔子要居住到九夷去，並不憂愁那裏的鄙陋，貧賤是士人該應的，難道可以算是鄙嗎？』范式便飭令縣丞另外找人代替嵩做。嵩因爲從前的公事，還沒有了，竟不肯去。孔嵩在阿里中，正了自己身子，勉勵着行爲，街中的子弟，都服他的教化。後來便被公府中請去，到京師時，路上宿在下鄉的亭中，有強盜一同偷他的馬，後來問着旁人，知道是孔嵩，便大家互相責備道：『孔仲山是個好人，難道可以強搶他的麼？』因此便送馬還他認着差。後來孔嵩的官做到南海太守，范式後來遷升到廬江太守，很有威名，死在任上的。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

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卽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卽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將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卽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註釋】① 滂子。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二十舉孝廉爲郎。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於許都。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王。卒諡武。黃初初追諡武帝。廟號太祖。② 吳松江太湖之支流。古稱笠澤。亦名南江。在今江蘇松江縣西。出鱸魚。味異他處。③ 周匝也。④ 酒肆也。⑤ 在今河南封登縣東北。⑥ 言何遽如許爲事。

【語譯】左慈，號叫元放，是廬江縣人，年少便有神奇的道術，曾經參與在司空曹操的筵席上，曹操從容的對衆賓道：『今天高會，略備些珍肴，所少的，只是吳松江中的鱸魚罷了！』元放在下坐應聲答道：『這可以辦得到的。』因教人取一銅盤子，盛了水，用竹竿釣餌，在盤中垂釣着，隔了一刻，竟拖出一條鱸魚來，曹操拍手大笑，在位諸人都詫異得很。曹操道：『只一條魚，不能使在坐諸人都嘗到，還可以再得些麼？』元放便再用鈎餌釣他，隔一刻，再拉出來，都是三尺多長的，很新鮮可愛。曹操便差廚子當衆賓眼前，烹成魚菜，普遍的賜給大家吃。曹操又道：『既然有了鱸魚，獨恨沒有四川的生薑了！』元放道：『也可以得到的。』曹操恐他就在近地拿些，因道：『我前幾天差人到蜀中去買紬，你在那裏路過的時候，可囑咐使者，替我多買兩疋。』只說了幾句話的時候，他卻又得了生薑回來了，並且找到了曹操的使者，已報告他的命令。後來曹操的使者從蜀中回來，驗問添買紬子的形狀，和時刻的早晚，完全符合不錯。後來曹操出去，遊玩近郊，士大夫跟從的，有一百多人，左慈便拿了酒一升，乾肉一斤，親手自己斟酌，百官沒一個不酒醉肉飽的。曹操心中奇怪，差人去找尋他的緣故，查看各酒店，都已失掉酒肉了。曹操心中不歡喜，便在坐上要收殺他了。左慈便躲避到牆壁中去，忽然不知到那裏去了。有人看見他在市中，又去捉他，那知市人都變得形狀和左慈一樣的，不知道究竟那個是真的。左慈後來有遇着左慈在陽城山頭，便再去追趕他，左慈就逃入羊羣中去。曹操知道捉不到，差人在羊羣中告訴道：『不再殺你了！本來是試試你的法術的。』忽然有一隻老雄羊，屈着前面的兩腳膝，像人般立了起來道：『爲什麼如此多事？』大家就搶着走前去要捉他，但是羣羊幾百，都已變爲老雄羊，且也都屈着前膝，像人般起立道：『爲什麼如此多事？』便不知捉了那一隻是好。

嚴光傳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註釋】
①會稽秦置郡。今紹興。
②即今浙江餘姚縣。
③謂繪其形貌求之也。
④玄纁皆幣也。
⑤北軍舍。待詔上書人所止息。
⑥太官漢置官。屬少府。掌飲御食。
⑦密人。字君房。於嚴有威容。治穀梁春秋。光武初。徵拜尚書令。明習故事。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進大司徒。封關內侯。卒諡哀。
⑧區區寸心也。
⑨典司。職守也。
⑩古時無紙。書字於木簡上。謂之札。
⑪鼎有三足。故稱三公爲鼎足。
⑫以仁爲傾。以義爲助。
⑬要同腰。領。頸項之總稱。要領絕。謂身首分裂。不保全其生命也。
⑭咄咄。嗟嘆聲。
⑮理治也。
⑯隋唐時人。山居不營世利。以樹爲巢。棲其上。竟以天下讓之不受。
⑰仰而倒曰僂。
⑱太史。曆官之長。
⑲御座。帝御星也。
⑳在今浙江桐廬縣南。自桐廬至於潛凡十六瀨。第二即嚴陵瀨。

【語譯】嚴光，號叫子陵，又名遵，是會稽郡餘姚縣人。從小便有很高尚的名聲，和光武帝是一同遊學的。等到光武帝卽了位，光便變換名姓，隱居不出現。光武想着他能幹，便下令繪畫他的形狀，四方去打探找尋，後來齊國有人上言說：『有一個男子，披了件羊裘，在澤中釣魚。』帝疑心他就是光，便備了安車，和玄色的緞子，差使臣去聘請他。往返了三次，方纔來京，就命他住在北軍的營中，賞賜了牀褥，由御廚中朝夜進膳食，司徒侯霸和光素來是交好的，便差人拿了封信，向光道：『我主人聽得你先生到來，心中想就來拜望的，只職務很忙迫，不能到你這裏來，在太陽落下的當兒，請你屈駕過來談談。』光不回答他，便把信札丟給他，親自授他幾句話道：『君房足下！你官位到了三公，很好很好！不過要心中藏着仁愛的心念，幫主上要有道義，天下人方纔會歡喜服你；如果一味奉承，說好聽話兒，只知依着主上的意思，是頸項和腰身要不保的！』侯霸得信後，便封奏上去，光武帝笑道：『這依然是狂奴故態呀！』光武當日便自己到他的館中去，光臥在牀上不出來，帝便在他臥的地方，撫摸着光的肚子道：『咄咄子陵，你竟不可相幫我理治天下麼？』光便再瞞，不理會他，過了好一回，方纔張開眼睛仔細看着道：『從前唐堯把天下相讓，巢父便洗耳逃走，士人原來各有志向，爲什麼要這麼的逼着呢？』帝道：『子陵，我竟不能

使你降低些麼？」因此便登上車子，歎息而去。後來又拉光到宮內去，談論些舊交情，相對了幾天，帝又從容問光道：「我比從前怎樣？」答道：「你差不多比前更添上些！」因就同臥在一張牀上，光把腳擱在帝的肚子上。明天便有太史奏道：「天上有個客星，犯了御座，很危險。」帝笑道：「是我和舊朋友戲子陵一同臥着罷了！」便拜他做諫議大夫，他不肯屈就，便耕種在富春山下，後人稱他釣魚的地方，叫做嚴陵灘。建武十七年，又特別召他，他仍是不到，到了八十歲，死在家中。帝很哀傷，可惜他，便下詔郡縣中，賜給錢一百萬，穀一千斛。

梁鴻傳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尙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恆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

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官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懷怛兮傷悴。志非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嗚嗚。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賢。聊道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方乃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之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註釋】
 ①縣名。故城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②食天氏之號。③郡名。統甘肅靈夏慶陽平涼固原涇州諸府州之地。治義渠。故城在寧縣西北。④去失。卽亡失。猶言損失也。⑤以女妻人曰女。音尼虛反。⑥連也。⑦一撮之髻。其形如椎。⑧漢初隱士。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狝里先生也。⑨卽北邙。山名。在河南洛陽縣東北。多葬地。⑩逐傷也。⑪高下不定之貌。⑫論語。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悅。⑬音延。亦讀淡。平聲。譏言捷急之貌。⑭建。立也。言已無賴於獨立。所以適吳者。冀異州之人。貴尙賢德。⑮謂舍其車而就舟船。⑯壽夢少子。壽夢見李札賢。欲立之。卒不受。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⑰地名。卽今江蘇武進縣治。⑱戰國齊人。高蹈不仕。喜爲人排難解紛。⑲光鏡也。⑳休美也。㉑敗也。㉒懼恨也。㉓恐也。㉔吳人。爲郡大家。㉕吳刺客。公子光既弑王僚。使要離刺其子慶忌。要離詐負罪出奔。使吳戮其妻子。而見慶忌於衛。與之俱渡江。至吳地。乘慶忌不意。刺中其要害。慶忌義之。使還吳。以旌其忠。要離至江陵。伏劍以報其家。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葬在其北。⑳字伯通。㉑縣名。卽今陝西華陰縣。

【語譯】梁鴻，號叫伯鸞，是扶風郡平陵縣人，父母叫讓，在王莽時做城門校尉的，封了修遠伯，使他奉了少昊後

代的祭祀。寓居北地郡死的。鴻這時年紀還小，因為遭着亂時世，便捲了席子葬他的父親。後在太學受業，家中雖窮，卻看重節操，很是廉介，博覽了書史，沒有什麼不懂的，卻不做章句的學問，畢業以後，就養豬在上林苑中。曾經因誤落了火星，延燒着他家的房屋，鴻便尋訪着被燒的人，問他失掉多少，一概把豬賠償還他，那家主人還以為爲嫌少，鴻道：『我卻沒有錢財了，情願把這身子替你做工！』主人應許了他。他幹事很謹慎，朝夜不停歇的，鄰家有幾個老年人，見梁鴻不是尋常人，便一同責備主人，稱贊梁鴻是個忠厚人，從此主人非常敬異他，把豬都還他，梁鴻不受，便自去了。既回到鄉里中，有勞力人家都羨慕他的高品，想要把女兒給他做妻，鴻都拒絕了不娶他，同縣孟氏有個女兒，形狀很胖，醜而黑，氣力能舉得起石臼，他平常揀丈夫，都揀不中意，年紀到了三十歲，還不出嫁。父母問他什麼緣故，女兒道：『要賢慧像梁伯鸞的，纔肯嫁他！』梁鴻聽得這話，便去聘定他，女便求作布衣麻鞋，和織布做籃績麻的器具，等到嫁了過去，起初裝扮了進門的，過了七天，梁鴻並不去回答他，妻便跪在牀下請求道：『聽得你夫子有高尙的義氣，已經謝絕數婦了！妾也慙慙着幾個丈夫了，如今既受了你的揀，中，那敢不請問差在那裏呢？』梁鴻道：『我喜歡著短襖的人，可以和他一同隱居在深山中，如今你著了綉緞，塗抹了脂粉，難道是我情願的麼？』妻道：『這不過是我試試你的志向罷了！妾自然另外有隱居的衣裳在那裏呢！』便換梳了椎髻，穿着布衣，一邊做事，一邊走着向他面前去。梁鴻便大喜道：『這真是梁鴻的妻子，能够服事我了。』便叫他德曜，名叫孟光。過了好久，妻道：『常聽你夫子說，要隱居避着禍害，如今爲什麼默默不做聲，不是要低了頭就人家麼？』梁鴻道：『呔！』便一同到新陵山中去，把耕田織布做行業，詠了詩書，彈着琴，自己尋快樂，因仰慕前世的高士，便給凶皓以來的二十四人做了頌，因就東面走出撞關去，過京師時，做了五噫的歌道：『登在墳上了，唉！看了帝京

了，唉！宮室很高大了，唉！人民很勤勞了，唉！遠遠沒有窮盡了，唉！肅宗聽了這歌，以爲他不該應的，找尋梁鴻，又找不到，他便變姓叫運期，名叫耀，號叫侯光，和妻子同住在齊魯的中間。過了多時，又到吳郡去。快要動身的時候，作詩道：『將到我遠遠的舊鄉去，到那遙遠的東南，心中卻憂傷得很憔悴，志氣不定的忽高忽低了，要騎馬鞭着了遠地去了，惡風俗是喜好譏言的，舉用那邪曲的人，丟掉正直的人，都是先要會說話很爽利的，我本沒有什麼慚愧，是可以獨立的，只希望他州的人，能看重賢德些，所以聊且作逍遙的遊玩，像仲尼的到處走游，倘使我得看見像他的，我便快樂了。所以丟掉車子，坐了船，過季札的延陵那裏，求魯運的海邊上，雖不像他們的光榮，但望他們的神靈和我一樣好，只有這春季時候的花茂盛着，麥累累的正在開花，哀傷茂盛的時候容易過，可憐芳香的日子，漸就要敗壞，悲痛我心念的不得依了，願時長懷恨的沒有窮盡，衆口囂囂的都說我不好，唉！恐怕沒有人來留我了。』便到了吳郡，靠傍大家臯伯通的廊下住着，給人家僱着舂米，每次回來，妻便給他預備好了飯食，不敢在梁鴻面前擡頭看他的，總捧了碗，齊着眉毛，伯通查察了這般，心中詫異他道：『那個長工，能够使他妻子這般敬重他，定不是尋常人呀！』便叫他到家屋中去住宿。梁鴻便暗暗關在屋內，著書十多篇，後來害病很重，便告訴主人道：『從前延陵季子葬他的兒子在贏博二州的中間，不回到家鄉去；現在也切勿叫我的兒子拿了喪事回去。』等到死後，伯通等就替他尋葬地在吳要離的墳旁邊，都道：『要離是個烈士，伯鸞是個清高之人，可以使他們接近的。』葬事既畢，妻子等便回扶風去。當初鴻的友人，有個京兆人叫高恢的，少年時喜歡老子的道術，隱居在華陰山中，等到梁鴻東遊，想念着高恢，便作詩道：『鳥嚶嚶的叫，是期待着他的朋友，想念着高子，真使我懷念呵！想念着恢，卻躲在這裏。』二人便從此不相見。高恢也是個高抗的士，終身不出去做官的。

王霸妻〔節列女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

【註釋】
●廣武人。字霸仲。少立清節。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隱居守志。連徵不起。
●耒。音類。手耕曲木也。柄之曲木謂之耒。耒端之刃謂之耒耜。
●沮喪也。作慙也。
●曹。整也。

【語譯】太原王霸的妻子，不知是那家的女兒。霸年少時，就有高尚的品節。光武帝時，屢次請他，不出去做官。霸的事蹟，已見逸人傳，所以這裏不必多說。他的妻子，志氣品行也很好。當初霸和同郡人令狐子伯，結交了朋友。後來子伯做了楚相，他的兒子做了郡功曹。子伯差他兒子送信給霸，他的車馬衣服和跟隨的，都體面得很。霸的

兒子這時候正在田野中耕種，聽說有客人來了，便拋掉鋤頭回去，看見了令狐的兒子，難爲情得不能擡起頭看，霸看他也有難爲情樣狀，等客去後，便久臥不出來。他妻子心中覺得奇怪，問他什麼緣故？起初還不肯告訴，妻子慙了差，然後纔說道：『我和子伯素來是不相像的，如今看見他的兒子，樣式衣裳很光潔，舉動很有規矩，我自己的兒子卻蓬頭露齒，不懂規矩，見了客卻有點慚愧的樣子，父子的恩情是很深的，所以不知不覺的自以爲錯了！』他妻道：『你少年時便修着清高的品節，不歡喜榮祿的，如今子伯的貴，怎及得你的清高呢！爲什麼忘掉你素來的志氣，反替兒女們慚愧起來了？』霸便一挺的立了起來，笑道：『竟有這般的呢！』便一同終身隱居着不出來。

樂羊子妻〔節列女傳〕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日。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

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註釋】

● 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憫其頹餓。呼使來食也。見禮記。有餓者。蒙袂輯屣。負食然來。置於左。奉食。有教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論語。孔子曰。君子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

【語譯】

河南人，有個叫樂羊子的妻的，不知他是那家的女兒。羊子曾經在路上走，拾得人家遺失的一塊金子，回家給他妻子，他妻子道：『妾聽說有志氣的士，不喝盜泉中的水，廉潔的人，不受嗟來的食的，何況拾了人家落掉的金求利益自己，污損自己的行為嗎？』羊子便大難為情，仍舊丟那金在野外，到遠地方去尋先生求學，隔了一年便回來，妻跪着問他：『是為什麼緣故？』羊子道：『長久出門，憶了家，並沒有他旁的詫異事！』妻便拉着刀，走到機織前道：『這紬生從蠶繭中，成在機織上面，從一絲絲的積起，到了一寸，積了寸不停，便成功丈匹，如今若斬斷這紬，更不能成功，徒然荒棄了時日；你夫子求學，也當天天積累着從前不知道的，方可成就那美德呢？如果半中間便回來，和斷這織綢有什麼異樣呢？』羊子感動了他的話，便再回去畢他的業，共有七年不曾回家。他妻子常常親身勤養他的婆婆，又遠遠送飯給羊子吃。有一天，鄰家有隻雞，瞎走進他的園裏來，他婆婆就偷把他殺掉吃。妻對了雞只是不吃，一面哭着，姑詫怪了，問他什麼緣故？妻道：『我可憐自己家貧，弄得婆婆要吃他家。』

的雞肉。」姑就竟丟掉不吃他。後來強盜要冒犯羊子的妻子，便先劫他的姑，妻聽得這信息，便擲了刀出去。盜說道：「放下你的刀，依着我，便可保全活着；不依我，就殺掉你的姑。」妻便仰天歎氣，舉起刀自己割頸而死。盜也就不殺他的姑，逕自去了。太守聞知這事，便捕殺盜賊，賞賜綢帛給羊子妻，用禮安葬他，號他叫做貞義。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節南匈奴傳）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市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稟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



班彪議答北匈奴疏

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族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疋。弓韃。韃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胥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疋。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功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註釋】①光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詣關。貢馬。及婆。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帝下三府。議酬答。彪擬以上之。②呼韓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背德受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支即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③猶所也。④元帝時。郅支坐殺使者。各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⑤南單于。謂呼韓邪之長孫。南匈奴墜落戶。遂輕單于比也。⑥北庭。匈奴單于居北方。故曰北庭。⑦首建。蔽弓之器曰健。⑧藏劍之器也。即劍匣也。⑨四矢曰發。⑩胥都侯。匈奴異姓官爵名。⑪谷蠡王。匈奴同姓子弟所封之號。⑫空侯。本作瑟侯。樂器名。⑬謂更請裁賜也。⑭言不齎持往遺也。

【語譯】臣聽得孝宣皇帝訓誡邊境上的守吏道：「匈奴是個大國，變詐很多，和他交接時，得了他的實情，便能卻退敵人，絕斷他的衝突；如果應對錯了分寸，便反而被他看輕，要受着輕侮。」如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依靠

我漢朝，恐怕謀害他的國家，所以屢次來要求講和親暱，又從遠地趕着牛馬來，和我大漢合做買賣，又差名王來，貢獻許多東西，這都是外面裝得很富強，用以來欺騙我們的。臣見他的貢獻越重，便知道他國內越空虛，來和我親暱得越是勤，害怕得也越多。但如今我們既不去幫助南匈奴，卻也不宜斷絕北匈奴的，照籠絡他的意思講起來，禮節自然沒有不回答的道理，臣意以爲可多加些賞賜給他，大略該應和他獻來的差不多；另外又把從前呼韓邪郅支兩單于的行事，明白開導他們，答復的話，一定要適當，現在謹擬定了草稿，一同奏上。道：『你單于不忘記我大漢的恩德，追想你先祖的舊約，要來修復舊好，做幫扶身子，安着國家的打算，你的主意很好。我們都替你單于很稱心。從前你們匈奴屢次有亂子，呼韓邪和郅支兄弟倆，自己互相仇殺，都受了孝宣皇帝賜下的恩德，能救護着。所以他們各差兒子來侍候我皇上，自稱爲藩邦，保護我的邊塞。後來郅支單于發了恨，拘強我們，自己要斷絕我們皇上的恩德，那呼韓卻仍歸向我們，依然要好，忠孝得越發顯明了。等到我大漢滅掉郅支單于，他便保住國，傳着後代，子孫世代接下去，如今南單于帶了許多人向南來歸附，進關來做順民，自以爲是呼韓單于的嫡長子，依次序是該應立的。不過既然因和你搶奪，失了職分，又疑心妬忌，和你違背着，屢次來要請求兵將，回去掃除北庭，謀算很多，沒有一法不想到。不過我們想着他這說話，是不可偏聽的，又因你北單于連年來貢獻，要修復舊好，所以拒絕他們，不會許他。這無非是要成功你們單于的忠孝罷了！我大漢拿了威信，一總帶領了萬多國，凡日月照到的地方，都做了我們的臣妾，不論異族百蠻，都一樣看待，沒有親疎。能够順我的便贊賞他，忤逆不順我的，便誅罰他；你們做事的好不好，只須看呼韓郅支兩人，就可知道了。如今你們單于要同我們要好，誠心也已達到了，還有什麼嫌疑，定要帶領了西域各國，都來貢獻朝見呢？那西域各國，服屬你匈奴，和服屬我大漢，有什麼

兩樣呢？你們單于屢次鬧了兵亂，國中耗費得已很空虛，所有貢獻的東西，只要能盡點禮節，就可以了，何必定要獻馬和羊裘等東西呢？如今送去雜色的綢緞五百疋，弓和弓袋劍袋各一件，箭四枝，差使臣送給你單于；又你們獻馬匹來的左胥都侯，右谷蠡王等，各賜雜色綢緞四百疋，和斬馬劍各一柄，你單于從前說：「先帝時賜給呼韓邪的竽瑟空侯等樂器，都已破壞，願意再酌量賜些。」我想你單于國中還沒有安靜，正在磨着武器，把戰功算緊要事的當兒，那竽瑟這些東西的用處，倒不及良弓利劍的中用，所以沒有賜給你，我並不是愛惜那小東西，不給你單于，你倘有便當要用的東西，可差驛站上送信來說給我聽的。



借 出 日 期

7 Aug '36

15 Aug '36

16 Sep '36

20

22 MAR.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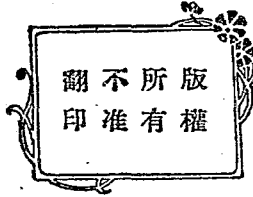
28 JULY 48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新初版

廣註
兩漢書精華 (全一冊)

實價國幣四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註譯者
增訂者
出版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秦同培
宋晶如
國學整理社
陸高誼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本書頁數校對者荆樹森

82
801074

